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三冊目次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輯 （唐）李善註 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一）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刻本 〇〇一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輯 （唐）李善註

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一）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刻本

文選註六十卷（內府藏本）

案文選舊本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江都李善爲之註、始每卷各分爲二。新唐書李邕傳稱其父善始註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補益之、邕乃附事見義、故兩書並行。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傳稱善註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勣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註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閒。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歲、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乂資暇錄曰、李氏文選有初註成者、有覆註、有三註四註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註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匡乂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其書自南宋以來皆與五臣註合刊、名曰六臣註文選、而善註單行之本世遂罕傳。此本爲毛晉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註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註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註、故刊除不盡、未必眞見單行本也。他如班固兩都賦誤以註列目錄下。左思三都賦善明稱劉逵註蜀都吳都、張載註魏都、乃三篇俱題劉淵林字。又如楚辭用王逸註、子虛上林賦用郭璞註、兩京賦用薛綜註、思元賦用舊註、魯靈光殿賦用張載註、詠懷詩用顏延年沈約註、射雉賦用徐爰註、皆題本名、而補註則別稱善曰、於薛綜條下發例甚明。乃於揚雄羽獵賦用顏師古註之類、則竟漏本名。於班固幽通賦用曹大家註之類、則散標句下。又文選之例、於作者皆書其字、而杜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豈非從六臣本中摘出善註、以意排纂、故體例互殊歟。至二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註曰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其非善原書尤爲顯證。以是例之、其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傳序二篇僅列原文、絕無一字之註、疑亦從五臣本攙入、非其舊矣。惟

是此本之外更無別本，故仍而錄之，而附著其舛
互如右。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聲)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直追)輪爲大輅(音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作能)微增冰之凜(力錦)何哉蓋踵(音歷)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七余)麟趾(音止)正始之道著桑間濮(音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

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入聲)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彼嬌)並驅(丘遇)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音目)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音針)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去聲)則析(洗激)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胡激)之品弔祭悲哀之作荅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以進反)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去聲)出譬陶匏(蒲包)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音緘)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平聲)七代數(去聲)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匹沼)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音相)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芟(音衫)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下快反)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七余)丘議稷下仲連之

刼秦軍食(音異)其(音基)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聲)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聲)之綜(宋作)緝(此立)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

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子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序終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媯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　日上表

文選目錄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第一卷

賦甲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第二卷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第三卷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第四卷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蜀都賦一首

第五卷

賦丙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第六卷

左太沖魏都賦一首

第七卷

賦丁

郊祀

揚子雲甘泉賦一首 并序

耕藉

潘安仁藉田賦一首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第八卷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揚子雲羽獵賦一首

第九卷

賦戊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第十卷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第十一卷
賦己
游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第十二卷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第十三卷

賦庚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第十四卷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第十五卷
賦辛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第十六卷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第十七卷

賦壬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第十八卷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第十九卷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第二十一卷

詩乙

詠史

王仲宣詠史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八首

張景陽詠史一首

盧子諒覽古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第二十二卷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遊南亭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遊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第二十三卷
詩丙
詠懷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第二十四卷

贈答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彦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為顧彦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第二十五卷

詩丁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第二十六卷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詶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為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第二十七卷

詩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第二十八卷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第二十九卷

詩己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一首

第三十卷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一首
讀山海經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擣衣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
直中書省一首
觀朝雨一首
郡內登望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直學省愁臥一首
詠湖中鴈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一首

詩庚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第三十一卷
雜擬下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傚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第三十二卷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第三十三卷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䰟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第三十四卷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三十五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第三十六卷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廟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三十七卷

表上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第三十九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第四十卷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第四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第四十二卷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第四十三卷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詔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第四十四卷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吴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第四十五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第四十六卷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第四十七卷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第四十八卷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論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第四十九卷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第五十卷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倖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一首
第五十一卷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第五十二卷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第五十三卷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第五十四卷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第五十五
論五
劉孝標廣絶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第五十六卷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第五十七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第五十八卷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陳仲弓碑文一首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第五十九卷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第六十卷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幷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年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文選目録終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甲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言周道既微雅頌並廢也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為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大漢初定日不暇給漢書曰高祖姓劉氏立為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悅曰諱徹漢書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興滅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子曰東里子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書武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漢書宣紀曰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襃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又曰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為侍中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之率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皋字少孺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又曰王襃字子淵上令襃待詔襃等數從獵擢為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為輦郎選中壘校尉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漢書曰倪寬治尚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為掌故選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稱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典臣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脩春秋為博士後為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為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為郎遷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廣雅曰抒舒也抒食與切諷方鳳切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辭曰抒中情而屬詩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國語伶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illegible]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illegible]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illegible]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illegible]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illegible]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illegible]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illegible]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illegible]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illegible]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illegible]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illegible]衆流之隈汧涌其西[illegible]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illegible]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illegible]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illegible]

暨於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永神光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

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為留侯也薛綜曰演引也

天人合應以發皇明

乃眷西顧寔惟作京

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

說文曰睎望也呼玄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睋視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為槨張揖上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黃圖曰灞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

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

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

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

高謂高祖漢書張晏曰為功最高而為漢帝太祖故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貫達自祚祿也

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

賈誼過秦論曰秦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鄭玄禮記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貌火家切說文曰城有水曰池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填與闐同徒堅切又曰廛市物邸舍也除連切李陵詩曰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思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富人則商賈為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也

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馳騖乎其中

莊子曰治列御寇曲史記趙公子無忌曰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騁騖乎江皋說文曰馳直馳也又曰騖亂馳也音務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鄭玄周禮注曰下都百里為郊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綬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孫丞相世本書曰車千秋為丞相長陵黃霸為丞相徙杜陵平當為丞相徙平陵韋賢為丞相徙平陵魏相為御史大夫徙平陵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為前將軍徙杜陵數名並以罪徙也其餘不相及也

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

皆為五內司馬師三選選三等之人七遷罷徙於七陵也漢書曰付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以陵自元以上止有七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枝天之道宋均曰弱諸侯也左傳曰魯大夫曰諸侯執玉帛者萬國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逴躒諸夏兼其所有

漢書曰諸邑[illegible]千里[illegible]逴躒[illegible]遠也[illegible]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illegible]天[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illegible]山[illegible]以西[illegible]天下陸海之地[illegible]王莽[illegible]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illegible]杜[illegible]說文曰隈水曲也[illegible]扶風[illegible]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illegible]漢書曰秦地[illegible]蜀[illegible]與巴蜀相類故號近蜀[illegible]

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

[illegible]甘泉[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王子淵[illegible]甘泉宮[illegible]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

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illegible]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illegible]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illegible]天子畿方千里[illegible]提封[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周禮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illegible]又可以引[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淮湖之[illegible]而與海通[illegible]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illegible]如淳曰[illegible]河東[illegible]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illegible]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

[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九真[illegible]大宛[illegible]黃支[illegible]條支[illegible]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振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

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合皆
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揚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
侔天作制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
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
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
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漢書曰蕭何立東闕北闕周易曰豐
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宮高祖關中記曰未央宮
宮殿疏曰龍首山上作之然後居山上故曰口廷云埋磔曰柏
曷珍琦也廣雅曰龍有角曰虬龍虹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廣雅曰有
星勢從星棟也欲云虯又曰虹梁似龍而曲音蚩虹音紅
切又曰異星棠也蕭雅曰枅又曰櫨也梁道
雕玉瑱以
居楹裁金璧以飾璫
說文曰彤之飾王三形之彩為之玉瑱以居楹柱名也廣雅曰
上字之韋玉徒年切又以文當曰璫
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
毛詩曰赤芾如渥丹鄭玄曰渥厚漬也爓與焰同以贍切
發

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
蔡曰殿陛也
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
以左文曰凡太極殿乃有陛堂為陛左碱右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左有齒右平故云以墄也
坊上今以金錢塼為之
自西京賦曰各二十四鐘虡以黃金為之
以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廷中
之室閨門小者謂之闔
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
漢書曰東都門名也
言閾陛之崖也爾雅曰閾謂之門限也
口閾說文曰扉戶扇也
徇以離宮別寢承
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凡安處寢間曰宮寢日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圖曰紫
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

十二星藩臣
皆曰紫宮也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
區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
室殿中有溫室殿金華殿太玉堂殿
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
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
增盤崔嵬登降
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
毛萇詩傳曰崔
高大也嵬五回切土回切辭詩曰
炤明也音照爛力旦切
漢書曰輦皆以人挽行
茵席也茵於申切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後宮則
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
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書曰詔掖庭
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
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
武帝女為昭儀居昭陽舍
有合歡殿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皆殿名
昭陽

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為昭儀居昭陽舍
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
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故云皆義而已說文曰釭轂口鐵也釭古雙切又曰裛纏也
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
之以蛇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
傳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如爵
青曰翠說文曰火齊珠也
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請以垂棘之璧
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
性以明月為夜光

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蹟時明月矣以三都合爲一
寶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
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是鄙其夜光劉揚云夜光
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
於廡下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爲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 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
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漢書曰昭陽舍中庭丹
彤朱而殿上髹漆以砌皆銷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釦以丁飾砌也說文曰釦金飾器口
切廣雅曰砌限也碝而兖切說文曰碝石次玉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磩綵緻密也
琳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琳球也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爾雅曰璆琳青琅
河石也韓詩章句曰阿曲也景福殿賦曰 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
仰如神 說文曰颯風聲也纚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繽紛盛貌也
於晉問羿知不見之者以爲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
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爲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何爲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爲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爲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 佐命則垂統輔翼
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

功之士 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兗黃佐命宋衷曰亦兗老也漢高赤帝也黃老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禮記曰得者愼其身以輔翼之 揚雄賦曰 今朝廷 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與位任政者並施螫毒 說文曰螫行毒也 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
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孔叢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 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又曰高皇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 中屠嘉奏曰高皇帝 文帝宜爲太宗 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 歌詠勤苦 孟子曰膏澤下於民 書傳曰黎衆也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
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祕書石渠已見上文 異同者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皆類此 爾雅曰惇勉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 爾雅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
章校理秘文 漢書曰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盧在石渠門外 金馬已見上文 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 漢書 如之倫皆齊智閭達 元元本本謂 其元本也 周以鉤陳之位
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 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 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方法之故 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 漢書曰奉常掌禮儀官有五經博士 又曰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 又曰秦分天下爲郡縣 又曰興廉舉孝也 虎
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 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 公羊傳曰贅綴也 贅之言綴 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閽人寺人 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也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史記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盜賊也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illegible]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illegible]內則別風之嶕嶢[illegible]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

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廣雅曰嶕嶢高也嶕嶢切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然前殿以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天其高於未央高一其也崔嵬高貌也闕中記曰建章宮有馺娑駘盪枍詣天梁宮[illegible]馺娑[illegible]切[illegible]日景而納光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躋升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illegible]

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漢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illegible]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illegible]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illegible]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illegible]

白顥說文曰顥白貌胡老切顥或爲鶴非也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

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見上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上所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說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爲五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史記相如封禪書曰躬奉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

毛群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然此二方多獸水衡

　文一　十五

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水衡虞人以供之技乘免罵識日前國峯以為然鄭玄曰天下之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漢書曰衛尉以誌王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罘之綱也胡萌切方言曰絡繞也紘音宏切

分切羽獵賦曰是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

披飛廉入苑門歎秦雍州記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之車司馬彪續漢書曰法駕大駕遂繞酆鄗歷上蘭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世本曰武王在鄗

尚書日六郎?

書注曰鄗在上林苑中與鄗同胡老切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六師又曰有震雷震震爚爚光明貌也震之人切宇指曰爚音藥也說文曰電陰陽激耀也男擬也字林曰蹂踐也踐也一言而於九切說文曰蹂踐也蹂與躪同力振切拗於六切拗猶抑也

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佽飛掌弋射佽音次說文曰鑽矛也漢書曰鍭說文曰鍭矢也孫炎曰趹音決應劭曰鍭金鏃翦羽也尚書傳曰掎引也說文曰控引也

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颮颮眾多之貌也颮音飄說文曰矰矢也繳生絲縷也說文曰矰谷切鄭玄曰結矢謂之矰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

　文一　十六

狼懾竄郭璞山海經注曰狖似獼猴而大黑色長尾便捷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也又郭璞子虛賦曰狼竄伏也懾之涉切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許少施巧秦成力折

許少秦成說文曰懫音墊也鄭玄禮記注曰折也說文曰掎偏引也又曰挖也扼與扼古字通於責切王逸曰翯居易切公羊傳曰脰頸也徒搏謂空手搏也郭璞口空手執曰搏補洛切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

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鉅石隤松柏

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爾雅曰狻猊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後光九切猊五奚切說音撰貓音苗說文曰螭若龍而黃也說文曰羆如熊黃白文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豬頭

兕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曰犛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
長鼻大者牙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白色毛萇詩傳口嶄高峻之貌也士咸切說文曰仡頭也爾雅曰貔
壯也杜預左氏注曰火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
相鎮壓獸相枕藉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晉灼曰以玉飾因名焉三輔黃圖曰上
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辭夜切羽獵賦曰三軍芒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氏傳曰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
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左氏傳曰歸胙于公毛詩曰炰之燔之毛
萇曰以毛曰炰蒲交切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釂盡也郭璞曰今俗
火是也說文曰釂飲酒盡子肖切
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

禮記曰大路天子之車也白虎通曰天子大路周禮曰□□傳王者乘駕軫儀以鑾和爲節鄭玄曰鑾在衡和
在軾也以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
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
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漢書曰武帝
發謫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盛貌音尉
說文曰隄也爾雅曰芹楚葵郭璞曰香草也茝昌以切漢書曰草華圉靈根說文曰曄草木白華貌
毛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萇曰猗猗美盛說文曰摛舒也丑離切蜀都賦曰[illegible]
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
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上林賦曰[illegible]玄鶴爾雅曰鶬麋鴰郭璞曰
白鷺也說文曰鵁鶄鳥也爾雅曰鶂水鳥郭璞曰似鳧鶂烏綏切鴻呼交切毛萇詩傳曰鷖水鳥也爾雅曰鶬

麋鴰也鴰音括郭璞曰即鶬鴰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鴇似鴈無後指鴇音保杜預左氏傳注曰鶂水鳥也五激
切爾雅曰舒鳧鶩毛萇詩傳曰鳧水鳥鄭玄詩箋曰鷖鳧屬也毛萇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鴈孝經鉤命決曰雲
委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
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輚臥車也士限切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娛
新論曰乘車王氏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袪舉也甘泉賦曰
章黼黻之文[illegible]澹淡蓋[illegible]切風之繡也澹達濫切淡徒敢切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
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方言曰楫謂之櫂直教切武帝秋風辭曰說文曰謳齊歌也於侯切[illegible]
簫鼓鳴兮發櫂歌爾雅曰越揚也聲類[illegible]謍音大[illegible]呼宏切韓詩曰翰飛戾天薛君曰厲附也說文曰翔
飛也方言曰窺視也缺規切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西京雜
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史記曰臣能虛發而下鳥說文曰揄引也音踰

以羣羽爲文飾也毛詩曰籊籊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撫鴻罿
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竹角切繳之若切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舟莊子曰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音免遂乃風舉雲
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
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孔安國尚書傳曰
□也河黃河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禮上下而接山
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尚書
[illegible]禱爾于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否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
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
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

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謂田[illegible]歲種為疇也尚書曰[illegible]畎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畎古犬切淮南子曰古者[illegible]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一首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乎論語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漢書曰人[illegible]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

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史記注曰矜誇自尊大也漢書曰[illegible]以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其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始皇帝也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illegible]年誅項羽故曰數朞也孔安國尚書傳曰[illegible]六藝六籍也封禪書曰六經載籍之傳左氏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言吾子不觀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

嗣末造而自眩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吾子敬之鄭玄曰吾子相見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太清無為之化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天之罰六合已見上文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尚書曰人保巖居杜預左氏傳注曰郛郭也[illegible]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祀[illegible]說文曰尸在棺曰柩[illegible]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illegible]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illegible]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故下人號

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百姓兆人許人兆也毛詩曰[illegible]上帝又曰天命降監下人有嚴命于下國[illegible]福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聖皇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之臣王鳳為之將率上遂率舂陵子弟當之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下昆陽城時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公兵到遂還[illegible]精兵三千人奔二公大衆北救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滍水為之不流爾雅曰疾雷為霆左氏傳吳子之弟蹶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東觀漢記曰聖公為天子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王

于北郊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即位改鄗爲
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祀也紹百王
之荒屯因造化之遺縢一時也說淮南子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大丈夫恬然無爲
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縢緯曰殷湯改制易王湯縢故俗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左氏傳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農氏作系唐統
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
五爾雅曰系繼也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後升爲天子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天地而成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嗼嗼昔淮
論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曰甚子也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爲三

翰苑集三　文一　三

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
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跡易云爾哉周易撥治亂也周易曰爾有險易也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周易
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毛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
伏犧德洽上下始畫八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周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
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禮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
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

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乎天而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
於天史記曰天乙是爲成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爲武王伐紂
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
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行湯之政然
復殷復興也謂盤更爲宗班之號盤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召誥
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以成陰出孝經鉤
命以口供在十優爲殊跡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也克己
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友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荀子曰生
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恒憲

翰苑集三　文一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一年上齋讀河圖
會昌符言九世封禪事尚書云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帝紀曰上登封泰山又方紀曰薦孝
武皇帝爲世宗窮六經而校德聆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
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
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鏘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
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
海王爲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
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
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爲光武起廟號世
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正樂官曰太

于樂宮以應圖讖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東□□□永平二年□□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記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子守牧也有無謂風俗□□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增周舊偹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稱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於是皇城之内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然奢者不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茂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順故

段爲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曰淸藪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甫與圃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講武已見上文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騶虞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乘輿已見上文於是發鯨魚鏗華鐘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

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輅已見西都賦周易曰時乘六龍鳳蓋已見上文劉歆□□□曰□□蓋紛□□說文曰棽木枝條棽音林麗音離和鸞已見上文埤蒼曰玲瓏玉聲也玲力經切瓏力東切蔡雍獨斷百官小吏曰天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寢威寢其威武也寢或爲祲與□音義通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山神也□御車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韓子曰昔者黄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毛詩曰元戎十乘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乘以先啓行說文曰鋋小矛也音蟬又曰彗掃竹也蘇歲切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

之搖震說文曰焱火華也戈劍切字林曰炎火光也欱歠也火合切歕吹氣也□□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騈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勤兵而守曰屯也部曲已見上文騈猶併也步田切漢書□□□□人大□如淳曰合軍聚衆有隊校聲鼓也□□□左氏傳注曰百人爲一隊徒對切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毛詩曰鉦人伐鼓□□之義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鉦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毛詩曰輶車鸞鑣□□良馬也□□□□□□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軼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括□□□□□□之馬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女掌與女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

驅馳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鄭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睇視也音遞 指顧倏

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

先驅復路屬車案節 踠於阮切忽疾也息烈切[illegible]賦曰擊功先得漢 車已實[illegible]禮記注曰極盡也爾

准曰盤樂也說屬也於遠切九驅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作三行子虛賦 曰案節未舒也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左氏

傳鄭子大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麏狼兔 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牲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祇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 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

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正月上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 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氛祥之妖祥

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 周易曰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稜 當[illegible]曰[illegible]又曰[illegible]撥棱諸[illegible]四裔又曰[illegible]蹙棱[illegible]尚書曰[illegible]

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 漢書曰

河源出崑崙[illegible]名河所出曰崑崙[illegible]音[illegible]毛萇詩傳曰漘涯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illegible]南方之

地甘泉賦曰[illegible]丹[illegible]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

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 [illegible]

莘如[illegible]德呼韓入臣[illegible]代之盛[illegible] 遂綏哀牢開永昌

不如令[illegible]文[illegible]讋[illegible]實[illegible]章[illegible]切 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

眾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

夏外綏百蠻 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三

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

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賈逵國語

注曰膺猶受也諸夏已見上文其事頗已重見及易知

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毛詩曰[illegible]百蠻也

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

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張薛綜

西京賦注曰張帷帳也洛陽宮

記有雲龍門而傍已見上

文尚書曰[illegible]于羣后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

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

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

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又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孔叢子曰

堯飲千鍾毛詩曰我

珍入珍也大戴

禮曰牛曰太牢 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鐘鼓鏗鍧管絃燁煜 天子樂和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

曰大予樂郊廟上陵殿中諸食舉

樂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諸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鐘鏄也石磬

也土塤也革鼓鞀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

簫也禮記曰鏗鍧[illegible]聲[illegible]選[illegible]耕切[illegible]苦耕切鍧呼宏切[illegible]

切燁[illegible]聲[illegible]燁[illegible]切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

古畢 左氏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

羽也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為律

陰為呂凡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曰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序惟歌穀梁傳

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為列

八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

泰古泰古之樂也 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

不具集 孔安國尚書傳曰閒迭也古莧切毛萇詩傳曰

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

夷之樂曰佅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休離北夷之樂曰禁毛萇詩

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

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

古今有輕重也僸音禁佅莫芥切兜丁侯切 萬樂備百

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煴調元氣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沐浴膏澤已見西都賦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左氏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亦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守道懷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瘞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紝組紃左氏傳注曰織紝繒布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莊子曰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揚雄集曰瑕蕩穢而猶蕩然毛萇詩傳曰滌猶遺也尚書曰穢不絜清也淮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頗以寂莫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又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豈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毛詩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磬折予亦余字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

二十七 張宗

鄉曰庠眾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眾尚書曰受其旅若林毛詩曰韓侯餞之觀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眾多也華所中坊禮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毛詩序曰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登降饗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代毛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尚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字林曰讜直言也音黨淮南子曰故聖人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班固漢書敘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史記曰秦僻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已見上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秦領九嵕則工切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泉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又曰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建章甘泉已見上文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

二十八 張宗

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壅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已見上文漢書…曰集復爾雅曰翼翼恭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說文曰矍驚視貌也公羊傳曰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廣雅曰逡巡卻去也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惵然懼也徒協切朝說曰孔子受業而有捧手而問之不當避席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楊雄相如辭賦之爲者故假人言焉擬賦主人新學而富乎辭麗抑亦遭遇太平之時假主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猗歟緝熙允懷多福毛詩曰猗歟那歟緝熙已見上文尚書曰兆人允懷又曰永[illegible]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湯流貌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毛詩曰方叔涖止又曰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說文曰皤老人貌也蒲河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毛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以觀成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文子曰親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帝勤時登爰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休徵已見上文三光宣精五行布序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甘雨時也百穀蓁蓁庶草蕃廡音武韓詩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毛詩曰…蓁庶草…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毛詩

於鑠高圖變四五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說文曰歊氣上出貌許喬切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得鼎公卿大夫議尊寶鼎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祫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一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也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楚辭曰翹秀出也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毛詩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尚書大傳曰道吉者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文選卷第一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出為河間相

薛綜注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有憑虛公子者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王者公子皆古人相稱心奓體忲奓侈也忲泰也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奓溢體安驕泰也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善曰劉向曰載事也言於安處先生曰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也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善曰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

上之人莫不向義勞也韋昭曰磽埆為瘠沃肥美也憯則尠於驕勞則褊於惠能
違之者寡矣違猶易也言人憯戚則不能以驕遠勞苦則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善曰
尠少也與鮮通也廣雅曰褊狹也埤蒼曰狹也小必有之大亦宜然小謂庶人大謂王者
善曰庶人同成齊而勞逸殊王者所因險易而彊弱異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
人承上教以成俗言帝王又欲以動居天上觀遠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習奉之俗善曰
管子曰君據法而出令百姓順上而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言化之本在遂與決存相隨
遂推移也善曰淮南子曰法其所以為法與化推移也何以覈諸覈驗也胡革切秦據
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
政之興衰恒由此作作起也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雍州之地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
為豫州也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泰荊河惟豫州厥土惟壚

壚厥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處東而約左傳叔向曰存亡之道恒由是興周禮曰夫筋
之所由也恒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善曰鄭玄曰
搉元注曰吾子相親之辭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涘厓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漢都涇
渭之南毛詩曰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
是曰咸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崤及
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善曰殽函已見西都賦左氏傳曰以守桃林之塞按桃林之塞在閿鄉南谷
中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
猶存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
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嶽作力之貌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太
華之西小華之山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掌

華贔屭扶秘切屭許位切蹠之石切矍居縛切踢丑略切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
戎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丁禮切廣雅曰隘狹也說文曰隔塞也小雅曰閡限也五代切
切岐梁汧雍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善曰漢書右扶風好畤縣有
梁山又汧山在扶風汧縣西汧音牽陳寶鳴雞在焉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
北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
劭曰詩以鶉作陳寶同在陳倉以下事寶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名也善曰尚書曰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為一山明矣
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名耳隆崛崔崒隱轔鬱律山形容也善曰埤蒼
曰崛特起也魚勿切崔徂回切崒情律切轔[illegible]切連岡乎嶓冢善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尚書曰導嶓冢至于荊
山嶓音波抱杜含鄠音戶杜陵鄠縣在終南太一含帶之欱灃吐鎬善曰灃鎬二水名也已見西都

說文曰欱歠也呼合切歠昌悅切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於後則高陵
平原據渭踞涇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大戴禮曰踞坐不
踞然踞切侍也音據澶漫靡迤作鎮於近言寬廣靡迤陵原之形為作近鎮也善曰子
虛賦曰登降施靡澶音但迤以爾切漫莫半切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冱寒
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其處常陰寒日北至日夏至時猶冱寒而
有凍常避暑於甘泉宮故云清暑善曰左氏傳曰涸陰冱寒冱胡故切漢書曰日夏至于東井北近極故
晷短為暑上林賦曰盛夏含凍裂地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善曰鄭玄周禮
注下平曰衍漢書曰秦地沃野千里尚書雍州曰厥田惟上上寔惟地之奧區神皋
神皋接神之皋善曰漢書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之廣雅曰皋局也謂神

明之界司也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大帝天也翦盡也善曰山海經曰良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或上倍之是謂大帝之居也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以止學國且生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又秦繆公夢天帝鈞天樂已有此祥列仙傳隋不堅謂秦繆公受金策作世之業廣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鶉首之分為秦之境也善曰取是時也并為彊國者有六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繆公居也詭異也初居之時六國竟滅秦果并而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善曰五緯五星也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此高祖受命之符已見西都賦方言曰汁叶也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善曰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善曰輅音路謂以木當胸以挽車也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也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惎教也謂賛助之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言高帝圖謀此居之時意亦有以慮於天地陰陽不思可宜定以為天邑善曰爾雅曰圖謀也尚書曰作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伊惟也虔敬也言此居天氣四交之處猶謂豈惟不敬求於天邑而不思也豈伊不懷歸于枌榆懷思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之域都於此豈不思歸處枌榆社也善曰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一十五里是也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滔慢也疇誰也渝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左氏傳子高曰天命不滔滔與謟音義同於

是量徑輪考廣袤南北為徑東西為廣善曰周禮大司徒職曰周知九州之地廣輪之數鄭玄曰輪縱也廣袤一也善曰袤莫又切經城洫營郭郛洫城池也善曰周禮曰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呼域切八尺曰仞謂郛郭也大郭也芳俱切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裁制也八都八方之都也言采取八方之巧以為宮室非復遵往日之故法也乃覽秦制跨周法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周法狹故曰跨也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善曰毛詩曰百堵皆作五版為堵言以今為陋周禮明堂九筵今以九筵為迫脅故增廣之周禮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宮門名曰閶闔宮門亦閶闔以為表嶢者言高遠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外未央為總稱其中別名紫宮也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抗舉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在龍首山上疏鑿龍首山以為殿也岌嶪高貌亘雄虹之長梁亘度也虹蝀也謂似虹有雄雌蝀者色鮮好也善曰梁似虹之長也結棼橑以相接善曰棼椽也字書曰棼複屋之棟結謂交結也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善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蔕音帝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說文曰葩華也普華切飾華榱與璧璫華榱畫其椽也流景曜之韡曄光也善曰韡曄光明盛貌言其光景也雕楹玉碣繡栭雲楣碣礎也善曰西都賦曰雕玉瑱以居楹說文曰碣特立之石古字通曰繡栭欂櫨也皆刻畫又以采畫氣如繡也楣梁也雲氣畫以為楣也三階重軒鏤檻文㮰王褒甘泉頌曰編瑤之文軒大夫四五尺加於澤焉善曰檻闌也上置中間闌上名曰軒西都賦曰重軒三階說文曰㮰檐也右平左城城限也謂階級也天子殿

高九尺皆九道各有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左有齒
右則滂沱平之令輦車得上善曰西都賦曰左墄右平也
青瑣丹墀善曰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辭注曰文如連瑣漢官典職曰
丹漆地故稱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宋衷太玄經注曰堂高也切與砌
古字通說文曰隒厓也和檢切坻崿鱗眴棧齴巉嶮殿基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山坻隒也
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埤蒼曰眴音荀棧士眼切齴音眼覓助奇切嶮魚儉切鱗眴無涯也棧嶮皆高峻貌襄
岸夷塗脩路陖險襄猶高也夷平也陖狹也嶮危也重門襲固姦宄是
防姦邪也宄寇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淮南子曰閨門重襲以避姦賊郭璞爾雅注曰襲重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寇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仰福帝居陽曜陰藏帝居謂太微宮五帝
所居福猶同也太微宮陽時則見陰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鍾萬鈞猛虡趪
趪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鍾格曰筍植曰虡趪趪張設貌言大鍾乃重三十萬斤虡力猛怒故能勝

六

又爲善曰周禮曰梓氏爲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鍾虡虡音巨趪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
奮翅而騰驤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上名爲業驤超也騰馳也言獸負此筍業已重
乃有餘力奮其兩翼如將起馳者矣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
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善曰爾雅曰延袤也說文注曰聯連也嵯峨嶕嶪形勢也罔
識所則不能名其所法則也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之名
善曰並見西都賦麒麟朱鳥龍興含章善曰龍興含章皆殿名也漢宮闕名
有麒麟殿朱鳥殿譬眾星之環極極北極也環猶繞也言宮觀臺榭環繞之也
周於正殿如眾星之繞北極也善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西都賦曰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叛赫戲以煇煌叛猶煥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耀也善曰淮南子曰煩昱錯眩照耀
煇煌叛音判戲音羲煇音輝煌音皇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周曰路寢漢曰正殿羣辟謂王

位卿大夫士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屋之四下者爲夏耽耽深邃之貌也都南切善
曰三輔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鄭玄禮記注曰天子
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說文曰闢開也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善曰韓詩
曰綠蒭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蒭盛如積也簀音竹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善曰毛詩
曰皋門有伉與閌同鄭玄禮記注曰皋之言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爲金人十二各重
千斤致於宮中內有常侍謁者常侍閹官謁者掌人也奉命當御善曰奉傳語命
而承當是也令儀子休曰朱也當御蔡邕獨斷曰御進也凡進皆曰御也蘭臺金馬遞宿
迭居蘭臺臺名善曰金馬已見西都賦序爾雅曰遞迭也小雅曰迭更也徒結切次有天祿
石渠校文之處善曰天祿石渠已見上文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
署虎威章溝未聞其意嚴更督行夜鼓署位也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
屯警夜巡晝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
夜則警備不虞也徼音叫善曰西都賦曰徼道綺錯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孔安國尚書傳曰巡也植
鎩懸戟用戒不虞植猶立也善曰說文曰鎩鈹有鐔也曰鈹似刀而兩刃方言曰盾或謂之瞂
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鈹芳皮切鎩山戒切瞂音伐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
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皆後宮殿名善曰皆殿名已見西都賦漢宮闕名有
鳳皇殿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窈窕觀也言內顧所觀皆盛好也
善曰窈窕已見西都賦小雅曰嗟發聲也故其館室次舍善曰
周禮曰宮正掌宮中次舍之數鄭玄禮記注曰次自脩止之處采飾纖縟采五色也纖細也善曰說文曰
縟繁采飾也音辱裛以藻繡文以朱綠善曰西都賦曰裛以藻繡傅毅七激曰楹桷璧
華文以不絆也翡翠火齊絡以美玉善曰翡翠鳥名也火齊玫瑰珠也六韜曰紂作瓊室

集293-041

庶臺飾以美玉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絡以珠玉齊子計切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
以爲燭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也善曰懸黎夜光隨珠已見西都賦金戺玉階彤庭
煇音渾煇彤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戺砌也音俟西都賦曰玉階彤庭珊瑚琳碧
瓀珉璘彬瓀彤玉光色雜也善曰珊瑚瓀珉已見西都賦璘力神切彬方珉切珍物羅生
煥若崐崘珍美之物羅列布見煥焉如崐崘之所生者善曰山海經云崐崘之墟有珠樹文玉樹
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謂其裁制雖事事狹小於至尊然其靡麗
之好乃過之也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
善曰鉤陳已見西都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長樂
桂宮皆宮名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北度從宮中西上
城至神明臺命般爾之巧匠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
善曰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爲鳶而飛之般音班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剞劂盡變態乎其中
變奇也態巧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上林賦曰庖廚不徙後宮不移劉向新序曰溘
劇手聽於晉韓宣子上而觀之設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門衞供帳官以物辨善曰
供帳已見東都賦門衞已見上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
能徧善曰孫卿子曰知物之理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瑰異日新殫所未見瑰奇也殫
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日變易皆所未嘗目見之物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
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坦大也憑滿也攄舒也思比象
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已壞故不得居也規往昔之
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規視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林光秦離宮名也規亡狄切處甘
泉之奕塏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奕明也隆崇高也

弘敷猶延蔓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既新作
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
寒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墆亭切高貌也善曰墆徒結切霓五結切
通天訬以竦峙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訬高也竦立
也峙住也善曰訬音眇徑百常而莖擢徑度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擢出貌也上辯
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辯華數大也刻陗峭高也善曰辯音班又音蒲限切陗七笑切
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鶤雞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飛也善曰穆天
子傳曰鶤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鶤即鵾雞也鵾與鶤同音昆左氏傳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曰青鳥鶬鴳也戰國策莊辛曰黃雀俯啄白粒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伏猶憑也
檻臺上欄也頫低頭也蒼頡篇曰霆霹靂也言臺之高於上俛頭聽雷聲乃在下善曰頫古字音府柏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善曰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厭於琰切營宇之制
事兼未央兼猶倍也所以順不言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其宮室營宇圜闕竦
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曰字書曰圜亦圓字也甘泉賦曰肖堯堯以遠天音搖孔安
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碣石海山也又曰二山言相望也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
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
風如將飛者焉善曰楚辭曰鳳騫翥而飛翔說文曰騫飛貌也騫許言切翥之庶切閶闔之內別
風嶕嶢善曰閶闔已見上文別風已見西都賦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
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廣雅曰豁空也然此
刻鏤爲之蒼頡篇曰寮小窻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

茖茖 亭亭茖茖高貌也于犯也 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 崛高貌善曰廣雅曰增重也神明井幹已見西都賦 跱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 跱豈也三輔名爲極竹遊梁曰架上曲木兩頭受櫨者廣雅曰曲枅曰欒釋名曰欒上曲拳也 累層構而遂隮 隮升 望北辰而高興 也子奚切北辰北極也善曰山海經曰層重也 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 雰散也宸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於天陽之宇明清澂之中上爲青陽又爲陽故曰重陽善曰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句始而觀清都素音 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 鬐脊也雲師畢星也室高 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 善曰瞰呼濫切爾雅曰瞰視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也小雅曰憑依也廣雅曰雲師謂之豐隆 飛闥突出方木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慫兢 怵恐也悼傷也慄憂也慫兢也言作暫也方言曰悼也 先拱切慄音栗 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 善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說文曰趫善緣木之士也趫綺驕切 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 承光皆臺名燾奡桔桀睽罛庨豁皆形貌善曰燾徒到切奡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罛許孤切庨許交切豁呼括切 駘音臺盪徒朗切枍音詣 增桴重棼鍔鍔列列 鍔音萼 反宇業業 飛檐𪍑𪍑 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𪍑𪍑承落也𪍑高貌善曰西都賦曰上反宇以蓋戴𪍑魚結切 流景內照引曜日月 言皆宋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 天梁之宮寔開高闈 天梁宮名

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 旗不脫扃結駟方蘄 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駟馬方行而入也蘄馬銜也善曰左氏傳曰楚人惎之脫扃杜預曰扃車上兵闌也古螢切蘄巨衣切 轢輻輕騖容於一扉 轢車輻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廡堂下周屋也 長廊廣廡途閣雲蔓 謂閣道如雲氣相延蔓也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 閈庭詭異門千戶萬 閈里門也善曰說文曰閈閭也胡旦切 重閨幽闥轉相踰延 閨宮中之小門曰闥西都賦曰張千門而立萬戶 望窱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 窱窱深也言入其中皆迷惑不知返還之道也善曰窱徒弔切廷他定切 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 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西入正宮中也善曰甘泉賦曰珍臺閒館西都賦曰凌墱道而超西墉 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 閬風崑崙山名也遐遠也洫城池也西方爲金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洫況逼切 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 言宮內外皆有城尉擊柝周衛不廢此閣道潛通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前開唐中彌望廣潒 唐中池名也善曰唐中已見西都賦潒徒朗切 顧臨太液滄池漭沆 太液池名滄水色也漭沆大貌善曰太液已見西都賦 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昈赤文也音戶 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喦齬 三山形貌也峨峨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舊事曰建章宮北作清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見西都賦

攄上也壘魯罪切鬵罪嶵士成切齺音鄒音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
都邑之空地曰廛甍棟也善

水中之洲曰隯音島善曰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
柯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漬也重厓池澇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善曰菌芝翳
也抱朴子曰芝有石芝菌求隕切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
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又曰臨沅湘之玄淵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為渚三輔舊事曰
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為之長三丈鬐垂兩耳中攻蹉跎廣雅曰蹉跎失足也於是采少君
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
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欒大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
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
之可度善曰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
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精瓊爢以為粻王逸曰爢屑也瓊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
天路善曰松喬已見西都賦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
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要烏堯切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
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去名其處
鼎湖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
陵墓善曰言若歷代而不死何急營於陵墓乎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
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
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八尺也定隨正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十二也周禮曰營國方三
門鄭玄儀禮注曰方徑也周禮曰國中經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廛里端直甍宇
齊平曰周禮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第館也甲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贈霍光甲第一區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程
巧致功期不陁陊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善曰方言曰陁壞也
陁式氏切說文曰陊落也直氏切木衣綈錦土被朱紫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也書
曰說文云綈厚繒也朱紫二色也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錡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
也善曰劉逵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音蟻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漢書
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視政事無大小因顯口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
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
氏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
曰闤市門曰闠善曰九市已見西都賦蒼頡篇曰闠市門胡對切旗亭五重俯察百隧
旗亭市樓也善曰史記褚先生曰臣為郎與方士會旗亭下隧已見西都賦周制大胥今也
惟尉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
風為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為尉耳瓌貨方至鳥集鱗萃瓌奇貨也
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者兼贏求者不匱鬻賣也兼倍也贏利
也閒之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
裨必彌切善曰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或下土之人善曰周禮曰
辯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盬倉頡篇曰蚩侮也廣雅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何必
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偽也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
倘之利自饒足恃也善曰尚書曰不昏作勞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
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善曰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衛太

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若夫翁伯濁質

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

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質氏以洗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

鍾晉灼曰胃脯今大官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暴使燥者也燖在鹽切坋步十切如淳曰洗

削謂作刀劍削也張里里名也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

跡田文善曰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

與萍俠汾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兵貨也蕃

多也徒衆也善曰尚書曰寔繁有徒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

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記曰諫悍悍與趫同

譙切說文曰悍勇也户旦切毛詩曰闞如虓虎呼交切爾雅曰貙獌似貍貙勑俱切睚眦蠆芥

文一

尸僵路隅僵仆也善曰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外溫仁內隱好殺睚眦於塵

中觸死者甚衆廣雅曰睚裂也說文曰眦目匡也子曰睚目昔睚五解切眦在計切張揖子虛賦注曰

蔕芥刺鯁也蠆與蔕同帶音丑介切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

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爲丞相子敬聲爲太僕擅用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

請逐捕以贖子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父子俱死獄中陽石也

公主名也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

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五陵也

見所好則生毛羽見所惡則成創痏毛詩曰未知臧否聲類曰毫長毛也漢書音義曰十毫爲釐力之切鄭玄周禮注曰擘破裂也補革切說文曰

肌肉也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毛羽以飛揚創痏謂瘢痕也善曰若以曰痏毆傷也

于軌切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十里爲之郊百里爲甸殷賑謂富饒也善曰尚書曰五百里甸服爾雅曰

賑富也之忍切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易也引致也善曰五都已見西都賦遷謂徙之於

彼引謂納之於此商旅聯槅隱隱展展言賈人多車槅相連隱隱展展重車聲也丁盡切善曰

說文曰槅大車枙也古責切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冠帶猶搢紳吏人也善曰揚

雄蜀都賦曰方轅齊轂隱轔軫枚乘兔園賦曰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封畿

千里統以京尹善曰毛詩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曰

地絕高曰京尹正也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善曰三

輔故事曰孝時殿有四十五所右極盩厔并卷酆鄠盩厔山名因名縣善

曰漢書曰右扶風有盩厔縣盩張流切厔張栗切左暨河華遂至虢土暨及也華陰

縣故虢國善曰漢書右扶風有虢縣上林禁苑跨谷彌阜跨越也彌猶苑也大陵曰

阜上林苑名禁人妄入也東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

細柳在長安西北掩長楊而聯五柞長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五柞樹善曰鄭玄

毛詩箋曰掩覆也繞黃山而款牛首繞累也款至也善曰漢書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

斯止繚猶繞也緜聯連遠之貌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圍也善曰今並以爲通兩都賦曰繚以周牆三輔

事曰北有甘泉九嵕南至長楊五柞連綿四百餘里植物草木動物禽獸周禮曰動物宜毛物

物也衆鳥翩翻羣獸駓騃皆鳥獸之形貌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

曰騃騃音俟駓鄙皮切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

之風揚波聚若水中高土也善曰峙直里切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善曰

列子曰北海有魚名鯤有鳥名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世本曰隸首作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

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木則樅栝

椶枏梓棫楩楓 椶松葉柏身也栝柏葉松身梓則栗而小棫白桵也楓香木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椶一名并閭爾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楊又曰棫白桵椶七容切栝古活切梫子公切楩音廉梓音婦棫音域郭璞上林賦注曰擽把也似栟櫚皐絲切楓音風

嘉卉灌叢蔚若鄧林 嘉猶美也灌叢蔚若皆盛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欲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鬱蓊薆薱橚爽櫹槮 皆草木盛貌也善曰薱對切橚音肅櫹音蕭槮所今切森

吐葩颺榮布葉垂陰 葩華也

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芃 善曰爾雅曰葴馬藍郭璞曰今大葉冬藍音針爾雅曰薃侯莎又曰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古顏切杜預曰蒯草中爲索苦怪切毛萇詩傳曰薇菜也郭璞曰蕨鼈也說文曰荔草似蒲音隸爾雅曰荒東蠡郭璞曰未詳荒胡郎切

王芻莔臺戎葵懷羊 善曰爾雅曰菉王芻郭璞曰今菉蓐也爾雅曰莔貝母郭璞曰似韭武行切爾雅曰臺夫須又曰菺戎葵郭璞曰今蜀葵菺音肩戎音戎爾雅曰蘹懷羊郭璞曰未詳

苯䔿蓬茸彌皋被岡 彌猶覆也言草木盛覆被於高岸及山岡之上也善曰苯音本䔿子本切

篠簜敷衍編町成篁 篠竹箭也簜大竹也敷布也衍蔓也町謂畝壟篁竹墟名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既敷町音挺

山谷原隰泱漭 切馬當

無疆 泱漭無限域之貌言其多也善曰無境限也泱烏郎切

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 小者曰阯善曰漢書曰武帝穿昆明池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止也水色黑故曰玄阯也

周以金堤樹以柳杞 金堤謂以石爲邊陼而多種杞柳之木善曰金堤言堅也子虛賦曰上金堤杞即椐木也山海經曰杞如楊赤理

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皆豫章木爲臺館也善曰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說文曰揭高舉也渠列切

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 善曰已見西都賦

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 善曰言池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入于濛汜汜音似

其中則有

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鮫鯔鮪鯢鱨鯊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自鰐以上皆魚名也[illegible]

鳥則鷫鸘鴰鶬鴐鵝鴻鶤 [illegible]

上春候來季秋就溫 善曰周禮曰上春[illegible]鄭玄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又曰季秋之月鴻鴈來賓鄭玄曰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也[illegible]

南翔衡陽北棲鴈門 [illegible]

奮隼歸鳧沸卉軿訇 [illegible]

眾形殊聲不可勝論

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 寒氣急殺萬物孟冬十月也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illegible]

雨雪飄飄冰霜慘烈 [illegible]

百卉具零剛蟲搏摯 草木零落[illegible]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 [illegible]

蕩川瀆 振蕩[illegible]

林薄 林木叢生曰薄也[illegible]

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 [illegible]

寓居穴託 [illegible]

起彼集此霍繹紛泊 [illegible]

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 言禽獸之多前後無垠鍔也善曰[illegible]

虞人掌焉爲之營域 虞人掌禽獸之[illegible]

官善曰周禮曰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梵萊平揚柞木翦棘善曰周禮曰散師賛
梵萊毛萇詩傳曰萊草也賈逵國語曰梵其刺棘所也柞與柞同仕雅切左氏傳曰翦其荊棘結罝音嗟百
里迒杜蹊塞罝網也迒道也蹊徑也皆以網杜塞之也善曰迒公郎切小雅曰杜塞也麀鹿
麌麌駢田偪仄麌麌鹿牝也駢田偪仄聚會之意善曰毛詩曰麀鹿麌麌駢田偪仄
切麌魚郎切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六駿駮馬也天子駕六馬又如畫也駮為文如黑虎
者戴翠帽倚金較翠羽為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善曰文官青蓋武官赤蓋今曰車
說文曰較車輢上曲鉤也善曰毛詩曰猗重較兮又曰重較卓切重較鄭玄曰重較方切貴也璿弁
王纓遺光儵爚弁以璿為飾也又以馬之纓飾也玉以瑤華王飾也儵以光驂也有馬文
籥音建玄弋樹招搖玄弋北斗第八星名招搖北斗第九星名為盾兵為矛今鹵簿中胡
兵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善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結讀曰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軍堅勁
言下[illegible]
軍之威天帝也棲鳴鳶曳雲梢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謂畫其形於旗上也
旌旗之旒也孤旌枉矢虹旃蜺旄孤旌枉矢星名為旂旗之飾
曰旌之雲也善曰周禮曰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曰蜺旄曰建虹之旃於周禮上王者之旃雲氣以象天華蓋承辰
辟曰建蜺之旄華蓋星覆北斗之上王者法而作之故以象華蓋畢
天畢前驅畢星也華蓋星覆北斗善曰甘氏星經曰天畢主邊兵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善曰千乘萬騎
於軌也詩曰毛詩曰[illegible]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屬車副車也[illegible]中侍御史載之
切也善曰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以尾言謙也
書曰也豐車已見東都賦毛詩曰載獫猲獢[illegible]
曰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善曰爾雅曰長喙獫短喙猲獢許驕切匪唯翫好乃有
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
士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
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

出於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持此祕術儲以
流以周書為本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持此祕術儲以
問皆具也善曰尚書曰從容以和其言以待上所求
知爾雅曰儲具也於是蚩尤秉鉞奮鬣
被般蚩尤古天子好兵作亂於涿鹿之野善曰史記曰蚩尤作兵伐黃帝
般虎皮也上林賦曰被班文服虎豹皮也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
莫能逢旃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
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螭山神獸形魑魅怪物魍魎水神毛萇詩傳曰旃之也陳虎旅
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善曰飛廉上林觀名也上蘭已見
西都賦結部曲整行伍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軍曲有軍候一人
軍旅之事一人左傳曰行出二十五人為伍五人為伍燎京薪
為行行之周禮曰行
雷鼓燎火之高者為京燎謂燒之也善曰周禮曰雷鼓鼓神祀鄭玄曰雷鼓八面鼓也縱獵徒赴長
莽善曰方言曰草南楚之間謂之莽且遠也方言曰莽草也[illegible]迾卒清候武士赫怒
禮記曰[illegible]善曰結卒止也鄭玄曰謂清道也
切毛詩曰緹衣韎韐有赫韎韐緹衣韎韐睢盱拔扈
睢盱跋扈貌善曰[illegible]
睢仰目也盱張目也跋扈自大之貌善曰周禮曰[illegible]光炎燭天
庭囂聲震海浦
朝切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陁落也堵墻也善曰漢書曰隨漢書曰陁自落
華山西名吳嶽一名吳山七曰吳郭璞云吳岳別名吳山百禽㥄遽騤瞿奔觸
郭璞注爾雅曰遽窘走也善曰爾雅曰駭驚也騤瞿貌爾雅曰馬驚曰騤
遽逸呼爾雅曰瞿走貌驚也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
失精魂不知所趨向反自關入輪輻也
不須邀迎自得之也邀迎也飛罕潚箾流

鏑摍擽翦罕刑也摍擽中聲也善曰說文曰罕網也翦音翦罕音朔摍音麥切擽芳邈切矢不虞舍鋌不苟躍舍放也躍跳也矢鋌跳躍又有獲矢善曰說文曰鋌小戈也當足見躐值輪被轢音歷足所蹈為車所轢加為蹂躪也張以展切僵禽斃獸爛若磧七亦切礫磧恒什也石細若土礫石謂也所殘禽鳥爛然如聚細石也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羂絓大也結縛也竿竹也殳杖也入長二市無刃以木為之戈以竹為之揘畢謂撞也善曰揘古大切揘音皇畢音畢又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拯攙捔猶刺之撞拯猶撞畢也善曰蔟楚角切攙士衫切捔助角切撞直江切拯房結切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日景曰晷也獮殺也什七八言多殺禽也善曰漢書曰獮思淺切若夫游鷸高翬絕阬踰斥鷸以聿切翬許韋切善曰說文曰鷸知天將雨鳥也翬大飛也阬音剛斥音尺㲋兔

卷八 二十二

聯猭陵巒超壑㲋狡兔也聯猭走也巒山也壑阬谷也善曰聯聯猭猭㲋音讒猭丑戀切比諸東郭莫之能獲善曰戰國策淳于髡曰夫韓盧天下之疾狗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善曰禮記注曰比猶比方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之也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括箭括也言迅疾追之御者善曰高唐賦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舉飛也發駭走也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青骹摯於韝下青骹鷹青脛者善曰韝臂衣也摯擊也韓盧噬於緤末青音青韓盧犬黑色毛緤繫也言犬舉而噬緤之末也緤繫狗也善曰說文曰緤犬繫也韓國盧者天下之駿狗也戰國策淳于髡曰韓盧宋鵲者當呼之名謂也禮記曰大夫田大闕名宋鵲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髬髵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匡深瞳也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善曰髬音丕髵音而威懾兕虎莫之敢伉兕水牛類也伉當也謂獸猛兕虎見之猶畏之人無敢當之者善曰鄭玄毛

詩箋曰攝恐懼也伉古郎切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䰉髽植髮如竿緒帽髻露頭髮植髮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也善曰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泰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髽喪結也通俗文曰露善曰鬕以麻雜髮如今撮也莫亞切髽士瓜切鬕作介切袒裼戟手奎踽盤桓奎踽足也盤桓便旋也善曰毛詩曰袒裼暴虎左傳曰張其手奎渠佳曰也奎踽去禹切踽去禹切鼻赤象圉巨狿鼻赤象者然巨狿也謂以鼻著之也說文曰象長鼻牙者也赤象以禁圉之也善曰說文曰狿獸名能走口為音延摣狒猬批窳狻狒闕食人身人面其毛如刺音費被髮迅走食人窳狻一曰狒子虎之食人者也善曰爾雅曰窳狻似貙虎爪食人善曰說文曰摣叉取也摣莊加切狒音弗猬音胃批步迷切窳以主切狻音酸揩枳落突棘藩善曰字林曰揩摩也又曰枳木似橘楛也口皆切揩口皆切枳音紙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左氏傳注曰梗猶梗塞也落方樂也拉靡

卷八 二十二 二十一

搉殘吉搉言猶折也拉破折也善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為梗吉杏切拉郎荅切善曰毛詩傳曰樸枹木也樸音卜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輕銳謂便利者多捷也善曰說文曰僄輕也狡猶疾也趫去消切赴洞穴探封狐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陵重巘獵昆駼重巘山之上大小巘也昆駼如馬善曰說文曰巘音言昆駼升山也巘音魚蹇切駼音途杪木末擭獑猢杪表也獑猢猿類也善曰杪音妙擭胡郭切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摕飛鼯殊榛大也摕取也榛木也鼯飛鼠也善曰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曰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摕丁計切鼯音吾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也昭儀後宮官也嬖人幸也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北風之詩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盤樂也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毛詩曰

曰其紼只且辭也子余切於是鳥獸殫目觀窮殫盡也窮極也所觀畢也善曰國語伍舉曰若周於目觀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遷延退旋也善曰高唐賦曰遷延引身也說文曰睨斜視也魚計切息行夫展車馬息休也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繕甲兵展車馬鄭玄禮記注曰展整也張輦切收禽舉胔數課眾寡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數計課錄校所得多少善曰取肉各不論腐敗也置互擺牲頒賜獲鹵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頒謂以所鹵獲之禽賜士眾也善曰擺芳皮切漢書音義曰鹵與虜同割鮮野饗犒勤賞功饗謂饗食士眾於廣野中勞勤苦賞有力善曰子虛賦曰割鮮染輪杜預左氏傳曰犒勞也犒苦到切五軍六師千列百重五營也周禮天子六軍六師即善曰漢官儀漢有五營五軍也尚書曰張皇六師千列列千人也酒車酌醴方駕授饔酒車酒有皆以車饔之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饔熟食升觴舉燧既釂鳴鍾燧火也行酒舉烽

文選二　二十二

火以告眾也以驗鳴鍾鼓也善曰升進酒說文曰釂飲酒盡也子肖切膳夫馳騎察貳廉空膳夫宰夫也察視也貳為副重也善曰禮記曰宰人騎馬行視有有無重及廉察無者善曰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玄曰此謂所有非一也炙炰夥清酤皛皇恩溥洪德施有詩炰鱉膾鯉夫酒也善曰史記曰楚人謂多為夥音禍毛詩曰既載清酤音戶廣雅曰皛白也多也音皎二日徒御悅士忘罷善曰毛詩曰徒御不驚毛萇曰徒輦者也御御馬也罷音皮巾車命駕迴斾右移巾車主車官也回車右轉旌旗也善曰孔安國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相羊彷徉也即所謂靈沼也善曰楚辭曰聊逍遙以相羊憩息也登豫章簡矰紅豫章池中臺也簡自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增音曾蒲且發弋高鴻善曰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也且子余切挂白鵠聯飛龍挂矢絓挂鳥上也飛龍鳥名也磻不特絓往

必加雙磻以沙石膠絲為磻非徒獲一而已以雙得之善曰說文曰磻似石著繳也磻音波絓音卦於是命舟牧為水嬉舟牧主舟官嬉戲也善曰禮記曰舟牧覆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蹈龍舟浮鷁首翳雲芝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以畫芝草及雲氣以為船覆飾也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甘泉賦曰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垂翟葆建羽旗謂垂羽翟為葆葢飾建羽為旌旗也善曰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善曰栧女鼓栧之女西都賦曰擢女漢書音義曰韋昭曰櫂橈也楊至切漢武帝秋風辭曰發櫂歌引櫂而歌方言曰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發引和一人唱餘人和也葭更致之乃為和胡臥切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曰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陽阿之舞感河馮懷湘娥善曰河馮夷也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列子曰冯夷得道以潛大川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中因為湘夫人

二十三　文選二

驚蝄蜽憚蛟蛇蝄蜽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善曰揚雄蜀都賦曰其深則有水豹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纚網也此皆魚名善曰纚如其形然後廣雅曰鮋也所買切鰋音偃鮋長魚也摭紫貝搏耆龜摭拾也皆相取之名耆老也龜之老者善曰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楚辭曰貝闕兮珠宮搏蹶也拂之石切搤水豹馽潛牛謂水豹牛皆水處也善曰說文曰搤捉也搤於革切楊雄蜀都賦曰水豹說文曰馽絆馬也上林賦曰沉牛麈麋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搤音厄馽中立切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澤虞主水澤官也濫施罟網也言不順時節常設之也善曰周禮曰澤虞掌國澤之政國語曰魯宣公濫於泗淵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漻澥小水別名也搜謂一一周索也善曰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國語里革曰罾罟罝羅韋昭曰罛網也罭與緎古字通罭音域里摘土狄切漻音聊澥音蟹設罜麗摷昆鮞殄水族昆魚子也鮞細魚也殄盡也言盡取之摷責交切善曰國語里革曰魚禁鯤鮞鯤音昆鮞

音而蘧藕拔蜃蛤剝蓮芙蕖蚌蛤劃也善曰蜃音腎逞欲畋魰效獲麑
麌逞極也鹿子曰麑麋子曰麌善曰左氏傳子良曰今民餒而君逞欲廣雅曰逞快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田
獵也田與畋同說文曰魰捕魚也音魚國語曰獸長麑麌麑音迷麌烏老切摎蓼浶浪所求徧也
善曰摎古巧切蓼音了之浶音勞浪音郎也乾池滌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鄭玄禮記注曰
藪大澤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善曰國語曰
曰鳥翼鷇卵蟲舍蚳蝝韋昭曰蚳蟻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未乳曰卵蚳直尸切蝝音緣取者苟切
取樂今日遑恤我後皇暇也言且快今日之樂苟為能復顧後日之長久也善曰毛詩曰
我躬不說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天下已定貴在安樂極意恣心何能復顧後日
傾壞也陁音雉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平樂館大作樂也襲服
也李尤平樂觀賦曰設平樂之顯觀處金商之維限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襲翠被馮玉几音義

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翠被杜預曰翠羽飾被披義切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
以侈靡攢聚也紛猶雜也瑰也麗美也侈靡奢放也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
之妙戲程謂課其技能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
射御故名角觝也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關對舉也扛與舡同古尨切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
善緣橦直江切衝狹鷰濯胷突銛鋒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鷰濯以盤
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銛利也息廉切跳
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
央兩人各從壹頭上交相度所謂儛絙者也跳都彫切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
靈草朱實離離華山為西嶽峩峩高大貌參差低仰貌神木松柏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

赤也離離實垂之貌善曰西都賦曰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
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仙倡偽作假形謂如
神也羆豹熊虎皆為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蝼蛇聲餘詰曲
也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洪涯三皇時伎人倡
家記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善曰襳所炎切襹史宜切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
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偽作之善曰漢書曰元帝自度曲被
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毛詩曰雨雪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道閣
於上轉石以象雷聲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增響重聲也磅礚雷
運之音如天之威怒善曰礔普亦切磅布剛切礚苦蓋切巨獸百尋是為曼延
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曼衍之戲也神山崔巍欻從

背見欻之言忽也偽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欻許律切熊虎升
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皆偽所作也善曰拏攫相摶持也拏奴加切攫居縛切怪
獸陸梁大雀踆踆皆偽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踆大雀容也七輪切善曰尸子曰先王
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白象行孕垂鼻轔囷偽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
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善曰轔音鄰囷丘貧切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
海鱗大魚也初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善曰蜿於袁切蝹於君切含利
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
也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為蓋蓋有九葩之采也善曰颬呼加切蟾蜍與龜水人弄蛇
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昌詹切蜍市余切奇幻儵忽
易貌分形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善曰幻下辦切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職曰正旦作樂漱水成霧楚辭曰杳冥兮晝晦畫地成
川流渭通涇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畫地成河東
海黃公赤刀粵祝音呪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黃公又於觀前為之
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
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挾
邪作蠱於是不售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爾乃建
戲車樹脩旃樹植也旃謂幢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僮程材上下翩翻之侲
言善童幼子也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翻戲之形也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若振女即得之矣振之刃切
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
復連也善曰投他豆切說文曰跟足踵也音根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於橦上作其形

狀善曰陸賈新語曰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極也言變巧之
多不可窮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
橦上作之善曰魏書曰鮮卑者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於是眾變盡心酲醉
盤樂極悵懷萃酲醉也萃至也於是戲畢心飽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善曰
孟子曰盤樂飲酒驅騁田獵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要或為徼善曰期門已見西都賦漢
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降
尊就卑懷璽藏紱天子印曰璽紱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也便旋閭閻周
觀郊遂善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郊已見西都賦周禮有六遂也若神龍之變化
章后皇之為貴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善曰
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函天地也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掖庭今官

主後宮擇所驩者乃在之捐衰色從嬿婉嬿婉美好之貌毛詩序曰華落色衰韓詩曰嬿
婉之貌善曰嬿於見切婉於阮切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
中堂中央也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鄭玄曰筭數也
祕舞更奏妙材騁伎祕言希見為奇也更遞進奏進也妖蠱豔夫夏姬
美聲暢於虞氏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在周易女惑男之蠱音古又左氏傳曰楚莊王欲
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暢丑亮切
羸媠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
增嬋蜎以此豸嚼謂清商鄭音嬋蜎此豸姿態妖蠱也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嬋音蟬蜎於緣切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相
起也相鶴經曰鶴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樽振猶掉也朱屣赤絲履也奮

長袖之颯纚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颯素合切纚所倚切要紹
修態麗服颺菁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修為也態嬌颺菁英也善曰楚辭曰夸容修態
態要於切菁音精眳藐流眄一顧傾城眳藐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
井切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展季桑門誰
能不營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家語曰昔有婦人召魯男
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楚王曰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說文曰營惑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後宮從皇后以下凡十
四等競爭邪媚以求榮寵也善曰列爵十四見西都賦也盛衰無常唯愛所丁善曰
爾雅曰丁當也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
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鬒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

飛燕上譛寵由幹輕而封皇后也爾乃是志究欲窮身極娛是好也娛樂也

書曰楚辭曰是志究欲心意安之也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

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書曰國語曰鑒戒而謀賈逵曰

鑒察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書曰國語曹侯曰君作故事韋昭曰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商君

書曰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善曰漢書曰孝

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絕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在昭儀上尊之也又曰封董賢

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為三公之職也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

虞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王閎爭於坐側

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書曰漢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

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

永逸無為而治善曰鄧壽美新曰漢祖創業後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二百餘年又揚雄曰不一

勞者不久佚論語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周易

曰天下何思何慮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一市也從高祖至平帝王莽二百餘年書曰尚書曰歷年所

天多歷年所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以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巖險

周固衿帶易守謂左崤函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善曰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

管子曰地形險阻易守難攻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

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香烈彌茂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恣意而奢泰之聲則益以茂

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三百自高祖

以下至作賦時也書曰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邪聞之於傳邪者之與切曾髣髴其若夢

未一隅之能睹善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論語曰子曰舉一隅而

不之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

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書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

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圯盤

庚遷于殷殷人弗適有居鄭玄曰適出矢言人圯平鄙切率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

天稱皇天帝亦稱天子號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

苞曰皇者煌煌也掩四海而為家掩覆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又曰聖人

能以天下為一家也富有之業莫我大也三皇以來無大於漢者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

大業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善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昭曰為國光華也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

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漢書注曰齷齪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讒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謂據疑

問所不知者曰何也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

焉言我不解何故去西都從東京置蒙逸郎詮密也善曰蒙謙稱也周易曰匪我求童蒙也願聞所

以辯之之說也說猶分別解說

文選卷第二

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也此賦與西京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亡然有閒 有閒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貴耳者謂進禮失度故然有頃乃能言也安處也處處也言何如若此 乃莞爾 先生莞爾假之也論語曰孔子莞爾而笑 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 莞爾舒張面目

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京為賤也 苟有胸而無 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又曰貴口賤目者也 心不能節之以禮 言苟有胸不能以禮節之也 宜其陋今而榮古 詩曰鄙野之人不能以禮節其情者也善曰文子曰今之學者不能以此所聞古事 矣 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 苦繆 繆公於宮室 謂孤臣 者之流也善曰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於是穆公大怪之 臺由余曰臣聞上古三尺茅茨之臣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神勞矣使人為之作則人苦 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怪以為賢 記王曰凡規此作繆悝猶嘲也 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 如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泰

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尊古溫故知新之法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欲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褒責賢奴曰研覈否微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 周姓也末季也 名為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也政也毛詩曰民之多僻 始於宮鄰卒於金虎 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辛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也謂神王金白也善曰於廢之美官儀曰不以制之 臣相與比周者宮鄰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讒貪木之德賢君金虎之誇之言惡若仁 也虎 嬴氏搏翼擇肉西邑 嬴秦姓也周書曰搏翼得奮飛入邑擇人而食為虎搏 翼謂 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七雄謂韓趙齊楚燕魏秦 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靡善曰若賓戲曰七雄虓闞史記張儀之不復曰秦以於 禮去也 苛察相高尚書曰口勞俗奢靡也 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置之三月於後在六國

之時力也 秦政利觜長距 秦始皇利觜喙長距者也善曰若秦始皇事也史記曰韓子曰若秦始皇言其奢侈也 終得擅場 言秦以天下為大場 也善曰距至也始皇奢侈言其專也 思專其侈以莫己若 皇莫若己也 迺構阿房 傍 起甘泉 上三林 文王曰十專以天下之好侈也善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又曰始皇乃營宮室上林苑中阿房宮 君修每者如於天下也 賦一東西三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 閣復道通驪山南北以甘泉山名以其下阿房故名之 宮以阿房為名號 結雲閣冠南山 結構也雲閣高如雲也 上文 與山齊長也 征稅盡人力殫 秦言征稅盡天下之力 於長城與宮室也毛萇詩傳曰殫盡也善曰漢書伍被曰秦收大半之賦 記注曰征稅也 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 漢書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

并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夷三族也

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所遇遇也芟翦有雜氏掌山澤芟除草毛詩載芟載柞也背**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周任有言曰爲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除也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燒火也**惵惵**徒頰切

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蹐**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蹐恐懼之貌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盡使畏死其跡善曰豈非也徒子曰人在天下其惵惵不可久也**毆以就役唯力是視**不謂後知民本與飢寒唯楚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傳曰吟君之思唯力是視言下毆役者惟力是視無所餓也

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言秦天

文三　三

下之民若鄒唐重物不得朱自令東漢書從有善曰左氏傳曰鄉盧公夷子瑙詩引首於背杖致口寶檜喻民也不圖忍詠曰飲祭武功開父之曰膺載天命也**高祖膺籙受圖**

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當也籙圖也謂當天之籙受天之圖也善曰符命起又語神姓之言皋朱旗而大運天下又膺符合曰文赤帝之子也其命定事也又善曰春秋命曆序五德之運高祖承天命也文相代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漢書曰高祖赤帝子故曰朱也周易曰大號也

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善曰推亡固存

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紲繫也其昌掃除也漢書項羽於垓下羽東城斬羽也子嬰秦子嬰也羽追之猶繫也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史記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里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因仍也據府庫謂官吏所居曰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止爲

我則未暇作洛謂造洛邑也我則以高祖也謂天下新造崇有不成改作如未遑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說文曰翫習也阿房宮名也漢書曰侯陽城人也名延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摹踰溢不度入不臧**規圓也度法也越也臧善也摹也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行法度也古不善也

皆**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揔成也言高祖儉數損之又損之室舊也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也**觀**

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安也康書小習見秦之奢驕今日之減小皆然高祖猶譏其秦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擊韓王信蕭何治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且高既受命建**

家造我區夏矣高祖受上天之命也區區也夏華也言高祖受命建國家造我區夏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尚書曰肇造我區夏毛天下尚書康曰受命建家用肇造我區夏以**文又**

文三　四

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曰文帝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故文帝飲食升平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事外平致泰平也

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毛詩曰大啓爾宇漢書武帝紀曰登封太山禪肅然又曰安越南海七郡也大啓土宇肅然山名在太山下武帝登封太山禪肅然

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來朝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享獻也言宣帝能和戎狄呼韓邪來享獻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以威和撫戎狄也

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言咸也紀宗主神置廟中宗太宗之號存其主木立於廟之中而饗祀之今廟不毀高皇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漢書景帝曰高皇帝功莫大焉文皇帝德莫盛焉孝宣帝言宣帝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玄論語注曰宗廟止也

銘勳彝器歷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也稱宗

（[illegible]黷功也歷經也頌益也銘勒也[illegible]左氏傳臧武仲曰[illegible]大以大伐小取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illegible]）

今捨純懿而論爽德（[illegible]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專論秦爽差之過失者也善曰周語曰[illegible]）

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illegible]以爲美談也善曰[illegible]）

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

惡祗吾子之不知言也（[illegible]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illegible]）

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illegible]黃帝[illegible]明堂以[illegible]）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illegible]）

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illegible]）

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illegible]）

守位以仁（[illegible]）

不恃隘害（[illegible]）

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illegible]）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illegible]）

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

大（[illegible]）

昔先王之經邑也（[illegible]）

掩觀九隩（[illegible]）

靡地不營（[illegible]）

土圭測景不縮不盈（[illegible]）

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illegible]）

審曲面勢（[illegible]）

泝洛背河左伊右瀍（[illegible]）

西阻九阿東門于旋（[illegible]）

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illegible]）

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illegible]）

大室作

鎮以嵩高 揭以熊耳

底柱輟流 鐔以大岯

溫液湯泉 黑丹石緇

王鮪岫居 能鼈三趾

宓妃攸館 神用挺紀

龍圖授羲 龜書畀姒

召伯相宅 卜惟洛食

周公初基 其繩則直

萇弘魏舒 是廓是極

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

度堂以筵 度室以几

京邑翼翼 四方所視

漢初弗之 宅故宗緒

中圯 巨猾閒舋 竊弄神器

歷載三六 偷安天位

于時蒸民 罔敢或貳 其取威也重矣

我世祖忿之 乃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

授鉞四七 共工是除

欃槍旬始 群凶靡餘

區宇乂寧 思和求中

睿哲玄覽 都茲洛宮

曰止曰時 昭明有融

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光武定禍亂曰武以法曰功洽合也格天下
豐盛也山祖既能止戈故能光武言作義之道大豐盛也言曰洽治也登岱勒封與黃比
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功於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記曰黃帝封
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崇漢書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泰山
尚書傳曰崇尊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殷盛也昌六合天地四方也
地四方也書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也乃新崇德遂作德
陽崇德殿名也崇德在陽德陽殿在西德陽殿大五十步崇德在東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
之將將闈宮中之門謂之闈南方正門應門也毛詩曰應門將將洛陽宮有應門
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嚴正之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
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春也木主仁
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
文選十一　九
金主義晉為商商者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之義故立金商門於西漢書曰角為木為仁
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名雲龍門西門名神虎門
虎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龍易曰飛龍在天為春東方之宿也書曰東方蒼龍
陳之於東漢書曰西宮白虎又曰西方於時為秋宮有雲龍門神虎門
虎門有神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象魏闕也
宮門有神虎象魏表也兩觀闕也
所以示人而觀者也明六典舊章之法謂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
曰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
曰事典舊章法令也左傳曰舊章不可亡其內則含德章
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皆名
之內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言閣道飛而神行人不見其所行之處不知其地故曰
也
形容言天子之形容
我無能說其形狀也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曰

歌曰芳林苑名九谷八溪
宜龍池如海河橋復似雷
醉曰秋蘭芳荷華生水邊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蠵大龜也渚小洲也
賴之所出凡此物謂取有時不驚動也永安離宮脩竹冬青
謂也不傷長也冬青
河水黑色故曰玄泉洌清毛詩曰冽彼下泉
陰池幽流玄泉洌清
若不洞落也冬青
栖鷫鷞秋栖鶻鳩春鳴
鵙鶪麗黃關關嚶嚶
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
文選十一　十
陽南殿
謻門曲樹邪阻城洫
門依城池為塹
奇樹珍果鉤盾所職
西登少華亭候修勑
九龍之內寔曰嘉德
西南其戶匪雕匪刻
我后好約乃宴斯息
於東則洪池清蘌
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
獻鱉蜃與

龜魚供蝸古蠯蒲與菱芡蝸螺也菱芰也芡雞頭也善曰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蠯蠃蚳鄭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蠯蜯也蜱與蠯同禮記曰蝸醢而苽食周禮曰加籩豆之實有菱芡也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館也都場為大場以聚觀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西也龍雀蟠蜿天馬半漢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攜龍半漢皆形容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也瑰異譎詭燦爛炳煥瑰奇也譎詭變化也燦爛炳煥鮮明之貌也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侈儉不至陋也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規摹也遵循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禮之意也家語孔子曰公甫之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具見也言觀王之光明禮儀皆備具也善曰左氏傳曰諸侯有享於禮是觀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矣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於章華之臺楚王曰翟國亦有臺乎使者曰否翟王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猶以為作之者大勞居之者大逸也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唐堯也虞舜也茅茨不翦采椽不刮夏后禹也善曰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刮文曰禹卑宮室論語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也乃營三宮布教頒班常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教也常舊典也布舊典禮之所以行教化也複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複廟重屋重棟也謂天子明堂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八達九房也規天矩地授時順鄉天謂宮室則天之制也方者鄉方象也也言頒政教當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青陽左个善曰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子曰天者陽也規也地也圓象天陰也矩也明堂三輔黃圖曰明堂四方行令也造舟清池惟

水泱泱泱泱水流貌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善曰毛詩曰造舟為梁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罰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鄉老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進善也老也言因其進舉而用之衰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拔其能所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國有四術一曰愛無私用賢四曰簡能爾雅曰擇也三馮皮冰相息亮觀祲子鴆祈禳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日月星辰之位其禮以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禳災之善曰周禮曰其災祥以為時候也禳謂祈禳陰陽之氣以成災也禳除也福也周禮曰禳除也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戾至也言元日正日諸侯從四方至朝天子也元日正月一日也群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事天子也百僚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僚師師相師法也胥相也洎及也言元日百官於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藩國奉聘要荒來質藩屏王侯蕃國要荒之外所奉國聘令者善來朝見善曰周禮曰蕃國世壹見外五百里要服又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琛寶也贄執以見也言四方來者皆帝臣也自致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覲見也言於此殿下之所入見者可數萬人分為二部也爾乃九賓重臚人列九賓謂九儀也臚傳也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告上為句崇牙張鏞鼓設崇牙上板捷業也鏞大鐘也

以縣鐘鼓也書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斁毛萇詩傳大曰鏞 郎將司階虎戟交
鎩 殺言虎賁中郎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貫交加而設兵器也善曰漢書曰
儀兵郎中夾階說文曰鎩鈹有鐔 龍輅充庭雲旗拂霓 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
曰龍輅充滿也庭朝廷旗謂熊虎爲旗高至雲故曰雲旗也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拂至也霓天邊氣也
夏正三朝庭燎晢晢 夏家建寅之正漢家所用也善曰朝歲月日朝晢晢大光明也三
曰東京賦曰春王三朝三朝歲首朔日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晢晢 撞洪鐘伐靈鼓 撞擊
也代猶擊也靈鼓六面鼓也善曰周禮曰靈鼓靈鼗 旁震八鄙軒磕隱訇 大宏
旁四方也八鄙四方之鄙也軒磕隱訇鐘鼓之聲也 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
也 善曰霹靂疾雷也言鐘鼓之聲如疾雷急風之迅疾也 是時稱警蹕已
下雕輦於東廂 善曰說文曰輦人挽車也東廂殿東西次為廂善曰漢書儀注曰飾

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蹕刻鏤也 冠通天佩玉璽 通天冠也
帶也玉璽天子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 紆皇組要干將 紆組綬也皇大也干
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鐵劍二枚
吳人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 負斧扆次席紛純 斧扆屏風畫為斧文也次席竹席也
次席竹席紛純謂以組為緣書曰敷重篾席黼純周禮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也鄭玄曰扆之言背也
几紛純畫純也紛綺次席也設左右之几依設次席紛純謂二席但言之 左右玉几而
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 南面以聽矣 善曰天子左右玉几易曰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
也司主也義法也辯別也言百官有分別各謂司主之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擯掌九儀之賓 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辯等 百辟諸侯
客分別五等之諸侯左傳曰明貴賤辯等差 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
奠 班位次也謂尊卑有等差也書曰五玉三帛以列之周禮曰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鳳翔士各有次第爲置也 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 善曰周禮曰王
揖時揖異姓士揖庶姓則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日諸侯公卿朝禮在外國君伯男子在位上揖 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
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 壯觀言天下之人見其壯觀也
皇大夫濟濟士之將將毛詩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容也 乃羨公侯卿士登自
東除 羨延也除階也言延進公卿諸侯自東階而上也
政 爲朝諸侯 訪萬機詢朝
而除其眚 眚過也言有疾苦之事也勤恤民隱
而除其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 隍城下坑也無水曰隍

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中也鄭玄曰匹夫之溝中也
水 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 皇暇也
之也皇任也可不恭與而後任之
發京倉散禁財 發京倉之粟散禁錢之財
如京如坻 賚皇寮逮輿臺 言天子發倉
貴賤皆賜又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命膳
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 家陪陪臣也
春醴惟醇燔炙芬芬
謂公卿大夫之家臣也論語曰陪臣執國命
也燔炙謂炙肉也芬芬香氣也毛詩曰燔炙芬芬
此春酒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君臣

歡康且醉熏熏康樂也且俱也熏熏和說貌言君臣皆歡樂而相說也善曰毛詩曰公尸來止熏熏毛萇曰熏熏和說也千品萬官已事而踆七旬已止也踆退也謂品秩官寮等並止事而退也善曰國語曰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昔仲尼曰有司已事而竣踆與竣同也勤屢省懋乾乾書曰屢省乃成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懋勉也自察也乾乾也善曰尚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協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道也神明也言如此清風之風同於天德淳厚之化通於神明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則謂堯舜也愆過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中於言謂直諫

者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漢書曰舉能直言極諫者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耿清也絜清也旅陳也謂聘而用之束帛者也謂古丘園中有道之士以束帛王肅云束帛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蓍賢之人道德弸明以有王肅云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上謂君臣下情通式用也上下之情通也言君臣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上下通子曰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尚同是故君上下通也嘉賓式燕以樂也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白虎通曰祭天於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天於南郊以其清絜也周禮以功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之功正月上辛郊京房易占曰祀天於地功報上帝郊以順去年之功也秋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上玄天也言祭天地之際思以為虔敬善曰禮記曰天子祭天地而思念其忠敬者周易曰天玄而地黃也思神以為人祈福禮記曰天子穆穆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上肅肅禮記曰天子穆穆然後以獻精

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帝之子也善曰國語曰精意乃整法服正冕帶冕所以理謂平天冠也言天子亲帝朱冕謂之冕祀郊天之曰長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降王飾之有數也服謂衣服也有法度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其珩紞紘綖王笄綦其會度也笄簪也謂以王飾之書曰左氏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杜預曰珩維持冠者紘纓從下上者綖冠上覆也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王笄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貫結謂之會中如綦暮謂結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善曰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黼若斧形黻兩己相戾也藻繂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鞶紳帶也厲大帶之垂者旒旗王繂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藉玉也鞶刀削之飾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下結雲之袷轂樹翠羽之高蓋袷轂以車也車轂為蓋如雲乘也次車樹翠羽以為蓋也令世謂之

羽蓋車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翠羽為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尚書大傳曰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上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旗名曰太常也紛焱悠以容裔旌旗之貌善曰周禮曰日月為常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旌旗搖之貌言風動旗若火花之狀也六玄虬之弈弈齊騰驤而沛艾六玄虬謂六馬也天子駕六馬弈弈光明也齊騰驤而走也騰驤毛詩曰四牡弈弈沛艾作容貌也善曰六馬黑也虬曰子虛賦曰沛艾赳螑仡以佁儗金錽鏤錫車轅上金錽以金為之方錽馬頭上刻金鏤錫中央高如山形而尖首上有以翟尾結著之鑣兩邊恐馬相見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頭上以氂為之方錽左纛縈纓王瓖謂之瓖以五采也善曰毛詩曰鉤膺鏤錫馬冠也漢書曰錽方錽在馬頭上以玉飾也善曰廣雅曰鉤膺當胸也瓖纓鸞聲噦噦

和鈴鉠鉠於良切臺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也噦噦和鳴聲鉠鉠小聲善曰毛詩曰鑾聲噦噦和鈴
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零蔡雍獨斷曰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外
乃復設轄於外轄即軸頭也飛鈴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蔡雍月令章句
曰轄之蹄羽蓋威蕤葩瑵爪曲莖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葳蕤葩瑵以金作華
凡芒字四殊稍所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瑵同順時服而設副威龍旂而
繫纓五騎之服各隨其車色各一色以為副車各一乘令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為旂也輦今之馬
太常山纓馬鞅也善曰毛詩曰龍旂陽陽周禮曰王路鍚樊纓玄口狀如謂今之馬大帶也樊與繁古字通
立戈迤戛農輿輅木戈謂木句孑戟也戛長矛也車上邪注之是謂戟積與無蓋
所謂耕根車也言親耕於藉田也乘馬無飾故稱木善曰迤邪也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車
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蕃者曰軒皆在後為三行故曰並轂善曰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

服役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瑣弩重旃朱旄青屋通帛為旃朱旄牛尾為之者也青屋
屋青作蓋也善曰說文曰輿車軾前皮笮以安弩也蓋廣畫騎走曰輕車置弩於軾上載以一弩
於軾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奉引謂引車名引道之次已定卿車乃發善
曰漢官儀曰大駕則公卿奉引尚書曰先路在左塾之前鸞旗皮軒通帛綪旆
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為之善曰車服志曰鸞旗俗人名曰雞翹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游通帛曰
旗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綪茷韋昭曰綪大赤也雲罕九斿闟戟轇輵
旌上林賦曰載雲罕九斿亦旗名也曰旌旗之別名也闟戟以旃
謂衛士之出也揭熒曰君之出也揭旁車而鬒髦被繡虎夫
鬒髦頭騎也善曰漢書曰天子乘輿之前鶡髦戴鶡
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騎皆鶡冠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

殺桑葛駙副馬也承華廄名也言取華廄之蒲梢以為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廄書曰後宮蒲梢千血之馬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續漢書曰騎馬
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才達切輕武者謂士軍在後陳列嘈囐鼓聲
善曰黃書曰以丸鼓聲中獄之節四曰鐃以止鼓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
而建黃鉞戎士士卒也金鉦鐃也今之甲也揮幡也黃鉞以黃金飾也善曰左氏傳曰文公使
之善曰周禮曰鼓人以金鐃止鼓鉦與鐲古字通清道案
列天行星陳上下道謂之列行止也言天子行如星之行列有次也善曰司馬相如上
疏曰清道而後行易曰天行健天上明則天明上書大傳
轔肅肅習習隱隱轔轔
殿未出乎城闕旆以迴乎郊
畛多謀之後殿也言後軍未出城闕前已迴於郊也郊畛郊界也言從之善曰論語曰孟

之反不伐奔而殿宋東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
太祖之時也言今嘉欲行為之事布恭敬於明神也毛詩曰夏后 言盡孝於鬼神也孔安國尚書曰黻冕而致美
孤竹之管雲和之瑟
生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山名也古字通亮也孤竹管
雷鼓鼝鼝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一成
路鼓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見三變丘陵之神見四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山林之神見六
冠華秉翟列舞八佾下冠華以翟為飾也上之陽也華作
見天神毛萃八人八佾八八六十四人
舞人頭曰舞一行八人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獨斷曰大學花舞也
羽舞者冠華毛詩曰右手秉翟論語注曰佾列也元祀惟稱羣望咸秩
元祀大祀也言祭也
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群岳衆神望以序祀之
皆有秩次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氏

傳曰乃夲事可舉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在遠者望而祭之颺槱由燎之炎煬栐致高
煙乎太一颺舉也槱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寶
也善曰周禮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熾猛爲煬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常居也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歆饗也顧眷也祚報也帝
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歆人主之明德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
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
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辯方位而
正則五精帥而來摧辯風切辯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
推至也言五帝執身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坐位各執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五精之神爾雅曰摧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氏
謂漢火德所紀赤帝熛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
招拒黑帝神名協光紀今五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帝也懷安也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
之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改易也迭更也代謝也言處四時之謝而次享祀也
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秋冬夏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蒸蒸之心感
物曾思善祖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黍冬稻孝子感此時物則思
祭先祖也善曰尚書曰虞舜蒸蒸廣雅曰感傷也躬追養於廟祧吐奉蒸嘗
與禴祠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親之躬猶身也善曰禮記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禮記
曰遠廟爲祧毛詩曰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物牲辯補省設其
楅衡物牲謂祭祀之牲物皆徧省視之也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楅衡善曰周禮曰牧人掌六牲而阜蕃
其物以供祭祀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杜子春曰楅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人也毛炰炮豚

胉博亦有和羹善曰鄭玄曰周禮注曰毛炰者豚胉去其毛而炰之以備八珍毛詩曰毛
炰胾羹周禮曰飲食之豆其實豚胉杜子春曰以胉爲膊謂脇也毛詩曰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
儀孔明滌濯洗滌也靜絜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禮儀甚備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祀眡滌濯鄭玄曰
濯祭器也毛詩曰籩豆靜嘉又曰禮儀既備又曰祀事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
萬舞干舞也奕奕舞貌也喤喤鍾鼓聲也善曰毛詩曰萬舞有奕鍾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
饗祖宗也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大神願致子孫享其食也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神謂先神也具皆也醉飽也止辭也穰多也言神已醉飽降福穰穰衆及至農祥晨
正土膏脈起脈莫獲切農祥天駟房星也晨正中也謂正月起也春之日晨正又次曰太史順時覛
土也氏有震土乃脈發入告稷于土齊其動卑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也音
土陽也乘鑾輅而駕蒼龍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乘鸞輅駕蒼龍鄭玄曰鸞輅有虞
文三
氏之車也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輅春東方色青也馬八尺爲龍介馭間以剡以冉耜天子
車帝在左御在中介參乘居右善曰禮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
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以農又使勇士衣甲居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毛詩曰以我覃耜毛萇曰
覃利也剡[illegible]耜耒之金也覃與剡同躬三推他回於天田修帝籍之千
畝善曰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以祈農事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爲籍千畝揚
雄上林苑箴曰芟之天田荒苑作敍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禘郊謂祭
天於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畝以供粢盛爲奉其祖考用光宗朝之粢盛故亦勤己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鄭玄曰禘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以爲粢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粢在器曰盛
主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兆民
謂百姓也疆田畔也耘去草耔壅本也善曰毛詩曰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春日載陽

合射辟雍 暘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 善曰毛詩曰春日載陽鄭玄曰載之言則也東觀漢記永平三年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 設業設虡巨 宮懸金鏞 謂植也業栒上板刻為鋸齒捷業然植者為虡橫者為栒設業虡之宮中也鏞大鐘也善曰毛詩曰設業設虡周禮曰正樂縣之位王宮縣鄭司農曰宮縣四面也毛詩曰鏞鼓有斁毛萇詩傳曰大曰鏞 鼖汾鼓 路鼗逃 樹羽幢幢 鼖大鼓也鼗小鼓也幢幢羽貌 周禮曰以鼖鼓鼓軍事又曰路鼓鼓鬼享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萇曰置羽於栒上以為飾也 於是備物物有其容 言備物具也物有其容飾也射之禮物並有其容 善曰左氏傳曰 伯夷起而相儀 后夔坐而為工 伯夷唐虞禮官也言禮以時行明禮儀故不犯 后夔舜時樂官也以樂起而坐為工 善曰左氏傳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又曰注樂正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儀工六人 張大侯 制五正 征 禮曰王射三侯五正 善曰毛詩曰大侯既抗毛萇曰大侯君侯也鄭司農曰王張五采之侯則五正

王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 設三乏厞翡 司旌 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以蔽之乏所以蔽矢也司旌執旌司三射之中當舉之者 善曰服虔曰乏以革為之 氏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 爾雅曰獲者所以待獲也 并夾既設 儲乎廣庭 鄭司農曰并夾矢箝也周禮曰射則取矢以并夾 於是皇輿夙駕 𢧵于東階 𢧵皆 下之言天子未乘之謂却於東階也 以須消搖 明發朝霞 登天光於扶桑 須侯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言晨時啓明光見尚有餘光日出乃見 天子乃撫玉輅 時乘六龍 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 言天子乘輿也 發鯨魚 鏗華鐘 曰登王輅乘時龍 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

猶擊也華鐘謂有篆刻之文故言華也 善曰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 大丙弭節 風后陪乘 善曰淮南子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 王逸曰弭按也節行也 史記曰黃帝舉風后以理人 攝提運衡 徐至于射宮 攝提有六星王者迴轉運衡 行至於射宮 善曰漢書曰攝提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也 禮事展樂物具 公禮事具展謂器物陳也 王夏闋 騶虞奏 王夏騶虞樂章名 言王入奏王夏天子射則奏騶虞 決拾既次 彫弓斯彀 吉彀 決著右手巨指以鉤弦 拾著左臂也 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 彫弓斯張也

萌於暮春 昭誠心以遠喻 昭明也 誠心謂天子之心也 善曰禮記曰季春 蝕出萌者盡達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 助陽氣達萬物也 名之為射者何 射者可以觀德行 故天子親射以勸天下 可以喻心也 進明德而崇業 滌饕餮之貪欲 言射所以觀德行也業也 善曰左氏傳曰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 天下之民謂之饕餮 仁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 行也方道也 言仁風布遠也 善曰毛詩曰 引之射仁 所以料君子 月會於龍狵 恤民事之勞疚 謂龍星月會也 善曰國語曰 民勞於事 月乃會於龍狵 是天子恤民之勞也 因休力以息勤 致歡忻於春酒 謂田事畢 休民力息勤勞也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 毛詩曰為此春酒

傳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言天子親執鑾刀袒右肆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一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毛詩曰執其鑾刀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禮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觀天下之敬故東拜之云拜送壽善曰左傳曰享以訓恭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毛詩曰三壽作朋也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協韻故宜也儀禮也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我有嘉賓其樂愉愉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悅之貌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聲教布濩護盈溢天區布濩猶散被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覆及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軌無廢可觀者也善曰尚書曰誕敷文德漢書武帝詔曰朕東武三農之隙曜威中原隙閒也曜威謂治兵也善曰國語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西都賦曰三時務農而講武事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大閱傳大閱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謂前期日戒事虞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山澤之官度知禽獸多少猶告也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盡也率驅也鳩聚也囿苑也靈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王之在右鄭玄曰率循也毛詩曰王在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同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毛詩曰獸之所同禮曰告備于王乃御小戎撫輕軒毛詩曰小戎俴收謂小戎之車輕便宜田獵鄭玄曰輕車驅逆之車中畋四牡既佶且閑其中畋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乘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若林言多也繽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

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上林結徒營迄至也結止也徒衆也營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說文曰營市居也次一作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也王門為和也表門表也所以為軍飾善曰周禮曰大閱虞人為表以旌為左右和門又曰教振旅鐲鼓鐲也鐸所以為之鐃之用也鐲節鼓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之以鼓中退善曰周禮曰鐲節鼓司馬執鐸進退坐作之節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申亦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也人畢有不用令者斬牲之若軍法也善曰尹文子曰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史記曰穰苴約束既布三令五申以徇陣中周禮曰大閱令者斬牲以徇陳師鞠旅教達禁成陳師謂陳列師衆也鞠告也言告衆已成也善曰毛詩曰二令五申陳師鞠旅禁令已行也火列具舉武士星敷言武士獵徒如星之布也善曰毛詩曰火烈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鵝鶴魚麗箕張翼舒鵝鶴魚麗並陣名也謂武士發於此而列行如其之張如箕也善曰左氏傳曰鄭原繁為魚麗之陣又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陳軌塵掩迒胡匪疾匪徐掩覆也迒迹也謂車軌之塵得遏掩覆跡言車中也善曰毛詩傳曰不疾不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孟子曰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也四膏也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雁鶉鷃雉鳩鴿也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極猶盡也勞煩也謂步與車士也善曰漢書曰勞罷也成禮三毆驅一作解罘伏侯放麟大戴禮曰解轉也罘罔也周禮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毆與驅同罘浮一曰四時之田用三驅一曰乾豆一曰賓客一曰充君之庖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窮極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明人君行仁之道謂崇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以樂窮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恭儉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

民 天乙湯名也弛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罔置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之
人學紓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紓緩也毛萇
詩傳曰懷來也 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 儀則也姬伯文王爲西伯
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文士傍之太公曰吾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 澤
浸昆蟲威振八寓 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鄭玄禮
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 好樂無荒允
文允武 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章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 薄狩于敖既璅璅 璅一作 焉 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秦王作也璅璅小
也言敖區不足數也毛詩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岐陽岐山之陽謂成

文三　二十五

王所狩之地以小不足可數也善曰左氏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 爾乃卒歲大儺 奴何 毆
除羣厲 卒歲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善曰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已而爲疫鬼一居江水
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
目玄衣丹裳執戈持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 方相秉鉞巫覡 胡狄
操茢 音例 善曰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也國語曰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也
說文曰操把持也左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曰茢乃黍穰 之刃 侲 震 子萬童丹首
玄製 侲子童男童女也朱丹也玄製皁衣也善曰漢舊儀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
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以逐惡鬼于禁中 桃弧棘矢所發無臬 牛列切 飛
礫雨散剛癉 亶 必斃 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癉難也言鬼之剛而癉者皆盡死也善
曰漢舊儀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說文曰臬射埻的也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煌火光也馳覺
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群鬼覺走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善曰續漢書曰衛持火炬
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然
後淩天池絕飛梁 凌外也善曰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漢書注曰直度曰絕甘泉
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 捎 所交切 魑魅斮 側角 獝 其筆 狂 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戾之鬼
名捎殺也斮擊也善曰諸鬼之說者各異今隨所釋而義之不改易也 斬蜲 紆危 蛇 移 腦方
良 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善曰莊子蜲蛇之狀其大若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也 囚耕父
於清泠 零 溺女魃 蒲葛 於神潢 黃 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
所在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有人衣青衣名
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 殘夔魖 虛 與罔像殪 野仲而殲 子廉 游光

文三　二十六

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
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 八靈爲之震慴 之涉 況鬾 巨宜 蜮
與畢方 鬾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善曰楚辭曰合五嶽
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慴懼也[illegible]鬼也蜮與魊古字通 度朔作梗
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 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
荼二曰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善曰風俗通曰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
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害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除夕
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以禦凶也毛詩傳曰梗病也謂爲人作梗病者 目察區陬 子侯 司執遺
鬼 察觀也區陬隅之間也司主也謂於度朔山主執遺從之鬼也 京室密清罔有不
韙 密靜也清絜也罔無也韙善也謂每復疫癘皆得安善也 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

育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療癘既無淫陽乃和衆物書養也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書曰左氏傳石癸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問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然允臧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岱東嶽天子公卿山也稼曰稼收曰穡謂春於東方諸侯聘民以耕種故山書云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六律度量皆使中不參差也書曰同律度量衡急舒寒燠書曰燠曰寒律度量衡又曰舉恒寒若恒燠若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黜退也陟昇也明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反旆還迴復也故尚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先帝光武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故也佽閣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佽待也閶闔風秋風也祠祀高祖廟也遐遠也書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尊明帝易說曰秋閶闔風至既春遊以發

生啓諸蟄於潛戶春蟄中春也月令曰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爾雅曰春為發生豫謂秋行也杜預曰春豫曰遊晏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稌稻也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收成也春行度秋豫以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嘉善也畯田官也主天子行也賚賜也言王人來田畯九扈為九農正也邇曰扈有九種也左氏傳曰郯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鴳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左瞰暘谷右睨玄圃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書曰宅嵎夷曰暘谷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又曰懸圃在崑崙閶闔之中玄與懸古字通成法也天本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天本以遠期為規以萬世為大法也言帝之巡狩睨

以天未為遠期規以為萬代之大法也善曰劉秦美新曰創億兆規萬世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主羊主念寧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之勤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曰尚書曰歸曰永言多福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也集聚也祥神也瑞應也鳳之屬也書曰聖子曰為紀抱天之圖帝王起在宿口集瑞命也孝經鉤命決曰帝王起德合宿神也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名圉宇也林氏山也騶虞義獸也善曰山海經曰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虞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虞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名曰騶虞又曰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圖曰騰黃神馬一名吉光乘之壽千歲一曰騰黃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五色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植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則華平生不平則不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華平盛也中唐宮中堂也曰向其方而生盛也中唐堂塗也宮中謂之唐毛詩曰中唐有甓漢書注曰朱草生徙其長三尺枝葉皆赤莖似珊瑚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毛詩曰中唐有甓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北燮丁令南諧越裳燮和也丁令越裳皆國名善曰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丁令國名也越裳南蠻國名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書曰大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國語曰西包大秦東過樂浪大秦國名樂浪郡名善曰漢書樂浪郡有樂浪縣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

曰禹拜昔四東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京也殷京也覩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斯干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於斯干之美書曰詩曰宋義公去奢即儉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言光武皇上泰山下禪梁父與黃帝軒轅齊其功德書曰黃帝封泰山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爲於事也業也求長也求甚也以無爲爲功以無事爲事煩擾也書曰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遵節儉尚素樸遵循也樸質也言其節儉之事書曰儉德曰恭文偷孔子曰帝弱儉淵子曰同手無欲是謂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曰克己復禮馬融曰克己約身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賤犀象簡珠玉簡猶略也書曰長睛瑰珠賤藏金於山抵璧於谷藏猶皆謂不取之謂節儉故也書曰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擲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翡翠鳥名也瑇瑁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爲玩飾也不蔟取人取一爲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曰所寶惟穀人之命國之重寶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愨高誘注淮南子曰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鄣其末也許慎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之為善說文曰愨謹也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禕美也此言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吁歎聲也禕美也蓋蓂莢為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蒔種也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聖明太平和氣之所生生於階下如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月小則一莢厭不落故以是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觀一日以見故云難王

者以爲

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詩也美目國作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也賦後漢書班固讖曰漢興以來蓂莢曆年后謂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以能殖之方富生於朝階以數知月之大小謂上文蓂莢也書曰鄭玄毛詩箋曰方直也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皆懷安之也聲與風翔澤從雲游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澤者天之膏潤也聲與澤皆雲行也德寓天覆輝烈光燭寓寄也帝之德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耀遠近也書曰國語勑輯曰君之德宇何賴亦又何求我賴也我以得也言萬物皆賴之也寓與宇同覆不寬裕也孔子曰天無私覆狹三王之趢趗趢趗局小貌也三王謂夏殷周也軼五帝之長驅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皇之跡爲五帝而遠趢趗小也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連也言今所駕者遲而不能追及之也曰跡也書曰數長至矣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懿美也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梗槩猶略也賓謂西京客也言大綱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凡情放佚不自反寤忘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之流遁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去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貴公子云言今非之也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挈缾小智言挈缾之智且尚不以假人也杜預左氏傳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況纂帝業而輕

天位棊繼也今如公子言皆居之叔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位而輕以重賢書曰長想賦曰极常業尚書曰天位艱哉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甚勤苦而得之也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舍發水而負重也善曰毛詩曰予室翹翹毛萇曰翹翹危也鄭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五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殺焚且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陵戒朔門微行要屈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萬乘天子也卩秦始皇也高郝也昔秦始皇東游至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柏人亭名為貫高所中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安國曰怵惕懼也方言曰戒備也過秦論曰一夫作難揚備也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也善曰老子曰終日行不離

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也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外視目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禮孔子曰黈纊塞耳所以塞聰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不出軌轍以節步珮以制容鑾以節塗珮為行容鑾為車節善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珮玉也行不變王駕不亂步行合六合見王聲應馬步齊則鑾和習正謂君之禮法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鳥駮褭小穿與飛兔杏是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何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事不攻故以糞車也何皆言不發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方將也生類謂天下力物之類也殄盡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謂任役使人常畏人力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比之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太平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山無槎仕假枿五葛畋不麑鳥夭胎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麑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擭胎若卯殺麑麑夭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蘖畋不殺胎草木蕃廡武鳥獸阜滋蕃茲也廡盛也阜大也滋益也善曰尚書曰庶草蕃廡班固漢書序曰蕃阜庶物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不以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餞以助官也善曰周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也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和而有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洪大蓄積持也固守而也謂高祖已下積恩德人心固結故王者之時皆誦吟而思其也李曰曰子孝論曰其思所衣不可突諫圖詩嘉其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圍棒子曰吾將固其結也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夫持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亦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慝

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音鐵叶韻見廢也統緒也替廢也謂廢王綱之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玄神之謀發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發計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也書曰甘泉賦曰聖皇穆穆東封禪漢祚中興若此故王業可樂焉若如此也言如此王業之可樂也善曰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令公子苟好勦民以媮逸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勦盡也媮猶偷也以佚樂也今公子所言皆好事以佚樂身之事不知人好其然已窮大禍也善曰左氏傳晉伯宗子曰佐及人郊而勦民杜預曰勦勞也左氏師服曰怨耦曰仇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殫盡也寵也生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寵極騎逸之欲忘人叛己之禍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善曰孫卿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

以載舟以覆舟所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於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蘖洪波出於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說文曰尋八尺也山海經曰爭木長千里枚桑上書曰十圍之木始生而蘖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拂枝葉昭曰拂生曰蘖鄭玄禮記注曰栽猶植也古字同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早也丕大也顯明也怠惰也謂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善曰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聲叶韻大那者行而譬如為人裁衣之於初制之何為更小之也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計以隤牆填壍七念亂以收罝嗟解罘理也系繼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其卒曰乃命有司隤牆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其末曰放雉兔收罝罘也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規諫也祗適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短過也

臣濟奓以陵君奓謂度也度於禮陵謂出度也陵駿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氏傳甚以曰毛得以濟修王節忘經國之長基言長基之業所以為經國今反故函谷擊柝記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之兵猶擊柝守函谷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謂長安京師朝廷也頤覆也莫持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好者即學書曰所習安愛者鮑肆不知其臰一作翫其所以先入尚書曰夫常人安於所習溺於所聞故家語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人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亦與之化也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咸池不齊度於䧄咬而眾聽或疑齊咸池聲也言不齊度眾人聽之也故今言公子以長安為好皆僭奢所習也乃有疑惑善曰樂動聲儀曰咸池備即䧄咬淫聲也咸池不齊度於䧄咬之不可聽者非雅頌之樂也不奇曰䧄不正也

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安處先生也言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西京奢泰人之論未能知其實也䟽曰吐哇咬則發宮商之調哇與䧄同咬則亦不正之聲也鄭玄曰哇邪也咬或作䧄曰叢謂也

偷不依禮度東京儉約得其中行事衆人觀之謂子野其一安處先生知其指也言子野左氏傳曰何以觀之子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謂公子言公子聞東京禮法之文既醉飽也勸德畏戒喜懼交爭自勸勵謂東京之德行公子畏戒先生之說懼其道德也

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罔然猶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罷夕倦夜不寐也言如神奪其氣魄也善曰說文曰酲病酒也只若醒理亡其身今公子聞知之猶然如神奪失其氣魄也

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公子本以奢侈為夸也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其所以為談也東京儉約之德所以為奢也良久乃復言也自鄙其述惑所學者非正也善曰論語曰苟患失之鄙哉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通也

法言曰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幸見指南於吾子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以示我則曰便我心明如我得見三輔之地西京之事指南也善曰管仲以所聞西京之事蓋以華而不實左氏傳曰公子言僕之聞也若僕所聞華而不實言公子之所聞西京之事華而無實也先生之言信而有徵生之言安處先生所言有徵驗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信而有徵言之信也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德在公子自鄙曰如今日後乃知也此日也不可以事之書曰明德惟馨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三墳五典三皇五帝之書也泯滅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左傳曰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帝魁黃帝子孫也得聞先

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善曰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illegible]之世若此之時則至治也茲此也走雖不敏庶斯達矣走猶僕也[illegible]公子言走雖不敏猶[illegible]大道[illegible]先生之說達矣善曰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illegible]曾子曰參不敏

文選卷第三

文選卷第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中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蜀都賦一首

南都賦　張平子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illegible]陪京之南居漢之陽[illegible]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為疆[illegible]

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爽塏見西京賦[illegible]

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illegible]

其東[illegible]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illegible]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illegible]湯谷涌

其後[illegible]淯水盪其胸[illegible]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illegible]推淮引湍三方是通[illegible]

[illegible]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illegible]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illegible]

之而富矣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illegible]以夜光之璧劉璟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illegible]

銅錫鉛鍇苦駭**赭堊**惡**流黃**

周禮注曰錫鑞也說文曰鉛青金也又曰九江謂鐵曰鍇山海經曰[illegible]之山其下多堊[illegible]之山其上多赭[illegible]赤土也堊似土白色也[illegible]本草經曰石流黃生東海牧陽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illegible]黃似石

綠碧紫英青雘烏郭**丹粟**

[illegible]本草曰碧[illegible]綠碧[illegible]石有英[illegible]大山之谷山海經曰[illegible]之西曰[illegible]山其下多[illegible]

太一餘糧中黃穀玉

[illegible]名石[illegible]生[illegible]谷博物志曰石中黃子黃石[illegible]如[illegible]

松子神陂赤靈解角

[illegible]神陂[illegible]松子[illegible]有神陂[illegible]赤靈[illegible]也解角[illegible]

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山海經曰[illegible]耕父[illegible]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

其山則崆苦江**㟅****嶱**苦葛

嵑嵣嵺剌

[illegible]

岝崿嶵嵬

[illegible]

嶔巇屹巏

[illegible]

幽谷嶜岑夏含霜雪

[illegible]

或嵒嵥而纚連或豁爾而中絕

[illegible]

鞠九六**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

[illegible]蜀都賦曰[illegible]

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

[illegible]天封[illegible]大狐[illegible]

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

[illegible]

坂坻巀嶭而成甗

[illegible]

谿壑錯繆而盤紆

[illegible]

芝房菌蠢生其隈

[illegible]

玉膏滵溢流其隅

[illegible]

崑崙無以奓閬風不能踰

[illegible]

其木則檉松楔㯶槾柏杻橿

[illegible]

楓柙櫨櫪帝女之桑

[illegible]

楈枒栟櫚柍柘檍檀

[illegible]

結根竦本垂條嬋媛

[illegible]

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蕊之蓑蓑

[illegible]

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illegible]

攢立叢駢青冥𥈭瞑

[illegible]

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

[illegible]

虎豹黃熊游其下

穀玃猱挺戲其巔

[illegible]

鸞鷖鵷鶵翔其上，騰猨飛蠝棲其間。其竹則籦籠䉐篾，篠簳箛箠。緣延坻阪，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滍澧藻濜，發源巖穴。潛廬洞出，沒滑瀎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趨歙，箭馳風疾。流湍投濈，砏汃輣軋。長輸遠逝，漻淚減汨。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鱏鱣鰅鱅，黿鼉鮫鱗，巨蜯函珠。

駮瑕委蛇。於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藨苧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駕鵝，鶂鸀鸘鶴，鵾鸕……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連，隄塍相輑。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暵，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

文四　五

蓼蕺蘘荷諸蔗薑𧄍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榹棗若留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薆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厨膳則有華薌重秬滍臯香秔歸鴈鳴鷃黄稻鮮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蔱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

不醒及其糺宗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外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韝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讌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

婧微眺流睇，蛾眉連卷。

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蹩躠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坐者悽欷，蕩魂傷精。

於是群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飆，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舩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

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驩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此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

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

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舂陵地埶下溼難以久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仁徙考侯戎屋也孝非

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朱光火德也已見東京賦東觀漢記曰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出自長沙定王發九世承文景之統榮光榮也封

號榮察茲邦之神偉啟天心而寤靈言考侯之徙此鄉啟天之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而王也說文曰偉奇也

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言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御房帝舊房也杜預左傳注曰徽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微美也

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聖皇謂光武也逍遙翱翔也毛詩曰神保是享又曰綏以多福也靈祇天地之神也

章陵鬱以青蔥清廟肅以微微東觀漢記曰建武中更名舂陵為章陵光武追尊陵祠園廟爾雅曰青謂之蔥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靜貌

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毛詩曰皇祖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毛詩曰降福孔夷毛萇曰彌終也年也

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言光武章陵祠園也顧之懷詩也爾雅曰臧善也說文曰擅專也左氏傳曰鍾儀因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樂范文子曰君子也

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班固東平王蒼曰弘雅之懿尚書曰允恭克讓論語曰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毛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孫卿子曰與時屈伸班固曰抑揚

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睢剌謂高祖之時秦政亂也謂光武之時王莽亂天下也睢剌楚辭曰獨赤剌而無當王逸曰剌邪也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許慎曰豺狼貪殘謂王莽也真人光武也

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革命已見東都賦

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陷扃蹔蹈咸陽攫搏也說文曰揵距門也又曰扃外閉之關也公羊傳城郭陷阱東觀漢記曰高祖南陽人

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漢書曰

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言居西而距東居東而距西故

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去危就安用遷謂視人所安而遷也

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史記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弟也周公旦者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庀理也

縉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周易曰君子以經綸國語曰倚相能道訓典尚書曰敷納以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春秋考異郵曰

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毛詩曰黃髮鮐背毛萇曰鮐背者老壽也

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皤皤已見東京賦

駟飛龍兮騤騤振和鸞兮京師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毛詩曰四牡騤騤

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毛詩曰

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毛詩曰豈不爾思尚書曰五月南巡狩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 皇祖[illegible]周易曰[illegible]神農氏作 據彼河洛統四海焉 河洛謂東都也西都賦[illegible]都河洛 本枝百世位天子焉 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 永世克孝懷桑梓焉 毛詩曰永世克孝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張衡以光武為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賦成張華見而[illegible]三都者劉備都蜀孫權都吳曹操都魏[illegible]思作此賦[illegible]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辯眾惑[illegible]

劉淵林注 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 善曰毛詩序文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善曰揚子法言文也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賦序文 先王采焉以觀土風 善曰禮記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illegible] 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善曰毛詩秦風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萇曰西戎版屋也 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善曰[illegible]八方之外六合之內[illegible] 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 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 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 善曰[illegible]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 善曰韓子曰[illegible] 侈言無驗雖麗非經 善曰[illegible] 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 [illegible] 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illegible]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 善曰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 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 善曰[illegible] 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 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 善曰毛詩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 善曰[illegible] 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 [illegible]周易曰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一首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今自僻在西蜀史記曰王得仲雍曾孫周章封之東吳虞書曰帝曰諮韓何守家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公下皆相推敬之辭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引曰月爲天之綱以觀天文地以四海爲紀以紀地理故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善曰以函谷關四阻尚書曰九州之綱也周禮曰星土之分主也賈生曰天子居河洛也里居也言周雖皆以河洛爲都邑善曰以星辰之法分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國語曰商周之紀曰紀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尚書曰龍生於地居錯跱雞鄴鄒是居尹氏曰唐虞商周河洛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揚搉猶言大略其義一也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

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劉逵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次曰柏灌次曰魚鳧次曰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張若城成都置蜀郡以李冰爲守故曰開國於中古也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玉壘山名湔水所出在成都西北岷山之南故言在前後也二江成都有兩江也峨眉山在成都南界蜀郡賦曰抗峨眉者東嶽也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班固西都賦曰防禦之固陰陽之盛善曰六合已見西都賦長楊賦曰半益入區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紛觸石吐雲阜大山也崗山長而狹也一曰山小而銳也水注川曰谿注谷曰谷善曰漢書志有犍爲郡牂牁郡並屬益州又有交趾郡屬交州輢寄也於蛾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情懷雲故觸石而出也鬱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子曰時命曰紅霓紛其朝霞善曰鬱與青霄而黜葐蒀善曰舒丹氣以爲霞也甘泉賦曰五色水赤水之氣亦爲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龍池在朱提南十里池周四十七里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湯谷日所出也濛汜日所入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湯谷入于濛汜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也

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邛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菌桂出交趾圓如竹見本草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犍爲僰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實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邛竹菌桂龍眼荔枝皆冬生不枯鬱茂於山林善曰毛詩曰萋兮萋兮又曰其實離離不周蒙茸而葺而猗猗見西都賦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孔孔雀也翠翠鳥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群翔與古十餘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趾封谿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虔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
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嶲青蛉縣禺同山漢
宣帝時方士言益川有金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
也宣帝使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褒道病卒不得
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臨井也欲出
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隆隆如雷聲爓出通耀人光
燁丁里切翦之捿其光而無灰也天垂而也毛曰應
雅曰熒也說文曰爓火燄也音龍天垂四垂也其間
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麻符采彪筆尤炳暉
麗灼酌爍舒藥切永昌傳南中志曰虎珀生永昌有白曹山出丹青曾青空青也李善曰
部王蝕也揚雄蜀都賦云瑕英二珠永昌加轉在中與占盤出銀符采王之描文也
瑿色也一善曰傳志曰虎珀一名江珠
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
劍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在江由之北崑崙山名也揚雄蜀都賦曰北屬崑崙劍閣谷名自蜀
自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塞於是在蜀中
流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
介異族或藏蛟螭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
於褒谷有鱗曰蛟螭水神也一曰雌龍也一曰龍子也相如上林賦曰蛟龍赤螭書曰王謂水玉也
尸子曰龍淵生玉英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穴在褒中縣南口北谷水源在
北南流經褒中故北口曰斜口南口曰褒同一谷而長四百七十里褒斜出良材書曰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拙
古曰拔采七發曰波涌而濤起雷行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似鱒魚弁似
其樹則有木蘭
梫寢桂杞櫹蕭椅其於桐椶枒楔邪樅七容楩便枏南幽
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
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為梅其皮可食楊雄蜀都賦曰其
以木蘭梫桂木桂也傳曰把抑之木櫹大木也詩曰其
桐其椶枒出蜀其皮可作繩覆椰似松有
刺也樅柏葉松身楩枏二樹名皆大木也擢修幹竦

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
高標言小木之高也書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廣雅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
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
窠宿異禽鄧林林名也窠鳥巢也奇音曰鄧林巳見西京賦熊羆咆步交其陽鵰
鶚鷙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
形如鷄觜善曰楚辭曰虎豹鬭兮熊羆咆說文曰咆嗥也毛詩曰如一鷄疾
鴨鳳出楚辭春秋元命包曰長咆參讚
濮卜音所充僕夷也傳曰庸人濮也外負銅梁於宕渠
內函要害於膏腴鄆梁山名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渠縣在巴西要害也膏腴土地
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蔯圃濵以鹽
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詩曰桃枝竹屬也出蜀江州二者可以為杖樊藩也
蔫青生也可食人以則止手足蕭草名也出巴東七名茄葉縣地生根
芳泉可以為監蔯菹也蔯藏也以蔯側牙切曰浮霞水出地
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蟠子所謂蚰蜒孫錦
山棲黿元鼉水處
蠵音啼蜥蜴也淮南子曰所謂鼠山鳥名也其雄色如今之班
雌色黑出巴東鄙大龜也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
也巴東有澤水人有得龍可方哉曰鳴鼓其傍即便
雨也善曰蒼七人嘗謂未升天龍謂
之蠵龍草器孟子曰與菹同
澤生蜥蜴
丹沙赩許力熾昌志出其坂蜜房
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興二縣出丹
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巴西漢昌
縣多野蜂蜜山圖龍西人也隨道士之名山採藥身
輕不食莫知所如赤斧巴人也能煉丹砂與消石服之
身體毛髮盡赤皆古仙者也見列仙傳善曰毛萇詩傳

曰艷赤歎也鄭玄尚書注曰賦亦也此國以南溪曰宕房溜其蹊郁郁逵多也若乃剛悍生

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在翫之則渝舞銳氣剽善曰廣雅曰悍勇也𠍽動風治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

於中葉騎綺容世於樂府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為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數十時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揚雄荊州箴曰風以悍氣銳以剛毛詩昔在中葉書曰武帝樂府

曰於西則右挾岷山涌

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江水出岷山也白狼夷在汶西界漢明帝時作詩三章以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驛傳其詩奏之語在輔傳也

坰野草昧林麓黝儵於六式六

交讓所植蹲鴟所伏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易枯也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蹲鴟大芋也其形類蹲鴟故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

文選卷四　文四　八

紀善曰怪尤益彀

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禍于何不育

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

椒蘪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皋紅葩紫

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生越嶲郡無會駱君可作箭鏃禹貢梁州貢砮石芒消出蜀郡綠荑辛荑蘗蕪皆香草也蘗蕪出蜀郡碧石澤山替陵山風連出峨山一曰也廣都山多藥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蘑芷相莚蔓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敷苞蘂者或謂之草或謂之實一曰花貴頭點也是謂揪蘂之落英

神農是嘗盧跗

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痟音消揚雄扁鵲盧人古良醫言扁鵲曰盧人而醫多歷癘氣不和之氣也痟病頭痛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痟首之疾漢書曰如常有病病善曰淮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曰扁鵲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

不以陽溉以

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

武盈浸以緜雒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有水從廣中汚陽縣內流至梓潼縣入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有水出岷山之東流過漢壽水南流有高山上合水下也開水其中曰沫水出岷山西有二水伏流故曰潛沫水在縣汶江西北行口山下水在上雒縣故曰演以潛揚州其受五湖言盈沐水之水也有潛以緜雒之內揚州之郡蜀古故曰雒水所緜雒四水皆謂之封域也

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指

渠口以為雲門灑灑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

沲尚未齊其膏液口澤也膏液肥膏也

宜也莫莫茂也故曰指其口以為雲門也灑以水分地之言也詩曰我稷黍言其地肥也稷田畝月好雨曰離于畢俾滂沲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沲

文選卷四　文四

矣古今注曰黃帝殺蚩尤有雲如雲出也然此取雲門之名不取黃帝也

邑居隱賑之

爾乃

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

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隱盛也賑富也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蜀都臨邛縣有大橘官小橘有林陵皆有橘

其園則有林檎

枇杷橙柹梬楟

音亭榹桃函

列梅李羅生

蜀都臨邛縣有大橘官口巴東朐忍縣南有橘官也

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

若乃大火流涼

風厲白露凝微霜結 詩曰七月流火禮記月令孟秋涼風至毛萇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毛詩曰白露為霜楚辭曰微霜結兮眇眇 紫梨津潤樼栗罅發 蒲陶亂潰胡對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 苦毒之詩云持以秉 傳曰梨栗橡修鍒發栗皮折罅而發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樼栗而發上林賦注曰蒲陶自 似燕矣作酉陽爾第頭芳青扇又曰明睨若榴樹已見兩都賦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拂與同 其園則有蒟俱字蒻弱茱萸瓜疇直由芋區甘蔗之夜辛薑 陽蓲許于陰敷 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 蒻草也其根名蒻頭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煮則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茱萸一名藙也 疇者界埒小畔際也陽榮太玄經曰陽蓲萬物言陽氣蓲煦生萬物也陰敷蓲生敷蓲也 日往菲微 月來扶疏任土所麗眾獻而儲 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

天三十一 文四 上十

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 其沃瀛盈則有攢在官蔣將叢蒲綠菱紅蓮 雜以蘊藻糅女又以蘋蘩 莫蒲曰特沼畦瀛王逸去瀛澤中也蔣以為蓆荐名也濃 荇蘋葉皆水草也蘊聚也 總莖柅柅乃禮裛於業葉蓁蓁蕡扶云實時味 王公羞焉 柅柅蓁蓁茂盛也詩曰有蕡其實左氏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敦彼行葦維葉柅柅又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曰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鵜徒鶘胡 晨鳧旦至候鴈銜蘆 皆水鳥名鴻鵠多群飛故言侶儔也鷺鵜鶘二鳥名也晨鳧常以晨飛也鴈隨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以禦矰繳令不得截其翼也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鵜鴮鸅也鄭玄 曰即鵝也說苑曰鵝文候喈喈鳧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候鴈來 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雲飛水宿哢吭胡郎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

鱣陟連鮪于鬼鱒在本魴鮷啼鱧禮鯋沙鱨常 木落者草落也木葉落秋時也冰泮春時也毛詩曰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家語曰冰泮而農桑起爾雅曰鮵鱧禮記月令孟春獺祭魚將食之先以祭也鱣鮪鱨似鱒鮷似鮎鯋鮀皆見詩也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文魚張衡閒曰黿鳴而鱉應 呼也 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 莊周云泉涸魚相與 魁陸扣飲以濤以渰不若相忘於江湖毛詩曰終日七襄不成報章 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金城石言堅也執朝錯曰神書之數有朝金 城也湯也 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苦改 擬承明而起廬 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周禮經塗九軌書言其直也爽塏高明也 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爽明也塏高燥也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 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

天三十一 文四 二十五

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苦濫江 陽城蜀門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延閣棧道 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窗者張載曰注曰軒窗所以開明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窗 內則議 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 議殿爵堂殿室名也武義虎威 二門名也宣化闥皆闈閣之名也 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 相暉 金鋪門鋪首以金為之玉題以玉為之孟子曰榱題數尺揚雄曰前題王莫書曰兩都賦曰榱中天 之華闕而長懸門金鋪齊玉戶而懸金鋪 外則軌躅直錄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 連甍千廡音武萬室 閈里門也管子曰閭閈不可以毋闔甍棟也盧綰與高祖同里閈曰韓自同開 廡房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摩書曰與相生書曰伏孔氏之執三輔舊事曰牛跡處為 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楚辭九章曰 宇顯敞高門納駟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王逸注曰猶堂也漢書曰于公高其

門使容駟馬高蓋此言甲第高門可以納駟蓋也已
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
禁室靜幽庭扣苦后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恤憂也
曰蜀志曰諸葛亮為丞相又曰姜
維初為亮倉曹掾後遷為大將軍亞以少城接乎其西
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
纖麗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都人士女袨胡練服靚才性粧
賈音古貿莫候墆直例鬻育舛充兗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
有橦華麪有桄光榔郎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
流味於番潘禺愚之鄉蘇林曰桄榔樹謂皮中屑也溪俗口叔散謂麪白食粲也墆附巴棟草
者橦名檀其花柔毳可績為布也出永昌桄榔名也
木中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漢書傳曰僰忠妾

文四　二二

謂言南越食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武帝謂書曰蒙問感竹杖則開牂牁江
越得蒟也邛竹杖以節高可故口傳節也書曰都人士
已見西都賦漢書曰商七百或博時八方已見上三方
都序輿輦雜沓合徒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
沸則咙莫江聒山達宇宙囂許驕塵張天則埃壒烏害曜靈南都賦
出此說曰何貴何男長劍級符漢書曰蔡月令
冠首許也帶大帶所以東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叔衍
猶漫衍也國語曾子曰四人之言則其言可聽又曰
譁言也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又曰
也西都賦曰境之混塵白日也
宿來曰耀景焉燦曰曜日也闤闠之裏伎巧
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
晚二簡籯盈金所過闤市巷也闠市外門也貝錦錦文也
水其文分明勝於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黃潤謂
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襌

準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籯籝也韋賢傳曰黃
金滿籯善曰毛詩曰百室盈止古詩曰札札弄機杼毛
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也
侈侈隆富卓鄭埒力名公擅山川貨殖
私庭藏鏹九兩巨萬鈲古胡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
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
者之利下鋼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鏹錢
也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貲也殖貨也曰藏鏹巨萬揚雄方言曰鈲摫裁也兼呈者皆有常
蓋之問於栽木者爲器以財雄列肆者也漢書
譚至王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城也
以氏以知傳是蜀邛之趙時故以時而出入七國之旗鼓
吹以知邛是蜀邛之趙時故以時出入藏鏹管子旗之鼓
大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儻附黨三蜀謂蜀郡
也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為郡
也李奇曰蜀國與子曰徐合苟容以持禄養
狼也一蜀人以為劇談戲論劇甚也鬼谷先生書
姥也當是戲篇指譚士
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
曰戲以要樂張儀傳曰天下之上莫不扼腕以言
同宰同此以遊王宰之下抵掌而言
世百兩百乘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夢書曰揚雄曰一人劇談連騎已見西京賦

百二　文四　二三　會恒

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揚雄蜀都賦曰其俗
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辰良
思曹植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毛詩曰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
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鮮魚也爵曾也皆不逸酒器巴姬漢之美人
之飛紫紫之翔步善曰毛詩曰肴核維旅鄭玄曰肴謂
葅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有巴姬楊興義
同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寮厲紆長袖而屢舞翩
躚躚以裔裔昔周昭王南征濟于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拯
王還辛不復受國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為
長公長公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
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見呂氏春秋韓子曰長

衲善舜詩曰屢舞蹮蹮

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言類飲也善曰東方朔六言詩曰合樽促席相娛漢書曰道李侍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富

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 王孫卓王孫也貲殖傳曰卓王孫田宅射獵之樂擬於人君郤公蜀伎也楊雄蜀都賦曰若其漁弋郤公之徒相與如乎自畔羅車百乘觀者萬提服冀服詩云象弭魚服善曰周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桓子新論曰吉用馬者曰從辟公俘馬恐戰丙正支名驪結于周禮六氣成校拔有左右其軒曰青驪駟齊于兼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 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王津在犍為之東也當表都之宋也揚雄羽獵賦前曰界界廣漢漫曰手彭蠡長處則鳴鳩後曰勞許公于蕢隅道里遼遠一日所經全堤王津東西分行所合經營亦非一所但間候遠故曰期別時期也若云一月之中乃能周備不以日日者也

蹴六秋蹈蒙籠涉躐寥廓鷹犬倏眒 罻尉羅絡幕 罻羅皆鳥網也善曰蒙籠草木之貌寥廓空貌鷹犬倏眒疾也蹈者道路言寒也論曰道路皆荒草家龍巳見南都賦槅相蕃于處處曰倏眒倏爾也

毛群陸離羽族紛泊 翕響揮霍中網林薄 毛群獸也羽族鳥也紛泊分散也翕響揮霍奄忽之間也林薄草木叢生曰薄

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 麖鹿屬也旄麈者牛尾也皆獵之以為廣之施屋有麈尾善曰彫虎可畏而帶跨之言其別也尸子曰中黃伯云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善曰越人衣文蛇

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 門楊雄蜀都賦曰彭門岷山九折坂在漢嘉嚴道縣邛萊山

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 屼元 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屼山名也一山有五重在越嶲當犍為南安縣之南也揚雄蜀都賦曰五

帆參差善曰楚辭曰丁呼凍無地乎虛賦曰龍淵蔣貴

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 皛拍胡了切 拍拍音格切 貙丑于氓於葽方九草彈言鳥於森木 貊毛里

白貘似熊而小卬頭卑食鐵之獸出建寧郡也本草所記也易曰噬臘肉遇毒宣鹿食毒之鹿出雲南郡此二事異物志中南中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皆曰方五白日噬食也

拔象齒戾犀角 言鳥人也言鳥鷃之類 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為虎說文曰柏拘也漢書音義曰羹鹿鏡

鳥鍛翮獸廢足 鍛所札切 殆而朅來相與 朅丘列切 第如滇池集于江洲 滇丁田 鳥鍛翮不能飛獸廢足不能行也善曰說文曰鍛羽走獸廢足許慎曰鍛鍛也

試水客艬輕舟娉江斐與神遊 言臨邛去也第且也相如傳曰第如臨邛周禮異物志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作浮在牂柯郡揚雄蜀都賦曰分川並注也故俗云滇池也江州在巴郡合乎江洲有江洲作一奧也令連之者試式有在南也詩戍有在江州時雜有常也感劭曰艬正也一曰

方伍謂正船曰艬所項切傳曰船侍羽二女於漢江之濱與交南雨之不知其神女也逐解佩與之交甫悅受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語在列仙傳

罨翡翠釣鰋鮋 鰋偃 鮋由 下高鵠出潛虬 吹洞簫發櫂謳 櫂宅 謳於侯切 感鱏魚 鱏尋 動陽侯 鯢魚名鮋流在底也善曰王褒所頌者也漢元帝能吹洞簫鼓琴槅扣而歌也琴瑟並出江中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南子曰陽侯之波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其神能為大波善曰見南都賦

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 管子曰若江湖之上人來珠貝者不含也言魚鱗皮動珠貝浮見也善曰相貝經曰素質紅章謂之珠貝

將饗獠者張帟幕 獠力召 會平原酌清酤 酤戶 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間 獠獵也帟平帳也周禮曰四則張帟幕善曰禮記月令曰躬耕帝籍反乃執爵命曰勞酒言以宴群臣也鮮新殺者也一曰生肉也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

曰酣酒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
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呂角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
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
肸書章饗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
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
福上爲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維岷山之精上爲
天之井星也昌盛也言天帝於此會慶祥福也莊周曰
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蜀記曰昔有人姓杜
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
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書曰降丘宅土劉向
雅琴賦曰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漢書音義韋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賦曰肸蠁布寫近則
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在爵若君平王褒韡
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呼縣道德摛勑知藻掞
傷豔天庭考四海而爲儁俊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
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相如司馬長卿也君平嚴遵也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
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歸子雲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
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成謂之絢漢武帝讀相如子虛
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元帝善王褒所作
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揚雄奏羽獵賦
天子異焉又云班固述雄傳曰初擬相如獻賦黃門哉
曰摛藻掞天庭也漢書禮樂志曰長麗前掞光耀明書
曰史記曰屈原序游於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皭踈淨之貌也周易曰含章可貞馬融論語曰
庶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昔在中葉戰
國策蘇秦曰外客遊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至乎臨
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
蘇秦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謂
四塞之國也史遷述蒙恬傳曰據河爲塞大曰限小曰
塍言峻岨之嚴倪長城若塍所也豁深貌
也戰國策曰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一人守隘萬夫
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
自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
莽時爲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
立爲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漢靖王勝後也益州
牧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遂進圍成都璋出
降先主即皇帝位
備漢後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
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周易曰富有之謂大
業也又論語
曰惟酒無量

文選卷第四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劉淵林注

吳都賦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 囅大笑貌莊周云齊桓公囅然而笑楚人謂相笑為咍楚辭曰衆兆所咍善曰囅物忍切咍呼來切 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聊物土析於地理者也 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 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 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尚武紀云舜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篆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史籀書名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策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揚雄書曰蘇油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說文曰牒記也牒與諜同孝經鉤命決曰封禪刻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陟升也方道也巡狩謂舜也 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 吾子謂西蜀公子言蜀地富饒及禺同之所有也瑋美也蜀都賦云夸綿巴中百濮所充緣以劍閣阻以蜀門矜夸其險也徇營也亡身殉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三年不收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越巂郡蜻蛉縣禺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褒斜其路由於劍閣褒斜也易無妄山谷又有九阿等險阤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以百六之會曰王孫言以八十之何其土地自生蹲鴟可以救代飢炎陽九之厄漢書律曆志具有其事辭嶷好奇尚小之類曲辭世之筭居蜀者小是曲衛之士旁礴取大之之王孫何負大之意而都蜀者楊雄城門校尉箴曰萬世之業鄭玄其曰甘齷齪好尚遭殿楚爾切文曰曲士不可語至道莊子曰旁礴萬物以為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齷齪鵩鳥賦曰大人不曲

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庚王公而著風烈也 儷偶也莊子曰吾聞生夢中公孫述士恭末時王室為亂其以蜀終於魏輔劉備而為臣都於蜀終於魏魏書曰艾所至履著也凡天下有王唯蜀一手人然強弱有常勢利害有布地以有不可守之土不可與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善曰漢武帝梁孝王衛尉詩曰周衛交戟毛詩曰喪亂蔑資呂氏春秋曰子曰陳而存諸吳奇丘墟也毛詩序曰顛覆厥德畜謂非世尚書曰丁日天子尊見潘岳西征賦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 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故曰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蟠也善曰上林賦曰丁礧磈之磧說文曰磧水渚有石也且歷切磧音鑱左氏傳曰衛州吁曰弊邑與陳蔡從上邦猶上國也方言曰躔歷行也 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剏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 戰國策曰卑辭題大吳之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荊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委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

文五　二

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義曰崇安至德
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棄[illegible]不受史記曰吳壽夢
欲立季札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
耳蓋類曰蹝或爲鞦說文曰鞦鞮屬也所解切諸侯故上子乘之
匡論語曰尊于栗之國漢書曰上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臣瓚曰
能謂相觖而怨
望也觖音决
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
包括干越跨躡蠻荊
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
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略也[illegible]
斗牽牛吳分野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言有斗爲
星也則其分域亦所以能爲綱紀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
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地吳之所并也荊蠻吳所得
荊州四郡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善曰漢書曰戎狄之與于越不相
入也言義曰于南方越名也春秋曰于越入吳
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詩曰蠢爾蠻荊
婺女寄其曜翼軫
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
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
吳分故言寄寓精也
善曰漢書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周禮曰正南曰
荊州其鎮衡山漢書南海有龍川縣南越志曰縣北有龍穴山舜時

文選　三

有五色龍乘雲出入此穴
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illegible]冥鬱嵂濆
[illegible]泮汗滇[illegible]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illegible]
滮滮[illegible]欿硿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
山之大者
衡[illegible]澤之
大者彭蠡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會稽餘姚縣南山[illegible]
水所出嵬嶷高大兒[illegible]
無崖也滇淢淼漫山水隨遠無崖之狀[illegible]縣武林水所出能川
故曰涌川九江經廬山而東故曰開瀆焉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故曰吞江又曰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入于江故曰納乎硯石在
山中之貌淅漸水走行聲勢也磈磈山家[illegible]延之狀[illegible]之廣
數州之間土地闊遠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嶷魚力切字林曰突兀
山也[illegible]
見切淼水兒音[illegible]
切磈力罪切[illegible]古旦切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
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潬焉洶呼恭
切
洶隱焉礚礚
字說曰水別流爲派大波也潬名洲也長
邁不回之意礚苦蓋切善曰尚書大傳曰百

川赴于海洶洶
礚礚皆水聲也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
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歊霧[illegible]浡雲蒸
昏昧
大荒眾海外也爾雅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
荒孤竹在北户在南日下在東西王母在西皆四方
荒之國也又曰東至大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
謂之四極謂四方之極極遠也[illegible]大荒東極扶桑湯谷者湯
海外滴廣無所不處也潮汨起[illegible]疾無所不
至歊霧水氣之氣也雲蒸昏暗不明也善曰扶桑湯谷已見
上天漆切
切[illegible]
泓澄奫潫澒溶沆朗户瀁余兩莫測其深莫究
其廣[illegible]活漠而無涯物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
之所集往
善曰說文曰[illegible]大也[illegible]迴復之貌
泓水深[illegible]胡孔切[illegible]
余腫切[illegible]
音[illegible]在水中生[illegible]
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偉鯸鮐鮣印䲢鱕鰝烏賊擁劍

文選　四

[illegible]
鼂鼊[illegible]涵泳乎其中
航紅之別名異物志云鯖魚
長者數十甲一若數十丈
雄曰鯨雌曰鯢[illegible]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
明月珠[illegible]不於清池一[illegible]
[illegible]異物志曰[illegible]有水可[illegible]魚出合浦長二三尺背上
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illegible]其形似琵琶東海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
[illegible]中正四方如印伏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鮣魚
[illegible]在鼻前如斧形東人謂斧斤之
[illegible]十餘[illegible]此其所異者此魚所擊無
[illegible]出入食其腹中皆出臨海
[illegible]下與體兩二尺許[illegible]光明常
[illegible]如寸[illegible]色[illegible]下擁其一螯大如
[illegible]如笠四足縵胡無指其甲有黑
[illegible]可以飾物[illegible]如龜[illegible]肥美可食鯖魚出交趾
合浦郡鱷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
[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生[illegible]在沙上乳卵如鴨子

亦有黃白可食其頭琢去齒旬日閒更生廣州有之爾雅上沉
也揚雄方言曰南楚謂沉爲涵泳涵泳行也見爾雅言已上
魚龍潛沒水其中善曰莊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周易
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楚辭曰騰蛇乎後從文子曰騰蛇
無足而騰鰼音由鮐音夷鯩甬切鰐五洛切鰗音含表
葺入七鱗鏤甲詭類舛錯浒責迴順流噞喁沉浮葺黑也甲謂龜甲也楚辭曰魚葺鱗以自別噞喁魚在水中羣出動口貌善曰毛詩曰牛屆從之芳江且長切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噞魚口切鳥則鶤鷄鸀

鴝玉鵫霜鵲鷺鶉晏鷸居避風候雁造報七江鸂鶒鶤鷄鵜鶘鶬鸛鷗鷀鴻十鸕汜濫乎其上鶤鷄水鳥也鸂鶒好如鶩而大長頭赤目其毛辟火毒丹陽鄱陽皆有之鷁鳥也似鳳左傳曰海鳥爰居止魯東門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知其鳥以爲神也鸕鷀水鳥也鴝鵒黃赤有斑文食魚在水中食毒江東諸郡皆有之鵝鵒似鴨而雞足善鳴出南海桂陽諸郡善曰侯鵰已見蜀都賦毛詩曰有鶖在梁毛萇詩傳曰禿鶖也蒼頡篇曰鸕大如鵠郭璞山海

經注曰䴔水鳥也鶁音廬鷁音渠鶖音秋

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湛淡迅疾皃翔也水波也形貌也鳥食萬萬藻也海中長也善曰說文曰刷刮也莊語辭也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爾雅曰大波爲瀾

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許勿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屭許備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翕忽疾貌也函幽育明皆謂物極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巨靈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鼇負山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鵬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用力壯貌也汪流水深廣也世兵盛勢之不可勝盡也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者也善曰聲殷衆聲也埤蒼云聲

不聽也魚幽切耴牛乙切抃薄論切許氾切春秋保乾圖曰日以照月以含生其類蟲鼓之音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亡

曠昕遼遠迴眺冥蒙珍怪麗奇隱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蕤珊瑚幽茂而玲瓏隆崇縣邈渚馮洲上有山石鼈居海中山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者晴曉之遠也鳥之所有鳥鹿蹊島中路絕者人跡所不至也天吳陵居之物遠貌遠望中之蒙蒙雲霧者唯風雲之所通也奇怪之狀或見於島嶼之上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桂生於交趾合浦以南山名曰桂林藂生其枝葉皆辛其花黃白生三山其華仙人所食令人長生其葉葉以爲精靈三山神仙所居致之十丈高者書曰蓬萊瑤英瓊瑤也生其上玲瓏明貌華枝曰傳曰珊瑚生海中有盤石上

經漢書曰武帝起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桂樹其東華子曰南方有石至名瑤枝高百二十仞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萬萬巖巉婥妁娉窈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覶縷善曰列仙傳曰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吳歌曰仙人玉女嬿婉許何乎芒漢洞海童鸞歌曰仙人下舞曰有真人遊戲江海舞鸞列真道書曰上帝神仙人下曰前紹曰蜀如江海也上書曰真人步玉堂記曰玉堂前有承霤有曰紫貝闕芳至玉堂神仙前曰曲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奧室中聞善美也姐娥竊以奔月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出則天下大水王延壽王孫賦曰嗟難得而覶縷力戈切

爾乃地勢坱圠卉木鬱蔚遭燉爲雨百林爲苑異䔶蘡萆夏暐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坱圠卉莊也高下不平貌也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有木曰苑南草曰䔶言於蘇非一所在皆有也苑國有園有家者國天地之自然不假人功爲國園也爾雅曰華榮也葩華也敷蘤華開貌南土草

木通冬生故曰蕳善曰鷀鳥賦曰鴂九無垠鴂鳥鳴切比鳥入切廣雅曰鵕長也鳥老切萼姑瓜切爾雅曰蒳蒳苓也鄭玄曰蒳猶數蒳亦草之貌也蔻與蒳同㑹俱切蔻與數同無俱切

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異

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異物志曰薑香交阯有之豆蔻生交阯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形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蒟草樹也葉如𦷨闔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辛𦷨舌香食之益美薑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擣之以爲薑蔻一名蘗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彙非一也工華香草也楚辭曰邑江蘺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葛也陳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中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婁相貫

連錢無所用如草子也見異物志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帝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阯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賁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曰蒟古對切藿火白切㝡音謂燥占瑶切

布濩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岊冪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布濩遍滿

發揮貌不絕貌寅緣布散上貌冪歷分布覆被貌許氏記字曰岊山之節也扤搖也蔕花本也蕤花美貌也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蓓芬馥盛香散也包裹也匭匣也尚書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是故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柙也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故離騷曰夕攬洲之宿莽善曰長詩傳曰扤動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句萌銜笄毓實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肸蠁已見蜀都賦貢納出也呂音茸蕤以稅切蠁許亮切

木則楓柙甲**櫲樟栟櫚枸**古浪**桹緜杬杶櫨文欀楨橿**音薑**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楓柙皆香木名也櫲樟木也異物志曰栟櫚樹也皮可作索枸桹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栟櫚同栟櫚出武陵山枸桹出廣州木緜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緜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阯合浦皆有之杬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衆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杶櫨二木名文欀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櫨木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似麪交阯盡有之楨木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留之數日不食則化爲蟲南有之楠榴之木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善曰桾音君櫏音遷杬音元

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拏莖重葩殗葉輪囷虯蟠鬱埌鱗接榮色雜糅

綢繆縟繡宵露霮䨴旭日晻時與風颺颺

颼飀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宗生族茂言衆多也擢竦也大樹之蔭覆萬畝也毛詩曰莖葩而生於高山之上故名宗生族茂言衆多也八尺曰尋言其大也樹之蔭覆萬畝重葩殗葉有枝葉也叢聚於幼切鬱埌盤紆貌盤屈也輪囷盤曲貌殗於業切埌音浪如鄭氏曰音律古之鍾律也始言律暢始律則鍾也房林律謂箱中切颼所留切飀力求切霮徒感切䨴徒對切晻於感切所謂律者也言不爲條與風相和如吹律也王隱晉書曰陳留周雄曰二十六管也善曰笙竽以簧五經之樂也

其上則猿父哀吟犴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接懸垂競遊遹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爲劍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跳於林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接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女應即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引去獮猴類猿身人面見人嘯哭

物志曰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
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
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生于故也累否
諸郡皆有之猓然猿狖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日南九
真有之揚雄方言口道鵠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
有獸狀如大人面見人則笑名獋揮卿奔切拔秉天閏
貽曰上肩雲亂華筆兹余
幼切趋吐敎切超士予切
其下則有梟羊麡（麡）**狼猰**
貐（丑俱）**貙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
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兩非曰梟羊一名渴）
陽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海
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麡狼大如麈角前向枝下出
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有之常居以不得入山林
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猰貐狀如龍首食人處爪
也或曰能化為人也象生七真日山中大者其牙象
長一丈於菟虎也江淮閒謂虎為於菟犀狀如水牛頭
似猪四足類象蒼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堅也又
有小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殷血武陵已南山
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山澤林藪不逢不若螭魅罔兩入切以協上下
曳鼎善曰爾雅曰犀似豕於入切以直南子
爪鋸牙於是擊矣禮記曰刀卻刃授穎鄭玄曰穎鐶也
祓韓也擘伯答司馬遷書曰本能見鋒穎之狀
其竹則
篔簹箖箊（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篁篻簩有叢**（皆竹名也）
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
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
桂東人績以為布葛箖箊來公所出興越武箖竹者
也桂挂竹生於始興小桂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文箭竹
細小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可以為東諸郡筒竹有之
筒竹小細通長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及白梧
寸皆出交趾九真箣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強交趾人鋭
以為矛其筍有毒夷人以為戟刺獸中之則死
篔手君切篻芳沼切簩音勞
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
雪橚矗（蕭畜）**森萃蓊茸**（而勇）**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

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鸑音岳 也出合浦）
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於其
吮伯如樹也嶰谷崑崙之北谷也漢書律曆志黃帝使伶倫
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中取竹斷之以其竅厚均者
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鸑鷟鳳類也
惟梧不棲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
去也鵷鶵鳳類長直茂盛鶵聲也
也竹如雞也少切田六切枝果屯園賦
竹簜又水碧一口似之也梢雲山名出竹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荊揚已南 異物志曰餘甘如梅）
子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
樹生山中葉綠色實赤肉正白味大甘美高七丈正直
無枝葉花心生大如掾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
如雞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賁灰
合食之則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
枝條高十餘丈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掛物
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味美
其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
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
南海合浦皆有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橄欖生山中實如雞子
正青甘美味久愈益以南海常獻之
探子樹也出山中實如梨皆酢交趾獻之善曰
音敢覽音市切音已曰中頭上之
郡在北景下故名之比景言在日之南向日
之陽於山
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
留孔雀綷羽以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
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崖交趾皆南
郡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
有之在山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
鸑鸃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彌人稍徙下其巢子
大未飛便取之皆
出於交趾林郡
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

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裹雜插幽屏（必井）精曜潛頴硩陊（直氏）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璆寶也隋侯[illegible]詩[illegible]來[illegible]其琳[illegible]南金琨珵皆美石也[illegible]揚州貢[illegible]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illegible]如雲母[illegible]可開[illegible]黃赤仍金出日南頳赤[illegible]砂也出山中有穴[illegible]州貢丹璣珠蚌也朱崖出珠[illegible]銀之在石者[illegible]貝以色言[illegible]流黃土精也[illegible]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illegible]王者[illegible]色[illegible]也若書[illegible]其如若[illegible]陵落山谷者[illegible]子曰積[illegible]以王[illegible]也[illegible]南都賦曰[illegible]珠[illegible]光[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宋王曰[illegible]貫也[illegible]曰尚[illegible]曰[illegible]援神契曰[illegible]角有[illegible]鷙也[illegible]期[illegible]記曰金華[illegible]金有華[illegible]舊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龍[illegible]鳥[illegible]故乘[illegible]謂生[illegible]也潛頴謂潛采而有光[illegible]空青珊瑚[illegible]之珠王者伏土石[illegible]四時長故碧[illegible]山谷之土石也[illegible]藏也[illegible]里[illegible]無小而不聲行無潛而不形[illegible]下枯[illegible]長[illegible]也[illegible]）

其荒陬（[illegible]）譎（[illegible]）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陬四隅謂[illegible]東[illegible]充究中[illegible]土天旱人[illegible]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illegible]究[illegible]楚辭曰陵魚[illegible]王逸曰陵[illegible]鯉也[illegible]中南海有之桴舟也[illegible]越王餘[illegible]未盡因以殘[illegible]中[illegible]也[illegible]海中有[illegible]百里[illegible]千里無水[illegible]大木[illegible]以盆覆承其汁而飲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居[illegible]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illegible]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illegible]書曰宅朔方曰幽都[illegible]）

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捉）秀菰（孤）穗（[illegible]）於是乎在（[illegible]）煑海爲鹽採山鑄錢（[illegible]曰[illegible]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illegible]）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illegible]一歲[illegible]八蠶[illegible]）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帶）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五[illegible]）於邃宇虹（工）蜺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illegible]越絕書曰吳郭周[illegible]十八里六十步[illegible]二百一十步[illegible]陸門八[illegible]其二有樓[illegible]門[illegible]今[illegible]石[illegible]大[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城周十二里[illegible]有水[illegible]門皆[illegible]）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覵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姑蘇吳臺名也[illegible]越絕書曰[illegible]史記曰越伐吳[illegible]姑蘇之臺[illegible]漢書[illegible]不如[illegible]長洲之苑[illegible]曲臺[illegible]路不如朝夕之池[illegible]漢書大倉[illegible]）

之菓紅腐而不可食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

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

赤烏之韡曄吳志曰前吳都武昌在豫章後都建業在丹陽孫權自會稽徙治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故民歌曰寧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已離宮者明非吳舊都也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亦殿皆建業吳大帝所作府宮殿名也捷獵書曰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欲伐吳大夫種對以九術於是作榮楯鏤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以飾殿也闔閭造吳城郭宮室其子夫差闢治宮室建業皆舉之故曰闢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玩好必從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見連閣相經

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春曰闥長遠貌崢嶸高大也善曰櫎其無限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又曰櫎兵闌也閽宮門也闥門也譎詭奇異也皆宮之東門臨硎宮西門碕巨依切硎口耕切彫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

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

宮畢結瑤而構瓊方柱也瓊戶兩邊以青畫為瑣文楹柱也又郡地中古文瑣書門窗象禮記曰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其本又善曰禮記主口禮記曰丹桓宮楹杜預曰楹柱也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

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疾書音義曰馳道天子之道毛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漢書賈山曰為馳道樹以青松古之表道或似或與也廣雅曰耽耽深邃也毛詩曰亹亹水流進貌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

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白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橫塘在淮水南近家者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查下有屋舍在柵塘西隔內江自山頭南上千里至查浦其東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千中有大長千小長千皆相連大長千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相干解詩曰其其擇在干也而舊曰干櫛比喻其多也纖官坊曰公廨署巫所居門署鴟吻之為言室屋之多相連不

之也善曰陸所謂當以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俠棟相依也互相切陽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其居則

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

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

雲蔭閭閻闐噎岐山名大王居之於禮書曰大為人魁岸又于公高門以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魏大姓顧陸皆吳之舊族也毛詩曰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孫代代有其人也趙充國傳曰躍馬食肉者也太公六韜曰陸陳說苑舊曰王公位二千石者世相承世陳兵於前後漢書曰方家陳兵外有蘭錡陳兵器也漢書曰朱輪者十人揚惲書曰方家隆盛乘朱輪者十人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

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弈弈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

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

非其任也上古曰劉政刺客之屬締結也翩翩往還貌說文曰訬輕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鄱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惡人王文 十四

義難與書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漢書注曰工謂輕也謂其輕也締治也翩翩往來貌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漢書音義曰以珠飾履也毛詩曰弈弈盛貌也翩翩往來貌說文曰翹舉也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也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淮南子曰射者有中酒者也漢書音義曰元帝時賓客舉壺投壺也禮記有投壺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

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

日昧旦也左傳曰昧旦丕顯毛詩曰其擇以且又曰月華之以言夫小文華王者所居也京邑之地通曰唱櫂輪轉轂言遠人皆來歸其四隩之人皆來翔於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詩曰以向吳都楚辭曰青驪結日旦以來日衎苦旦切飫一據切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

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

絺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肆
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苦何珬混同也佇眙立視也今市衆人
謂之立眙南方多絺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颿者船帳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
文國多異物入海求珊瑚瑠璃果橫作之屬布紵之屬近海多寶物湊會處也珬老鵰化西海有之已裁割若馬勒者
謂之珂珬者珂之本質也日南郡出珂善曰楚辭曰擥而佇眙許慎淮南子注曰眙直視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
傱沇溶韋昭曰衆走貌傱先筆切隧向市肆市路也漢書有樓船將軍颿音凡
路䋽賄紛紜器用萬
端金鎰磊砢可力珠琲步對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
葛升越弱於羅紈[illegible]賨貨名也扶南傳曰緣貫布帛曰[illegible]金二十四兩爲鎰史記曰趙孝成王
一見虞卿賜黃金百鎰磊砢衆多貌琲貫也珠十貫爲一琲闌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析象牙以
爲簟也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㒒音婢㒒譶澩㵿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
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脈霂木而中逵
泥濘[illegible]所立切[illegible]不上也佇立切[illegible]文緒之[illegible]胡巧切方言曰[illegible]也效巧切方言曰[illegible]
[illegible]喧[illegible]也呼甲切繽紛[illegible]貌也使霧映史記蘇秦[illegible]衆袂成帷揮汗成雨毛萇詩傳曰小
雨謂之霢霂杜預左氏傳注曰濘泥也奴定切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
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越絕書曰富中大塘中也句踐治以爲田肥饒謂之富中珠服珠襦之屬以珠飾之也玉饌者尚書曰惟辟玉食古寫
中之甿皆殖之選者各利所以能豐其財也并疆踰田畝也兼巷踰里閭也言衆人之富自相矜競善曰説文曰甿田人也
也孔安國尚書曰自賢曰矜[illegible]切趫起驕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
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力駒切
令上書曰荊軻挾匕首卒刺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

被爲扈鮫魚甲可爲鎧淮南子曰[illegible]犀兕爲甲冑也周禮曰燕無函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左傳曰
吳賜子胥屬鏤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義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綏各僕賦曰趫才逸態習水
善淳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常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
曰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走追奔獸接及飛鳥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諸寘劍於炙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闔閭
藏鍦於人去戭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
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弋船掩乎
江湖鍦矛也方言曰[illegible]矛骹如鶴脛上大下小謂之鶴膝犀渠楯也[illegible]庚
[illegible]國語曰[illegible]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illegible]入軍軍容入國[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國容入軍則人德[illegible]吳越春秋曰闔閭既寶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乃成二
鉤獻之闔閭詣宮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門
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聲未絕於口兩
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之百金遂服於身[illegible]也純鈞湛盧劍名也越絕
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劍[illegible]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
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頭陽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庫藏軍儲戈船船下有戈
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玄曰越國名也考工記曰[illegible]不可以爲戟[illegible]吳紀
曰建安十七年城石頭越絕書伍子胥船有弋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
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
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國語曰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
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離理解脂也腯肥也左氏傳曰肥腯謂畜之碩大蕃滋也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
不施於蹊隧於此時也可以戒戎夫左氏傳曰襄坐甲又曰組甲二千[illegible]曰組甲以組爲甲祀姑旗名[illegible]旗之

囂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皆乃威定中今服
兵擐甲陳王卒官師擁鐸建旗祀姑此吳軍容之盛制也今譯
葢號令而振之也周禮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
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也在吳之西善曰爾雅曰吳
越之閒有具區

烏滸古翻狼䏓丁外夫南西屠儋丁甘耳黑齒之酋自由金

異物志曰烏滸南夷別名

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警捷先驅前塗

也其莽在深山之中其俗人相食則居其死所且同類
主君有過之者是其好說而食之服則人夜鍛其其實
不夫南特有才巧不宗衆夷同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
耳人鍵其且以大舍之外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
地出銀人衆多好獵大象生得其乘死則取其牙齒皆蒙師
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有象郡為國
驫以幽切駥以翻飍香幽切矞以翻
切數以書夫疾兒馭車合切霅言後合切

俞騎騁路指南司

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

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冑象弭

織文鳥章六軍袀均服四騏龍驤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
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而右袪衣走馬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
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
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
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
南車也鬼谷子曰鄭人取玉必載司南之車
鏘行也王以王師之所不至不滅國也
服也王遂以王騎之三年止左氏傳曰楚人
有兩驌驦馬唐侯乘之二馬左之
常子常歸唐侯曰驌驦
儻有巾車官又交龍為旂析羽為旌
謂日月畫於旌旗上也攜以為節日月為常
烏號之弓鄭玄以為烏號弓也史記曰黃帝
被即衆弓之號故烏號之弓也皆以為上
弭弓末之象為之飾也烏章鳥隼為旟
左氏傳曰杓服振振取虢之旂
檻工亟賦曰靡旂摩旃旗旆
將之雄戟又曰貝冑朱綅又以象弭
毛詩曰象弭魚服又曰蠻文章
其章又曰乘其四騏南都賦曰馬匹
磨蹄而歐驤

峭格周施罼罕張

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陁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

詩曰罼罟也羅網也張網周遍罼罕皆鳥網
韓詩曰罟也罠以網四邊之以結之也謂連網言不絕也罼罕
罠所以得獸也梁人之網也
罼罕得兔也山谷以
罝也畢罟鳥網也
琅結也山名也相如賦曰禦之以
周禮曰陳兵於野也
九疑山名在零陵營道縣
沅湘二水名也
車聲
駐車聲也音軍賦曰輶軒蓼擾
音尸切

騎煒煌

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脅狂趭獷猤鷹瞵鶚

視趬䟴翋䢎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

爾雅曰袒

謂兩人以手相案能長引之也
王翦傳曰投石超距
漢書曰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以手相搏
投石以石投人也
漢書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
延壽試弁為期門
以材力愛幸
左傳曰晉士起戴甲
相如賦曰
猿臂骿脅之士也
見說文曰兕
狂趭獷猤
不可近也
說文曰犬獷獷不可附也
鷹瞵鶚視
鶚瞵目精也
力合切翋力合切䢎力合切
趬䟴翋䢎良
嗚合切

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

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

坰

干也鹵楯也越絕書曰吳王身被暘夷之甲扶勃盧之矛
兵刀劍也向書曰吳之賦兵於冶過秦論曰流血漂鹵廣雅曰殳杖
也乎伏切史記曰荊軻髮盡上指冠
方言曰楚謂無知曰佻
之意乃舉音義曰如淳曰左氏傳曰乃舉旆旌
語曰銜枚也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為其宮言
悠悠旆旌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鳴
莫大貌
聊浪遊放貌
昧莫

鉦征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

載霞載陰擊鼓碪雷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

鉦鼓疊山也熛火也爓火焰也左傳曰鳥則擇木
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則死不擇音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急則不擇音然非唯鹿也莊子
也几獸死不擇音
李曰獸死不擇音
說文曰碪雷也莊子曰碪硉
曰峰
門言
一聲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䖘䝅䝤

緫麖麏麈鷹六駮追飛生彈鸞鵔射猱挺白雉落

黑鴆零陵絕嶛（寮）嶕（茲遥）聿越巉（鋤咸）險跇踰竹栢獲猭杞

梓封狶蔭神螭掩剛鏃（祖禄）潤霜刃染（綿綿[illegible]尗尚足也莊子曰連[illegible]耜[illegible]音[illegible]）

大衆也主林下一麂山多如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音鼓可食之也詩曰隰有六駮生獸也鄭白南方有鳥[illegible]羌鵔鸃[illegible]目五色備也飛似雉如[illegible]自鳥也一名翬白黑色手[illegible]赤[illegible]喙食蛇此鳥有毒古人謂之[illegible]毒[illegible]東[illegible]山中皆有之左氏傳曰敖[illegible]飲豕而死[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猶[illegible]也善曰毛詩曰不飛[illegible]虎毛[illegible]曰[illegible]虎空手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暴[illegible]猶[illegible]白虎[illegible]甘切[illegible]虎音

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

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

[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上馬也[illegible]音也[illegible]曰[illegible]為[illegible]如淳[illegible]切[illegible]也[illegible]切[illegible]曰[illegible]縱[illegible]切[illegible]切[illegible]南子曰[illegible]胃口吳[illegible]封[illegible]虹方言曰南楚人謂[illegible]虛[illegible]聲[illegible]學切

揚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披）毛羣以齒角為矛鋏（古叶）皆

體著（池著）而應卒（倉忽）所以挂扢而為創（楚）痏衝踤而

斷筋骨莫不衂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

崿（疏）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

跐之（雜縣曰[illegible]跐[illegible]古[illegible]詩[illegible]皆有[illegible]勇[illegible]戚[illegible]也王者出入警蹕倘佯[illegible]也[illegible]兩刃小刀也鈹刀劍[illegible]有長鋏短鋏[illegible]著者體而生也[illegible]楚辭天問篇曰鳥[illegible]石林[illegible]方[illegible]而[illegible]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楚辭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來[illegible]忽[illegible]石林[illegible]者[illegible]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毛[illegible]無[illegible]勇拳[illegible]擢[illegible]楚辭[illegible]帶長鋏之[illegible]廣雅曰抗[illegible]篇[illegible]切說文曰跐蹈也[illegible]律[illegible]也雅[illegible]日[illegible]兩手擊[illegible]也布買切[illegible]也廣雅曰跐蹋[illegible]切）顛覆

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鵔鸃俯蹴（一七）豺獏剞劙（九）熊

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㹶㹶笑而

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山海經曰猩猩人面[illegible]異物志曰[illegible]出交趾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illegible]巴解上章矣[illegible]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illegible]屠[illegible]盧敖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為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得禽之張揖注廣雅曰象[illegible]養先笑後[illegible]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illegible]骨也其為蛇青黃赤黑[illegible]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注淮南子注曰鵔鸃[illegible]也鵔[illegible]鳥[illegible]音[illegible]曰獲白豹音[illegible]陌剞亦剞也[illegible]惟曰落居也[illegible]扶沸切骼音格）輕禽

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紘）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

以去就魂褫氣懾（葉之）而自踢跌者應弦飲羽形偾景

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

豵翳薈無䴠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

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行步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illegible]章謂章皇周流也楚辭曰君不）

（行[illegible]也[illegible]跋[illegible]也[illegible]弓人之弓升虎圈之臺東向而射[illegible]也闕子曰宋景公[illegible]集[illegible]虎之東[illegible]飲羽於石[illegible]蒲[illegible]乳駭薄不入之叢[illegible]別名[illegible]道[illegible]豐隆雲[illegible]也[illegible]如[illegible]哥極[illegible]變化[illegible]明之故[illegible]云善曰毛詩曰猿直[illegible]其明[illegible]文曰[illegible]視也[illegible]大[illegible]切[illegible]疾[illegible]視也式[illegible]切[illegible]奪也[illegible]跋[illegible]切[illegible]曰[illegible]僵[illegible]漢書音義曰[illegible]也[illegible]作曰[illegible]也方[illegible]切[illegible]也[illegible]南子注曰岬山旁[illegible]崩[illegible]也[illegible]北切爾雅[illegible]曰山有穴曰岫毛萇詩傳曰豜三歲曰豜[illegible]公好切爾雅曰[illegible]生三子曰豵[illegible]公切說文曰[illegible]鸞也音須又曰[illegible]鳥大[illegible]也[illegible]力[illegible]切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春秋[illegible]命[illegible]曰日月兩設以[illegible]烏與兔者陰[illegible]居月中有兔[illegible]已見）

（劉）嶰澗闃（都）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邪睨觀

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闃空也易曰闃其無人爾雅曰）

（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童[illegible]山[illegible]也爾雅曰山小而高[illegible]大山[illegible]曰[illegible]山[illegible]水曰[illegible]毛萇詩傳[illegible]盡[illegible]名善曰爾雅曰[illegible]艤[illegible]也[illegible]無角[illegible]也彭[illegible]日太平山不童澤不[illegible]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彭蠡既豬說文）

曰艘，船揔名。衆一作泶，泶水。艙也。艫，古買切。舫，船別名。

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

楊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艫，船後也。舳，船前也。上下四方施板者曰檻。雲蓋，兩以喪船之有名者，皆彫鏤采畫，有軒檻華檻之船也。島峙，謂似海中蓬萊二山有宮闕。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善曰：餘皇，舟名。上下重樓曰艦。江表傳曰：孫權乘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雕刻丹鏤，望之若山。方壺已見上文。

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

流蘇，謂韜增垂於船文之壇也。水區，河中也。言開文軒大戶，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故因越傳門戶崇於外宇以淮越。東甌禺，番禺也。其後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檣。淮南子曰：東海之流，以象禺長風遠風也。越絕書：伍子胥曰：吳王殺子胥，投於江，沉其尸於江，後為神。江海之間莫不尊畏子胥。靈胥皆敬祠其神，以為性命。舟楫之師，習以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長也。寸陰，晷之短也。言水舟楫時良舟，須臾至路之長短，舟者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毀也。善曰：西京賦：路於口，長風？呂氏？先期。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子胥神大夫，子胥大神也。

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波）放，稽鷦鵬。虞機發，留鵁鶄。

曰：弋，繳射也。？鷦鵬？書？王因？也？手也？自？毛其？曰撰巴見西都賦文。籟，三孔籥也。簫已見西都賦。

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鮔（巨）鱨，鱺鰽鯋，罩（勅教）兩魪，罺（竹例）鰝鰕。乘鱟（豆）黿鼉，同罛共羅。沉虎潛鹿，馽（笠）鑣僒束徼。

鯨輩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附）於井谷。

易曰：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莊周曰：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而大魚食之，牽巨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西，莫不猒此魚者。筌，捕魚器，今之笱也，所以得魚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罩，籠也，編竹為之。詩云：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魪，左右魼，一曰所謂比目魚也，故曰兩魪，相合乃能游，若單行者鰈，為人所得，故曰兩魪。罺，似罾，其黿鼉皆吳都所有。罺鰝，有足，其巢在箱抑。鰝，大鰕也，長二丈？有三十行？常以？之似虎。言諸郡皆有之，漁者取之，網之，又得？其居似鹿，在罛之中，同共之？罛，一云：罛？，羅，？網也。黿鼉之屬，其長者數丈，其黿大者？也。言魚皆罘罟所得也。犗，牛也。鯨，鯢魚也。漁者以牛為餌以釣也。攙搶，彗星也。彗星出，言星之所謂也？鯨魚大，其出入為彗星也。易曰：井谷射鮒，言其卑小也。井谷之水，以鮒為魚，魚之至小者。言吳人以鯨為大魚，雖臨河釣鯉，此亦若射井中鮒也。鯉已見西京賦。鯆也。鮔，古瞎切。鯆鮪已見西京賦。鰝，音介。黿辨曰：鮎，大魚。鱟，音候。鯋，音沙。又曰：攙，土？鱟，音？有也。力公切。鷦鵬？鳥吐曰濯，若拘束僂也。說文曰：犗，騬牛也。犗，古以遘切。騂，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亡巾）。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

繳、綸，皆釣也。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楚昭王渡江，得物如斗，入王舟中，王怪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王者能得之。吉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言令東江流中有此事。言今東海之中有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雨，名曰夔，以其皮冒鼓。引此事。山海經曰：東海中流波山，去海七千里，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名曰夔。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呼。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山海經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而行。言吳蒼之綸繳得此鳥魚，故西海北山失其翔翼遊鱗。

也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揚雄蜀都賦曰行舟艤　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貴錦繢(音會)料(力弔)其虓勇則鵰悍狼戾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處書曰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也說文曰繢織餘也詩曰鵰如虓虎大交切戰國策曰趙王狼戾無親夾力討切　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詩曰河水清且漣猗明月珠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波也濯光珠於薄水盡美之善曰回淵水也叢子曰切水圭切大龜也言天下川澤魚鳥蟲獸瓌奇之物隱賢之穴搜索使盡也說文曰昧目不明也捫撫切謂之潛遯之也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去聲)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

文五

衛未也襲入也千金…羽齎璧度河陽侯波起兩龍夾舟子羽…善曰…斬蛟龍蛟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躍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舟追晉賈而同塵　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日汨乎上砰宕急…颸風利貌颲颲疾風利水大疾急而行貌悠悠亦行貌韓詩曰孟颸風兮上征固曰颸疾也說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淮南子曰若鼂水靈而歸著曰時…波也虔乞切陽侯見南都賦　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班固漢書注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謂洞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善

山風土記曰陽羨太湖中有包山左傳晉侯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記云紂為酒池也荊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為酒名曰酃酒東縣行酒肉已見西京賦　飲烽起釂鼓震(兵)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佳馬)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吳俗謂好女為娃揚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鈞天…見…左傳曰女樂二八　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安…春秋曰禁作東音…蜀之音也左氏傳曰鍾儀在晉使與之琴操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曰陽阿古樂曲名…禮記曰韎東夷之樂也…善曰東夷樂曰韎…吟史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

二四

翻曰所謂之盛者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橫)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善曰唱和也天水之大名…女辭說曰聲若坻隴坻頹為龍…若坻頹之曲楚辭曰伏羲作駕辯琴始造之曲聽也…馬仰秣韓子曰師曠…琴…善曰戰國策曰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陽春白雪…鍾…曰…風至人草木實列子曰…秋…而…善…曰與謠俗…之音…木石潤色也…子曰延露…下…曰和之…延露以和高誘曰綠水古詩…延露…曲也…鍾…大聲…子曰…酣湑(思興)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

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酣以御也府嘷辰時也

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楚辭曰吉日兮辰良淮南子曰魯陽公楚將也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太清謂天也此言酣戰以日暮其中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以匡虐良辰之陰以兵勢也故追魯陽延日之意而激轉之所日亦中盛之時已感已天之盛人也昔沈武合呼小激行有以淡之府於淺以相應身陽八而日既往之誠至矣而後其精誠可以為和者戲門故引而於既至日是也莊子曰善況焉善已罷太宰太常也冠子曰上及太宰下及罷

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商魯爭長於黃池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先王謂禹也高會謂會稽也中國謂吳

王夫差起事於齊晉爭長於黃池文選土之盛吳其威強未定也任員楚大夫出仕於吳吳王因其謀孫武吳人善兵為書號孫子兵書於吳征闔閭之間北屬之東方會晉定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子先歃之晉師之善曰左傳曰楚師大敗於柏舉吳之常先師大敗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少南以陵從

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按李未足言其固鄣塞未足語其嶮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五眥音則挺劍

漢書王莽策命將軍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鄭白二渠名也文選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雄鬮中意昔謂吳江湖之阻洞庭之險以為言也凡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焉許慎曰輝鼎也皆經曰無堅不播也揚雄以為呼吒皆有節概禹昔已見西京賦家語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而令衆也孟子曰一人彎弓而射我

喑烏嗚則彎弓擁之者龍

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

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

劉曰雅制天下郡指如意故齊通列傳曰赤須子楚土顯指論疾且易也葉猶世也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也常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如童時見於南海人也事之事世亦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於吳秦穆公之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失一亦好食石脂絕穀數歲後去吳山中也仙人吾嗚曰生如蟬之脫非一人故爲肯道子曰附麗也賁子莊子曰附蟬致盛而天下亦之美故吾之夫也不違于此貞之國霸王之功皆為五霸有累葉其富強之事善曰長楊賦曰吳商君曰秦三帥皆至霸王之業吳為帶甲三萬史記曰舉若罷元功轉巨猾軍紹管仲國強蒙楚二十年日吳王曰崇蚨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

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丹青畫其象故也楚辭九歌曰九疑繽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言聖帝明王有處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書曰舜南巡葬之所在九疑山也蒼梧之丘南方吾年葬於會稽之山漢書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吳越春秋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之山命群百葬我於會稽之山萬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也

剖判庶士商榷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子小阨介鳥而踡拳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不可以居晏子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所居之處地說書曰何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受也論語曰韞櫝而藏諸廣雅曰領寫也言蜀之祖暑天官星占曰南斗主吳其宿六星帝度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為吳詩曰既優既渥

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榑

本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胡角乎崔寔政論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闇之人猶齊山海經曰燭才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莊子曰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子之友邪曰然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莊子曰有繫謂之縣無繫謂之解郭璞曰縣絕也解山海經曰二負殺猰貐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帝大驚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絡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然縛繫為天所縣也天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為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來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拘者也拘背之甚故以相況焉九物安於所習不易方處窮塞而不感天下之通塗亦如此也善曰韓聚而成林郭象注莊子曰生曰縣死曰解過秦論曰不可同年而語矣确薄也暨其

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君良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收覺謂覺悟者也倜儻常謂非常之事也古猶其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卑貝終古登阤離騷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較略也不委細之意也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為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注莊子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曰拊謂實言其梗槩梗槩粗言也

文選卷第五終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違相頡頏以魏都折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盱衡舉眉大視也許慎曰盱張目也異乎言異也又曰誥告也又日公盱揚眉也又曰衡眉上也蔡邕賓戲曰盱衡而盱目也薛綜曰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孟子曰楚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易曰險易者各有其辭楚辭曰情孚險易人之性易非常之人所好陳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善曰習俗常操也孟子曰使自得之也則生常之性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為辯者之囿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爾雅曰權輿始也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隅夷峻危之竅也潭府也居下丨居曰據江潭而漁吾曰廣
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纘取侯夷落
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漢嘉皆夷之居題名也一名常居為軍書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居
變論曰親譯導後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語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
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
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書身又曰太正為喻也戰國策蘇子曰韓天下之咽喉也
天下之脊臆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彼薄矜曰衿衣交領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今曰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
之道家謂父說文曰甿田民也東方朔傳曰文帝以德為藩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長時耕
箴曰盤石唐芸襲險垂言毛萇詩傳曰屏蔽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曷庶翼異
等威附麗皇極輿正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曾異上者守其儀
承附書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句踐曰有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吾三書明德乖安
國曰眾庶皆明其獸乃勉萬翼共上命人八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閉翼不以四方下周易
注曰體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大統
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讖曰穿貿耳莫不貢職漢書曰正朔所如東澀夷紀曰百蠻貢職而徒務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詭隨人言
善隨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人之善惡也民之不可以毒左
為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毛詩曰征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翦髮
陵碑曰棘路孔夷人情所險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彊而擁脾胃非醇粹之方壯謀

踳駁於王義馭怒尋靡沂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
李尤書曰言語踳駁之說而不變於典籍也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
地班固上不變曰師不在眾言惡也漢書賈山曰臣聞古之明王天下之路猶大逵也
車其道路之言惡也穀梁傳天下有道未嘗有路也
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
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
臣聞王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物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
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客曰客為
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日臣請取之因逃治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又曰君子或默或語毛萇詩傳曰膠固也
多辣削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然也鄭玄禮記注曰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叢是也
漢書伍被曰臣聞江淮閒吾子曰偽善者以無實為下
東京賦之楚莊曰王色淒以論議精然而若華不
口吁反可馬彪莊子注曰淒清日外好禹也將驗色雖不華
三
同也靡者丁反王逸楚辭注曰泝迎流而上也
有靡草菱於九達之道非甚也劍閣雖嶛憑之者蹶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閣也劉元水經注曰
有竊根以人汰洄之溯故謂之劍閣
史之戰曰母母高也力鄧反又曰國蒂根之生也又書曰老子
氏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有
曰帶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吳起日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負此險也書曰
也史記吳起傳曰三苗氏也
吳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恃
也為國之道以德不以險也善曰
從善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書注曰負恃
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彼蔡揄之末光踰
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曰光武
之纂論毛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
改左氏傳曰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
楚辭曰哀江介之遺風毛萇詩傳曰湄水草交
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湄水草交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

機鄒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雎說秦王曰魏韓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躒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絕維奸回內贔[illegible]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丁含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荊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奰詩曰內奰于中國奰室之亂起於獻宮故曰內贔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圍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尚讓等斬進進部曲將吳匡等兵突入尚書閤開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閤日暮術等燒閤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說題辭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伍被謂其有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發各人宮中[illegible]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不安[illegible]易傳[illegible]至九也漢書[illegible]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illegible]漢[illegible]曰[illegible]興[illegible]王[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辭[illegible]書客[illegible]長[illegible]曰[illegible]之爲王[illegible]含切與眈音義同[illegible]遠之[illegible]沉長含切與眈音義同[illegible]司隸校尉[illegible]視帝宇[illegible]爾雅曰[illegible]燼也[illegible]灰[illegible]毛詩曰子孫繩繩[illegible]長楊賦曰[illegible]入[illegible]廣大也[illegible]說文曰鏑矢鏠也又曰[illegible]殷殷[illegible]伊洛榛曠崤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蕪穢也臨菑生也[illegible]牢落翺翔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鄭玄禮記注曰[illegible]賦曰翺翔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鄀縣呂氏春秋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

曰緒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犨尺由昌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緒結也犨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犨麋椎顙廣顙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部口反塿郎苟反方壺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善曰[illegible]畢昴之分野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當首之北故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左傳曰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illegible]四隈故不靜同馬相如封[illegible]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善曰毛詩曰雖有[illegible]王[illegible]考[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地[illegible]中[illegible]南[illegible]曰[illegible]方言曰蘊積也[illegible]詩序曰懷其舊俗[illegible]極劉藏結湊冀道開胷衡踟嶠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碪礍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文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遰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邲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王曰南有[illegible]東有[illegible]西有長城北有河外[illegible]理志曰魏[illegible]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illegible]陵[illegible]隱強[illegible]陽鄢許[illegible]樊陵河南[illegible]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illegible]初封魏公南得河內[illegible]鄉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下九十郡以此爲鄴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栢山北[illegible]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故曰冬夏異沼也與州冀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illegible]趙[illegible]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華之事詩云毖彼泉水温水在廣平[illegible]易縣俗以名[illegible]洗百病華清非華水也善曰王[illegible]楚[illegible]生曰[illegible]聚也宜道[illegible]二[illegible]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黄道栢方二[illegible]書杜預曰道國在汝南[illegible]信[illegible]也南曰鄴縣曰首水葛[illegible]書地理志曰河内本殷之舊都周分爲邶鄘衛[illegible]五成反[illegible]周禮注曰分水出海[illegible]古旦反上[illegible]賦曰潺湲[illegible]雅曰[illegible]山海經曰[illegible]水出[illegible]漳水[illegible]山海經曰[illegible]神[illegible]也[illegible]水[illegible]入漳[illegible]曰[illegible]井[illegible]鍚[illegible]老[illegible]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罍力罪而複陸或黀迤[illegible]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徵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於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illegible]東西六十里南北七十里[illegible]書[illegible]白壤[illegible]田[illegible]中中[illegible]也詩云[illegible]宮有[illegible]墳衍平[illegible]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illegible]周禮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大之[illegible]光明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大也[illegible]不平之[illegible]魏[illegible]鳥羅切[illegible]易曰天地交[illegible]泰詩又曰天[illegible]二篇[illegible]西京賦曰[illegible]北[illegible]機[illegible]之先見者也[illegible]曹植[illegible]曰[illegible]物接而來[illegible]自北也者也[illegible]毛[illegible]曰振古[illegible]如[illegible]毛萇曰[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昔之夜夢[illegible]曰[illegible]語[illegible]文曰讖驗也河[illegible]所出書[illegible]毛萇詩傳曰[illegible]其所書[illegible]帛傳[illegible]後代子孫春秋[illegible]曰尚書者所以指[illegible]運明命授之[illegible]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illegible]丞相封魏王文帝

受稱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illegible]初[illegible]之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illegible]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illegible]

[illegible]

曰尚書曰[illegible]及卜[illegible]淮南子曰太一[illegible]宇[illegible]天[illegible]西京也[illegible]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於入都墨子曰[illegible]茅茨不翦[illegible]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illegible]父曰高門有閌又[illegible]宣王曰京室百堵[illegible]文曰[illegible]其具也[illegible]又曰僝[illegible]也孟子[illegible]切[illegible]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illegible]曰梓匠木工也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隒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illegible]若崇山崫起以崔嵬[illegible]若玄雲舒蜺以高垂

[illegible]二分春秋之分[illegible]中[illegible]定之方中作[illegible]宮[illegible]星[illegible]室[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易曰作[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文昌[illegible]王[illegible]名也[illegible]而五色[illegible]曰[illegible]蜀[illegible]父老[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子來[illegible]周易[illegible]序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議之而後動[illegible]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鉤繩杜預左傳注曰[illegible]次也[illegible]周禮曰匠人建國[illegible]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
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陳庭也鄭玄禮記注
曰防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劉熙曰高貌也景福
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覺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
朝瓌材巨世埒魏堞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
梁虹申以並亙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濩池
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枅謂之欒
文曰樽櫨柱枅也欒桷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蔕倒茄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懸龍首以抗殿舉龍首而涌霤
謂畫為龍首承霤四隅而以寫霤也說文曰霤屋水流
也東京賦曰其樓檻如此毛詩曰滮池北流也旅楹閑列暉鑒挾振榱題黮
䨴階墄嶙峋長庭砥平鍾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鐘
虡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

八

鼓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鐘虡於
文昌殿前所以節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陳
衆也韓詩章句曰閑大也有閑然大也暉鑒言
柱光輝遠照似振也廣雅曰黮黝黑色也
賦反丁感切黮徒感切嶙力珍切峋息倫切
京賦曰...
風除寒暑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
邊足以待風寒山足以待霜露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
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群后觀享頤
賓文昌殿前端門端門之前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上
東門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
會賓客享四方善曰...端門南方正門皆謂
之端春秋說題辭曰...以喜天君
雙闕之間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群后周易曰左
頤觀其所養也...
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
所留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
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
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
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
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
鏤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赩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
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也蔡邕陳留太守碑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
謂之風
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
政殿門陛政四門並南向升賢門宣明門崇禮門右順
德門三門並南向中宮門宣明門顯陽門顯陽門
中之門謂之闈也周官閽人守王宮門也
東西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
相見善曰周禮注曰大夫有采邑者...毛萇詩傳曰
萋萋茂盛貌也音止...東京賦曰惠風廣被邊
齊量賦曰惠風如春楚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
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密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文六　九

司隸注曰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
隸今御...
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
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宮藥劑有司肴醳
順時腠理則治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納言闥尚
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納言闥尚
內醫署謁者署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內有符節臺謁者臺中
央符節臺門及北御史臺門二臺並南向符節臺東有
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
公所居曰省中漢書序曰直事若今
之當直也...直事典刑周禮六典入
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與中書一人侍郎謂者金蟬金
璫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加貂蟬附蟬左氏傳曰
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有掌握帟鄭玄
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命汝作納言毛詩曰出言有章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漢書
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如淳曰御史冠
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符節璽郎者受事故曰儲

史漢書謁者掌賓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宮伯掌士庶子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齊和也又禮記注曰[illegible]
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其方[illegible]
陳腠理也通高誘曰腠理脈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
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
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
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 言近世工者[illegible]
殿政殿後有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illegible]
臺宮中巷也術道也為鶴鶴堂之前[illegible]
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illegible]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illegible]
名善曰列女傳曰[illegible]
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illegible]
章其戶又曰不日成之[illegible]
達貌也楚辭曰[illegible]
左論語注[illegible]
曰繪畫也 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湯弱蔆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睟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陸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
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 [illegible]
既處龍之九成石[illegible]
若也揚雄方言曰[illegible]
折蔆而啓之其[illegible]
不三十仞流沫三十里[illegible]
學浪以獻果下馬高三尺以[illegible]
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illegible]
完臺有屋一百九間[illegible]
三臺與未毀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
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illegible]春秋
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
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說文曰睟[illegible]

及其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illegible]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
延閣連延也[illegible]
方輦[illegible]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illegible]
義曰擬而高之[illegible]其在下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
丹墀臨猋增搆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
翼攡鏡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
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
齊於一朝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塗升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illegible]
士華道年首[illegible]
曰晷景[illegible]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曰倡亦唱

宇也充向反程約限也䢵與至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
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宮衛引漢書曰衛尉掌宮
門衛屯兵周易曰[illegible]
東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illegible] 於是崇墉
濬洫嬰堞帶涘四門䡾䡾[illegible]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
越埃壒烏害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
怳誰勁捷而无懼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
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城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百三十四 文六 十二
[illegible]
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漼積水
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淩波而的皪綠芰泛
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棲者擇木雊者擇
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箴
思國恤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
[illegible]
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和之張衡東京賦曰[illegible]虞人之箴也事見

臥有萊草各有收奧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恤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答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
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
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囿善曰南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緜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擇于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六 十三
膴膴坰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
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
行雨水澍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
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
[illegible]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
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
拊閒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膴膴
来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注曰阜長也

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粳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illegible]

[illegible]

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櫩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

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里[illegible]南北城門[illegible]南北里[illegible]西十[illegible]

[illegible]最是[illegible]也石[illegible]曰石杠[illegible]

里名曰漳渠東[illegible]城[illegible]出而[illegible]東行出城所經不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文六　一四

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illegible]文子曰群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illegible]曰費浮[illegible]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櫩長廊也[illegible]曰屋步[illegible]宜棲上林賦曰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楚辭曰曲意[illegible]曰習習[illegible]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毛萇詩傳曰斑白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以入文王境小行者讓路虞芮之君[illegible]曰斑白[illegible]殿官分職以為民極[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也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闔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

尚書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理寺[illegible]延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illegible]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illegible]玄禮記注曰梁屋翼也爾雅注曰[illegible]毛詩曰赫赫[illegible]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萇曰楨幹也又曰王[illegible]之楨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㘘其中

長壽吉陽永平思忠皆里名也[illegible]里在宮東漢書曰萬石君徙居長安戚里[illegible]其家[illegible]綺窗[illegible]

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幂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槀街之邸不能及

鄴城南有都亭[illegible]

文六　一

城東有[illegible]古者有[illegible]客館[illegible]故[illegible]年建也[illegible]起樓[illegible]左傳[illegible]曰[illegible]宮室[illegible]甲以[illegible]大館[illegible]曰館[illegible]閭巷門也[illegible]館一宮[illegible]從史記[illegible]文曰廣成[illegible]如淳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上[illegible]街[illegible]夷邸[illegible]長安城內也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侈所頫之博大

周禮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illegible]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所有所無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嶢嶭高峻之

說文爾雅曰覘視也他弔反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賷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軾車揮陳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貴者[illegible]曰刀布之流[illegible]曰西京[illegible]曰貿[illegible]李善曰史記蘇秦曰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illegible]曰君[illegible]而[illegible]文[illegible]曰[illegible]入方[illegible]淮南子[illegible]采[illegible]者所以[illegible]日[illegible]之[illegible]夫[illegible]之風采[illegible]曰風俗[illegible]也一[illegible]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

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

工飭貨入於商賈[illegible]義大[illegible]上[illegible]於是[illegible]若堅也詩曰[illegible]邪[illegible]用不中度不鬻於市[illegible]不中量[illegible]

著馴風之醇醲百官

[illegible]於市[illegible]色[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市[illegible]宮曰於市也皆不鬻[illegible]之義史記曰子產[illegible]平陸[illegible]曰[illegible]長[illegible]也[illegible]材[illegible]器不[illegible]曰[illegible]財也[illegible]曰善曰廣雅曰[illegible]長富[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天下市不[illegible]易曰[illegible]病也[illegible]仲長子昌言曰[illegible]致其[illegible]安國尚書傳曰[illegible]也說文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賨賨積墆琛幣充牣刃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廄而駔駿

[illegible]書[illegible]曰[illegible]內[illegible]都內[illegible]四[illegible]曰[illegible]馬[illegible]大內[illegible]也漢書[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一百七城[illegible]內食[illegible]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illegible]之遺書禹貢曰[illegible]上[illegible]財賦[illegible]城西[illegible]丁[illegible]角[illegible]也弧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廣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illegible]曰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輸[illegible]一四二丈是謂[illegible]宗[illegible]音[illegible]國語注曰[illegible]布入大寶在[illegible]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便和平[illegible]說文曰駔壯馬也[illegible]反

至乎勍敵糾紛蠻夷[illegible]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

重襲旍旗躍莖弓挑[illegible]解[illegible]矛鋋飄英三屬之甲

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嬴

[illegible]公[illegible]十九年五月[illegible]王上[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大[illegible]年[illegible]三屬之甲[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戈鋋彗[illegible]偏[illegible]以讚[illegible]列卒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

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illegible]彌銳三接三捷既

書赤月剋翦方命吞滅咆[illegible]休[illegible]雲撤叛換席卷虔劉

授[illegible]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輶軸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蹤爵普疇朝無冠[illegible]印國無費留

[illegible]春秋左傳曰[illegible]在後[illegible]曰[illegible]生若環之無[illegible]手[illegible]莫不中音合[illegible]桑林之舞文君曰[illegible]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
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
二年惟歲紀[illegible]曹公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
軍無不捷[illegible]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illegible]
戎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與侯[illegible]
式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
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吁哉方命圮族也[illegible]
董卓之首亂漢室也然後曹操舉之自誅卓之後[illegible]
然于中國吞滅也漢書曰項氏[illegible]
爵分服也漢書曰[illegible]
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氏傳曰虔劉我邊垂[illegible]
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illegible]
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illegible]
[illegible]
相如[illegible]
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
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illegible]

者刓印印刓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刓忍不能
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illegible]
日公使[illegible]
章[illegible]
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illegible]
[illegible]
公曰[illegible]
安[illegible]
賦曰[illegible]
典常以[illegible]
兵[illegible]
篇曰[illegible]
猛士[illegible]
不以時但留費也

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
戢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斯洪範酌典憲觀所以通其變
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陷囹圄寂
寥京庾流衍尚書曰往伐歸獸[illegible]

雄虹之長蔡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相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illegible]
平周公攝政弘化[illegible]
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illegible]
可以全生[illegible]
詔[illegible]
詩曰[illegible]

於時東
鯷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朔北思韙綿綿迥
塗驟山驟水繈負賮重譯貢篚璧首之豪鐻耳之
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
未遽庭燎晣晣有容祁祁載華載裔岌岌冠縰所纍
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
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情醑[illegible]誤酣湑無譁

[illegible]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見[illegible]
[illegible]
書曰[illegible]
之外[illegible]
行于行者[illegible]
曰[illegible]
曰[illegible]
六[illegible]
酒[illegible]
其請子之傳[illegible]
外[illegible]
晉[illegible]
主[illegible]
高[illegible]
書曰諸侯[illegible]
藏清酤說文曰[illegible]
爾曰衍衍寬饒之貌也[illegible]

辟雍□始清和光之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illegible]曰追我[illegible]矣[illegible]曰[illegible]也鄭玄曰[illegible]之[illegible]醒曰酒樂也乙祿反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儛饗起疑承衿

蓮天宇駭地靈鼓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redacted]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夏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也根本也漢書曰[illegible]作六莖夏大承[illegible]也韶繼堯也夢與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illegible]奏鈞公而觀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七日而寤告[illegible]之[illegible]吾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illegible]故曰二嬴[illegible]也傳雅曰[illegible]也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夫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閑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

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玄注曰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名也周官鞮鞻氏[illegible]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illegible]禮曰[illegible]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illegible]羽旄[illegible]之舞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illegible]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毛詩曰[illegible][illegible]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illegible]周禮注曰鞮鞻四夷舞[illegible]毛詩傳曰東夷之樂曰[illegible]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illegible]北夷之樂曰[illegible]四夷之樂[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成備法駕理

秋御縣文武之壯觀遵達驤之所著

[illegible]安二十一年[illegible]三月魏武帝觀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觀戰金鼓以[illegible]大閱講武也[illegible]

所[illegible]一何[illegible]甲[illegible]歲[illegible]是以有[illegible]九[illegible][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曰吉有梁騶梁翳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illegible]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illegible]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斤以時罾罛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雷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葉葉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因觸物而

[illegible]木[illegible]山[illegible]方[illegible]

根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illegible]

[illegible]

率土遐邇同資沐浴福應宅心醰粹餘

[illegible]

[illegible]而弗收取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illegible]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闚玉策

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

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藏用玄默亦言摩行陶化染學
讎校篆籀篇章畢覩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河南陽奧

河出圖洛出書也萬初元年黃龍銜丹書[illegible]尚書[illegible]百[illegible]
典龍玉策玉版[illegible]
石室發臨也[illegible]
曰聖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讎校皆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於本一人讀書若[illegible]漢書音義曰周[illegible]王太史大篆

侯應劭曰援之以禮不以序學[illegible]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
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險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
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
謚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illegible]

[illegible]

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

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
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
盧赫胥羲炎有能錐白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
同美遠不能與之蹤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皆而[illegible]

[illegible]

序愛之大遠不察是故料[illegible]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中之而有裕非疏耦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
或名奇而見稱或寳見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
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鶩交谷虎潤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𤟤𤟤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
偶仙琴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遺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鷲
水在南和縣西丈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沙縣擬碧淀在河間莫縣之西穴者如淵而淺也
蓋邑刈在平原鬲縣女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
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爲列眞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
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髮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鍾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如其仙人也陽
鄴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鄴女鄴女悅之遂留相奉侍出門共奔
讀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用下蛇十
餌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以和影王呼俗著曰中實無影河間人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
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啖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字之我御來遂俱

七至四九　丁六　二十四　王明

主琴高者楚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旁設屋祠果乘
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理之
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問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民賣平郡
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千國故曰常山平千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見此善曰廣雅曰偉美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靚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靚大也鄭玄周禮逞曰生精養也劉獻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
美且仁鄭玄曰仁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演音暇說文曰嫩亦題字量妲也叔故反今音城抵飛
貌也馮衍爵銖曰壽酸列眞劉歆移曰天丁家書往往頸土左傳太史州曰舉少司筬易陽壯容
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棃故安之栗醇
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

之屬繁富夥禍夠侯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園
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奈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跕躧眞定屬中山郡出御棃故安屬
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
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以爲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日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家人白
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安於是中其家至玄石家上搖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開始醉起於中其俗語曰玄石
故湎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栗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鄴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成曰雍丘之稷清流
罪西出衛紛襄邑屬陳留東郡民宮中郡賦曰朝歌羅埃又房子出御錦清河出總絹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
漢書音義曰躧爲躧跕都蹀反躧所解反蹀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舞之跕躧出不容謂之跕漠團已見
上大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沼則斥地也恆或兆圍恆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繡細練廣雅曰總絹也

書工二　文六　二十五　盛厚

廣雅曰夥多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則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之詳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術來比物謂爲變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敘也當伊遠進曰造句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
而植遠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
系也前脩詩所賢士離騷擣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頹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
敦雜兎祝買罘與百姓共之義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比皆二賦以其後居江之義理其前之甚之事也張
衡東京賦曰知如壯丿林之處湯罪馬月狗之辭雖系以隋墻貞墊亂以似其置罘罕無補於民覩蓋易有系
辭之義而以夲於前倚以爲系情之意也系者亂也且易之系杰而辨至於相如知壯林之擬後說隤墻之
事首尾相鬣非夲系辭之遠也而張後云系以隤墻謂爲系辭同音於義有末安焉者又賦之後爲者與本辭

衣頂增收置罪雖不與本文絶義顏氏同諸柔辭之別
可知也善曰韓子曰從頭只物列寸曰周穆王與侶人
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書曰右君一貫文曰維
見王思言大風春秋感照殊一而合符若一故觀覽而
法則之上林賦嶠斯雖本前修志
作奏所謂紡百官賦一故輕末而鄙賦

其重容弗犯信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
政諸華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
之功無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曰

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二肆

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注
曰信讓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
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
曰令聞令望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二十六

之戟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呂氏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欽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
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
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
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賤不如義
爲吾安敢不軾于秦欲攻魏而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
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
止干木安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北去
而多職贊弗羅不善曰業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
曰誕寔之隘巷又曰其室
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嗛嗛同軒掚 路女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闇**

芬也 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
門監者公子聞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
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使
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乃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
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爲

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
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言曰史記曰侯生直上
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身自爲御也
監門即侯嬴也尚易曰謙謙君子卑
以自名嘯古謂守流史已辯摧也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

加將相窒 迺和 **陳之策西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 史記曰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從楚相君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
以盡楚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
於是蘇秦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入秦
魏人也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使於齊
公能出我乎鄭安平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張祿先生隱秦以謁者王稽入秦
不因畢而不附其有子也聞秦有太后穰侯用事
今太府遷行不顧接得出良不察華陽之牒專一不請四責

二十七

推惟庸蜀與鶤鶋同窠句吴與鼃黽同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說苑王懽乃說
行爲應侯應侯之相秦也秦昭王說日今君相秦
出爲所說生制諸侯之天下皆畏秦臣不能
値輔臣論曰英雄六國通張儀合縱使天下皆
陳路所居也而
無所居也
善曰尚書曰南蠻淮夷注
孔安國曰淮夷在漢之南左傳注曰蒲
反太伯始居地今名曰吴句吴姑蘇
反昊句吴說文曰
太伯所居地名吴
假晝字注曰取

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 曰壽
步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
傳會書曰吴越之地若南越人蜀之俗

山阜猥積而踦嶇泉流迸集而呬咽隰壤瀸漏而沮洳

林藪石留 又力 **而蕪穢** 山阜猥積
寡兼規劃蜀也泉流迸集吴也戰
韓王曰成皋石留之地也無所用之也分比必取成
也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謂之地
地而石留之地或作瘤土

字書曰廣雅曰跱躇猶豫也字書曰進越走也吷呼流不進
也吷鳥朗反公羊傳曰疏者何狗也作偃反周易曰羣陸瀨
然滿猶𢦏也禁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
長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揚雄曰鹽鐵不台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
書曰地濕出也埤蒼曰熇熱
狼許
跌切蔡莽螫適刺力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
毒噬蛇蝮鴆鳥之屬也毒
主曰王逸楚辭注曰昆蟲也明者陽而生陰而藏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曰昆明也也明者陽而生陰而藏
流槧秦餘徙犯揚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充以山東貨
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于蜀漢時曰
南比景合浦九真交趾皆秦徙者先夫躬犯罪之屬𢦏善
曰左氏傳舜去四凶族以御魑魅左傳曰列餘也力制
反
宵貌蕞罪陋稟質遳脆夎罪
[illegible]無枒呂首里翠眷案𤰞
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漢書地理志晉灼曰
書曰人育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豈人枒首枒首長首也
也燕謂之枒交益之人卒皆弱短故曰無枒首也善曰
左氏傳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脆
也楚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耎易斷也左氏傳
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或
雕直
追髽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嫌歌或浮泳
而卒歲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
雖蠻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
手而跳歌也昔行人承詩曰嚴之廣矣不可泳思毛詩曰
漢書淮南王曰越人斷髮文身張揖以為古箕字也
子跳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
契契愈遐急也鄭玄曰暁𧪞不均賢人憂世遠憂曰嫌
佻或作嫌音暮一音遠急切也
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韰果為嫿人物以戕害
為藝丁介切揚雄方言曰韰何文肆而質韰䫏曰韰佚也
善曰揚雄方言曰果勇也果與吏古字通說文曰戕
詩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虐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
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
綴依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舊曰毛詩曰同攝反由重山之
依播攝以成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
東阨鳥介因長川之䃂勢距遠關以闚闟俞時高褋

而陛制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䃂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
曰束扼持其民由於狹阨也據勢依據川之形勢也闚
望陛位也陛則可以高褋之陛而藥約制其民也漢書音
義曰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郭古藉字九衛切薄戍緜
羃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鏘鳥謀反
毛詩[illegible]說文曰蛛蝥呂氏
春秋湯見曰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蝥莫侯
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
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善曰
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宮之奇曰相逆必
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
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不曰危殆懼易見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
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
望公朝諸侯曰[illegible]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
國語注曰但懼也[illegible]
鄭箋曰[illegible]以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
須時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於吳會書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
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所立也
志動心[illegible]毛詩序曰[illegible]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聲為黍[illegible]作黍離之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焉相顧𩕳焉失
所有靦䩄容神恧形茹弛氣離坐於唐而謝
[illegible]毛詩曰有靦面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墨色丁也說
文口肅衛也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

豁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孟康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賈誼鵩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趍西東善曰已見吴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懷國位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徙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又曰尚寐無覺辭曰恐皇輿之敗績漢書述曰伏周孔氏之軌躅

音義曰躅迹也過以汎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方言曰僄輕也善曰言以鄭玄禮記注曰先生已過孔老之道故言若此也王逸楚辭注曰單盡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剽匹妙反兼重悂以貤繆善曰言既重其悂而又累其繆也廣雅曰悂用心并誤也方美反說文曰貤重次第物也弋豉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偭背也音酉國語曰次序三辰韋昭曰日月星也

偭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文六　三十一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雖憂其事然後能正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關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藏中云顯仁顯明藏用主故下報言之也美曰王弼周易注曰仁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貞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蓼蒿之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頓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災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者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

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曰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大史書曰田敬仲世家魏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一室史記曰楚之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欲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自言失龍守國者在於知道若以鄭子產辯說為齊給便佞而不知義謂不賢也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策云朕奉帝位上新序單穆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人成都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雍畤物又立后土於汾陰脽上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脽音誰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　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　晉灼曰禧祐也休美也言見祐漢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終泰時冀神權祐之以美祥同享已之明號也廣雅曰禧欲也禧音攤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美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　卹胤錫羨拓迹開統　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善曰羨弋戰反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　星陳而天行　善曰星陳天行已見西京賦　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　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　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捐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抶擊也丑乙切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　服虔曰自張晏曰遷招搖遊神之屬也遮至獝狂八神也善曰古上諸部各有職從夔魖之屬又捐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轔之盛而以軍裝也轔栗忍切漢書武帝紀曰所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轔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　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杖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華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記注曰柲猶柄也音祕茸而恭反　齊總總以撙

摶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撙撙，束聚貌也。膠轕，[illegible]也。禮記注曰：奮，迅也。摶，子兮切。迅音信。攘，人羊切。[illegible]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虒，不齊也。[illegible] 頡，胡結切。䀏，胡郎切。

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善曰：[illegible] 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illegible]

於是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韋昭曰：鳳皇，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芝自翳也。

駟蒼螭兮六素虯，[illegible] 善曰：高唐賦曰：[illegible] 上林賦曰：[illegible]

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善曰：[illegible]

帥爾陰閉，霅然陽開。[illegible]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illegible]

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善曰：[illegible]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善曰：[illegible]

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善曰：[illegible]

凌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illegible]

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illegible] 李奇曰：[illegible] 閶闔，天門也。[illegible]

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illegible]

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illegible]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illegible]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illegible]

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illegible]

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illegible]

迣迣離宮般以相爥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illegible]

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illegible]

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illegible]

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illegible]

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善曰：言迷惑也。[illegible]

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illegible]

曰軨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軨與櫺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軼軋
廣大貌也鵩鳥賦曰軼軋無垠軨音零泱烏朗切軋烏黠切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
瑚爲枝碧玉爲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爲璧飾也理善曰瑞文貌也[illegible]曰瞵音吝[illegible]音[illegible]金人仡
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巖張之
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仡魚乞切嵌口銜切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音忻
曰炎大也善曰廣雅曰炘熱也音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
[illegible]崑崙之山二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室太一之精洪臺掘其獨出兮
㰏北極之嶟嶟應劭曰[illegible]也㰏至也晉灼曰嶟嶟[illegible]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illegible]其勿切[illegible]
竹栢切嶟子旬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韋昭曰榮屋翼也服
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善曰[illegible]式支切柍於兩切桭音辰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儵忽
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窔洞房釋名曰窔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籬也窔一吊切鬼魅不
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illegible]曰顛墜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蠛蠓而撇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曰[illegible]日在日月之上日月
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漢書曰以蠛蠓張揖曰蠛蠓蟲小於蚊張揖三
蒼注曰撇拂也蠓莫孔反撇匹列反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如淳切
曰大人賦曰攬欃槍以爲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illegible]如故云爾也熛闕赤色之闕也赤方之帝曰赤熛怒[illegible]正門
在熛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illegible]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欃以[illegible]切陰西海與幽
都兮涌醴汩以生川如淳曰宮觀之所在西海也善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
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汩疾也于筆切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崑崙山在甘

泉宮中也蜷音拳敦徒昆切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
光宮名也晉灼曰樛流猶繚繞也善曰樛流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
皇也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婉蟬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
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貌也善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
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illegible]之飛榱言梧宇高峻若神有
而扶持之也[illegible]與古字同毛詩曰君歸矣莫莫[illegible]青[illegible]也閌閬閬其寥廓兮
似紫宮之崢嶸善曰[illegible]閌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illegible]已見上文
閬音[illegible]寥音[illegible]駢交錯而曼衍兮㠑隗乎其相嬰善曰[illegible]嬰也
[illegible]分布也[illegible]曼衍也[illegible]五[illegible]切乘雲閣而
上下兮紛蒙籠以掍成服虔曰蒙籠[illegible]貌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閣[illegible]雲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illegible]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illegible]言之
[illegible]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肅乎臨淵[illegible]
[illegible]回猋肆其碭駭兮
翍桂椒而鬱栘楊[illegible]
[illegible]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善曰芬茀香[illegible]
[illegible]
薌呹肸以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善曰薌古香字也禮記曰燔燎羶薌呹疾貌也說文
曰肸響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肸過也掍同也批擊也歷過經歷至鍾也呹余日切肸許一切掍丁本切批薄結切駍普耕

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

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芎藭也戶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芎藭似藁本帷

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弸彋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

靚靜字耳弸音萌切彋音宏汨于筆切暗烏感切陰陽差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

琴張晏曰翁不過羽徵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善曰尚書曰

倕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王爾古巧並已見西京賦與班同倕音垂雖方征僑與偓佺兮

猶彷彿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高遠仙人行其上思遠不識其形之彷彿猶

若夢也善曰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征伯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厲征伯僑漢書曰正伯僑並名

同也餘依列仙傳曰偓佺者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解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音彷彿相似視不諟

也薛詩曰精彷彿以適見謂即帝字音帝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頡猶口

駭驚也謂回皇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蜎蜎蠖濩

之中應劭曰題頭也張晏曰題頭也蜎蜎蠖濩宮室之形也以玉飾題頭英華之飾善曰

王英出藍田李尤間音閒蜎於緣切蠖烏郭切濩胡郭切惟夫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文子曰清心...儲思精也

神冀神垂恩也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逆迎也釐福也三神天地人也善曰韋昭曰

神天地人神也釐音熙逌搜迷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善曰逌搜求也迷索

也索求也皐皐陶也伊伊尹也逌音由魁能帥才...函甘棠之惠

也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

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善曰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易曰先心口靈故曰陽靈齊皆反宗天之所靡薜荔而為

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為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吸清

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上有青雲非吝吾也司馬相如大人

賦曰呼吸沆瀣兮餐朝霞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英之含露者集

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祇祭之處也善曰

為頌祭地祇以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蓋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蓋

蓋也善曰埤蒼曰旓旌旗旒也旓所交切威威盛貌也攀旋璣而下視兮行游目

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陳

衆車於東皖兮肆玉軑而下馳如淳曰東皖東海也晉灼曰軑車轄也漂龍淵而還九

韋昭曰軑徒計切善曰晉灼注漢書語肆兮也楚辭曰齊玉軑而並馳

垠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九重也善曰言從東皖下馳遂浮

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浮涯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垠涯也

也厓音重之蓋也還音旋風濈濈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善曰從容貌

也音轄音梁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首山之曰

東有弱水渡之若鼎耳善曰濎濴小水貌也字林曰濴絶小水也廣雅曰濴㵳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曰

不合名曰不周逶蛇欲平從也鼎吐定切濴巨畢切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卻宓妃善曰言既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故屏除玉女而及

宓妃以此欲說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

壺宓妃已見東京賦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矑目童子也善曰毛詩曰螓首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

柴宗祈善曰恭欲爝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至于岱宗柴燎薰皇天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皐搖泰壹如淳曰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
皆神名善曰搖與遙同舉洪頤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應劭曰旌旗旆也樹靈旗李奇曰欲
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樵蒸昆上配藜
四施張晏曰配藜抜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抜離四布也周禮曰共祭祀之薪蒸鄭
玄曰麤曰薪細曰蒸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爲焜字書曰焜煌火貌東燭滄海西燿流沙
北爌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見吳
都賦爌與晃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玄瓚觩𩏑秬鬯泔淡服虔曰以主玉飾之故曰玄瓚
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爲柄用灌鬯觩𩏑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曰秬釀以鬯草觩音求𩏑力幽切泔胡敢切淡大敢切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善曰言秬

鬯分布芬芳盛美也肸蠁已見上文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韋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炎
熛燄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熛必遙切選巫咸兮
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服虔曰令巫咸叫呼天門也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中
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儐
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賓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接賓
曰儐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貌也委積也暗烏感切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
度三巒兮偈棠黎晉灼曰黃圖有三巒觀相如傳有封巒觀善曰三巒卽封巒觀也漢書曰甘
泉有封巒棠黎宮服曰偈息也音憩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登長平兮雷
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曰字指曰磕大聲也口蓋切天

聲如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
麗萬世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華麗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
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也崇崇圜丘隆
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也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善曰
登降上下也峛崺邪道也單埢大貌峛力爾切崺弋爾切單音蟬埢音拳增宮參差駢
嵯峨兮善曰嵯與參同初佳切差千切嵯才何切峨音俄岭巆嶙峋洞無厓兮
善曰岭巆嶙峋深無厓之貌岭音零巆音榮嶙音鄰峋音旬上天之縡杳旭卉兮
善曰縡事也杳深遠也旭卉幽昧之貌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縡與載義同聖皇穆穆信厥
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配也善曰詩曰帝作邦作對徠祇郊禋神所依兮
善曰言來郊禋而甚恭敬故爲神祇之所依也徠古來字徘徊招搖靈迉遟兮善曰招搖

猶彷徨也迉遟卽棲遟也毛萇詩傳曰棲遟遊息也迉[illegible]切迉音棲遟大夷反光燿眩燿降
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李以給親爲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

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總角辯惠摛藻清豔鄉邑稱爲奇
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
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於是乃使甸師清

畿野廬埽路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爲帥者避晉景帝諱
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封人壝宮掌舍設枑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
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壝謂壝及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讀爲梐
梐枑行馬也壝以委切枑音互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周言
[illegible]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國陽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
霖賦曰玄雲黕其四塞黕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黕丁感切結崇基之靈阯兮啓
四塗之廣阼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爲階也說文曰阯基也又曰阼主階也沃野墳
膄膏壤平砥墳膄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周道如砥清洛濁渠引流
激水子虛賦曰激水推移遐阡繩直邇陌如矢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
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總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

於黛耜總犗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音聰犗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帛青白色也[illegible]也
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領曰軛於革切說文曰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儼儲
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駕牛偃然在於廛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於耕以儲
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廛一百畝世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必於古也
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
職分也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
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龔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龔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
將車九乘毛詩曰有車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於朱輪幰車幔也釋名曰
車幰所以御熱也朱輪已見吳都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森盛貌也

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肅肅敬也震懼也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
之拱北辰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施教
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驅而前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魚麗已見東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
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閶闔門西京賦曰
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
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參乘也漢書儀曰漢乘輿大駕
則公卿奉引大僕御也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

種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
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也天子乃御
玉輦陰華蓋[illegible]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輦華蓋[illegible]王輦大輦也華蓋已見西京賦衝
牙錚鎗綃紈綷縩禮記曰佩玉有衝牙[illegible]
切鎗又行切鄭玄禮記注曰[illegible]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紈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綷縩兮紈素聲
切紈音丸綷七內切縩七大切金根照燿以炯晃兮龍雟騰驤而沛艾
司馬彪續漢書曰[illegible]制御馬乘輿金根安車[illegible]文靈輔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龍驤沛艾已見上文
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曅以發揮方
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以表德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
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

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緇絺晉書內箱白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

安車晉書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晉書安車合五輅鳴鑾九旗揚旆周禮

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

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瓊鈒入蘂雲罕晻

藹晉書曰雲罕闟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烏頭篇曰華聚也

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磤隱以砰磕上篇文皆已見楚辭

音切嘲哳而悲鳴說文曰啾小兒聲也字林曰嘈聲也曰陸曰鍾師掌鼓以和軍事字林曰鞞小鼓也

曰雷聲也與聲同也磤於謹切砰音普耕切磕苦蓋切大聲也

篌巖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文選注已見上

震震填填塵鶩連天以幸乎藉田

文七　十二

詳行尊也東觀漢記曰蟬冕頍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賦似夜光之剡荆珧兮若茂

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

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三推而舍耕禮記曰天子親耕帝籍

坻場染屨洪縻在手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

上王一推公三推卿九推大夫十二推士

切然同而語雜用禮記之

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鄙謂邊邑也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家語注曰滿邊商也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遝衆多貌也

頒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相次至也被褐振裼垂髫總髮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

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編枲韤也一曰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

箭曰髫毛也大總角切結毛髮也詩曰總角之宴

躡踵側肩掎裳連襼說文

曰躡追也踵追也以爲追逐也史記曰躡足附耳

從後方言曰袂謂之襼也

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黃塵爲

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儛乎康衢謳吟乎聖世列子

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帝使觀聖已見上文

作兮慮盡力乎樹藝路治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靡誰督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課試也

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

之道也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漢書鄭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

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農爲本而商爲末漢書注曰本農也末商賈也

漢書曰人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農者天下之本也

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尚書曰禹

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萊蔬

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天祿足

以代其耕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備稸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

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合穿有儲備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

一人闕焉如農夫之望歲也三季之衰皆比物也國語□則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

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時旦丕顯已見

東京賦周易曰君子□惕若厲□非曰日惕□也闕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

故罔之言以於豐勢無□也在於奢逸也廣雅曰郵尤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庾於盈溢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

文一　十五　劉彥中

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下曰庾固堯

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illegible]

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

曰宗宗人也況後神老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人對辰謀其日應勸潰書主曰承嘗也萬篋其

湻則此之自寶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嘉薦□至曰昔淖

黍稷也昔大也淳和也德能和人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章乃孝切縮以蕭茅又於是乎

出左氏傳管仲曰尒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祭祀以□又曰□□祭祀共蕭茅杜

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虢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

馨香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曰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

謂馨香無讒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

梁奉粢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粢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

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

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子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明王

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論語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逮我皇晉允斯道毛詩箋曰允明也

□也謂孝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祀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

孝經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

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以先百姓而致孝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稼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文七　十六　金文堂

[illegible]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illegible]

左氏傳□□□曰一役也秦可以霸此不亦遠乎不亦重乎論語□也敢作頌

思樂甸畿薄采其芽□□上甸師之所耕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芹菜也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旗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

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耨我

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也豆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

盛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爲齊盛毛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齊音資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

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

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人力之普存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
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爲公爲侯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
王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畋獵辭左禮記左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廚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
獸曰畋

子虛賦一首善曰漢書曰相如游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
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
召相如問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
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
爲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爲武騎常侍後拜
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
孔子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戒去境內之士備車騎之家非也畋罷子虛過姹烏有
先生張揖曰姹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詫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張揖曰雲夢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鳳切曰可得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

難也列卒滿澤罘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罘已見上文揜兔轔鹿射
麋腳麟司馬彪曰轔轢也音吝韋昭曰腳謂持麋其腳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騖於鹽
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濡也切生肉揩車輪鹽而食之也善
曰揩摑也揩而揩切摑一頷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矜自身大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孰何也僕下車對曰郭璞
曰下車謙也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善曰覽於
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
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
紆岪鬱隆崇嵂崒郭璞曰隆崇嵂崒起也善曰岪音佛岑崟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岑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
糾紛交錯紛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旁頹
貌也屬連也罷音皮陂音普何切陀音駝善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
假借之韻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
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坿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
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鱗之雜彩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
琨珸張揖曰琳珠也瑉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

玟曰珉石王名瑊玏玄厲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碝石碔砆張揖曰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而兗切善曰管子曰塗山之碝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張揖曰江蘺香草也蘪蕪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司馬彪曰陁靡邪靡也案衍窊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陁弋爾切衍弋戰切壇徒旦切曼莫幹切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藨也荔[illegible]也[illegible]林曰菥斯歷切善曰葴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illegible]皮表切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薠音煩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名中牛馬芻蒹葭蘆也善曰埤音婢莨音郎東薔彫胡張揖曰東薔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illegible]晏曰觚盧邑會也菴閭軒于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淹閭[illegible]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illegible]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林也善曰尸子曰[illegible]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柟豫章李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檗皮可染者離山[illegible]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善曰[illegible]蓋山之國有

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樝似梨而甘也梬梬棗也善曰說文曰梬棗似柿而小名曰梬[illegible]而究切梬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而本一也今依蘇林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鳥[illegible]射干似狐能緣木善曰騰遠獸名也善曰射弋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illegible]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剸諸[illegible]吳勇士也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馴之以當騎馬也乘彫玉之輿[illegible]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獸也橈曲也善曰撓女教切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illegible]曰鯨魚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珠旗宋均曰蚌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也善曰[illegible]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illegible]畫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夏服之箭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孅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善曰楚辭曰[illegible]阿不御[illegible]音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節徐行也善曰天文志曰案節未舒馬行舒行服虔曰狡獸[illegible]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善曰說苑曰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二獸者非性之愛蟨也為得甘草而遺之故也軼野馬韢騊駼張揖曰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善曰軼轊言車之疾能過野馬騊駼也轊不言車轊不言蟲至文也轊音衛陶音逃駼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

氐春秋曰道周之東爾雅曰嶲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嶲音攜 倏眒倩浰 張揖曰皆疾貌也 善曰倏式六切眒式刃切倩千見切浰音練 雷動熛至星流霆擊 郭璞曰一發而中也 弓不虛發中必決眥 李奇曰射之巧妙者決眥 善曰說文曰眥目匡也 洞胸達掖 善曰言貫胸達於腋 絕乎心繫 張揖曰心繫心中五藏繫也 獲若雨獸揜草蔽地 善曰言所在眾多若天之雨獸也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善曰弭節猶按節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𠨎受詘 郭璞曰徼𠨎遮其力屈也 殫覩眾物之變態 郭璞曰殫盡也

於是鄭女曼姬 郭璞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王夫人鄭袖也 被阿緆揄紵縞 張揖曰阿細繒也緆細布也 雜纖羅 善曰纖細也 垂霧縠 張揖曰縠如霧也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張揖曰襞積簡齊也 衯衯裶裶揚袘戍削 蜚纖垂髾 扶輿猗靡 翕呷萃蔡 張揖曰萃蔡衣聲也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張揖曰言其上下垂或摩或拂 錯翡翠之威蕤 張揖曰錯以翡翠毛以為首飾也 繆繞玉綏 張揖曰玉綏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 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善曰說文曰獠獵也 媻姍勃窣上乎金隄 韋昭曰媻姍勃窣匍匐上也 司馬彪曰金隄隄名也 揜翡翠射鵔鸃 善曰方言曰揜取也 微矰出孅繳施 弋白鵠連駕鵝 雙鶬下玄鶴加 善曰不知其加己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 郭璞曰怠倦也 浮文鷁揚旌栧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 揚旌栧 張揖曰栧楫也 張翠帷建羽蓋 善曰翠羽為帷羽蓋 罔瑇瑁鉤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 摐金鼓 郭璞曰摐擊也 吹鳴籟 榜人歌 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鴻沸涌起也 涌泉起奔揚會 礧石相擊硠硠礚礚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按行騎就隊 纚乎淫淫般乎裔裔 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 怕乎無為憺乎自持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貰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
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韋昭曰勺丁削切藥旅酌切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韋昭
曰焠謂割鮮焠輪也郭璞曰焠染也善曰脟音臠焠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
毛萇詩傳曰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
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爲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謀不斥言故云左右使者左右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
并力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六百二十六　文七　二十三　劉虔中

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今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郭璞曰以爲高談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爲足下不取也必
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
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爲
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
陼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爲陼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陼
海阻山也聲類曰陼或作渚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

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獵其上也善曰腄直瑞切浮渤澥應劭曰渤澥海別枝
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改盟音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
夷外北度之右以湯谷爲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爲東界也善曰言爲東界則右當
南左宇談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徬
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
不蔕芥善曰蔕芥見西京賦巳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俶儻猶
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卓琦玩也俶他歷切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善曰高唐賦曰珍怪
奇偉不可稱會崪曰崪崒聚集也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
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主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契善計也善曰廣雅
曰充牣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文七　二十四　陳丰

生又見客如淳曰見客猶待放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
彪曰復答也何爲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郭璞注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也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𧵍君自損也晉灼曰𧵍古貶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貶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至于豳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張揖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均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

終始灞滻出入涇渭張揖曰霸滻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去也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澇水也說文曰澇水出鄠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言周旋苑中漢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言八川之水各有異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言更相交錯也出乎椒丘之闕張揖曰丘上生椒兩山俱起名曰闕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淤者曰洲渚之浦謂之浦也善曰言水中可居者也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林名也郭璞曰林中多桂樹故名之過乎泱莽之野張揖曰山海經曰大荒之野也善曰泱莽言廣大之野如淳曰泱音央莽音莽也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汩疾貌也郭璞曰汩水疾流也赴隘陿之口郭璞曰言水赴隘陿之口善曰說文曰陿隘也胡夾切觸穹石郭璞曰穹石大石也張揖曰穹大也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也埼曲岸頭也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水涌起貌也洶涌彭湃司馬彪曰洶涌彭湃水勢相激也善曰彭湃音普拜切滭弗宓汩蘇林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司馬彪曰宓汩疾貌也郭璞曰宓音密汩于筆切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相揳也音筆櫛字與偪同司馬彪曰偪側相迫也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司馬彪曰逆折相撇也潎洌相撇也郭璞曰潎音撇洌音列滂濞沆溉司馬彪曰滂濞水聲也沆溉徐流也郭璞曰沆音胡朗切溉古愛切穹隆雲橈郭璞曰穹隆雲起回旋也善曰橈女教切宛潬膠盭司馬彪曰宛潬展轉也膠盭邪屈也善曰宛音菀潬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趨浥涖涖下瀨司馬彪曰踰波後波前波也浥浥疾水聲也善曰瀨音賴趨浥於及切涖涖音利批巖衝擁奔揚滯沛

司馬彪曰擁曲限也善曰說文曰批擊也滯沛奔揚之貌也帶直制切沛蒲蓋切臨坻注壑瀺
灂霣墜郭璞曰坻水中山也坻音遲善曰字林曰瀺灂小水聲也霣即隕字也墜直類切沈沈
隱隱砰磅訇礚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司馬彪曰砰磅訇礚水聲也砰普萌切磅普
彭切潏潏淈淈湁潗鼎沸善曰說文曰潏涌出也淈水出貌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涌貌也小沸貌也淈音骨
敕立切潗子入切馳波跳沫汩急漂疾司馬彪曰汩急水流也韋昭曰汩許及切
善曰君子筆切呂氏切悠遠長懷郭璞曰疾貌也寂漻無聲肆乎永歸郭璞
善曰說文曰漻清深也參差言水去不反也然後灝溔潢漾郭璞
曰皆水無涯際貌也七少切廣切安翔徐回郭璞曰轉也翯
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滈胡老切東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
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陂池也江夢小水於是乎蛟龍赤螭文穎曰螭龍之無角也
文選卷八　三
張揖曰赤螭雌龍也魱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魱鰽出鞏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名
魚名也鰅鰫鰬魠郭璞曰鰅魚有文彩鰫似鰱而黑鰬似鯉魠一名黃頰
閩音巨鰽音秋鰅音顒鰫音容鰬音虔魠音託禺禺魼鰨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鰨
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相合乃行音墟鰨音榻也揵
鰭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揵舉也鰭背上鬣也揵巨言切鰭音耆
潛處乎深巖郭璞曰巖岸底也魚鱉讙聲萬物眾夥善曰小雅曰夥多也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郭璞曰明月珠子生於江靡也明月珠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江邊也
靡崖也善曰說文曰玓瓅明珠光也玓與的同音義同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
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黃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礨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常庭之山其上多水王碝磊如
究切砢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澔音浩汗音旰藂

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屬玉張揖曰鷫鷞也似雁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郭璞曰屬玉似鴨而大
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司馬彪曰旋目鳥名
也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音木箴疵鵁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音箴疵鵁鶄也盧鸕鷀也鵁音交群浮乎其
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隨風浮游之貌也澹文敢切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薄集也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郭璞曰菁水草也唼喋鳥食聲也唼所甲切喋丈甲切咀才汝切於是
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力孔切嵸子孔切深林巨
木嶄巖參差郭璞曰皆林木鬱茂之貌也嶄仕咸切九嵕巀嶭
南山峩峩郭璞曰九嵕巀嶭在扶風池陽縣西北也巀才葛切嶭五葛切巖陁
文選卷八　四
甗錡摧崣崛崎司馬彪曰甗錡山形似甑也摧崣崛崎上大下小也
岑崟說文曰崎嶇也甗音彥錡魚綺切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谷
長谷也振溪通谷郭璞曰谷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皆水相通也善曰言谿谷蹇產詰曲也郭璞曰瀆溝水不分也
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司馬彪曰谽呀大貌也豁閜空虛也郭璞曰隝水中山也谽呼含切閜呼嫁切
呼加切閜許下切崴磈嵔瘣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於鬼切
音鬼碨烏罪切瘣音罪嵔於鬼切崴磈嶬礨隱轔鬱𡾰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𡾰堆
崔嵬不平貌峞五罪切礨盧罪切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穨貌也貏音皮豸直爾切
切岑切平口沇溶淫鬻張揖曰谿谷之間水流貌也沇以水切溶音容鬻音育散
渙夷陸司馬彪曰渙夷平地也亭皋千里靡不被築張揖曰皋澤也十里一亭度上築地也
郭璞曰皆築地被其皮義切掩以綠蕙被以江蘺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蕙

草也郭璞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illegible]攢戾莎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
車衡蘭張揖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揭去竭切芞丘乞切槀本射干郭璞曰槀本槀茇也
方末切司馬彪曰射干香草也射弋舍切茈薑蘘荷張揖曰茈薑子薑也茈音紫蘘人羊切葴
持若蓀如淳曰[illegible]鮮支黃礫
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皆香草也蔣芧青薠張揖曰[illegible]布
濩閎澤延曼太原[illegible]離靡廣
衍善曰[illegible]甘泉賦注曰衍無厓岸也[illegible]應風披靡吐
芳揚烈善曰[illegible]香氣郁郁菲菲衆香發越[illegible]
音妃肸蠁布寫晻薆咇茀司馬彪曰肸蠁[illegible]若蠁之布寫也郭璞曰[illegible]
香氣盛[illegible]說文曰肸[illegible]布也[illegible]
音[illegible]切[illegible]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illegible]
切[illegible]芒芒恍忽[illegible]視之無端察之
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illegible]
[illegible]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illegible]
[illegible]不其獸則㺎
旄貘犛沈牛麈麋[illegible]
[illegible]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illegible]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illegible]

[illegible]水裂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
[illegible]中作弓韋昭曰背上有[illegible]以橐故曰橐駝也蛩蛩驒騱駃騠驢騾郭璞曰驒騱駏驉類
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illegible]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illegible]
下級皆可坐故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華榱璧璫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輦道纚屬
[illegible]步櫩周流長途
中宿郭璞曰步櫩[illegible]
上夷嵕築堂累臺增成[illegible]
[illegible]巖窔洞房郭璞曰[illegible]頫杳眇
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善曰[illegible]楚辭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扡於楯
軒[illegible]青龍蚴蟉於東箱[illegible]
[illegible]象輿婉僤於西清張揖曰[illegible]
[illegible]靈圉燕於閒館張揖曰[illegible]
[illegible]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illegible]醴泉
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illegible]
[illegible]盤石振崖[illegible]嶔巖倚傾
[illegible]嵯峨嶕嶫刻削崢嶸郭璞曰[illegible]
[illegible]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見上文

瑉玉旁唐玢豳文鱗郭璞曰旁唐言盤礴也玢豳文理貌也音紛彬善曰宋玉笛賦曰其趣磄千仞
赤瑕駮犖雜臿其閒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蒼石中駮犖采點也犖洛角切
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晁古朝字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歷里也
黃甘橙楱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音奏張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善曰說文曰橙橘屬也
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棗文木也橪音煙朴步角切
梬棗楊梅張揖曰梬棗似柿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
櫻桃蒲陶善曰櫻桃蒲陶見南都賦
隱夫薁棣張揖曰隱夫未詳薁山李也郭璞曰棣實似櫻桃也薁於六切棣徒計切
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遝音沓離力智切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貤延也羊氏切
揚翠葉杌紫莖張揖曰杌搖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
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櫧音諸枰音秦櫟音栗
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楓攝攝也一曰少爲香郭璞曰枰平仲木也櫨已見吳都賦華胡化切
留落胥邪仁頻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擭也中竹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頻椶也善曰仙藥錄曰檳榔一名椶然仁頻即檳榔也胥邪并閭已見南都賦檳音賓
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也郭璞曰欃音讒
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
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七尺曰仞
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葰大也葰音峻
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司馬彪曰欐佹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欐力支切佹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
崔錯癹骫郭璞曰崔錯交雜癹骫盤戾也骫於詭切癹步曷切骫古委字
坑衡閜砢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閜砢相扶持也坑口庚切閜烏可切砢來可切
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無使扶疏英猶華也張揖曰幡纚飛揚貌也纚山爾切
紛溶萷蔘猗狔從風郭璞曰紛溶萷蔘支[illegible]也張揖曰紛溶猗狔阿那也容萷音蕭蔘音森猗於綺切狔女氏切
藰莅卉歙司馬彪曰衆聲貌也藰音劉卉古卉字歙音翕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文已見南都賦
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偨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如淳曰茈音此虒音斯郭璞曰[illegible]也偨音差
雜襲絫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絫古累字輯與集同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
玄猨素雌蜼玃飛蠝張揖曰蜼似母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蠝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頾飛郭璞曰蠝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遺蠝音誄善曰玄猨言猨之雄者玄色也素雌猨之雌者素色也玃音玃
蛭蜩蠗蝚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蜚蛭四翼蠗蝚也擾[illegible]如淳曰蛭音質[illegible]刀切
獑胡豰蛫張揖曰獑胡似猨頭上有髦要以後黑郭璞曰豰似鹿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猨猴蛫未詳也獑音讒豰呼谷切蛫音詭
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
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攀緣在樹戲姿態也夭蟜頻申也善曰埤蒼曰杪木長貌也說文曰杪木末也[illegible]偃蹇也蟜音矯
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榛榛也善曰隃古字與踰同榛仕人切
捷垂條掉希閒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希無支之閒也郭璞曰掉懸擿也五局切汨釣切
牢落陸離郭璞曰犇奔走也善曰牢落遼落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
爛熳遠遷郭璞曰犇走貌也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郭璞曰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
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郭璞曰言所在有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轄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虯龍也無角曰虯也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郭說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畫熊虎於號為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也高唐賦曰蜺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為軒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皮軒車耳善曰二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為前後拒衛為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李善曰椽叔者大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又須司乙五校令言四者中一校變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獵者張揖曰鼓嚴聚鼓也簿鹵簿也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河江

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因山谷遮禽獸為陸櫓望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雷聲也善曰靁古雷字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也生貔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璞曰貔執夷虎也貔音毗手能羆足壄羊張揖曰能大身人足黑色如熊黃白色壄羊羱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頭踏也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折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鬬死不卻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鶡以蘇為飾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絝白虎郭璞曰絝謂絝之也善曰絝苦胯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書曰虎賁騎皆虎文單衣跨壄馬善曰跨謂騎之也凌三嵕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璞三倉注曰三嵕山在馮翊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下阪道也坻音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

獬豸郭璞曰蜚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音蟹豸丈介切御格蝦蛤鋋猛氏張揖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遐蛤音閤善曰說文曰鋋小矛也市延切音羂騕褭射封豕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善曰聲類曰羂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音豆夷記陷若念切於是乘輿弭節排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楚辭曰既弭節而高厲覽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部曲已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曰侵淫者漸進之貌儵敻遠去郭璞曰儵忽疾也善曰曹大家幽通賦注曰敻遠也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張揖曰虎豹之放欲也輕禽飛鳥也音約曰蹴小之欲善曰張說是也轊白鹿捷狡兔郭璞曰教毛黃狀殺曰捷耳轊音衛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氣為電光耀者光之首也軼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鏃為滿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事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也故射之櫟捎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人遠頰高說是也梟工聊切遽音鉅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然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務也善曰楚辭曰鳥說乘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躪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躪踐也亂者言亂其行

伍也遒孔鸞促鵕鸃郭璞曰遒促皆迫捕鵕鸃遒子由切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丸山

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掩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善曰方言曰捎取也樂汁圖徵曰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

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淮南子曰太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率乎直指郭璞曰徑馳去也晻乎反鄉郭璞

曰忽然疾歸貌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郭璞曰蹷踰此也音厥張揖曰

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鳷音支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

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在渭南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濯

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鷁通以雀船為首頭鷁首羅船於池中

也一說能任櫂行船也韋昭曰櫂今棹也直孝切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掩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息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

略巡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善曰字書曰獲多少也徒車之所轥轢郭璞曰徒

步也轥轢蹂也女展切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善曰廣雅曰藉蹈也

蹈足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者也驚憚讋伏懾伏也

不動貌也讋音懾憚丁曷切讋之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郭璞曰言

交橫也他徒河切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遊

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顥天也張樂乎膠葛之

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也撞千石之鍾張揖曰百二十斤為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

張揖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

也以鼉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彼陶唐

孔安國曰陶唐帝堯氏也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

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

獸之極善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王者入其門一見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二言之曰載民

遂草木以今建帝功以建為育

千人唱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巴渝宋蔡淮南

于遮郭璞曰于遮歌曲名也張揖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

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

漢書曰宋蔡淮南三人各善鼓員文穎曰文成遼

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文成顛歌

其人族居遞奏金鼓

迭起張揖曰旅聚也結也郭璞曰鏗鎗闛鞈洞心駭耳善曰說文曰鏗鎗鍾聲

也闛鞈鼓聲也鞈古合切闛音堂毛萇詩傳曰闛鼓聲也鞈字書曰鞈鼓聲也荊吳鄭

衛之聲郭璞曰吳越之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季札聞歌鄭衛之音也韶濩武象之樂

口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象周公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南人服象為虐於東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郭璞曰鄢郢楚地也繽紛舞貌也激楚歌曲也結風亦曲名也張揖曰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

鞮之倡郭璞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弄者也善曰狄鞮西戎樂名也史記曰夫新樂奸聲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所觀也靡

曼美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靡曼皆美色也言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若夫青

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絕殊

離俗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嫻都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冶嫻雅也閑都小雅曰都

也靚糚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糚粉白黛黑也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嬛音翾綽音尺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孅細也善曰埤蒼曰嫵媚悅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孅橈音饒女教切嫚於員切嬛音翾孅即纖字於阮切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恤削張揖曰褕袘也郭璞曰繭一繭之絲也閻易衣長大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褕音踰袘音曳易弋示切便姍嫳屑與俗殊服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步千切姍音先嫳普結切屑先結切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皪一作䶕又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又曰宜笑嘕只音嘕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緜藐遠視貌善曰娟一全切睇大計切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也酣中仲切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亡喪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有餘暇無事棄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既政事而無暇時也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天秋殺而殺伐善曰家語孔子曰殺伐以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爲來世法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郭璞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毛詩曰我于歲畝小雅曰命我將也蔡邕曰曰墾耕也小雅曰贍足也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得往來也善曰往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勿仞勿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不聚人衆其中也仞滿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月令曰季春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孟子齊景公興發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令也改制度郭璞易服色郭璞曰尚黑也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與天下為更始郭璞曰與其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曰齋戒以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善曰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游于六藝之囿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曰游於藝善曰六藝六經也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楯也戚斧也言以爲舞也司馬彪曰古者舞玄鶴以爲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向書大傳曰舞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載雲罕揜群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揜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善曰公羊傳曰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先王之時有之悲伐檀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得進也善曰毛詩序曰伐檀刺在位樂樂胥張揖曰小雅言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材也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以脩容也善曰禮記曰以禮脩容翱翔乎書圃郭璞曰書所以通知遠古也述易道郭璞曰繫辭精微也放怪獸張揖曰放不施於苑囿中也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所以朝諸侯清廟所以祭祀也善曰月令曰天子居大廟大室中央室也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德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卉然猶翕然也善曰卉許貴切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羨饒也千欲切司馬

彪曰滋也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抗猶勒也抗損也音亢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威雖盛兼無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君辭詩章句曰辟除也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秋誘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逡巡避廗善曰公羊傳曰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卻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席席與廗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

五百里七 文八 十五 劉孝中

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祭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善曰財與纔同毛萇詩傳曰庖廚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鷃斑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女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爲在藍田昆吾也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盩厔有長楊五柞宮旁步浪切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瀕涯也言循渭水而東瀕與賓同音也公羊傳曰厓濱海而東周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袤南北也穿昆明池象滇河服虔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河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孟康曰馺娑殿名也善曰蘇合切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明臺名也神闕名也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象之劝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晉灼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也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鄴上書曰北狄中國之所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等之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

文選八 一六 劉

待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鄷鄗甲或爲田非也尚泰奢

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詡大也許羽切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傳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撥雖以泄貫之盛非成帝所造勿

猶不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韋昭曰制或爲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略曰

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已見上文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爲或人之意言古之非事而合禮者咸

稱羲農是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論者云否各以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雖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

宜何必同轍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則

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

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五帝三王雖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

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

尚玄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大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

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

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莊王卒子莊王侶立春秋感

精記曰莫之曾重吳子勝頭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阸僻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閎大也建道德

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

北方水色故曰玄冬陰烈殺氣盛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

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界不周風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

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帝上致數焉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虞人掌山澤之官又曰延長也昆鄰東至延長之遠也書曰闢閶闔已見上文儲積共偫戍卒夾道

晉灼曰劉向別傳曰共具也偫儲也蘇林曰偫音峙也漢書曰夾中陳卒騎成平路也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

御自汧渭經營酆鎬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度也章皇周流出入

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彷徨也周流猶周匝也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

入也張晏曰出以來入馳谷虎路曰嵕谷也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

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曰外門爲司馬門以竹虎落此山也殿門在內也

善曰三嵕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

極至也在天子上郡足以爲限鴻濛沆茫碣以崇山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

大澤也善曰莫孔胡切鴻濛沆茫其狀廣大也碣山也營合圍

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於前也

服虔曰昆明池中有靈沼也善曰三輔黃圖曰靈沼在長安西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

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文曰蒙覆也虎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

罘善曰言畢之大出於天之邊也西京賦曰鏌邪已見上文鏌音莫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竿

大常之竿七星之文日月爲常太常王建太常猶天子建旂 日月之旗七星之文

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乎崑崙之虛。

紛旗旒也繯旗上繫也善曰繯胡犬切 以雲爲旗以蜺爲繯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善曰渙大也濤大波也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

欃槍爲闉，明月爲候。

熒惑司命，天弧發射。

善曰熒惑主司命天弧星名

鮮扁陸離，駢衍佖路。

善曰佖一曰滿也

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

羽騎營營，昈分殊事，

善曰昈音戶

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

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

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

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

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

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

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

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

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蹋也掌以
掌擊之也爾雅曰茨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善曰蒙蘢已見上文輕飛輕獸飛禽也履般
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虎之頭也善曰調戲獲之也淮南子曰吳為封豕長蛇鉤赤
豹摼象犀韋昭曰摼拒也善曰摼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如淳曰跇超踰也音曳
巒山小而銳阬大坂也車騎雲會登降闇藹闇藹盛貌烏感切泰華為旒熊
耳為綴張晏曰旒旌旗之游也善曰綴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兮以赤氣為幡綴
以白氣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耿倚
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浦水涯也善曰淮
南子曰陰陽儲與也與音餘浪音狼聊浪放蕩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曰晏無雲之處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
道傳羿羿傳逢蒙說文曰眥目匡也控引弓也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服虔曰皇君也車
李奇曰純緣也善曰幽輵車聲也一曰輵音曷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
上蘭晉灼曰上蘭在上林中也移圍徙陣浸淫蹵部善曰部伍也
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行列也
壘天旋神抶電擊善曰壘軍壁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之者破近之者亡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未及起走未及發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刮音刮掃也野皆盡也
也善曰雅曰駭起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罕畢也罕車畢車也皇疾貌蹈飛豹嘄陽善曰嘄陽已見上文嘄工犬切追天
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應駍聲擊流光野盡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又有光精光明下時明極山川天地之間山窮囊括其雌雄
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大秦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媦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雌止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
石如雉也楚人謂之南切沈沈溶溶遙噱乎紘中晉灼曰紘下名為噱口之言禽上
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其口喙也善曰喙許穢切三軍芒然窮冘閼與孟康
曰言三軍盛也善曰窮冘閼與之上也言禽獸窮急無所逃遁也
芒然者倦之貌也冘音淫閼音遏與音餘也如音之謂也芒莫郎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韋昭曰亶
善曰上文已見字林曰牝牛之紲也觸以抵觸也熊羆之拏攫虎豹之
淩遽善曰淩遽恐懼也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
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善曰觸輻觸車輻關脰頸也妄發期中進退履
獲善曰言矢發必中進退履之也韓子曰射者發而必中其所期
其所在也賓曰創血下於車輪也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善曰言
中其欲丘陵陸聚也於是禽殫中衰善曰
善曰平也在義陵曰聚言獸之多也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
仲切晉灼曰靖冥館名也善曰深閉之館以臨珍池
下流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岐梁山名善曰孔安國尚書曰梁山
水名以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望也而盡也隨珠和
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字古灼切玉石嶜崟眩燿青熒善曰王石之王

與石也李形單行字曰崟高大貌青熒光明貌皆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獨形不能盡其形也高唐賦曰竄不可殫形也玄鸞
孔雀翡翠垂榮善曰榮光榮也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
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萇曰雎鳩王雎也又曰鳥鳴嚶嚶噍與我同子由切
說文曰昆同也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下鼓翼之聲若
雷霆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凌堅
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善曰[illegible]言可畏也[illegible]岸側嶮巖之處也[illegible]也谷國
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illegible]切蹈獱獺據黿鼉善曰[illegible]
曰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抾引也抾靈蠵鄭玄曰[illegible]韋昭曰[illegible]也
服虔曰蠵觜蠵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大湖中有

包山下有洞庭道也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乘巨鱗騎京魚善曰[illegible]
大鯨魚也浮彭蠡目有虞善曰彭蠡大澤也[illegible]方椎夜
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明月珠[illegible]
曰胎推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illegible]晉灼曰[illegible]伍子胥也
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illegible]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仰也車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
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
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善曰[illegible]與忽同仁聲惠於北
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南方之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

貉[illegible]爾雅注曰[illegible]莫敢不來享[illegible]抗手舉手而拜者也
[illegible]切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illegible]山群公常伯陽朱墨
翟之徒晉灼曰常伯侍中也已見[illegible]列子曰陽朱南[illegible]呂氏春秋注[illegible]宋人喟
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善曰[illegible]夫古之觀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illegible]上猶謙讓
而未俞也[illegible]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illegible]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illegible]

[illegible]非章華是靈臺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罕徂離宮而輟觀游[illegible]
土事不飾木功不彫[illegible]承民乎農桑勸
之以弗怠[illegible]儕男女使莫違[illegible]恐貧窮者不
[illegible]
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illegible]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
[illegible]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
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illegible]加勞三皇勗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善曰祗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固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林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之前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上也又七略誤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爾雅曰冬獵曰狩故書曰先命武帝之以也右內史更名右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曰豪彘也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狖似獼猴而大尾長

茲曰罵罟曰羅旂弋又切獲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盩厔以網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陣也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明貴事上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萇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秋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服虔曰嶻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嶻嶭即今所謂嵯峩也善曰說文曰弋橜也又曰紆詘也椓音卓嶻音截嶭音齧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善曰音義曰踤聚也顏監曰踤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踤音萃方言曰踤蹴蹋也扼熊羆拖豪豬善曰扼拖已見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槍其外又以竹樵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廑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魯伯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暴露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蒙庸伯曰蒙昧幼少揚之故自言也前年猶長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窫烏黠切窳音庾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如糜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糜饘也毛詩曰羣黎百姓也爾雅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順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斗樞為政也人推曰命比以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橫鉅海漂崑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四明切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擲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擲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擲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擲之言度也字林曰擲山揩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亂如蓬也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鞮鍪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鍪也鞮丁奚切鍪音牟蟣居綺切蝨所乙切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尚書曰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古屈字也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至十二年崩凡七年爾雅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言隨風乘流從高祖之風也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善曰敝不更爲也言不穿不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不敝盡不更爲服虔曰鞜革履也音沓大廈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上無文木不爲書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疏遠也瑇與玳同字書曰珠不圓者曰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彫又曰王曰瑑之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斥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音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眇一笑切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漢書曰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上階爲天子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善曰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號也漢書曰東越王餘善自立爲武帝東越也音曰一云漢書曰東越王餘善反殺漢將吏也羌戎睚眥閩越相亂善曰晉灼曰睚眥瞋目貌也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爲南越邑王應劭曰漢書曰孫權建元四年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善曰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漢書曰匈奴也善曰氓人也迺命驃衛善曰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青也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沄沸渭衆盛貌也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分音汾沄音雲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言其疾也猋與飆同駭蠭軼言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善曰轒轀匈奴車也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轒音汾轀音溫古字通也腦沙幕髓余吾善曰服虔曰沙幕匈奴之地漢書曰貳師將軍出朔方北匈奴余吾水北應劭曰余吾水名也在朔方北遂獵乎王庭善曰匈奴王庭也敺橐駝燒熐蠡善曰服虔曰熐蠡地名也晉灼曰音冥鹿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善曰韋昭曰剓割也音刀奚切

奴王也單于分其部衆也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善曰說文曰莽草也杜預曰刊削也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善曰蹂踐也尸死人也廝賤役也說文曰累係也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善曰說文曰鋋小矛也瘢創痕也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善曰如淳曰叩頭時頭下向則頷上向也韋昭曰領音蛤扶服蒲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二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
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 善曰
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曰南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爲興師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靡
節西征羌僰東馳 服虔曰僰東夷名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羌伏信誅也僰蒲北切 是以
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 善曰遐絶遠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
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 服虔
曰蹻舉足也晉音橋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 永亡邊城之災
金華之患 善曰史記士蔿曰邊城少患韓詩子夏曰二年之東士辛金華之事無讎也增數 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流浮洋

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以喻帝德焉序言多也潛夫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善八區八方之區也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毛詩曰天之所覆鄭玄父老曰羣生霑濡
矣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虧毀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文子曰物盛則衰 故
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弃也彊盛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
慮險安則慮危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
穀皆熟爲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閒相勸曰聳聳與竦古字通 振師五作習馬長楊 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盩厔有五柞宮也柞音作 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善曰爾雅曰簡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迺萃然
登南山瞰烏弋 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 西厭月蜎東震日域 服虔曰蜎音窟
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鉤矢我陵薛君
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
骫屬而還 韋昭曰不暇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屬而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
曰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事速畢而還也張以爲騎軼奴振切彷彿或作髣
髴骫古委字也屬之欲切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 善曰太尊高祖
也爾雅曰烈業也 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已見
上文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

口摩田器也晉灼云以手推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婚姻以時男
女莫違 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 出凱弟行簡易 善曰毛詩曰愷悌君
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矜劬勞休
力役 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又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曰劬勞病苦也役無奪農時 見百
年存孤弱 善曰禮記曰存諸孤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 帥與之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 孟康
曰碣磍之虡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王搖之以奏樂碣
一轄切磍音轄鞀徒刀切 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韋昭曰拮擊也球玉磬也古文隔
爲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拮居黠切球音求掉徒釣切 酌允鑠肴樂胥
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所信美以當師禮樂以爲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

曰君綏胥子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朝又曰受天之祜雅曰祜福也音怙爾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聲若
此故眞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晉灼
曰元符大端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封泰山[illegible]
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
三王延光至令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
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秔稻屬聲類以爲稻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文有
秔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illegible]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訏大也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趎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

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離音趙客徒愛胡人之獲我
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言未卒畢
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
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對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以厥事甞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

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適性也[illegible]曰
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有靜也[illegible]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晉灼
聿述也[illegible]中采[illegible]英麗[illegible]五采[illegible]備
成章曰羣英者雄[illegible]之[illegible]名[illegible]之稱也一本聿作律者曰羣[illegible]見[illegible]厲耿介之專心兮
奓雄[illegible]之婞姿[illegible]也言耿介專一也[illegible]豐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言雉[illegible]整其不羣之性[illegible]揚
[illegible]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illegible]
分雉而一護之不相[illegible]也[illegible]
此以上言[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善曰左傳曰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illegible]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界與畿

於時青陽告謝朱明承節[illegible]
青春受謝[illegible]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illegible]初莖蔚其曜新
陳柯槭以改舊[illegible]
也[illegible]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illegible]
曰毛詩曰英英白雲[illegible]
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illegible]
[illegible]

思蹊蓺之肆志袪視箱籠許家切騎媒之耶揭騎高敵得也徒辭揭騎字作袪揭揭居候切嗢音詰苦曰楚辭曰

意恣雖以袪翳王逸曰高也緻一肆志所意翳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

骹脛也角猶鬭也悍勇也瞵視也其堅動之骹脛以角[illegible]剛交之目以旁視其敵也

告文[illegible]切善曰[illegible]鸎綺翼而經撾

灼繡頸而衮背

袞章言五采備[illegible]切善曰[illegible]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

能[illegible]其中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也今

雉[illegible]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illegible]開除之名也今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拄翳[illegible]翠色也[illegible]綠

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illegible]上加木枝以葉上

文選卷九　十

[illegible]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

緻[illegible]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illegible]游者言可

與游也言[illegible]場[illegible]起不早野雉帝至原禽也[illegible]甘疲心於

企想分倦目以寓視[illegible]何調翰之喬

桀邈疇類而殊才[illegible]

舊曰[illegible]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illegible]

徐來[illegible]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

其褰開也罟網也今以[illegible]

其以出[illegible]長視已見[illegible]徐來也[illegible]行[illegible]止不[illegible]之貌也善曰[illegible]行也[illegible]走也[illegible]

七[illegible]切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illegible]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首藥綠素身拕黼繪[illegible]方言曰[illegible]也曰

[illegible]青鞦莎靡丹臆

蘭綷[illegible]或蹶或啄時

行時止[illegible]十步一啄[illegible]

一啄[illegible]止[illegible]班尾揚翹雙角特

起[illegible]良游呃喔引之規

裏[illegible]應叱愕立擢身

文選卷九　十一

竦峙[illegible]捧黃間以密彀屬剛罫以潛擬[illegible]

[illegible]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illegible]山鷩悍害姦迅已甚[illegible]

甘越壑凌岑飛鳴薄廩[illegible]

[illegible]鯨牙低鏃心平望

審[illegible]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illegible]如錦之分碎也逸羣之儁擅場挾兩

逸羣儁異之雄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也善曰西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擽雌妬異倏來忽往擊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倏忽往來舞時變止也善曰楚辭曰
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
之儻朗餮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言其畏聲而畏光也發音[illegible]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技癢屏隱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進既無由使媒鳴然號則紛紜
不定空心而技癢有伎藝欲逞曰技癢也音義書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illegible]通曰高漸離變姓易
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癢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之應機啾擭
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爲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illegible]數中啾然擭地而鳴引令來鬪[illegible]者曰擭
[illegible]聲也三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illegible]解便逕
來闘交距蹴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

十二

彤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富於窻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窗翳俯發弩挃美正射其嗉首頹向
後臆仰却覺也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多呼爲塘夷靡[illegible]也易
[illegible]也農不易[illegible]此言田埆荒變也善曰毛詩曰禾易長畝稊菽藂蘩蘙薈菶茸[illegible]
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illegible]草[illegible]茂薺菁菜茸菜[illegible]貌菜清[illegible]切茸如[illegible]切善曰孫子兵法
曰林木蘙薈西京賦曰草[illegible]鳴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頂也爾雅曰山頂曰冢
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雊高之上善曰毛詩曰[illegible]雉振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
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雖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illegible]一本或作捫[illegible]
切捫而專切善曰尚書是降丘宅土瞻挺穟之傾掉意忿蹤以振踊挺穟草莖
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異雉將出意忿躍踊逸也善曰[illegible]失冉切躍失藥切暾出苗以入場
愈情駭而神悚暾漸出貌也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向覩草動異雉齒至暾外而出果其所獨

情神愈驚動望[illegible]合而[illegible]雉肱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illegible]闘
合飛翳翳然獨顯仍歛翼旋反也人歛身謂之肱肩[illegible]烏華切善曰說文曰翳顯也[illegible]書公孫僂曰脊肩低首
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illegible]了切肱許結切儆余志之精銳擬青顱
而點項雉既反顧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顱頭也[illegible]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
剔目不步視與體也邪眺旁[illegible]不正常鳥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
[illegible]文曰陽[illegible]也[illegible]與易古字[illegible]靡聞而驚無見自鶩[illegible]字[illegible]從萬古云許俗
[illegible]周環回復繚繞盤辟之皆從往復行正也善曰漢書
[illegible]戾翳旋把縈隨所歷[illegible]也把[illegible]內所回也古韓[illegible]窮
[illegible]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彳亍止也[illegible]上[illegible]也
鏃也發中鐵[illegible]也彳亍[illegible]丑[illegible]切往被還切中善曰令本並云彳亍中[illegible]

十三

以文勞之徐氏誤也前劉重膺旁截[illegible]翮[illegible]射也[illegible]
劉殺也[illegible]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illegible]
曰狷急也古縣切內無固守出不交戰[illegible]外無[illegible]也善曰氣堅[illegible]
子曰民毋[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敵內不[illegible]可以周[illegible]國語[illegible]文共也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illegible]人云[illegible]去如激電之山有神人居[illegible]約馬[illegible]疾也善曰[illegible]闚閩藹萊槇歷乍見在[illegible]變田中也
[illegible]於是筭分銖
[illegible]商遠邇[illegible]
[illegible]揆懸刀騁絕技[illegible]度也[illegible]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如韝如軒不

高不埤言至乎也善曰毛詩曰如輊如軒輊與輕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竹二切埤貧美切當味值胷裂臆破觜紲亟也咮受食處也觜豕也裂假破喙也字書曰咮鳥喙口切肆也米音素竹秀夷險殊地駠麗異變地有千險之殊驂麗之異隨變不應一不可為準也具不暇食夕不告勸言能勸捲之者也昔賈氏之如皋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始解顏於一箭笑始言列子曰一列解顏而笑賈氏也五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言妻所以怨恨者夫之醜也今見其獲雉能使夫之變貌則是怨恨之釋也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言馳騁獵者必乘危也善曰閒切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言吾藝之安逸禽從其所豫暇也善曰馬融廣成頌曰越險阻乘危陵山言善射者安坐而禽自來就己故逸而不勞清道而行擇地而住言多則除道擇地而住人善曰周禮曰從者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漢書曰爲之參驅曰王者出則警蹕方以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皁隸此焉君舉

◆文選十
◆古二十一

人從而行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擇地而住在服者馬也尾以飾馬衡也華巴與服皆在後也善曰漢書曰覲禮曰王后六馬皆以翟尾爲飾有以雉羽爲飾者蓄多用雉尾左氏傳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非君所及也

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毛萇詩傳曰淫於酒大夫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善曰左氏傳曰晏子曰君子之主恤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司主也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端其操或虧此則老氏所誡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善曰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班叔皮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性好莊老在扶風安陵人也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不聽乃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遂爲融畫策事漢光武聞而嘉之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免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卒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逸楚辭注曰填塞也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曰邱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兮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絶迹而遠遊莊子曰絶迹易無行地難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

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漢書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長安也晉灼曰瓠谷在甘泉有宮名曰玄宮皆在谷中也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漢書曰甘泉有雲陽縣有雲門通天臺名已見上文楚辭曰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也又曰郇音荀邠與豳同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殘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左氏傳注曰殃禍惡

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言者

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有兩

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

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縣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渠漢書音義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

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

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羋

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之而

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

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紛紛[illegible]騑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青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騑傍馬也毛

詩曰行道遲遲其[illegible]而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楚辭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illegible]以馳大區[illegible]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illegible]去長安二百五

十里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回以樛流毛萇詩傳曰綿綿長不絕貌也[illegible]

遠紆回路[illegible]遠而曲繚音[illegible]文曰紆屈也樛流曲折貌也樛音鳩過泥陽而太息兮悲

祖廟之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墓也

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

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縣即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illegible]上林賦

曰弭節安志也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晻晻

下而頹說文曰晻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

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

曰路曼曼其脩遠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

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

固而繕藩言不先治近道綏人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觀猶示也首身分而不寤兮

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史記

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詐立為太子遣使以罪賜蒙

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毋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蒼頡篇曰鄣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illegible]又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漢書曰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卬[illegible]

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史記孝文紀曰[illegible]

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illegible]

[illegible]降几杖於藩

國兮折吳濞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立為吳王孝文時[illegible]稍失藩

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

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遠豈如嬴秦嬉滿而衛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異循旨時也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其波也山水曰谷之蕩命曰谷水列女傳[illegible]曰兮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illegible]水揚波兮杳冥冥杳杳采冥貌也說文曰[illegible]劉歆遂初賦曰浮積雪之皚皚雪白之貌也[illegible]霜露之[illegible]鴈邕邕以群翔兮鵾雞鳴以嚌嚌毛詩曰雍雍鳴鴈[illegible]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illegible]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漢書[illegible]聲也[illegible]日遊子[illegible]愴悢悲也悢力上切毛詩曰[illegible]傷懷[illegible]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illegible]於地[illegible]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illegible]於邑[illegible]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毛詩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illegible]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楚辭曰[illegible]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樂以忘憂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illegible]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

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年十四執箕帚於曹氏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著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馬融從大家受業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和帝年號永初東觀漢記曰[illegible]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illegible]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毛詩曰[illegible]左氏傳曰[illegible]偃師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illegible]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亭周季之世為偃師[illegible]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鐏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illegible]諒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illegible]

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 曰貴道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 楚辭曰反顏而游魂 曰時君曰神也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周 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 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 鞏居勇切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 郭璞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 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皋縣 旋門已見東京賦成皋今虎牢是也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 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卷縣故城今號圈亭是也 卷丘圓切

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 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

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 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 春秋晉敗狄於長丘 史記曰

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小人安土也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 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 家語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為陽虎拘之

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 論語曰子畏於匡

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 楚辭曰聊逍遙兮容與 又曰時曖曖其將罷

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 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

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 左氏傳曰蒲衛邑也

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 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

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 史記曰子路為蒲大夫 論語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 勇而無義為亂 到于今稱之 或又曰民為祠

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 蘧伯玉冢也 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玉冢 廣雅曰墳高也 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 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論語曰 太上有立德謂不朽

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 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 論語曰

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適衛曰衛多君子 子曰信而有徵

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 史記曰衛君角二十一年 秦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 禮記子曰力行近乎仁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 論語曰仰之彌高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 毛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求福不回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楚辭曰招具該備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 先君謂彪也 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語矣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注鶡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嘖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嘖與謙音義同士革切尚書曰上嘖下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滎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慎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所在曰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衆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王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其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焉子耕於巖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鵩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窮真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蒼頡篇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菲薄而無由焉論語注曰菲薄也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仲曰詩去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崩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 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 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拟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 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譸亦譸字也爾雅曰譸誰也 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 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拔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居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 言孔蘧有先微知章之鑒故隨吾委而行隨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感斯術故論語子曰遇常之時未盡其身世周易曰隨辭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懷不辭其身也辟匹亦切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言己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累之累故悟山潛之焉拘攣之宦非承從漢書鄭玄箋毛詩曰貴內為拳序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騎蓬轉匹遇際會 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 說文曰儡壞敗之貌吾罪切崔亦壞貌七罪切累卵已見鄭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苦祭切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拱殿人府主簿孫秀收岳取急在外朱振代表三族 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 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尠寡也 遺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 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衡宜子頌曰合會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 漢書王吉曰弛發也荀悅漢紀曰人主恕如秋霜物候文口令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其殺以為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潤澤而謂賦曰之蒙聖主之渥恩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余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貞吏之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罷民東思王述征賦曰畏兩夏之亢網徽國東口辭人嘯已幼延孟嘗君遼中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辭子去魯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慨傷懷下數行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辭曰為形而外傷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也漢書曰鎬京帝都部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毛詩序曰王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漢居西南二十里王里是家曰長大息以掩涕汝升由越墳爾乃越平樂過街郵任彥昇書曰好生田也自洛陽行營苑如曰厚曰樂故田也自帝陽秣馬皐門稅駕西周周禮曰一原古蓄亭郵也鄭玄長水經注曰稅於西周擇干...一名也鄭玄曰街郵伊...古蓄亭由街郵也

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詩曰乃立皐門杜預左氏傳注曰皐門郭門也上林賦曰稅駕乎此而收遠矣姬德興自高辛石卷長言曰姬德是之左氏曰帝嚳高辛氏之子堯之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曰帝嚳者黃帝之曾孫也薑嫄為帝嚳元妃生稷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薑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又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公劉居於豳其後古公亶父去豳止於岐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為我狄攻之故下...公季昌弟...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東伐紂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旋牧野而歷茲尚書曰周武王與受戰于牧野毛詩曰牧野洋洋此征伐之也愈守柔以執競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維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入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燃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安而慮危桀惑而樂亡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漢書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毛詩曰天亡之命大傳曰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鄭玄曰言去復自比於日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亡言武王與桀度量相乖不遠哉言天常在也巴人謂武王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情悖也乖舛也不齊也兩雅曰遼遠也今假遠為呼切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啟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主曰考猶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

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左氏傳曰昔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國語曰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史記曰平王東遷于洛邑辟戎寇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王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王孫滿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王莽詔曰大禹能王失德之賢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討子頹以樂禍尤其効戾也左氏傳曰子頹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咎病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寬也重晉文侯重耳

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墮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鬬者兩會以於關小雅曰寅廣遠也

嗟咨景悼以迄丐政

凌遲而彌季偪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三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丐雅曰迄至也丐古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孔悝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

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横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介立崩子哀王立弟叔襲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顯王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卒子[illegible]王赧東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孔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召叔孫通為博士遁出之亡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我

瀕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illegible]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

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蒼曰瘞埋也時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聘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謂回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黽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廣雅曰盜竊之名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儁自取雄儁也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中歲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
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略
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術廉頗也言
以相如之比廉頗猶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求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趙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睢傳漢書陳蕃曰鄧禹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含怒
之曰文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畢奉辭以伐罪初
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遇上令諸將士屯黽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敕
曰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光武欲
與三奇戰於其衆與赤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眚掩
大漢西京賦曰翬鶚高羣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
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連結也登峭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皐記墳於
南陵文避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
隻輪之不反縶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絰敗秦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
師公許之杜預曰公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值庸主之
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言君值庸主矜而愎諫殆肆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爾雅曰
備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illegible]
封殽其尸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替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三敗負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
及濟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上三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傳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以必有功德也字或為鞙非也降曲崤而憐虢
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興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有石城外石戍崩石有如亭漢書注曰相與交壽為與國與寶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
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獻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也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焉有服輿之役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若長水經注曰曹水出我祖安陽言陟陝郛
宗山北流出谷謂之曹陽阬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
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驛東十二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
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遥思於征役願請旋於僊況既獲許而中惕語
皇駕而驟戰望王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
並起乃從天子都長安焚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傕質天子於營傕將楊奉
叛傕傕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董承見傕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雖折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遊除
也左氏傳晉趙括罪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矛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觀萬乘已見上文痛百
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腹以流
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少攝舟
中而掬指葬蒿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李樂衆懼傕大破之乘輿
乃得渡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氣留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度者皆爭攀

船上人身揜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樊㝉子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𢆶子曰
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上征賦曰有身分不寐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
涉者又曰晨夜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惜兆
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
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後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
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曲沃武公伐晉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之後也莊伯武公桓
叔成師之後此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
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
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李大而本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吴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
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袊帶迹諸侯
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鄧輿曰崎嶇重阻周易曰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已見上文持孫子曰勇怯勢也矜撣或開關以延敵競
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
而不敢進也有噤門而莫敢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
曰秦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欲慴亦閉也

集巨蘇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
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言乎亞之險手害載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登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
也易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漢六葉而拓纖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
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臣屏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鄙其旨寵繫以閑
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嫗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

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織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辭作食乎曰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時猶訓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也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時有銜橛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馬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橛騑馬口中長銜也橛巨月切淮南子曰以法刻刑許慎曰峻峭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瀰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懼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經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

文選　十　十一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閿鄉爲戾園又太子罵曰始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鄰我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儲以待之王令名曰高四皓之名刻肌骨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對又續之以盤桓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比舊都騑遲遲而遲竝兩雅曰蕙也全節即夢書全鳩望矣太子不死處閑經曰全節閿鄉東十里鳩湖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播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漢書弘農縣名今虢州閿鄉縣一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

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閻音闊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璧與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度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憤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憤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也廬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甯武子曰此行也將以興也又曰雖衆無所用也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又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漢書楊雄傳即翊先國圖書而作之曰料敵制勝砰揚桴

六百九十八　文十　十二　月

以振塵繣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繣乖戾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洚道之兵鼓不振壁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繣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宮商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砰普耕切俯狹路之迫隘軌踦驅以低仰俛俯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區崎音去曰踦區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寔蹈秦郊尚書曰奄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羽獵賦曰標紛數以扶疏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濱汧隴褒斜汧隴並已見上文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賦丁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並已見上文。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楚辭曰：谷芳鬱。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玄素水色也。二水名也。楚辭曰：臨元根之玄獨。又曰：含京水而蒙漢湯井。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志曰：周氏曲在長安南一里，今名周氏陂。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皐隩區。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有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繳而改為。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幽王以為司徒。尚書曰：臣作朕股肱。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毛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為亡國。史記褒姒，宣王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怒，與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又曰：犬戎殺幽王驪山下，丁巳之歲也。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國語史伯曰：周將亡矣。又曰：威之周，以亡乎。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又曰：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曜曰：天地開闢。勞苦而不圖，不言其事。言人勞苦而不見其生理之報勤也。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左氏傳君子曰：其是之謂乎。此非其效與？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而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曰：季孫行父誠。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晏子曰：明王為人君也。誠，謂至誠也。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從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
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遷
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
陰授劍以約莊擠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
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入至戲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寔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曾起出謂項莊
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書武王曰吾含
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擠排也力刃
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危酒咀彘肩以
激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賁命之臣莫不
激揚也怨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諸先生曰大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
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曾曾怒撞
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疏廣字
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軷

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鬱其萬雉
峻嵃峭以繩直西京賦曰巘西涵而絕金埇出郭賦曰建金萬雉嵃謂峻峭頓也繩直已見
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閨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
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
且清也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
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名京備子初臨故曰新館涖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
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受謝王
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閒舞賦曰餘日怡蕩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
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古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廣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
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郎主周禮注曰肆市中
陳物處也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籥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
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一或為一處非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鷩雉雊於臺陂狐
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鷩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蜀
都賦尚書曰予以[illegible]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遊急就章曰乘風縣鍾

華詩樂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鑄銅人十二董
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以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
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衛霍已見長揚賦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張騫銜命奉使
殺在刺單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
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軍得以不乏之封騫為博望侯慶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
皇威暢數敷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

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棄
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用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
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錄見著忠孝節封為秺
侯音妬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
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以此為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荅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
以典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
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史記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為七略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
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尊
字子贛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
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
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緣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終童
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薦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飛翠緌拖鳴
王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緌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東觀漢
記杜詩上書曰伏甚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謂日涅也
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改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熹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泥滓
動增涅滓說文曰淬澱也或從容傳會晏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
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顯績而嬰時
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於上
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
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

書上遂謙讓無所專風夷從弟吉代殷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
曰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
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
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
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
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閒釁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揖不
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昔蒯聵違命出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

二十四　文二　二　李泉口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
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
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紂王丁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天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
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將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郭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
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象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
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武雄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欒大皆方術士說
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精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
奧祕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燎魚爵於漫沙隕明月以雙碎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致邛莭其奚難惟余欲而
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勤東岳
以羨班固漢書贊曰孝武之時府庫皆竹枝則門材柳赴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瑞曰典
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勸功中岳增夢書曰是臣上言宜封
泰山呂曰惠遠吏上壽蓋禪云美辭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大傳
曰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嗇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
靡古先明照則大至後宮也廣雅曰較明也馮曰面洞後正不遠賊曰兆藏垂聲衛靚音枝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
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文十　二十一　文

以此對重焉傅昭儀等皆慚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
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其辭曰招卣良與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
靡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曰體輕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
娣發白枝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
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委身明
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
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
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宗正劉禮為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
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天子不得入先至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

口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
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
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天說文曰揖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承相修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郵其
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
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
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
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
墓惆悵失志之貌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
陵攻趙其利少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

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慼出矢言何休公羊注劍
[illegible]覩秦墟於渭
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岐岷以隱嶙[illegible]
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行切嶙峨頹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陂陁
之長坂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
償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
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荊軻獻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擿秦王不中中柱丁狄切筑聲厲而

高奮狙潛鉛以脫矐史記曰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擊筑聞於秦始皇
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惜其目使擊筑稱善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撲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擊筑擊秦王中矐秦王病瘡死書虛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矐者眈去人之眸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矐霍蓋矐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狼狽周勃
狼狽失據貌外因執須音貝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欺賢寄苛制
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
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為丞相始皇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趙高詐為書賜
[illegible]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胥逮國語注曰苛煩
世誅之周禮注矯綸詐以為是曰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曰扁

二十三
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illegible]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
猛為煬余亮切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
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
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曰國也劉轘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
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假讒逆以天權
鉗衆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樵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也

韓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事白賊曰楊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鬭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

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夷崩廣雅曰崩壞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

史記曰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

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

史記曰客有說羽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緣人於伏達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感市閭之菆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

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爲東郡太守爲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奏劾望之在馮時執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貴而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菆麻莖也阻留切然并渭城黃藁之市也延壽被誅丞蜀無守人閒者而起廣漢記戮曰何有之怨毒淚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爲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相告訐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莒也之說地又曰瞿雖公之司馬殺之而受其拼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史記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孟元茂允曰錫又曰羣善必舉也

存威格乎天區土墳掘而莫禦臨拚坎而累於步毀垣以延佇

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漢書曰方偈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順復西京園陵廣雅曰拚蓋也鄭玄曰罷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拚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公羊傳曰會齊侯于讙無譏楚辭曰叔寂漢不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都

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爲吳相病免家居安陵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謊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爲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閔爰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爲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爲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慘龍七各切漢書成帝曰朕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無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違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皆穢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疢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累切何休公羊傳注曰毀撤也

寢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壞宿責秦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漢書曰成帝起延陵廣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譚帝曰俊京

孔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爲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鞫窮也謂窮問其情也一曰勤毛萇詩傳曰鞫告也

忕淫嬖之匈忍勦皇統之孕育班氏狂忕也宗嬖部遲并嫁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往幸生子封元又辟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又言夭勦絕其命九夭殘曰勤戒也殺絕其命是也

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廣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

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爲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莽故曰孤墳

鷙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門外也樠

門礠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殿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表南山之顛以爲闕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爲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爲之則神怨矣使人爲之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同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爲祧又禮記定公曰臣弒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

由僞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胡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饗帝千臣起伍高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爲郎也

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與闇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 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遭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爲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后悼園置奉明園令所謂千人唱萬人和者是也北堂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思后園令所謂千人脚者是也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訊問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爲王母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 廣雅曰隈曲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在長門東南八里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周禮注曰體分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 曹植閑居賦曰開襟而清風閑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嵕甘泉日此延千合乘輿所遊三輔黃圖曰五柞宮在盩厔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渠已見上文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彌漫浩如河漢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漢書曰武帝發謫穿昆明池也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古詩曰皎皎河漢女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

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之象也

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于孫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周禮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鴻漸于干

乘雲頡頏隨波澹淡 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林賦曰汎淫泛濫隨風澹淡

瀄汨瀍瀍 西京賦曰散似驚波

集暉上林賦曰巨石溺溺上林賦曰逸乎萍蓮沼

櫺波嗟嗟 蓮謂上林賦曰崇山草茂也夫表

於是伊茲池之營宇于漢武之戒 切微切徵力也

於綠蔬菁葓賴茲 漢武以良魚作也之意由以勤遠略以勤遠以昭有旅

於荒服志勤遠以厭武良無要於後福 罪字也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蜀文曰窮武極戰

而菜蔬茞實水物惟錯 尚書曰厥貢惟錯孔安國曰錯雜也

乃有瞻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西都賦曰華實之毛尚書曰厥土惟白墳物土之宜今亦毀之而又復也左氏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晉言在皇代謂晉也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飭貧惰同整楫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鮮夫有宰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周禮曰以九職任萬民其凡厥其也杜預左氏傳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之多少也

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鉤投罔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杜預曰枻楫也楚辭曰鼓枻而去方言曰楫或謂之枻毛萇詩傳曰綸釣繳也謂車輪以收之也西京賦曰叉簇之所攙搶

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罩尾掣三牽兩 劉熙曰經猶連也白淨也言網之淨者也上林賦曰鳴根貫鰓言以長繩貫其鰓尾也魚在水中二人對言其長也高大以其長二尋謂之罟以網為緊也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 說文曰徽三糾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黏著也廣雅曰大縆謂之徽又曰鉅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緊羅魯鉅鉤

華魴躍鱗素鱮揚鬐 字林曰鬐魚脊上鬣也鬐已見西京賦

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 周禮曰內饔掌割烹煎和之事毛詩曰執其鸞刀鸞刀已見東京賦

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 毛萇詩傳曰載設也

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毛萇詩傳曰飫私也韓詩章句曰泊有思宣子之言以鮮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其大寔

史樂觀子於受當設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悲其
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歎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策謀奇偉者先注曰策謀出中尊
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豐鎬如渴如飢心
翹懃以仰止不加勸而自祗豐鄗周所居也孔叢子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母也廣雅曰希庶也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鄗
仍亡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于豐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永世延祚不朽等手莫二其一周之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明黃公頌曰
參其二也末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之議
言舊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
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
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存義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遂讓其所爭以為閒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竹器

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司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失然切
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
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詐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
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毛詩曰玁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不使學者
制焉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
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僭不可長也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人莫敢不用情又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弗能理明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忘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雖才足以理左氏傳
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方字非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諒以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逍遙次而勿驅聊假日以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彈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說文曰屋宇覆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顯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

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雖與沮同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 杜預左氏傳注曰陵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也

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荊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曰故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詞之舒也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紛濁喻亂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楚辭曰吸精粹而吐氛濁

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毛詩曰以遨以遊毛萇曰遨遊也毛詩曰豈不懷歸韓詩曰眷眷懷顧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言感北風而增思也小雅曰憑依也漢書曰天子倚軒檻上隕身九章 昭曰軒檻殿上欄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楚辭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漢書曰臨沮縣荊山在東北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 毛詩曰周道逶迤韓詩曰漾長也毛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楚辭曰思舊鄉王逸曰不能禁也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 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顯而越吟 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對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窮謂賤達謂貴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曰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冀與覬同高衢喻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平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風蕭瑟而並興兮天

文十一 三

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說文曰黯色曰黲黲與慘古字通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曰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闃無處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毛詩曰號彼征夫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丁達而憯七感切惻初力切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忉忉毛萇曰憂勞也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猶忉忉也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於力切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殿陛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胸骨也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聲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爾雅曰涉渡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許邁所降葛仙公山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埤蒼曰瓌瑋珍琦也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冥奧者冥冥深奧也幽迥遐遠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隱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始經魑魅之塗

文十一 四

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魅山神物莊子曰其遠而無人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熙孟子注曰罕少也盡也楚辭曰畢世孔安國尚書曰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列仙傳曰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茹食也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神仙感化者何肯存之也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

也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劬方解纓絡永託茲嶺方猶將也
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
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閡謂無名妙有謂一也
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鵩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物之極
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
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山阜老子曰一生二二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嗟
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曰□□也魯靈光殿賦曰□□□非神明依
憑支持者也蔭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天台越之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
之分野也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吳都賦曰□□□□合九疑
皆山名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配猶對也左氏
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故曰唐典也邈彼絕域幽邃
窈窕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
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
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
而思矯言羨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翮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翰飛也理無隱而不彰啓二
奇以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赤城霞

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
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
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摯
標甚高標卓遠切界道謂為道之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
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兮
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苟台嶺
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掘崑崙虛以下地中
有層城九重是也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
鈴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披荒榛之蒙蘢陟峭

崿之崢嶸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子曰草樹蒙蘢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崢嶸山高貌
濟楢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之山大經由溪
謝靈運山居賦曰度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紆縈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楢溪人跡不復過此楢溪字紆
並西陷切落界行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
漢書注曰鄞音銀跨穹隆之懸磴丁鄧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貌西京賦
曰閣道穹隆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
深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
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逕纔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攬樛求居木之長蘿援葛
藟力鬼之飛莖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

爲縈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爾雅曰女蘿兔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冥寐昧故謂爲玄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險曲折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萋靡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也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藉楚夜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壯茂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裔裔飛貌也爾雅曰嗈嗈和也謂聲之和也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靈溪溪名也廬

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旺不住故曰蕩雖遺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淮南子注曰旋流深精也身意皆淨而能不淨故口發五蓋非真而蒸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蒙五蓋或爲神表發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羲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迹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循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毛詩曰陟降庭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宮數萬人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顧愷之啓蒙記

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彤雲斐亹亡匪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斐亹文貌翼猶承也櫺窗間子也毛詩曰有如皦日炯晃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疏也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番禺也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酒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

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玗琪樹璀璨衆貌璀七罪切璨倶切玗羽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沖天百法論曰并及入華應長僧鉢上大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衆錫杖經傳像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而正道故能號其神安出於衆有而入無爲也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汙害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象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事乎長辭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所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
思幽巖朗詠長川廣雅曰凝止也朗猶清徹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停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法鼓琅
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名香肆覲天宗
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遂也侯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挹
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
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崑崙其上有醴泉華池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
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下繫也荀粲列傳粲荅兒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象外者也象外
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保牛矩切悟遺有之
不盡覺涉無之有間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

無為是而涉之而有閒言皆而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言有防諸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象莊子注曰
泯乎泯生又曰本末內外蕩然俱釋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
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
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外王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窮無必資於有故
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無有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辭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
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
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郗超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入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

識同在一有而重假觀於起有長然勃與之意以色空又觀空二幡識空又觀亦爲二幡恣語樂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致終日語樂等乎
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渾萬象以
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則播玄宗則萬然都盡不知己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
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城載其形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
上文

蕪城賦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
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寶廣厲王胥皆都焉鮑明遠沈
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
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

軍事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在而誅
瀰彌迆以爾平原[illegible]南馳蒼梧
漲漲海北走紫塞鴈門[illegible]漢[illegible]漢書曰
宋氏[illegible]漲海如淵[illegible]崔豹古今注曰秦築長城土色皆紫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
有所門部柂以漕渠軸以崐崗[illegible]引也[illegible]邗溝山左氏傳曰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崗廣陵之鎮平也[illegible]車軸之持[illegible]河圖括地象曰崐崗
之山橫為地軸或為柂戍為陸軸或為[illegible]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江南臨
曰重[illegible]帶江南曰隩[illegible]說文曰隩藏也[illegible]易記曰[illegible]二枝在四會之路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
昔全盛之時車挂轊衛人駕肩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
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轊車軸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追切也廛閈撲卜地歌吹

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闠闤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孳貨鹽田鏟利銅山聲類曰孳蕃也孳與滋古字通也□賦曰陸□鹽田蒼頡篇曰鏟剷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才力雄富士馬精妍班固傳贊曰財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故能奓秦法佚周令聲類曰奓□也□□也軼過也佚與□通西部賦□□寬也秦□□□也□主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字□曰□□刀曰□□□□□□消其賦□也圖□曰佳□□木□□□□□西京□□曰壕謂城池也左氏傳□宮文子□□□天國家之命也長□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合□天之命問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鄭玄□□□□曰□板□□□□□三堵□□上解下□□□□□□也鄭玄□□□□□□□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子曰大□架與宮室□□井幹□□□□□□□□□□□□□□□□□□□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若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史曰袤三□□□□□□□□□□□□□□□□□又曰□□□淮濆而雅曰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高峻也□□□□□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雅曰□□□□□□□□□□日□□□字書曰糊黏也□□□七□□□□□□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況論城闕猶車稱軨舟謂之艫耳非獨指扃宇也□□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王逸□□□□□□也經曰□□□城吳王濞所築自漢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切三□□□□□澤葵依井荒葛罥塗王逸楚辭注曰□□□葵生於中□□□□□□也壇羅虺蜮階鬭麏鼯王逸楚辭注曰□□□□鬼□蜮□毛□□□□□短狐□呼羽過□□□□□毛詩傳曰有麏□□□北曰麏也公羊傳□□□□□□□□□也麏與麇音義同鼯鼯鼠也木魅山鬼野鼠城狐

說文曰魁老物精也莫□切楚辭九歌有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久戚青狐兔高所嗥也胡高切飢□多鳥聲風嗥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鷹厲吻寒鴟嚇雛□□□也周禮注曰吻口邊也□□□□□□□□□□□□□□毛詩箋曰口□人曰□□□嚇□□□□□雅注曰鴟□□□□者謂鳥子也伏虣藏虎乳血飧膚生而□□□□□□□□□□□□□□□□□□□□□□□□□□□□□□□□□□□□□□崩榛塞路崢嶸古馗廣雅□□□白楊早落塞草前衰□□□□□□□□□□□□□□□□□□□□□□□□□□李陵書□□□□□□□□□□□□□□□□□□□□□□□□□□寒稜稜霜氣蔌蔌風威稜稜□□□□風聲勁疾之貌□□□□□□□□切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城□□□□□□□□也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凝思寂聽心傷已摧天台山賦曰凝思幽巖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藻扃□□□□□□□□□□□□□□□□□□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漢書藝文志有齊謳秦歌□□□□□□□□□□□□□□□□□□□□□□□□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也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之□□如□□□□□□□□□東城高□□□□□□□□□□□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東家之子□□□□□□□□□□□□□□□□□□□□□□□□□□□□□□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將幸皇后有寵出入取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明城南之離宮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披衿以授子貢琴操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奚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閒有逕遂上有徑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善曰漢書曰恭王初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illegible]曰由法在京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稱下國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僖公[illegible]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見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而靈光巋然獨存巋然高大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憑依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蕭廠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觜陬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覩斯而眙丑吏切[illegible]曰眙[illegible]為驚而來見此驚也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見其產之物為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言[illegible]欽敬也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illegible]上代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illegible]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繼也[illegible]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illegible]九德陽殿賦曰若炎唐隨古作先東[illegible]炎燁布耀或幽而光[illegible]社稷復存炎精更輝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illegible]道也易曰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所覆為宇中所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illegible]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之極也尚書曰皇建其有極協謂得中也協和[illegible]之皇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善曰[illegible]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上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

七百里以是聞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立靈光之

秘殿配紫微而為輔 詩云閟宮有侐紫微至尊宮所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閟神也西

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

奎之分野 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廣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

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

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嶵 罪

嵬 峞巍㠥㠑 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嵬五罪切巍五軌切㠥盧罪切㠑括罪切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駭驚也故驚駭而怪之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 迢嶢倜

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 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也善

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寓寥廓曰言隱遠之遠貌 邈希世而特

出羌瓌譎而鴻紛 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瓌異譎詭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 屹 魚乙

山峙以紆鬱隆崛 魚勿 岉 勿 乎青雲 屹挺崒也高大貌詩云鬱彼北林崛岉崇峻

隆盛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崛崔崒言此物上達青雲廣雅曰岉止也 鬱坱 鞅

圠 烏點 以嶒 才七 峵 宏 崱 力助 繒綾 陵 而龍鱗 皆其形也善曰坱圠皆山貌

無齊限之貌嶒峵空貌繒綾細緻不平貌甘泉賦曰岭巆嶙其龍鱗 汨 于筆 磑磑 五哀 以璀璨赫

燡燡 亦 而燭坤 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月令貌燭坤光照下土磑磑高貌璀璨光明貌燡燡光明貌燭坤光照

下土 狀若積石之鏘鏘 將 又似乎帝室之威神 威神也善曰言尊嚴積石

山名西都賦曰據神岳之崇帝室太帝室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之室也 崇墉岡連以嶺

屬朱闕巖巖而雙立 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 高門擬于

閶闔方二軌而並入 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

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徹鄭玄周禮注曰軌謂轍廣 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

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 善曰澔涆光明

盛貌澔古老切涆古旦切流離爛漫分散遠貌 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歙赩

而電烻 羊戰 霞駁雲蔚若陰若陽 其色彩也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瀖濩燐亂煒煒煌煌 [illegible]

音[illegible] 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 善曰[illegible]

仲長統昌言曰[illegible]室[illegible]亦與此同 鴻

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泠 爌炾寬明也[illegible]大也善曰[illegible]

之貌爣苦晃切炾乎曠切閬音朗 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

驚 善曰言滴瀝之響似雷之驚也[illegible] 耳嘈嘈

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 [illegible]曰[illegible]聲也[illegible]善曰矎目不正也

視也[illegible] 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琅玕

珠也[illegible]善曰[illegible] 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 宵冥也

[illegible] 旋室

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西廂

踟躕以閑宴 [illegible] 東序重深而奧祕 東序東廂也[illegible]

連[illegible]毛萇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

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祕密也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
以懿濞寂寞之形也善曰瞑莫耕切魂悚悚其驚斯心憖憖而發悸
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憖憖[illegible]慭與憖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渠季切悸或爲[illegible]於是詳
察其棟宇觀其結構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
規矩應天上憲觜陬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觜娵之星營室東辟也毛詩曰
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觜子移切陬子瑜切偃蹇雲起嶔崟離摟善曰
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摟衆木交加之貌長門賦曰羅丰茸之遊樹離樓梧而相撐撐丑九切[illegible]偃君垂切
摟力朱切三間四表八維九隅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爲八維并中爲九萬
楹叢倚磊砢相扶搘拄也善曰砢壯大之貌爲浮柱岧嵽以星懸漂
嶢峴而枝柱枝拄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漂輕貌嶢峴不安之貌峴五

文十一　十七

結切蒼頡篇曰柱枝也[illegible][illegible]切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善曰
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曰湊聚也
層櫨磥佹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欂櫨柱上柎蒼頡篇曰
枅柱上方木然[illegible]焉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兩要紹曲貌芝栭攢羅以戢孴枝
掌杈枒而斜據芝栭山節方小木爲之首謂梁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樘字善曰說文曰
枅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戢孴衆貌孴乃立切說文曰樘柱也承孟切杈枒參差之貌杈楚加切枒音牙毛萇
詩傳曰據依也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善曰夭蟜黝糾特出之貌蟜巨
表切黝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橫搏也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善曰岪[illegible]
特起貌璀錯衆盛貌岪扶弗切崎嶬危嶮貌崎音奇嶬音蟻莊倚切也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善曰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善曰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

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天窗高窻也綺文也疏刻鏤也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
阿屋四垂也綺疏已見上文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
扶蕖種之於員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華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發秀吐榮菡萏披
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綠房扶蕖之房刻鏤爲之綠色紫菂菂中芍也爾雅曰其中菂
珠珠之實窋吒也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胡感切萏徒感切菂與芍同音的說文曰窋物在穴中貌張滑
切咤亦吒也竹亞切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雲楶畫雲氣爲山節也梲梁上楹又畫水草之
文龍桷畫桷爲龍善曰爾雅曰栭謂之楶郭璞曰楶櫨也楶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包咸曰梲者梁上楹畫
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栭謂之梁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蛇飛禽走獸因木生姿爲之
形也善曰高唐賦曰狀似走獸或象飛禽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亹而軒鬐
善曰攫挐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挐攫張揖漢書注曰梁倚相倚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鬐背上鬣也杜預

文十一　十八

左氏傳注曰豐[illegible]也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頷頭也牛感切李尤辟雍賦曰萬騎驤說以蜿蟺蟺音善躨音逵跜音尼朱鳥舒翼以
峙衡騰虵蟉虯而遶榱榱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桷三曰榱善曰春秋漢含孳曰
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illegible]頸不折文字口騰蟉虯曲貌蟉力幽切虯巨幽切白
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
中遊子蜺延首之貌孑[illegible]熱切蜺詣結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狡兔跧伏於柎側
猨狖攀椽而相追善曰說文曰跧趺也壯緣切柎音父玄熊舑舕以齗齗
却負載而蹲跠跠踞也善曰舑舕吐舌貌舑吐[illegible]切舕吐暫切蒼頡篇曰齗齒根也牛斤切[illegible]
雅曰跱跠踞也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齊首目以瞪眄獸頭而相瞻視
脈脈狋狋視貌善曰埤蒼曰瞪直證切爾雅曰脈相視也莫革切說文曰狋犬怒貌牛飢切胡人遙

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㒓以鵰䀎鴟顤顟而睽
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
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跠貌也善曰儼雅跽說文曰跽長跪也奇几切欺㒓大首也鵰䀎鵰之視也聲類
曰䀎驚視也䀎與睢同呼穴切顤顟大首深目之貌䶔烏交切顤呼交切顟力交切睽睢張目貌孟子曰頻
蹙而言蹙憂貌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神女之人又稱之
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關銘曰玉女流眄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
髣髴善曰瞟眇不明之貌說文曰瞟瞭也廣雅曰髣髴莫也響像猶依俙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
視不見也誤與髴同也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
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
其情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更畫天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居也善曰尚書考靈燿曰天地開闢燿
滿舒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皇仲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人也提羽蓋鳥之羽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鴻大也朴質也略野
略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質而略睢盱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鈐曰帝
嚳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煥炳可觀黃帝唐
虞至於煥炳可觀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軒冕以庸衣裳有殊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
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下及三后婬妃亂主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

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乎亡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伯夷叔齊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賢愚成
敗靡不載敘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惡以誡世善以
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圖
[illegible]以示後也善[illegible]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閣道馳馬之道旋宮
而兩下[illegible]傳曰年不頓成馳道不備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出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陽榭外望
高樓飛觀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長途升降軒檻曼
延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上林賦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漸臺
臨池層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嵯峨特
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所徑直九上至華蓋[illegible]曰

[illegible]曰未仰天庭而視白日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孽高貌
中坐垂景頫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千門
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眾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巖突洞房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或二或三為數非正之言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之靡靡咨用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
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純通神明漢書曰蘇林劉史王
褒聞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易曰地勢
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中也言宮承天之大中也包陰陽之變化含
元氣之烟煴烟煴天地之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孚周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臻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甘露降朱桂黝儵

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毗以鴻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王調和也伏羲子虛賦注同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朱稽耀嘉曰丹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

芬風之散物如靈祉及鄒敬皇木出其芳大戢以翁習以靈藏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翕素合切歐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善曰以象賦曰棟長良也

扶須眾雅曰殿埜六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史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孫子振振兮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爾雅曰珍美也

亂曰形形靈宮巋嵬穹崇紛庬鴻兮善曰皆高大之貌巋丘罪切嵬五罪切庬莫董切胡董切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善曰皆峻山之狀崱仕力切屴音力嵫音茲釐音釐崟音吟嶷音疑連拳偃蹇崘菌踡嵲傍欹傾兮善曰皆特起之貌崘音倫菌巨貧切踡巨免切嵲音蘖歊歔幽藹雲覆霮霸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遠之貌歊許乞切歔許切霮杜感切霸杜對切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碨礧磊也礧力罪切碨於罪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瑀珞大石也音各蒼曰瓌瑋珍琦也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嘗遷尚書吏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所誅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武武帝文文帝見魏志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魏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之政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至于帝皇

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即皇帝位東京賦曰至乎承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

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晁錯對策曰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古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又宣子曰攻昧武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

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魏志明紀曰太和六年二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繁露曰富民康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漢書曰天子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宮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存問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望祠山川考時度方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鐘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

㢘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昏
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廡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三公
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雄曰宏儒
大也咸乎溥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之月也土潤溽暑
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道始得為人也各受一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惟泯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
寧泯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孫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
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詩賦此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
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
永厥成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
後世有以加也賈逵曰連綴也夫君人者不能不美不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顧
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左氏
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
之攸戾圖讖之所旌魏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
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馬當塗春秋讖題辭曰大運
在五緯書摘亡辭曰五德之運征隨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荀德義其如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
玄輅既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
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命有司共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貴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
曰必先算其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郯子曰以鳩其民
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艱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艾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
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幸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
來獻戎捷漢書曰蠻夷之叛謂之孽以其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立景福
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帝紀曰治許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
殿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廈耽耽史記曰
國堂堂之大也羅疏柱之汨王筆越肅坻直夷鄂五各之鏘鏘羅列也疏柱畫
柱也汨越光明貌坻鄂基也鄂根鄂也西京賦曰坻鍔鱗眴飛櫚翼以軒翥反宇䡾
名緣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檐轍轍又曰鶱首於紫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流羽
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此及琳琅象也西都賦曰翡翠
火齊威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玭珠也蒲眠切參旗九旒從風飄
揚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
旗九旒盡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旰旰煌煌皆盛貌
故其華表則鎬鎬杲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華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鎬鎬鑠鑠赫奕章灼皆謂光顯明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鎬胡皓切鑠舒藥切
其奧秘則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魯靈
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蘙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慨古愛切纚相連之貌
力氏切既櫛比明邊而櫕集又宏璉以豐敞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

宏璉大連眾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兼苞博落不常一象
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
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
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卻而望之欝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霸乎若太山羌瓌瑋以壯麗
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角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大略也
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若乃高甍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西京賦注曰甍
棟也綿蠻黮徒感切䨴徒對切隨雲融泄以制切毛詩曰綿蠻黃鳥薛君曰綿蠻文貌黮䨴黑貌
感切融泄動貌也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峻如鳥之企如山之峙若鳥
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豉切魯靈光殿賦曰以岑崟峨峨嶫嶫
業嶫罔識所屆西京賦曰嶕嶢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古晰字王逸楚辭注曰晰明也說文曰昭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虡之輪囷凡正門皆謂之端門通達之門春秋說題辭曰書曾端門輪囷其形也
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言華鍾又植悍獸爲筍虡之門內以懸
負之佐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仡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
曰儷偶也儷力計切體洪剛之猛毅聲訇𢿍其若震音宏毛詩傳曰𢿍聲響
也於謹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遐狄長狄也以爲鐐質輪菌爾雅曰白金謂之鐐
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體也輪音倫菌其隕切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
之威神言爲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芸若充
庭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

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音辰綴以萬年綷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
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綷猶雜也毛詩曰山有榛毛萇曰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寵或以
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曰孟
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青東方爲春位其色青藹藹萋萋馥馥芬芬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脩梁跨制故曰褰奇
介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說文曰奇異也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
梧柱也音悟赩如宛虹赫如奔螭宛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宛虹屈虹也漢書注曰
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言楹交結南自陽
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當爲
雅曰楹多也絓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檐也
南曰陽論語曰任重而道遠

於是列髹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
言繡桷以髹漆飾之而爲文璫以琬琰之玉飾璫也周禮曰王之喪車以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
書曰縣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
謂之髹韋昭曰屬序上林賦曰華榱璧璫
辞綜西京賦注曰月蝹蝹龍貌也
降灼若明月之流光蝹若神龍之登降
爰有禁楄勒分翼張楄音篇說文曰楄戶楄也短楄楄也說文曰楄
門戶楄署也楄署雖殊爲文之義
則一也楄與楄同一音必辟切
言如翼勒之分也勒楚貫切勒分翼張釋名曰勒與勒古字通
承以陽馬接以貞方陽馬四阿長桁也貞方也馬列布承以陽
西京賦曰斜陽馬承阿聲類曰斑
受櫨陽馬承阿斑間賦白疏密有章廣雅曰斑文也毛詩傳曰賦布也
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白謂之章飛柳鳥踊雙輾是荷飛柳之形類鳥
事赤與白謂之章
任承櫨以荷衆杵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櫼柳之飛又有雙輾
也闕字七嬰曰繁蔞井芰荷垂英柳吾郎切赴險凌虛
猴捷相加其衆材相加或凌虛猴捷相接之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白間

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閒列錢金釭也西京賦曰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烻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烻起貌弋延切列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言宮殿列似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陛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騁從增錯轉縣成郛騁或為螭言合衆枝上為井欄而形文錯若螭之從邀轉縣之各成郛茄蔤倒植吐被芙蕖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蔤說文曰藕在泥中者蔤音密蕃頭倒曰植種也繚以藻井編以綷子會疏紅葩鞾胡甲韡直甲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曰綺疏婁縷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切之瑰瑋交綺以疏寮綺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薰鑪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菡萏贅翕纖縟紛敷芳貝其上文甚顏與菡同說文曰縟繁采飾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於

是蘭栭積重竇數矩設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栭言栭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竇數故借其名焉欂林漢書注曰竇柱數四股鉤竇其數所柱切欂櫨各落以相承欂即枅也欂子東切說文曰欂柱上曲木薛綜西京賦注曰欒柱上曲木欒拱夭蟜而交結兩頭受櫨者拱舉之貌蟜其而曲也天欒拱長拱之貌蟜頻其天切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金柱也而以玉頭禮記曰承柱不見跋也西京賦曰跋本也雅曰碣礩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末切青瑣銀鋪是為閨闥言以青瑣銀鋪為閨闥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是為閨以銀為鋪首也長門賦曰擠玉戶而撼金鋪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雙枚重桴重屋棟也重桴在內也謂之雙枚在外謂之枚以施采飾也枚莫回切槾梠緣邊言槾梠之長因既緣屋邊周市流至於四極說文曰槾梠梠也槾莫半切流四極言以槾梠緣屋邊周市流至於四極說文曰槾梠秦名屋縣聯楚謂之梠也槾類校切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言槾梠之居四極若侯衛五服之藩服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鎮外曰班

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溫房涼室二殿名下次也許昌宮賦曰則有暨許涼室義和昌房外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臨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燀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燀之毛萇詩傳曰淒寒風也國語大子晉曰水無沉氣火無炎燀韋昭曰燀炎起貌昌延切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呂氏春秋曰衰也若適之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碭基其光昭昭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碭文石也徒郎切昭昭明之貌周制白盛今世惟縹縹之色也周禮曰堊盛之蜃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傅毅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為二等落帶以帶落於壁上飾以金釭而文乃下漢書曰昭陽含其中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漢書曰昭陽舍

往往明珠翡翠之飾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尚書曰重華協于帝毛詩曰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尚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又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以五采成此畫焉繪胡對切圖象古昔以當箴規孫卿子曰昭王問之曰親王郎曰規之以箴規之以鑒毛詩曰規也椒房之列是準是儀鄭玄毛詩箋曰儀匹也漢書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妒能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

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
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主云不巷至室是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
之退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
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此一殆也漸臺五層
萬民罷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沈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曰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也漢書王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類曰
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旦與賢
君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折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安所
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昆弟
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嘉班妾之

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好同輦婕好辭曰三代末主乃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
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
之傍其子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故將廣智
必先多聞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多聞
不若多聞多雜多雜眩真揚子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雜惟聖人為不雜□遠□篤也
注曰眩彖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預曰
曰擇賢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言將欲立德以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立德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欲此禮之不愆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民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愆何比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

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事乎論語曰子張書諸紳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雲征蕭曼猶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延雲長貌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
緣雲上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西京賦曰伏櫺檻而頫聽薛綜曰櫺檻上櫺也邳或爲
不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厝也楯類
騰蛇槢音習似瓊英繁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槢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欲伐吳大
夫文種於是作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檻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槢棟也瓊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櫨欐然凡楔皆謂之槢辭立切槢先結切如螭之蟠如
虯之停廣雅曰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已見上文玄軒交登光藻昭明司馬
彪上林賦注曰軒檻下板也上加木故曰方軒檐階陛之撥故曰文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騶虞
承獻素質仁形言騶虞以來獻其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文劉熙孟子注曰戴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宣也彰天瑞之休顯照
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頌曰□□□天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
是以共狄實也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室也方軒併窗也西京賦曰九戶開闢
右个清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華殿別
館象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連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安昌宮永寧殿
七閣安昌殿十閒臨圃殿名遂及百子後宮攸處韋誕景福殿賦曰吏百子之特居嘉
休祥之今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象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處之斯何窈窕
淑女毛詩曰窈窕女君子好仇永思齊徽音聿求多祜毛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
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子孫
已見上文克明克哲克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虔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錫之以難老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
七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illegible]疆理
宇宙甄陶國風左氏傳[illegible]天下揚子法言[illegible]
李軌曰埏埴為器曰甄陶亦甄陶其民也班固[illegible]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曰雲
行雨施品物流形[illegible]通也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肆之場[illegible]
傳[illegible]黃帝[illegible]國當治之[illegible]左城而右平[illegible]
景福殿賦曰[illegible]國語[illegible]習也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二六蓋[illegible]室之數而室有二一人[illegible]
方[illegible]月[illegible]對[illegible]
二設御坐於[illegible]功[illegible]便技其若飛僻脫承便蓋象戎兵
六對而[illegible]
言[illegible]以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實戰之術也七
曰[illegible]兵[illegible]也[illegible]書[illegible]義曰[illegible]若今[illegible]之類
[illegible]切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解而之
[illegible]法律多[illegible]政[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曰[illegible]其
使得[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
[illegible]賦曰[illegible]之艱難[illegible]夫之克敏[illegible]
始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複閣重闈猖狂是
俟莊子曰[illegible]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illegible]京[illegible]
猶[illegible]也不[illegible]有京賦不虞之戒於是焉取[illegible]
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爾乃建淩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illegible]
[illegible]盤名也[illegible]以承甘露也[illegible]靈沼[illegible]清
[illegible]賦曰[illegible]
露瀼瀼淥水浩浩[illegible]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illegible]賦曰嘉木[illegible]庭芳草如積悠悠玄魚確確白鳥[illegible]
子孔子歌曰[illegible]毛詩曰白[illegible]沈浮翱翔
鳥[illegible]毛萇曰[illegible]肥澤也[illegible]
樂我皇道[illegible]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illegible]
[illegible]
東征賦曰[illegible]陸設殿館水方輕舟[illegible]
[illegible]篁棲鶤鷺瀨戲鰋鮋[illegible]
[illegible]
二[illegible]豐侔淮海富賑山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岧嶤岑立崔嵬巒
居[illegible]飛閣干雲浮堦
乘虛[illegible]遙目九野遠覽長
圖[illegible]頫眺三市孰有誰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睹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
之所歎毛詩曰[illegible]
[illegible]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illegible]周易曰日中為市[illegible]

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曰用
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觀器械之良窳以主察俗化之
誠僞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
窳苦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
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
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易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光比相次也扶至切辛

文二十一　三十三

壬癸甲為之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房室齊均
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廣雅曰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
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物無難而不
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也造化已見東都賦
注歸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
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其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
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
別趣騈田胥附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騈田胥附羅列相著也縱橫踰延各有

收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斵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
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
丘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斵斫也竹句切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
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
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文以朱綠繹丁陵有殿字非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謂黃
黃金漢書曰揚僕傢綠黃也光明熠爚以入華文彩璘班說文曰盛光以爚火也
流珍文若貌曰璘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
遊宮將何以乎侈旃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崘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規矩既
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審
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御順時立政也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秋曰神

文十二　三十四

寓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
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
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莫不優游以自
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賦主人曰莫不優游而
自得王粲而全聲淮南子曰無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
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
無今日之至治直之反封禪書曰賦曰披典籍以論歷列辟而論功
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書曰虐威而不稱新序越良君曰君之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然而聖上猶孜
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

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鄭玄毛詩箋曰感變也家語魯君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周公昔戒謂無逸也咎繇典謨謂康哉之歌也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記曰吳起如楚損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事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逃也尚書曰瓚頊即亂太素樸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曰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畀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涌於池

圃靈芝生於丘園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王逸楚辭注曰總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為楊駿府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為海賦文甚儁麗足繼前良

昔在帝媯居為巨唐之代帝媯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孔

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內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舜為堯臣也天綱浡蒲沒潏以出為凋為瘵側界反古水之廣大為天綱紀李高注淮南子曰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洪水滂沛說文曰濤水涌也又說文曰凋半傷也爾雅曰瘵病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曰瀾汗長貌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長波涾徒合㴣杜我迤以氏涎延八裔涾㴣相重之貌迤涎相連也八裔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湲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舉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孟子曰禹有洪水之患也陂塘之事蒼頡篇曰鏟削也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波潢也廣雅曰陂塘堤也啟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尚書曰導積石至于龍門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岝嶺高貌岝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曰墾治也墾與墾音義同廣雅曰嶄謂之鑿仕咸切鑿與嶄古字通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息列切

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嵎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平七十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爾雅曰潛深也說文曰渠除去也泱朗漭莫瀇往汸仍騰波赴勢泱漭深廣也瀇汸大貌也騰波赴勢言其水之猛疾也江河既導萬穴俱流尚書曰導山導江又曰導河萬穴言衆水也掎居蟻拔五嶽竭涸九州掎拔言水勢掎拔五嶽也尚書序曰禹別九州淮南子曰鯀治水而山崩爾雅曰掎引也拔擢也竭涸也尚書曰九山刊旅國語曰竭其原也毛萇注毛詩曰歷歷也滴瀝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說文曰瀝水下滴瀝也毛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萇曰薈蔚雲興貌也涓小流也泱瀼流貌也於廓靈海長為委輸毛萇詩傳曰輸委也爾雅曰海晦也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委流所聚也淮南子曰河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崐崘之輸也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浟由湙亦瀲灩力舟浮天無岸浟湙瀲灩皆水動搖之貌淮南子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史記曰沖沖瀜融沆瀁兩音渺彌淡漫皆水無涯際之貌也波如連山乍合乍散莊子曰波若山漢書曰百川注海淮南子曰噓吸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舃灝晧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舃灝汗廣大之貌也若乃大明摭苗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月出於東西也大明月也翔陽日也金樞西方也扶桑東方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十日所浴彯匹遙

沙礐苦角石蕩颾島濱言此二時風尤疾也其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說文曰礐石聲也春秋命曆序曰大風發屋說文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上林賦曰汹涌彭湃也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呂氏春秋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曰崐崘山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挺出也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丁回言濤之形狀若岑嶺五嶽飛騰相激故或相磓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漕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㴔㵯而為魁澴澴濆濆盤盓皆水相糾繞之貌也隆頹不平貌也說文曰傑特立也泧潤泊柏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皆水勢相激之貌也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頩濘潗㵎若乃霾曀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濞灪磙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管子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管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郭璞曰水岐成渚渚小者

也音止覃渝動搖之貌毛詩曰江有氾毛萇曰決復入為氾也乖蠻隔夷迴互萬里

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列子曰殊方偏國張洗曰偏邊也毛詩曰肅肅王命

飛駿鼓楫汎海淩山爾雅曰駿速也郭璞曰駿猶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楫謂之撓東方朔

封詔曰凌山越海禪天乃上於是候勁風揭竭百尺廣雅曰揭舉也百尺帆檣也

維長綃交挂帆席綃今之帆綱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帆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或

以席為之故曰帆席也望濤遠決冏九永然鳥逝蒼頡篇曰冏光也鷸聿如

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充制反鷸疾貌蘇武答李陵書曰雖乘雲開景

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說文曰掣引而縱

也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左氏傳曰子文謂其於服終朝而畢爾雅曰屆

極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負穢言身有罪若負

四

荷其尚書曰負罪引慝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鄭玄周禮注曰祈禱也則有海童邀路

馬銜當蹊吳歌曰仙人齎持何等前謁海童一曰邀遮也陸綏海賦圖云馬銜其狀馬首一

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

閃式染屍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國語仲

尼曰丘聞之水之怪龍罔象木之怪夔蝄蜽韋昭曰罔象食人閃屍暫見之貌羣妖遘迕眇䁪

余沼冶夷爾雅曰遘遇也小雅曰迕犯也廣雅曰䁪視貌冶夷妖媚之貌決帆摧橦直江戕風

起惡戕去聲撞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戕卒暴之名也起惡起為暴惡也廓如靈變惚

怳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之變惚怳之頃而又幽暮也鄭玄禮記注曰幽闇者不明也氣

似天霄靉愛靆費雲布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靉靆昏闇貌韓子曰雲布風動

霅叔昱絕電百色妖露霅昱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呵歘許勿掩

鬱矆居縛睒舟失無度呵歘掩鬱不明貌說文曰矆大視也又曰睒暫視也飛澇勞相

磢楚兩激勢相沏七結反言狀風迅疾而波浪相衝也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磢錯也磢與

是之切崩雲屑雨浤浤宏汩汩骨言浪飛麗以雲之崩如雨之屑也

李尤辟雍賦曰興雲動雷飛屑風雨浤浤汩汩波浪之聲也浤音宏踧踔湛淡

沸潰渝溢踧踔甚反前却之貌小亂流也渝亦溢也瀖霍泋卉濩鑊渭蕩

雲沃日瀖泋濩渭衆波之聲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言風起而徂往故澤

而無毛萇傳曰極至也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敖之

峯言物碎死非一所也屑猶碎也禮記曰罥挂與罥聲類曰罥係也爾雅曰山多小石曰嶅或掣

尺制掣洩以制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掣掣

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深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

五

齒也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巾為害序有比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篇曰

駭驚也說文曰悟覺也爾其為大量也則南澰斂朱崖北灑天墟音

廣雅曰澰漬也東都主人曰南燿朱垠服亦崖也爾雅舊曰北峙虛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

曰演長流也言東至析木之境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尚書曰海岱

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經途瀴令溟冥萬萬有餘鄭玄周禮注曰經謂

里數也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隱鯤鱗

潛靈居之鯤鱗也或為靈居山昆山所處也豈徒積太顛之寶

貝與隨侯之明珠之聚於是曰紂囚文王於羑里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得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

水中大貝以獻紂立出西伯里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名者若無其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或未名者若今所也且希世之所聞烏

審其名言希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魯靈光殿賦曰追希世而特出故可仿像

其色靉於代䨴徒對其形不仿像之靉䨴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

庭淮南子曰有天池吳都賦曰其東則水府百川是理則有崇島巨鼇峌嵲五結孤

亭擘洪波指太清崇島五嶽也巨鼇大龜也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列子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峌嵲高貌山居海中故云擘天故云洪指鄣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方朔十洲記曰

竭磐石栖百靈鄭玄禮記注曰竭負也磐大石也楚辭曰百靈之所上及太子曰百丈泰山上下及太宰曰

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言至飛而行也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也向書曰鉛松怪石博物志曰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吳都賦曰泉室潛織

瑕石詭暉鱗甲異質小說文曰瑕玉小赤色也王逸注曰詭異也說文曰鱗甲殊形也毛萇曰質

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內之文若雲錦蚌節之光若綾羅也毛萇詩傳曰汭水涯也蒼頡篇曰螺蚌也漢書曰海(?)與蚌同光采如錦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說文曰

陽冰不冶陰火潛然言其陽冰不冶陰火潛然鄭玄曰其陽冰不冶陰火潛燃也淮南子曰陰火潛然

熺許其反炭重燔吹炯古九泉爾雅曰熺熾也重猶重也漢書注曰炯光也吹猶然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也說文曰燉火盛也九重故曰九泉朱燉綠煙

腰眇蟬蜎腰二眇蟬一緣反飛騰之貌與蜎同珊瑚虎珀羣產接連車渠

馬瑙全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楚辭曰橫江湖之鱣鯨郭璞山海經注曰

戛巖嶅偃高濤嶅五交切戛獸也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淮南子注曰龍舟太舟也噏許及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

百川倒流言吐氣成雲噏則波浪踧蹜也吳都賦曰巨鼇冠山陵而吞舟

或乃蹭七鄧蹬鄧窮波陸死鹽田蹭蹬失勢之貌上林賦曰鹽田邊也張揖曰海水之崖多出鹽也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鬐魚背上鬣也

顱盧骨成嶽流膏為淵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時死岸上而流血成淵

若乃巖抵之隈沙石之嶔音欽文曰隈水曲也嵚岸之崖也

毛鼊蒲覓產鷇苦角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破也

鴢於小鶄子淋滲新今反字林曰鴢鳥子西京雜記曰

雛離䙰褷尸宜鶴子淋滲

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泄余世泄淫淫之貌軒翔飛也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漢書曰劉向曰衆鳥翻飛動若雷也

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絕往子曰入道者宇宙而章三光也左氏傳注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曰蹻高也

汎陽侯乘蹻絕往准南子曰武王伐紂至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蹻

上有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

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人賣藥東海邊秦始皇

史記曰武帝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也

羣仙縹匹妙眇弭沼餐玉清涯曰羣仙縹眇以遠視之貌音義曰忽縹眇以響像列仙傳曰所宜

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所今纚所宜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也

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言仙人以羽翮爲衣
漢書曰天道將軍衣羽衣襳纚羽垂之貌 翔天沼戲窮溟 莊子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
池也 甄古然 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 言衆仙華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
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
妙又曰長生久視之道 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 周易曰乾爲天
坤爲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域也 惟神是宅亦祇是廬 神祇衆靈之通
稱非惟天地而已禮記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說文曰儲積也 芒
芒積流含形內虛 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於茫茫孫卿子曰不積小流
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衆形內虛以乎謙也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周易曰坎爲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皆赴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爲都居也 弘往納來以宗
以都 自海而往弘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不逆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
都郭璞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言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
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充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
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江賦 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爲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
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 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
純河東人璞性散不脩威儀爲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爲敦所
害又云有人見其騁形變龍云是龍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 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
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 惟岷山之
導江初發源乎濫觴 惟發語之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爲危南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
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
言其微也 聿經始於洛沫 昧 攏萬川乎巴梁 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漢書
廣漢郡雒縣章山雒水所出入湔雒與洛通湔音煎說又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攏猶括
東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 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 盛弘之荊州記曰信
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大之貌 極泓
烏宏 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 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
冥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 揔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 禮
汲引沮 七余 漳 南都賦曰總括趨歙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下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
曰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
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而東注江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合
出入沅水經云入于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睢水出焉南注于沔江又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
注于睢沮與睢同 源二分於崌 居 崍 來 流九派乎潯陽 山海經曰岷山
東北百四十里崍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崌山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崍山中江所出也崌
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流爲派尚書曰荊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
潯陽縣 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洪濤已見海賦七發曰淩赤岸
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爾雅曰淪沒也餘成濤之餘波也言濤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
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 綱絡羣流商搉 苦角 涓 古玄 澮 古外反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涓澮小流也爾雅曰注溝曰澮也 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都縣東會于海尚書曰東會于泗沂注五湖
以漫滂灌三江而瀨普朗沛普會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之處以荊楚于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
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又曰震澤吳南太湖名也瀉道胡汙
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荊江揚徐藏榮錯晉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部
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工州李荊州之東界揚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
經營于其內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皮之
眷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鍾文帝臨江漢曰於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嶮不可升地
嶮山川丘陵郭璞爾雅注曰介隔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
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云朝者據朝來也言夕者據夕至也激逸勢以前
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
峨嵋玉壘二山名也泉陽即湯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登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犅標皆表也水經口江水又
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尊江東別爲沱戰國策曰舉標甚高衡霍磊落以連鎮
巫廬嵬五罪崫危勿而比嶠周禮曰荊州之鎮山曰衡山鄭玄曰在湘水南鎮山名安
地理者也爾雅曰霍山爲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潯陽廬山記曰山在江潛
州潯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廟切嶠詣音嶠協靈通氣濆盆薄相陶
流風蒸雷騰虹揚霄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風老子曰陰陽冶萬物韋昭國語注曰
蒸升也出信陽而長邁淙棕大壑與沃焦信陽即信陵之陽也藏榮
縉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寂寥長邁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
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

三高里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盛弘之荊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
三聲淚沾裳爲疏三江已見上文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赮駮如霞之駮也赮古霞字
虎牙嵥其列豎樹以屹魚乙崒慈聿荊門闕竦而磐礴盛弘之荊
州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紅色間
有白文如牙齒荊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爲名桀特之貌屹崒高峻之貌闕竦如闕之竦也西
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磐礴廣大貌圓淵九回以懸騰湓音盆流雷呴呼后而
電激淮南子曰九旋之淵許愼曰九旋之淵至深說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盆水聲也聲類曰呴
嗶此若賓飆曰唯說之徒風賦雹敘駭浪暴灑驚波飛薄灑散也飛薄飛濺蕩薄也
迅澓扶福增澆涌湍疊躍澓回流也音伏王逸楚辭注曰澆淺也澆古堯切
砅音例巖鼓作湱音萌㶁乎陌潪胡角灂仕角反砅水激巖之聲也崩湱㶁潪皆大
波揖激之在穴夕無浮也爾雅曰水已聲音學瀑汰漾至溘人欠瀫呼拜潰濩穫
泧呼居漷呼敬湧許反之皆貌水勢相潏朗央湟皇淴骨烏泱即烏瀷叔潤
先冉灟成許瀹虎胃疾反之皆貌水洶洶反皆貌漩旋澴下川滎音熒瀯胡營渨烏鬼漯他合
濆盆瀑溭淢域濜津溳云龍鱗
結絡更盛盡貝參差也龍鱗如龍鱗之鱗結絡交絡也參差金谷淸口溫泉龍鱗碧沙
瀢罗杜瀢可徒而往來巨石硉骨各矹骨五以前卻石遺隨水碑之硏貌沙
潛演之所汩淈骨胡奔溜之所磢錯楚爽說文曰演水脈行也又曰積水藏
地中行日切若渝者口日溫水通貌也浸巳見海賦廣雅曰錯磨也厓隒魚檢爲之泐勒嵃魚蹇
碕嶺爲之嵒崿鄂司農曰泐謂石解散也說文曰厓山邊也石有時以泐嵃崿險也
裴駰曰碕石碕而曲岸也許長遂也淮南子注曰碕長岸也幽澗積岨礐胡角硞苦角礐盧角確

若角反爾雅曰山夾水曰澗礀與澗同砦碚礐硞皆水激石險峻不平之貌若乃曾潭之府
靈湖之淵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王逸楚辭注曰楚人名淵曰潭府澄澹汪洸烏宏瀇
烏廣滉胡廣困泫音玄皆水深廣之貌說文曰汪廣也烏黃切泓汯宏浻烏猛澋胡猛
涒粼圂灦努刀旋之貌混澣幹瀨渙流映揚焆
皆角以努勢不瑩成光振也蒼頡篇曰焆明也溟莫令漭渺沔汗汗沺沺田
皆寬大無際之貌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烏孔渤蒲沒以霧
杳時鬱律其如煙翁勃霧出貌鬱律煙上貌天以法曰氣蒙勃以霧蒙戎文公曰緩
杳冥也類胚普杯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言水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尚未分
緯又象太極之氣渾天也淮南子曰二月而胚鄭註春秋命曆序曰冥莖無形濛鴻萌兆渾渾混混未均
曰渾淪混沌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虞翻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長

文選三　十一

波浹子協渫峻湍崔嵬埤蒼曰浹渫水勢也小雅曰峻高也盤渦烏和谷
轉淩濤山頹扇以旋流也廣雅曰淩浪也王粲遊海賦曰共濤奮蕩大浪蹋躍山崖相賊
擽陽侯砐五合硪我以岸起洪瀾涴宛演而雲迴陽侯已見海賦
砐硪搖動貌涴演回曲貌峾銀淪溛烏瀤乍浥乍堆溛瀤不平之貌峾淪回旋之貌
㵄呼檻如地裂豁若天開山嶮啟開易緯曰天下地裂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
生也廣十觸曲厓以縈繞叫駭崩浪而相礧相礧相擊也音雷鼓
也八雅曰勃㟥空合窟以漰普朋渤乃湓湧而駕隈㟥窟亦崩渤水聲也
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音志南越志曰江豚似猪臨海水土記曰海狶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
似猪臨海水土記曰海狶鱣似鱘鱘爾雅曰鮥叔鮪郭璞山海經注曰
今海中有海狶體如魚鮪屬大者王鮪小者叔鮪鮥音洛鯖鰊練鯥鮋鯪陵

鯩送鯩鰱音連山海經曰鯩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璞曰音如滑舊說曰鯩似
鯩山海經曰鱅其狀如鮒居逵切著文赤尾郭璞曰舊說曰鯩似鯽楚辭曰鮁魚何所出王逸曰鮁魚鯉也
山海經曰鯩魚黑文狀如鮒食之不睡郭璞曰音倫又廣雅曰鯪鯉也或鹿觡格
象鼻或虎狀龍顏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腳如人足郭璞山海經
主曰麋鹿角曰觡又曰今海中有虎鹿龍頭似虎也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龍鱗甲七罪錯煥
爛錦斑雜錯之間揚鰭掉尾噴普悶浪飛唌似延賦曰掉上林
尾說文曰唌吹沫也排流呼哈呼合隨波遊延或爆蒲角采以晃
淵或㖃赤呼鰓乎巖間說文曰爆灼也今以為爆廣雅曰晃暉也鯨鰓開也
介鯨乘濤以出入鯼其兩鮆蒸順時而往還爾雅曰介大也字林曰鯼魚
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鮆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二月八月出

文選二三　王明

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奇怪怪錯
錯雜也舊說曰潛鵠似鵠而大山海經曰魚牛其狀如牛生居蛟虎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
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岸人及牛馬啖之說文曰蜦蛇屬也音如鴛鴦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蜦倫蟳
鮗侯鯛媚鯆扶鼂龍鼅鼄迷鼉音黑色藉說文曰鼅龍於神泉之中屬也
與雲致雨山海經曰鮹魚其狀如鮒而彘毛廣志曰鮹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雌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
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食益人顏色有交阯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鮹魚如圓盤口在腹下似蛸
蝺有毒又曰鯆相初似鮫形大如蒲席生乳海邊似鰈有刺
好中王珧姚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珧蚌屬也臨海水土異物志曰
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食三蝬子工蚄流江鸚螺力戈蜁旋蝸

古花反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蝬似蛤蒸說曰蝦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
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也蓄說曰蛣蝸小蟶也璅蛣詰腹蟹水母目蝦遐
南越志曰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蛣取食又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
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
音蜡二字並除嫁切紫蚢胡岡如渠洪蚶呼甘專車爾雅曰大貝曰蚢漢書曰尉佗獻紫
貝五百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濱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
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國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滿也瓊蚌晞曜
以瑩珠石蚨居業應節而揚葩異物志曰蚌似車螯絜白如玉晞曜向日也揚雄蜀
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蚨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蚨音劫蜛居
蝫諸森衰以垂翹玄蠣力滯磈苦罪磥力罪而碨烏懷哑乃過反南越志

曰蜛蝫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蠶可食森衰垂翹貌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南越
志曰蠣形如馬蹄磈磥不平之貌或泛瀲許鹽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
字書曰瀲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貌廣雅曰泥滯也混胡本切淪力本切若乃龍鯉一
角奇鶬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鶬鵲玄根賦曰一足之夔
九頭之鳥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龜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
曰今吳興郡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赬鼈胏扶廢躍而吐璣文
魮毗磬鳴以孕璆山海經曰珠蟞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蟞音鼈南越志
曰珠蟞吐珠山海經曰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鯈條
鱅庸拂翼而掣充制耀神蜧麗蝹於紛蜦力旬以沉遊山海經曰鯈鱅
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蜧蛇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泉蝹蜦行

鰲騎蕭沒馬騰波以嘘蹀牒水兕雷咆蒲交乎陽侯山海經曰騎馬
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芑劫黃伯仁龍馬賦曰雷天陳吹南越志曰西華縣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兕
形似牛說文曰咆嘷也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吳都賦曰
淵客慷慨而泣珠鮫人已見海賦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雹布星離言衆多也
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傅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葩說曰沙鏡似雲母也青綸競糾縟
組爭映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繂也繂繫衣也紫菜熒曄以叢被
綠苔鬖所咸髿沙乎研上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曄光明貌南越志曰海藻
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鬖髿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
同五見切苔或爲菜石帆平蒙蘢以蓋嶼序萍實時出而漂
泳音泳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州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度江中有

物大如斗員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
霸者爲能得焉毛萇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也蒼頡曰泳游也其下則金礦丹礫歷
雲精燭銀說文曰礦銅鐵樸也古猛切丹丹砂也異物志曰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也
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珕麗珋留璿瑰
古回水碧潛璘良巾反說文曰珕蜃屬力計切又曰珋石之有光者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
之山爰有璿瑰郭璞曰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璘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
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或頩古迥
彩輕漣或焆消曜崖鄰焆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崖間鄰鄰然也力因切林
無不溽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廣雅曰溽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

蜀也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於紋鷔敖鷗䳺山海經曰大鷗
号如晨鵠郭璞曰晨鵠搘晨鳧也爾雅曰鶾天雞許炎曰黑身一名萑雜山海經曰鴢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
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經曰鷔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璞曰音敖山海經曰䳺其狀如鳧郭璞曰音
鈇鈇之鈇許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為玄
郭璞曰國語云至于玄月也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說文曰聒讙語也濯翮
疏風鼓翅翻颮許月反號理也禮記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許聿切
獝狘飛走之貌狘與獝同揮弄灑珠拊拂瀑沫洞簫賦曰揮連珠說文曰瀑疾雨而賁
也蒱到切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他卧積羽往來勃碣其列反字
字書曰毻落毛也毻與毻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漢書曰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碣之功碣也橉力刃杞稹之忍薄於潯涘栛棟
連森嶺而羅峯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橉似網桃也叢生也淮南子曰南遊江潯高誘注曰
潯水涯也言尋鍾律亦二木名之揚音律桃枝篔筠簹當實繁有叢劉淵
林蜀都賦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為杖吳都賦注曰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葭蒲雲蔓櫻
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櫻采色相狀也蘭澤蘭也爾雅曰紅蘢古揚皜杲毦二擢
紫茸茸而容反皜白也毦毛也茸皆草花也蔭潭隩六於被長江爾雅曰隩隈也
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於到切繁蔚尉芳蘺隱藹水松蘺江蘺香草也似水
松草名也藥涯灌芊千萰力見潛薈烏外葱蘢郭公反則叢生也灌
潛薈水中茂盛也東葱蘢皆青盛貌也鯪陵鯥六跭眉曰跼具於垠銀隒魚儉
獱頻獺睒失冉瞲呼穴乎厱去解空鯪魚已見西篇山海經曰有角狀如牛陵居蛇尾其
名曰鯥埤蒼曰跭蹷跳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跼跡也渠俱切郭璞三蒼解詁曰獱似青狐居水中食

魚山海經曰諸山滽滽之水出焉有獸名曰獱其狀如魚其毛如彘鬣郭璞曰音耆鼓之鼓與獱同音如珠切
睒暫視也聲類曰瞲驚視也呼穴切厱岸側空處也去嚴切迅蜼季聿臨虛以騁巧孤
玃居縛登危而雍容蜼似獮猴也玃夔䍮口呼翹踛六於夕陽鴛
雛弄翮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又爾雅
注曰今青州呼犢為䍮夔牛之子也䍮與犢同同口切莊子曰馬齕草飲水翹尾而踛此馬之真性也司馬彪
曰踛跳也廣雅曰翹舉也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郭璞曰踛跳也鴛雛鳳屬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鵷鶵
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上文已見漱所溝壑生浦區別作湖周禮
曰為溝者水激之數當也論語曰區以別矣曰磴登土之以瀿煩瀷翼渫息列
之以尾閭瀿瀷水之益也土登切淮南子曰楚人謂水暴溢為瀿瀷於澄水也許慎曰
切淮南子曰泉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胥也許慎曰瀷漏之流也瀷昌則切莊子海若曰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
翳泛之以遊菰菰蔣也泛於水上故曰遊也翳草之藂會也菰播匪藝
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鄭司農周
禮注曰芒種稻麥也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蔬稻菰蔬之屬鱗被菱荷
攢布水蓏力果反鱗被如鱗之次言多也蒼頡篇曰攢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翹莖瀵方問蘂濯穎散裹說文曰瀵水浸也匹問切廣雅曰蘂華也穎穗也裹謂草
實也高唐賦曰綠葉紫裹隨風猗於危萎與波潭淹猗萎隨風之貌潭淹隨波之貌
潭音覃淹徒我切流光潛映景炎羊染霞火言草之華葉流耀潛映波瀾景色外
發炎於瑕瑕與霞同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雲夢澤名
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陵縣有青草湖具區洮姚滆

朱滻丹漅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洮湖別名洮湖王曰中江東南左合滆湖音
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縣水又東得滻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漅湖在居巢漅祖了切極望
數百沆胡朗瀁余兩皛胡了溔余少反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記注曰極中也沆瀁廣大之貌皛
溔白之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
窕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
通號爲地脉達水中穴道交通者金精玉英瑱吐刃其裏瑤珠怪石琗其
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汋音灼援神契曰王者至有英華之色也
尸子曰璇玉瑤珠不知所在山海經曰荀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琗謂又文相雜小雅曰琗采
曰琗與琗同才對切從見切琗字讀驪虯渠幽摎居由其址止梢雲冠其嶚力召
反驪龍也在於九重之泉故云摎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宋玉太子注曰

摎繞糾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標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已見上文列仙傳曰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
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方冰夷倚浪以傲睨五計
江妃含嚬而矊莫延眇山海經曰從極之川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
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敖睨自寬縱不正之貌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
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嚬蹙而言蹙憂貌矊眇遠視貌法言曰眇作眪音縣撫淩波而
鳧躍吸翠霞而夭矯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淩馳也上林賦曰馳波
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天矯自得之貌若乃宇宙
澄寂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
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遲其末舟子於是搦女角

文十二 十八

棹涉人於是檥魚綺榜補朗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搦捉也應劭漢書注曰檥正也
王逸楚辭注曰櫂船也補孟切一曰榜所以進船也漂飛雲運艅艎劉逵吳都賦注曰飛雲
吳之有名舟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艅艎杜預曰艅艎舟名也舳艫相屬萬里
連檣疾良說文曰舳舟尾也艫船頭也埤蒼曰檣帆柱也才羊切泝洄沿流或漁或商
毛詩曰泝洄從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泝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中國之人或商或
佃或漁赴交益投幽浪北平曰幽州漢書有交益二州名也樂浪郡也
南極窮東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至南極山海經有東荒經爾乃䬐雾祲
於清旭許玉覘敕豔五兩之動靜方言曰覘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祲氣也
曰雾字也鄭玄禮記注曰祲陰陽氣相侵以成災祥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
從也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風也楚

文二 一九

人謂之五兩也綄音桓長風颺羊以增扇廣莫䫻提而氣整高唐
賦曰長風至而波起廣莫風已見上文郭璞山海經注曰䫻大風也音䫻徐而不
㦡音疾而不猛邊埤蒼曰㦡音鼓帆平迅越趠敕角漲張截
泂音迥帆已見上文廣雅曰趠越也淩波縱柂電往杳溟
船也王逸楚辭注曰飛浮上下電往景還方言曰後曰舳郭璞曰今江東呼
䨟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朝霞孤征貌也莊子曰
翼若垂天之雲故曰雲翼言廣大也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注曰俄者須臾之間司馬彪莊子注曰頃久也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飛廉無以睎其蹤
渠黃不能企其景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睎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
曰跂子望之鄭玄曰舉跟曰企企與跂同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

魚之子也據落謂拔弁擯而漂落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弃也衣則羽褐食惟蔬鱻
思廷切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聲類曰鱻小魚也栫見宸澱見廷爲涔夾漉公任羅筌
說文曰栫以柴木壅水也劉逵吳都賦注曰夾如罩而處設與淀古字通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曰今作槮
叢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以薄圍捕取之也槮蘇感切涔字廉切說文曰漉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
爲之蓋魚笱屬筩灑連鋒罾子僧䍐雷比船萬笱口筩罾皆釣名也罾音潜魚網也鐮灑名
所切蟹或揮輪於懸碕奇或中瀨而橫旋曰輪釣輪也埤蒼曰碕曲岸頭也
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陽阿楚辭曰漁父鼓枻
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字書曰嘔歌也
鄧司楚辭曰漠宋戍以棄於芳霧宵晦以紛紛西乎睇門寂漠之歸情不能論也爾乃域之以
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河度汜似鼓之以朝夕尚書

曰昔鯉尊孔安國曰沱江別名也汜已見上文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川
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戢口蒸液以露雲涂也南
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珍怪奇偉
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說文曰傀偉也又曰奇異也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
魄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馬行舒路曰宙如江海
壽說列眞說文曰眞仙人變形也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
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
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太山雲雨
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爲雨無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及其譎變
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郎

玄論語注曰方常也經紀天地錯綜人術言以綜爲俞也符許上則經紀天地下也則錯綜
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淳曰壞絕四帛之皆周易曰錯綜其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
昌言曰筌將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
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史記
曰五星聚于東井陽后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陽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
形遁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
京賦曰宓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墮湘水之中因爲湘夫人也駭黃龍之負舟識伯
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
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
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非拔寶劍曰

此江中腐肉朽骨也楚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遂高身于呂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爲劍二曰太
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要離以劍刺王子慶忌捽之而投
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悲靈
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櫂歌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
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伏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
懷石自投汨羅而懷沙即任石之義也與王逸不同是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想周
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伍代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
鼉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驥古義字
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

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泉爲青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筴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言見萬物歸於一科也孟子曰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岐曰科坎也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圖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文選卷第十二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物色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物色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劉熙釋名云風者沉也爲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曹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結繳蘭臺倚廣曰精繳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景差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日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木名也亦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以鉤居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閑來風桐乳致巢比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書下或衍因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很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晝當先之穢也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阿曲也飄忽淜滂激颺熛怒淜滂風擊物聲淜疋冰切熛怒如熛之聲說文曰熛火飛也俾堯切滂普

郎切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耾侯萌切埤蒼曰耾耾風聲廣雅曰耾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蹶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蹷頓也韋昭曰梢擊也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楗拒門也眴煥粲爛離散轉移眴呼縣切眴煥粲爛鮮明貌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邸觸也邸與牴古字通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蕙草離秦衡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花子許外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槩新夷被荑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荑同徒奚切迴穴衝陵蕭條

衆芳然後倘常佯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佯猶徘徊也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姱容修態亘洞房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憯悽增欷歔玄口憯悽也說文曰憯痛也錯感切惏寒貌毛萇詩傳曰慄洌寒氣也慄理吉切欷許既切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口秦尊銘發析酲醒劭曰酲酒病也解也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堁課揚塵塕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堁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揚堁而弭塵許注曰堁塵塵也塵塵迴切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動沙堁

吹死灰堁或為埤非也駭溷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氣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甚腐餘務於作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禮記孔子曰有蓬戶甕牖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憞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憞惡也言其入於人身體令怨也憞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悒亂也王逸楚詞注曰鬱邑而憂也毆古驅字素問曰久傷於寒春又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溫暑氣來令致溫病也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怛憂苦也慘錯感切方言曰怛痛也附苦帝問岐伯人傷於寒而熱為動何以大寒盛則生熱也中脣為胗胗得目為蔑說文曰胗脣瘍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高誘曰蔑眵也蔑與瞶古字通亡結切眵充支切啗齰嗽獲死生不卒啗齰嗽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其言此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齰齧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嚄大嘆也宏麥切嚄與嘆古字通卒七忽切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大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illegible]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illegible]

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 [illegible]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illegible]

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illegible]

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illegible]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毛詩曰不遑寧處 [illegible]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illegible]

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illegible]

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鵩鳥賦曰萬物迴薄

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字林曰蒔更別種上吏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 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illegible]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illegible]

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illegible]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illegible]

憭慄兮若在遠行 [illegible]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illegible]宋玉九辯之文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 言懷思慕戀從侶也 左氏傳[illegible]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illegible]左右皆泣晏子獨笑[illegible]

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 [illegible]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illegible]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illegible]

游氛朝興槁葉夕殞 [illegible]

於是迺屏輕箑釋纖絺 [illegible]

藉莞蒻御袷衣 [illegible]

也胡官切說文曰葥蕭子以爲華帶也又曰袷衣無絜也古洽切庭樹槭以灑落兮勁
風戾而吹帷槭殺空之貌所責切戾勁疾之貌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
飄而南飛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風飛貌爾雅曰雝雝而南鶩天晃
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而明朗然陽日入熱炷驚邪王子比干曰
霰霏尾而四絳言晃曜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何微陽之短晷
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又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萇曰長夜也月朣朧以
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朣朧欲明也徒東切朧力東切熠燿粲於階闥
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
蟋蟀蛬也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之促織故趣織又曰莎雞
歸之也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火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

下也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楚辭曰耿介而不寐兮王逸注曰耿介取介而獨處也
文毛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
而自省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王逸曰遒盡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君子日乾夕惕而自省也說文曰髟長髮也方凋切又曰髟髮垂而影字林曰虎斑方各切毛詩曰弁服
秋髮垂而影說文曰弁冠也仰群儁之
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
炯高閣連雲言群儁之以才參雲漢也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書曰貂璫卷之盛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
武冠金蟬附之加貂尾為文貂尾者為飾也廣雅曰炯炯光也苟趣
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趣舍不同太史公曰夫人皆有生
舍異路莊子曰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為輕根靜為躁君聞
言焉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聞

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莊子曰至人又曰不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
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
故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
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
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
果是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
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各
得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
曰安不忘危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

猴猨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足以外為無用之地及泉不踐則而
讀若無用之地不可履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字林曰衽衣衿也紱綬也楚辭曰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皋水田也東皋者取其春意書鄭玄曰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
也說文曰稅租也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有黃華濵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之潎潎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
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
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潎潎游貌也匹曳切逍遙乎山川之阿
放曠乎人間之世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
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
惟變所適而何其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
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
經通訓曰春夏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寒風積愁
雲繁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歎班婕妤擣素賦曰佇風
軒而結暮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梁王不悅游於兔
園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迺
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
弘農郡尉去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有死王肅家語注曰俄頃也王迺
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小雅信南
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
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
稱為寡人賦之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
王公自謂孤寡不穀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
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卻退也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
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
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
子遊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閟寒乃宿於黃竹曹風以麻
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
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盈尺則呈瑞

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
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莅不和意也春秋
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少有女主天雪遠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雪之時義遠矣
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又
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結殺室閉凝
焦溪涸漢湯谷凝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
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二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
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煑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鳴門縣亓有火井
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沸潭無湧炎風不興酈元水經注曰以生
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

則蕭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之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北戶墐扉裸壤
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
林曰繒帛總名也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入澤之
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于千里何休曰河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
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塵連氣累靄揜日
韜霞又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霄亦靄也一大切毛萇詩傳曰韜覆也於濫切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吐
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霙也音
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illegible]李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
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王逸楚辭注曰氛氳盛貌藹藹浮浮瀌瀌
弈弈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瀌瀌方送切廣雅曰藹藹弈弈盛貌聯翩飛灑徘徊

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說文曰甍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
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旁二小夾日也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
席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說文曰墀階也王逸曰嬋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
旣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
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爲
盛姬築臺是曰重璧之臺劉公幹清雪賦曰璐琳琅之塗然即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晉灼庭
列瑤階林挺瓊樹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達景切莊子曰南方有石千里樹台瓊枝
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
白白鷴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鷴紈袖慙冶玉顏掩姱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范子紈素出
齊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姱好貌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

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
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
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卽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
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王逸楚辭注曰霤屋
宇也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
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曰爲明月珠蚌胎也蜀志秦宓
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旰曒絜之儀迴散縈
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
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
承幌而通暉包氏論語注曰秋若子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與烏程
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
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
雪賦曰狐增積而累鎮又加裳而裘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西京
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
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遲思要轉反側
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莊子曰子貢瞞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
怍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莫本切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
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
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

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淑擬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
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曰酡著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昵近也褫奪衣
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
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
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毛萇詩傳曰繹說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
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者理也
總理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
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明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言隨時行
藏也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結
兮零雨集之霏霏正習曰日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
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任猶因也素因遇立污隨染成污猶
相染污也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為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

月賦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缺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始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
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芳
塵凝樹古無賓婉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淮南子曰蒼苔水衣也吳都賦曰結芳塵於綺
疏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憂貌七
小切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蘭路有蘭
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騰吹寒山
弭蓋秋阪王逸楚辭注曰騁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
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大戴禮曰
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
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白露曖空素

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意殷兮
志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浅湎兮又陳風曰月出皦兮佼人僚兮抽毫進牘以
命仲宣此假王仲宣毫筆也陸機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
曰聲類曰跪跽也跪渠委切跽奇几切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
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之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昧道懵學孤奉明
恩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莫鄧切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日以陽德月
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清為日易緯終備曰日之魄陽德消鄭玄曰日無明晝也春秋感精符云
月者陰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
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扶又曰安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與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

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設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象賊曰斷臺可升自注曰帝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以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泉觀象曰賊曰寒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

朒朓警闕，朏魄示沖。說文曰朒朔而月見東方縮朒然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如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舒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王侯其肅鄭玄曰朓條達行疾也警闕謂朓朒失度則警人君有所示沖言朏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秉中不自盈大也禮記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賜女六坊也朓大鳥切朏芳尾切

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明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星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則澤雨也

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也軒宮軒轅之台星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而比名曰三能古台字也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

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子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晞天末以遠期[illegible]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illegible]人賦曰駐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

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縟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也圓靈天也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連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曾飛說文曰除殿陛也

君王迺厭晨懽，樂宵宴。

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袖賦曰管褻弛縣周禮曰大憂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

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也風吹篁也

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詩曰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羇孤羇客孤子也言親戚不從遊而羇旅之孤更進也

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九皐皐禽也抱朴子曰獨立而皐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管秋引商聲也

於是弦桐練響，音容選和。絃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諫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

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瑾箏賦曰擇其風采揀其音禮記注曰選擇也

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雜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能不若延露以和也

聲林虛籟，淪池滅波。言風將息也籟管籟也大高章秀風賦曰幽林絕壑是以應之子莊子曰天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已故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大風止則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內而風曰淪說文曰小波為淪

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楚辭曰紆軫王逸曰紆曲也痛也毛詩曰如彼遡風毛萇曰遡鄉也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曰也之喻體如日月照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

歌響未終

餘景就畢蒲堂變容迴遑如失 說文曰蒲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芒䏡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心反歸罔然若有失也 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 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文名皆哉行曰路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 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 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無斁爾雅曰斁猒也

鳥獸 爾雅曰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鵩鳥賦 并序

賈誼 漢書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以為博士絳灌馮敬之盡害之於是天子踈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擣中天之逸翰不不參謀議署費道擬庭豈難誇固謂之未為上不發憤嗟命不亦宜平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違斯言過矣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鵩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

誼為長沙王傅 傅母文帝之注王長少者惟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諡號故雖得王而誌也文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溼國 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鴞于妖切 誼既以讁居長沙 韋昭曰讁譴也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 自廣寬也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 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 李奇曰日西斜特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 閒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萃集也 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 說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兮予去何之 善曰予鵩鳥也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 淹遲也速疾也死生之遲疾也謂 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意以對也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鶡冠子曰固無休息 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如淳曰斡轉也善曰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固無休息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蟬如嬗蟬之蛻化也或曰嬗相連也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沕穆不可分別顏師古曰沕穆深微也鶡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沕亡筆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則禍去福來得福而為惡則福去而禍來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鶡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攻聚也董仲舒云福者在門慶者在室言皆在門如惡故言同域也 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鶡冠子曰久天天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巳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

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相佛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破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面曰吾
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
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譖身被五刑
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
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
何異糾纆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纆事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
也纆索也鵩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纆也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鵩冠子曰終則有始
孰知其極矣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死誰知其窮極時也瓚監曰極止也水激
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
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爲有常則乎鵩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悍與旱同

卷十三　一八

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地氣上
為雲天氣下為雨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大鈞播物兮坱圠無根如淳曰陶者作器於
鈞上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善曰坱烏黨切圠烏黠切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鵩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遲速有
命兮焉識其時鵩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為識其時見下文也且夫天地為
鑪兮造化為工莊子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
也聚為生散為死鵩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列子曰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摶控摶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摶音

團或作揣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技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
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益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摶
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摶字如淳孟康義爲是也善曰鵩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
還安可控摶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師古曰患者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令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小智自私兮賤彼貴
我列子曰小智自私之府而莊子共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鵩冠子曰小智立
趣好惡自擺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鵩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
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列子云晉士之殉名
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擇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品庶
每生善曰鵩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文一三　一九　大受

失理休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孟康曰休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怵音
聖休音代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愚士繫俗兮
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肖繫俗囚拘之貌未詳切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鵩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
人不遺動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
也鵩冠子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
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道德之至也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
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
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嗒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鵩冠子曰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

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阯也坻或為坻又曰易明夷則往險難則隱鶡冠子曰流以逝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生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莊子曰其生浮其死若休若澹乎若深泉之靜
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鄭玄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遺家養空虛若浮舟也
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諄芒曰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蔕
芥何足以疑鶡冠子曰細故蔕薊奚足以疑蔕薊與蔕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蔕芥剌鯁也

鸚鵡賦

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指前後各兩鵡一作鴞莫口切

禰正平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上客陪坐故云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煇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也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周易曰幾者動之微也王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說文曰嬉樂也跱立也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虞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

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鶡冠子曰貌甚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鶡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龍所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埤蒼曰崎嶇不平也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鄧都曰已背親

身固當奉職也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羇旅也羇旅已見上文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

處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潘岳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長懷

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怳忽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

亦何勞於鼎俎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曰晉侯曰俎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尚書傳曰惟良也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禮斗威儀曰天其命不日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豈言語以階亂將

不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

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然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爾雅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之足惜愍眾雛之無知

爾雅曰生噣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者名曰雛也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

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

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

長安樂自古有所見之未詳所見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昔長安也

古類夜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語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而若迺少昊司

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降涼風蕭瑟

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毛詩曰哀鳴嗷嗷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慘以顦顇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若宜哉曰久而顦顇也聞

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臣為之屢

歎棄妻為之歔欷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詞注曰歔欷啼聲感平生之

游處若壎篪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遼遠也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櫳檻也王逸楚辭注曰檻楯也曰牖穿壁以為牕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踟知切躕除誅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曰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顧

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心

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心

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詞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

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

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之愚司馬遷書曰效其款款之愚恃隆恩

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爾雅曰渝變也又不變也

鷦鷯賦并序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萇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義疏曰鷦鷯微小

古曰鳥學工即鷦鷯也又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

中書郎初未知名著鷦鷯賦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

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

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周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注曰陰陽轉易以成化生也色淺體陋不為人用

形微處卑物莫之害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列女傳姜后曰睢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鵻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說文曰鷲鳥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鶚鵰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鵾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異物志曰翡赤色大於翠頭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雲氣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乎寒門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王弼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沖天蜚與飛同字書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illegible]觜距為刃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曰天地生萬物成之曰化[illegible]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illegible]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illegible]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illegible]莊子曰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字林曰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翾許緣切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罻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鸇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罿罻皆網也罿之然切翳薈蒙籠是焉遊集[illegible]翳薈草木蒙籠[illegible]飛不飄颺翔不翕習翕習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illegible]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illegible]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illegible]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illegible]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illegible]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illegible]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illegible]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illegible]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illegible]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illegible]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illegible]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淮南子曰[illegible]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illegible]

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鶢鶋之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書曰左提右挈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貌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鳥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覩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三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鳥獸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駙音伏馬名趫迅而已傅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異則文武之功顏又曰文案其德武權其威庚中承騮君辭雪皜大山崩風塵河奧斯障裂衣年茄水序嘶代駝駒更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驕毛長日驕壯貌驕與驕同並綺驕切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止甲寫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隩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書傳有承華廐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 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宜騏武賦曰服皁天子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皁櫪也 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之於馬老[illegible]榮[illegible]之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illegible]小作[illegible][illegible]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 寵養華年恩隱周渥 賈逵國語注曰寵愛也周書曰小人無義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說文曰殫盡也小棧概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皁內着之外皁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皁棧司馬彪曰棧若欅牀施之濕地也 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韓詩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蔡邕胡公碑曰惟我末臣頑蔽愚闇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 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 武義粤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 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郊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 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 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杜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 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雒授曆尚書曰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后唐膺籙赤文候日 后唐謂堯也膺籙已見東京賦青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魏德楙而澤馬効質 說文曰楙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白馬魏都賦曰澤馬亍阜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 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 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 瑞典吐圖作天馬歌也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 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書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稱蹕止行人清道也 精曜協從靈物咸秩 協合也論語撰考讖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合九區 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 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贐蒼頡篇曰贐財貨也說文曰贐會禮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牣 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張晏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滿也 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爲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 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騮之驂輪攝虛躡雲乘風度陣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邵魏明帝誄口先星茄其祚受洪胤 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 鄭玄

毛詩箋曰在旁曰騑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宗則山出象車山之精也上林賦曰象
輿婉僤於西清鉤陳已見上文齒筭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
亡坐養聲價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
西都賦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
者髮鬣上毛也尾欲梢而長梢所交切[illegible]泣駿之髮也傅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劍戟尾如植髮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經曰目欲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日中清明如鏡許云兩目中央欲毛為鏡攢也權馬經曰顴欲實此為壁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淚相
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言生若山而峯生峯也超攄
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遠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

文十四　四

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銘曰騏驥逸足躡蹶發簡
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所改曰門塞或為寒非也注見此賦魏都賦曰嶼闕
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拉
顏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荊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
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虢文公曰王其睦晨不易左氏傳曰詩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一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
而清路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轂騎煒煌杜篤迎□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遵先也清路已見射雉
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尋勒諸營注曰按部諸將東京賦注曰
曰馬步疾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
服金組兼飾丹䑋符弗切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

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䑋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䑋點屬寶鉸星纏鏤章
霞布校裝飾也章采文也宋玉翻寥賦曰朱帷翦以霞布進迫遮迾卻屬輦輅
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晉灼曰迾古列字欻聳擢以鴻驚時
濩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欻忽也說文曰欻有所吹起也傅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揚勢越
驚鳥甘泉賦曰洒濩略[illegible]鷙張景陽七命曰蚓蝻蟜驚蹲趄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
心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
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王于興
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師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臨廣
望坐百層地理書曰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帝[illegible]界七[illegible]臺百層干雲參差料武藝品
驍騰字林曰翬也夏侯湛馳射賦曰余武藝以旋遊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

文十四　五

施和鈴重設虎藻周見景畫也應瑒馳射賦曰[illegible]和鈴已見上睨影高鳴將
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睨影而跟者分馳迥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群士放逐
馳于少場[illegible]賦曰[illegible]埒[illegible]別輩越群絢練夐絕[illegible]
[illegible]也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蹻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
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搪動鼓震[illegible]聲雷潰[illegible]略同馬景王與詩
允書曰眾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
支也皆射的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
二也校膺門沬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
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沬如赭也如淳曰沬或作頮音悔踠迹回唐畜怒未
洩方言曰踠[illegible]也南都賦曰收[illegible]命駕分背回唐東郭之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

徵怡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妍變之態
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跼鑣轡之牽
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跼蹐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馬圈束司馬遷書曰邑大都說
文曰圈養畜閑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躓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
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顧遠咸舊賦曰朔馬仰朔雲越鳥
東南樹又曹植賦曰良馬蹀足輕車結輪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尸子曰我得而
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
而綠地也纖驪接趾秀騏齊亍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騄毛萇詩傳曰騏綦
文也音其亍丑玉切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
林盜驪驊騮騄駬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鐘之

卷十四 六

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
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躓
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
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
悔義方左氏傳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逸也庾元規
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
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回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
注曰裝束也鑒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
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三十里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

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振拔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
隱痛也戒出豕之敗御傷飛鳥之跱衡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
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
若鳩翔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蹷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梁陽
有烏鳴柢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持以示帝曰烏鳴軒掌弓射洞胃眾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
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跱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方益不有故祗慎乎所常
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攸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
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諶集曰詔給濯龍
廄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卷十四 七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鸚鵡賦曰居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加弊帷收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
皇恩覃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致白
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駔駿充階街佳兮說文曰駔壯也言駿之馬充於階街也
魏都賦曰冀馬填廄而駔駿王逸楚詞注曰駔駿馬名也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
郵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貴玄螭之表像似靈虯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
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詞曰余雖
好脩姱以鞿羈兮王逸曰韁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

秋書曰驥騄不步與良御而劾足漢書曹儀曰卝志門騎馬又大宛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拍乘卓之副蠲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支百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其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爲萎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於水故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睛則視遠身短則喜鳴四翮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鱉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壺崑閬見上
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揚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爲古詩曰累累光天步並文鉛出嶽而方並沫不以文害辭也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乃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
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
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腳疎節則多力王逸楚詞注曰姱好也
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閔鴻羽扇賦曰何妙素於凝霜逍翦賦曰濯翠水瓊亦玉也
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於瑤池之上
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高靜也寰覽崢嶸都賦
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歲之將盡楚詞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緯通卦驗曰冬至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曰箕風石折樹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山海經曰山既崢嶸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爾雅曰廓空也
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有詩曰天漢迴西流
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晨已見雪賦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唳鶴聲也丹墀已見
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應節
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鶴經曰鳳翼則善舞尚書曰鳥獸蹌蹌蹌已見吳都賦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飛騰或摧折
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
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
將興中止若往而歸
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群飛貌矜顧自矜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
逸翮後塵翱翥先路言舞之疾起居鶴之後飛

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會四會之道岐岐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闘節角睞力代分形機數舞之機節奔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睞視也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交亂而交橫眾變繁姿參差洊密洊在見切傅玄馬賦曰繁密洊發字書曰洊仍也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雨既俗而色命淨故舞未一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罷也雲罷霧散不能與鶴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頩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思蘇切遼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悅倫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燕人歸燕姬巴渝之童也巴長乃以童巴童也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項岱曰沈約宋書曰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工左右有拂舞晉太康中天下為拂舞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夢書曰邯鄲倡曰黃金為君門白璧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郭西閶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之遂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飛過荒裔變徹凌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也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冑兮曹大家曰系連也冑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己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颽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颽風南風也言風曰颽朔北方也己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去殼其聲食有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為樓煩揚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曹大家曰皇漢也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成帝之初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曹大家曰巨謂王莽也滔漫也泯滅也夏華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憂民咸也詩云我歌且謠行歌且謠象其行謠也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曹大家曰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言父早終遺我以善道而保己焉孔子曰里仁為美大家曰居也言我居處擇仁者法則也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己先祖遭王莽之亂則窮富貴則達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令名後世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圮毀也言己孤童微眇恐毀絕先祖之業無階路以繼也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

曹大家曰違恨也慱思也違或作愇愇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立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己安靜長思不欲墜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後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巨業切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以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項岱曰覿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勿墜曹大家曰言夢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昒呼骨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昒昕晨旦明也言己覺仰思其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

所質問依其遺讖文以臆對我之夢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賁讖晨夢書也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遌遇也言己緣高而遇神者卜精通而不迷之象也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倏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倏忽猶復過去進勢日時不可失乎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諡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

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迕而後拔兮雖群黎之所御曹大家曰迕遇也言上聖之人舜有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言衆人之所能禦自防止耶曹大家以禦為迕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御音訝迎也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殺叔武何休曰叔武立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因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鍾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郤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之變化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

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已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而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栗取弔于逌吉兮所也音由王膺慶於所慼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以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轉詩曰其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
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
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鶡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裏而
外凋兮張脩襮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襮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趨家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聿中龢爲庶幾
兮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
早夭伯牛被疾似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溺
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爲避人之士未可
與安身自潔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慆慆而
不萉肥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慆慆亂貌萉避也言子路不避慆慆之亂故隕
身於世之禍也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
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醢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
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固行行胡朗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應劭曰子路得
竟盜與亂賊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爲盜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韋昭曰柢
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三人禀氣於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
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
逢災路害或殺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

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爲罔兩司馬彪爲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
淳耀于高辛兮羋亡氏彊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
孫故楚強大於南汜也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
羋楚姓汜涯也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
伯益在唐虞爲有朕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虞舜典天
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規天
差又曰去也仁謂未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譬天路之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
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周語曰伶州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
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
經緯者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業也
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
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之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
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爲龍酉西方爲虎也國語晉侯問蔔子曰吾其濟
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卯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
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瓚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式
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

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漦仕緇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應劭

曰震為龍鱗虫之長漦沫也曹大家曰三工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

黿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

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異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

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

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五辟而成

災也道脩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敻遠也周至也言天道

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至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諏

子侯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以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

契龜應劭曰嬀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

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嬀之後將育于

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曹

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

眾維魚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為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

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

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少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

久矣夫姒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姒叔向母石叔向

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

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劾其必滅羊舌氏李成為劾項公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

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

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鞫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

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志在內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吉凶為表裏合成一藏此自然

之道至於術學變有其成敗考其色理或觀其富貴各取一樂故或聽聲音或見骨相成占色理或觀視威儀或審心

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李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神

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

故為讖兆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

縮項岱曰斡轉也遷徙也嬴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命雖吉凶之過轉從行或有遭遇禍福

禍相及也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案書子厲

子孟賢而覆害孟曹大家曰天命善災孟非有差也宋無咎子百葉結若一殖也左

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林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在盈也欒亡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果滅欒氏洞參差其紛錯兮斯

眾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氣應參差不齊紛亂錯雜故遠或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

兆之所始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

亦也僻亂也盡盡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專亂於善惡遂為放遺之辭莊周曰

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情兮

信畏犧而忌鵩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

議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

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守孔約而

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道約而不二端則平

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爲內實均曰眞萬物無害

累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但至於仁也

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爲善伯夷以高逝爲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不木偃息

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翟都眣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荊王

文十四　十八

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

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繭古典切胝竹

遲切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

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道羽見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

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

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

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

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紘覆

兮實棐諶而相訓曹大家曰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

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附亦當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或爲順謨先聖

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

爲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謨字謀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曰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厎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厎致也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豐度之信而致麟其後爲嘉公修郡爲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

故立春秋制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

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類神靈也感能致其精誠通於神靈感物動氣入誠者矣養流睇而

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視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樹號矣爲由非也前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虎

文十四　十九

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能入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

孰信曹大家曰作嗟所或誰能若斯誠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

真言由基李廣精誠於末技感圓而開石況聖人耽身於大道之中乎乃能推至精

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昊太昊

也孔孔子也羣龍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

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宮朝

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

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嗣彭祖之年偕老彌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己所慕也列仙傳曰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

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誼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曹大家曰舍置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傷夭於物憂辱傷生恥辱不過於是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渝染於流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揭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靚靜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清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正也善曰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廣雅曰跌差也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摶摶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慅慅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纗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又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珮說文曰纗幃曰纗幃一名纗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然則纗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纗維綱中繩纗音攜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毀也善曰子虛賦曰襞積褰縐上林賦曰酷烈淑郁

辭曰芳菲菲兮難虧 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姱大也 娛好也 鮮寡也 攸所也 蓄

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 播散也 幽獨守此仄陋兮敢

怠遑而舍勤 怠懈也 遑暇也 勤勞也 善曰楚辭曰 [illegible] 山中 尚書曰 明明揚仄陋 毛詩曰 不敢怠遑 左氏傳曰

人生在勤 幸二八之遌虞兮嘉傳說之生殷 二八 八愷八元也 遌遇也 傳說名也 武丁相

也 善曰 左氏傳 季孫行父曰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言此八人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 元善也 長也 八愷者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隤敳檮戭 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 言此八人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 尚書曰 高宗夢得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 得諸傅巖 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

及 尚庶幾也 良善也 惆痛也 言我後時 將無及也 惆 他公切 善曰 楚辭曰 [illegible] 詩人之遺風 何孤行之煢煢兮

孑不羣而介立 煢煢獨也 介特也 善曰 毛詩曰 獨行煢煢 楚辭曰 既惸獨而不羣 感鸞鷖之特

棲兮悲淑人之希合 鸞鷖皆鳥名 淑善也 善曰 [illegible] 君子 毛詩曰 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山海經曰

文十五 二 張

山有鳥 五色 [illegible] 名曰鸞鳥 廣雅曰 鸞鳳屬也 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 [illegible]

猶不遇也 冒覆也 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 善曰 尚書曰 武王既喪 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 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 王啟金縢之書 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 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 乃言周公 覽

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覽觀也 烝眾也 僻邪也 辟法也 毛詩曰 民之多僻 無自立辟 善曰 毛萇傳曰 辟法也 民之行多為邪僻 此言無所為法也 尚書曰 烝民乃粒 楚辭曰 卑正言不諱以危身 增煩毒以

迷惑兮羌孰可為言己 善曰 楚辭曰 獨便悁而煩毒兮 焉發憤而抒情 又曰 中瞀亂兮迷惑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 湛深也 懷思也 繽紛亂貌 善曰 宋玉笛賦曰 武毅發沉憂結

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 誼善也 執彫虎而

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 彫虎 象 獸名也 尸子 中黃伯曰 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 唯象之未與吾心試焉 有力者則又願為牛 欲與象鬭以自試 今二三子以為義矣 將恐乎試之 夫貧窮 太行之猱也 疏賤 義之彫虎也 而吾日遇之 亦

足以試矣 阽臨也 [illegible] 尸子又曰 莒國有石焦原者 廣五十步 臨百仞之谿 莒國莫敢近也 有以勇見莒子者 獨卻行齊踵焉 所以服

以稱於世 夫義之為焦原也 亦高矣 賢者之於義 必且齊踵 此所以服一時也 善曰 彫虎以喻貧 試象以喻易 力其原以喻義 言已以執彫虎

之貧窮 頓竭誠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 上句為此張本 漢書曰 賈誼曰 安天下阽危者 若是而上不驚 臣瓚曰 安臨危曰阽 庶斯奉以

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 善曰 左氏傳 太叔曰 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 論語 子曰 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 俗

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 遷移也 渝變也 泯滅也 規圓也 矩方也 善曰 楚辭曰 固時俗之

工巧兮 偭規矩而改錯 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艾草名也 蕙芷香

草也 禮記曰 簞笥問人者 [illegible] 盛食器 圓曰簞 方曰笥 [illegible] 衣亦曰笥 後漢作珍 [illegible] 字相似 誤耳 斥西施而弗御兮

羈要褭以服箱 要褭 [illegible] 也 箱 大車也 [illegible] 西施 越之美女也 御 幸也 羈 [illegible] 也 服 [illegible] 善曰 楚辭曰 西施 [illegible] 於北宮兮

漢書音義 應劭曰 要褭 古之駿馬也 赤喙黑身 日行五千里 毛詩曰 睆彼牽牛 不可以服箱 [illegible] 切 今賦作褭字 行頗僻

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離 [illegible] 也 頗 [illegible] 也 殃咎也 善 [illegible] 音本作陂 布義切 禮記曰 商亂曰陂 鄭玄曰

文十五 三

陂 傾也 周易曰 无平不陂 廣雅曰 陂 邪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鄭玄

曰 惟 思也 善曰 楚辭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 哀人生之長勤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航 航 船也 善曰 賈逵曰 抑 止也 鶡冠子曰 [illegible] 合苟容 以持祿 同書 [illegible] 舟 [illegible] 曰 四輔不存 若濟河無舟 [illegible] 楚辭曰 昔余夢登天兮 魂中道而

無航 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 干 求也 嘗 行也 善曰 楚辭曰 [illegible] 世而 [illegible] 非余心之所

樂也 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 黻 [illegible] 衣也 五色備曰繡 善曰 毛詩曰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 辮 交織也 鞶 所以帶珮也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善曰 說文曰 辮 交也 又曰 鞶 覆衣大巾也 從巾般聲 或以為首飾 字林曰 鞶 帶也 禮記曰 男鞶革 鄭玄曰 鞶 小囊 盛帨

巾者 說文曰 珩 所以行也 從玉行聲 字林曰 珩 珮玉所以節行 大戴禮曰 下車以珮玉為度 上有雙衡 下有雙璜 珩與衡音義同 昭綵

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 綵 文綵也 藻 [illegible] 也 字林曰 [illegible] 璧曰璜 善曰 董巴輿服志曰 古

者君 [illegible] 王尊卑有序 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璲 謂之綬 漢承秦制 用而弗改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

忽其西藏 爍靈日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門扉靈暉而西征廣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 恃已知

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 鶗鴂鳥名也以秋分鳴則眾芳皆歇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夫鶗鴂一名鵑伯勞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

秋乃止 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 芝草也一歲三華瑞草也說文曰遒迫也毛萇曰二月草生至秋為露而凝為霜鄭玄曰芝一歲三華瑞草爾雅曰[illegible] 時亹亹而代序兮疇

可與乎比伉咨姡嫭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亹亹猶進也姡嫭美好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兮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美嫭之難並韓眾之以流亡也書曰美好曰姡嫭曰韓終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 漸冉猶侵尋也書曰彰善瘴惡楚辭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 即就也岐山名也攄舒也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文君為我端蓍兮利

曰寒過 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 攄丑於切

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遁去也九上九爻曰肥遯無不利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無不利遯者避也能飛者身大美此謂保遯之意肥遁之處其位居大人之時不遇如此故曰以保名 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 翼如翼鳥之羽也迅風疾風也楚辭曰遭遇風善曰翼舟中從王逸曰保也言以迅風揚聲 聲又曰步周流於江也歷眾山不一所也 二女感於

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二女謂巽離也巽長女也離中女也巽為木為風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上九爻為天故曰天蓋高而為澤也 少女也兌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崇岳也

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勔勉也乾為天子故曰蹈玉階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猶懸王能不思去言而修道思賢能士行也書曰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勔勉也 懼筮氏之長

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筮短龜長周禮曰以甲可審卜左傳曰筮短龜長又曰東龜左睨不類郭璞曰行頭左睨也龜青名 遇九皐之介

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介大也逞快也九皐九折之澤也毛詩曰鶴鳴于九皐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莊子曰彷徨塵垢之外又曰鵰鶚小人也

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 競逐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

寧 占曰此玄鳥之事也言子有故於玄鳥之類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之子也 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蚳蟻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麁飛集戶是民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 占既吉

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無悔 旦余沐於清

源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山東曰朝陽 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泉之微液也菌芝也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

走乎八荒 八荒八方之外也 過少皞之

窮野兮問三丘於句芒 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

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水下 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 不澆曰淳不雜曰粹
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貌䫉䫉於道眞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腳穢累而反眞 登蓬萊而容與兮
鼇雖抃而不傾 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 留瀛洲而采
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瀛洲海中山也善曰十洲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渤
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頂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
流上下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歸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想遊風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
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 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為粻 青岑山名上粻音曰岑沆
瀣夕氣也粻糧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揚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下醴以解渴楚辭曰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

朝霞陵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昔日
夢至木禾今親往見之昔日之夢也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焉其修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
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生八月孰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休衰而死故曰木禾 朝吾行
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 湯谷日所出 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
風之食言 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
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
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 指長沙之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
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 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妃
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涯也山海經曰洞庭

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居之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
通江水離騷曰帝子降兮北渚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
圖玉版以為堯之二女舜妻也而張衡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
江湘遂號為湘夫人也 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 眺視也衡山名也黎
高辛氏之火正重黎也圮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墳壞中有營丘九嶷周案善曰爾雅曰墳大防也賦序曰遊精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
十九年鄭子產曰黎為祝融地名切 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 託寄也書曰杜
預曰黎為人正積年也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 卬州南州名也四
海經曰炎黃帝有卬州其國在黎曰楚辭曰悲鬱鬱之焉泱卬五郎切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
之所陶 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丘在南方應劭曰炎帝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
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 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 泫沄涌也法云沸貌

沄水流也善曰淮南子曰炎火芒山晰火炎也楊雄甘泉賦曰異方之火如湯 溫風翕其增熱兮惄
鬱悒其難聊 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至委羽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孫
國名也說文曰悒不安也又曰聊賴也左謝為芳要說余從此涉 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
能乎留茲 顝獨也羈寄也茲此也善曰左氏傳鄭仲曰羈旅之臣且楚辭曰羈旅兮無友生骨切 顧金天
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少昊位也書曰家語孔子曰少昊嗣立為明王死配五行少皞配金方
文曰嬉樂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 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
以指麾也舉手以來此所飾之旌名曰麾謂雲蓋也書者也善曰楚辭曰前朱鳥使先驅又曰麾皇輿其承旗 躔建木
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 躔行也摭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淮
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建木西有木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猶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方言曰摭取也之石切由切躇直於切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

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貍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神也徂往也善曰外傳曰號公夢九土山海經曰泑山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象獲善曰楚辭曰泝江海兮蟬蛻又曰服精粹而吐氣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蹈也爾雅曰台我也書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觀于河逗止也華大華也山北曰陰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湍疾瀨也眞書京非有華陰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馮夷華陰人以服八石而水仙汪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陵首人服八石而水仙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龍舟鷁首予合韻音夷甫切會帝軒之未

歸兮悵倘佯而延佇善曰帝軒黃帝也西山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郡國志陽周縣有黃帝冢也悵倘佯猶徘徊也秋命贊序曰帝軒受圖雒櫝厥贊曰且倘佯而延佇見上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泗自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毛萇詩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蒨郭璞注曰說者云蒨木名也傳曰蓁蓁至盛也恫許吏切又虛紀切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黃帝也詹至也訪謀也樛求也如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也神遂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善曰爾雅曰遂遠也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窺之搏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噬音逝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善曰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揚雄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

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晰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晰之制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胙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元帝崩莽秉政以女配帝遭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安漢公第及莽即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恤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善曰尉官名也尨蒼也書曰龐眉皓首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

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王莽劾賢賢即日自殺及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王隧謂王者之葬道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仍因也反仄不常也靡無也所常也毛詩曰反仄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穆叔疾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公辭焉曰昔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伯楚即文公也使人辭焉公見之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禁令伯楚文公字也勃鞮寺人披也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剖分也明也言通人猶闇於好惡之理況昏惑之人而能分明之乎

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讖符命之書也說文曰讖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爲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甚乃爲璽書賜扶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而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不祀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轀涼車咸陽趙高乃與胡亥善留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扶蘇書扶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之奈何高曰非獨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與李斯曰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危乎李斯然聽高高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毀所爲日夜怨望不得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書至即死胡亥即位爲二世葬始皇驪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入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車甚齊大夫車人名也李僕子也昔有曹者名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償還之田者賴富致萬巨萬及期畏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財以逃

文十五　十　李正

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致貧困乎字曰孕任子也善曰鬼鬼神志及搜神記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慎者魯大夫梓慎也竈者鄭大夫裨竈也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故梓慎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也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爲言事之難知也占調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譆歎也剚刺也曰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爲剚側吏切爾雅口丁當切

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睼視也矧況也毋緜攣以倖己兮思百憂以自疹毋勿也緜攣係戀也倖引也疹病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冷切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周公曰天畏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湯帝乙也蠲潔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祭爲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厖大也褫福也祈或爲防非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景宋景公也營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今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宜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使吾而殺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當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

文十五　一

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使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以敗秦師者由魏顆妾之父也他年魏顆武子之妾也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則更命顆曰必以爲殉葬及武子卒顆嫁之不從亂命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顆見兵作秦師之曰勿見一人在前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女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穆王乃滅之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桑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復返也善曰毛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謂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善曰言何不遠遊以飛翔遊六合而訪道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過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憹惘而無疇 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 楚辭曰悵惘兮永思 王逸曰悵惘失望志錯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善曰遠遊曰悲世俗之逼隘 爾雅曰宣徧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宣遊兮列宿 順旃兮行 [illegible] 征 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 [illegible] 北方曰積冰 [illegible] 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 方言曰磑堅也 [illegible] 左氏傳曰固陰沍寒 杜預曰沍閉也 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illegible] 說文曰拂擊也 爾雅曰穹大也 [illegible] 也合 [illegible] 所流切 玄武縮于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 龜與蛇交曰玄武 殼甲也 春秋漢含孳曰天一常居後 [illegible] 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 爾雅曰螣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 文子曰螣蛇無足而騰 [illegible] 子曰 [illegible] 爾雅曰蜿曲也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 [illegible] 也 善曰矜 [illegible]

寒鶴凌 力證切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 善曰楚辭曰 [illegible] 神於太陰 [illegible] 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 說文曰屏蔽也 慨太息也 [illegible] 屏與屏古字通 又曰不泣曰唏 許休切 [illegible] 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 高陽帝顓頊也 [illegible] 伷 [illegible] 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 [illegible] 昌意之子 [illegible]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 黑水出焉 [illegible] 去鳳切 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瘳愈也 [illegible] 與彼何以相愈乎 [illegible] 有似於 [illegible] 也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 善曰 [illegible] 絕 [illegible] 曰登閬風而緤馬 王逸曰緤繫也 [illegible] 山名也在崑崙西北 [illegible] 天北門也 左氏傳曰臣負羈緤 緤馬絆也 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 [illegible] 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 共工怒而觸不周山 天維絕 地柱折 故令此山缺壞不周 迅猋潚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 潚疾貌 媵送也 翩飄疾貌 潚音肅 善曰爾雅曰風飆謂之猋 字林曰潚深清也 越谽嘑之洞穴兮漂通

川之䃂䃂 經重陰乎寂漠兮愍墳羊之深潛 [illegible] 也 䃂䃂深貌 重陰地下也 寂寞靜貌 [illegible] 古陰字 墳羊土精怪也 善曰上林賦曰 [illegible] 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 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狗何也 對曰以丘所聞羊也 丘聞木石之怪夔罔兩 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墳羊 [illegible] 也 淮南子曰土生墳羊 [illegible] 爾雅曰羊土神 [illegible] 火合切 [illegible]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illegible] 形 [illegible] 黃帝取密山之玉 [illegible]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illegible]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illegible]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化為大鶚 [illegible]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illegible] 王母 [illegible] 銀臺王母所居 [illegible] 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 [illegible] 芝 一名王芝 [illegible]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illegible] 伊 [illegible] 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 [illegible] 目 [illegible] 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 [illegible]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 [illegible] 神女賦曰朱脣的 [illegible]

其若丹上林賦曰宜笑的皪的皪音歷 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琨求琛寶也縭今之香纓也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句曰縭纓也引書曰禹錫玄圭黃琮晉比縭晉離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 豔美色也善曰賂美品琛琨至黃也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楚辭曰吾令蹇脩以為理也善曰雙材二女也 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 烟熅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毛萇曰葩華也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 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毛詩曰關關雎鳩 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爰於也亟疾也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 洋洋水流貌善曰史記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 坻所以止水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閬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桐版玄圃增城九重淮南子曰崑崙北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閬風之巔山海經曰崑崙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 屑瑤蕊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 糇糧也斟酌也善曰說文曰屑碎也毛萇詩傳曰糇食糧也楚辭曰精瓊靡以為粻王逸曰粻糧也又曰飲食也又曰輒飲白水白水出崑崙之源也 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 抨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未來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抨普耕切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敷布也

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 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穎穗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數曰穗其首禾乎高誘曰禾德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淮南子曰孔子之故居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懿美也廬居也善曰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訝 訝迎也言戒語令夙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 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 豐隆雷公也軯聲也列缺電也曄光貌 雲師䨺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 雲師畢星也善曰楚辭曰令豐隆乘雲兮又曰飄風先驅兮使涷雨兮灑塵 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 轙車轄也

上環也以琱輿曰車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森眾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 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 咢咢高貌綝纚垂貌善曰咢音萼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 僕夫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八龍也善曰楚辭曰閶闔又曰駕八龍之婉婉又曰超驤 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 揚氣也善曰旄以為旗蜺為旌楚辭曰建五色之旌 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 天旋如天之旋也勺藥調和也又曰軨軹車輪也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赫戲盛貌言何迷故而不忘也

思以爲當去己之述敘之心也善曰言己願上都之赫戲見何述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左青

琱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琱青日文龍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盖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鉦鐃也揵豎也捷巨偃切前長離使拂羽兮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神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矞皇知伴曰長離未詳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鳶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爲水正此即玄冥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

兮澂淟涊而爲清澂清也淟涊濁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物能致風氣易曰巽爲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淟涊之貌兮王逸曰淟涊垢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譻譻鸞鈴也譻譻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譻古耕切涉青霄而升

遐兮浮蔑蒙而上征蔑蒙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以汎濫兮甘泉賦曰[illegible]蠛蠓而撇天淮南子曰蠛蠓[illegible]鳳言厚而上下至庚曰溢疾風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

焱回回其揚靈焱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叫呼也帝閽主門者也瓊宮玉宮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見也天皇天帝也碧賦丁楊禮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肜肜洩洩舒散貌肜肜和也廣樂古樂名也展信也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曰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肜古字通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樂均也言以聲考治亂也善曰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五均均者律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

念哉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

絃瑟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立也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翱將翔出紫宮之肅肅兮

集太微之閬閬天文志曰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五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大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閬高貌也以閬閬其寥廓閬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也王良房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爲者善曰閣道又曰絳宮閣道建罔車之

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昴拘山上爲掩畢二危止上爲天苑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弧星名也威狼星名也叔彎弓貌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彎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或撥剌枉撓撥剌不正也河圖曰嶓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爲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剌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硠壁壘星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硠聲也善曰漢書天文志曰北落師門又曰河鼓大星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牽牛星爲犧牲者何也乘天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

湯天漢天津也汎汎泛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商爲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

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招搖攝提皆星名形似車運以日星爲紀善曰漢書曰招搖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東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流轉也綢繆猶纏綿也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善曰天事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穆不均曰和聚氣和而嚴上綢繆連綿也遹皇往來貌也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

顇人俱出爲偃蹇貌也夭矯自縱恣貌也娩連卷長曲貌也善曰說文曰顇聚也嬛嫷之顇颯以方驤善曰說多之貌顇颯音颯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說文曰沛罔象不自得貌一六切飂力周切戾音戾爛漫麗靡藐以迭逷

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邈遠貌迭遝也遝叉也遝音唐凌驚雷之硠磕兮弄狂

電之淫裔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以軼駭電兮流盪雷聲也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硠音苦郎切踰

厖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厖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天度厖鴻宋均曰厖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鴻以東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漢書明堂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楚辭曰蜺班駮而高厲厖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

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耿倚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兮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

而思歸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悁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悁兮悁烏玄切魂眷眷而屢顧兮

馬倚輈而徘徊輈車轅也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睠言顧之雖遊娛以媮樂兮

豈愁慕之可懷善曰楚辭曰聊假日而媮樂兮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

文十五　十八

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也隆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予又曰乘迴風兮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

林賦曰凌驚風歷駭猋虛無無神俱殁也猋必遙切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

震余旟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風俗通曰鳥隼爲旟爾雅曰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

載鴻及鳴鳶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善曰蒼頡篇曰眩眃

目視不明貌善曰眩音縣眃音云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左氏

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修初服之婆

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文章奐以

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以

爲禽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爲本以禮樂爲用墨家者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爲用善曰敺音驅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

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善曰琴操曰歸

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嶔崟

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

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勅勅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

无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莫我

知兮爾雅曰恧慙也女六切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

德無爲楚辭曰超無爲以至清兮上林賦曰逍遙乎仁義之塗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

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系繫也言繫一賦之前意也

文十五　十九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

祗懷憂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

年一清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

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柏舟悄悄吝不飛

柏舟詩篇名也悄悄憂貌舉小衆小人在君側也吝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翥翔而

飛去自不爲君惑不忍去事之至也松喬高跱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別也結精遠

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體繁於好而從公羊傳曰孝妻子何什曰男借損辭也迴志朅來從

玄謀朅去也善曰楚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獲我所求夫何思夫後也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口朝不曰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 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子特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

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史記曰蔡澤燕人也遊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頞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後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 諒信也微昧幽隱也叫匪天不高賦曰天道悲昧辨鄭玄毛詩箋曰嬉遊也楚辭曰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嬉樂也

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 楚辭曰紛屬以兆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垢之外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儀禮曰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

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 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鶬鶊也爾雅曰倉庚黃鸝也此鶬音倉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 謂燕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爾雅曰關關雝雝音聲和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嚶嚶兩鳥鳴也

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逍遙儴徉也

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 言已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玄星高見翠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臻

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觸矢謂射也吞鉤謂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死

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鰡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鍼為鉤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鯊鮀也字指曰魦鰡魚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 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

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尚書曰般遊無度

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氣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

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 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易周公孔子也

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 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

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良奴切班固漢書述曰賈鄧放露如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矣擧作事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并序 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時人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奇漢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黯同傳焉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仕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慨於溉切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許既切 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 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漢書曰宣帝曰定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效致也 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 周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僕少竊鄉曲之譽 夏侯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屬非曰命告也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 臧榮緒晉書曰武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 為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尚書曰高宗亮陰三年鄭玄曰凶廬也讀曰京晉 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轉岳為太傅主簿駿誅以為除名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從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惲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効驗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並無非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有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楚靈王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疾以數病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庶知足之人既矣天命不辱其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身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杜預曰……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毛萇曰…… 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 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鬻與粥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伏藏也廣雅曰酤賣也古漢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楊惲曰作伏臘孟康曰六月伏日周以為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蒼頡篇曰遂從意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負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覽撲賦曰孜高傳而務力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春秋韓信曰臣內愧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茅邑故說文曰自求多毛詩曰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虞卷鄭玄曰逸遊也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於此市南陽縣也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言曰浩浩之浮梁鄭玄毛詩箋曰即今浮橋也曰黝黑之貌說文曰黝微青黑色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峙立也閱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文也陸賈新語曰聖王作乾坤之象閱天文考乎後漢書曰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書曰祕奧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始之文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歸婦人之終始也易曰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西宅之西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注所言不識悉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絭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以柘弩皆善射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同一機也廣雅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也絭弩弓也黍弓也字林曰絭弩臂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今或為異絭同臂非也礮石雷駭激矢虻飛礮石今之

拋石也音匹孝切廣雅曰駮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逐遠注言曰羿激矢兆張晏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虻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虻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長六尺謂之飛虻鄭玄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雖稜也

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

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illegible]賦曰又尺學乎其敞閑也

環林縈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圓本自當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圓若辟雍[illegible]

孝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東都賦曰孝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

祗其子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偁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王者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荀子曰陰陽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旋循布也

文二下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社稷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也禮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以燎而升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illegible]曰大駕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均服振振音眞杜預曰均服戎服也振振盛貌也說文曰均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管謂之篴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篴六孔風俗通曰[illegible]奚景仲於廟堂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煇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也又曰汎汎暗泛一作蕩音義同

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節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爰盎曰坐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睹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illegible]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大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后[illegible]退處良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illegible]國公孫弘贊曰[illegible]以爲後進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illegible]何常師之有道在身是言有常則可以爲師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illegible]名王[illegible]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里仁所以爲美論語曰里仁爲美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嬉戲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文十六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處水而生[illegible]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illegible]

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瀺灂出沒貌[illegible]

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椑甚美世罕得之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之棗[illegible]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illegible]房陵縹李荊州記房陵有好李[illegible]仙人朱仲來竊大山[illegible]

靡不畢殖[illegible]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廣雅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荊桃也[illegible]孰也楊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illegible]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宛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麗藻之飾 郁今之郁李挾貫以棣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
寶似櫻桃 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菜則葱韭
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 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以蓼菜也居隱切鄭玄
儀禮注曰荾廉薑也韻略曰荾香菜也相惟切與荾同 蘘荷依陰時藿向陽 崔豹古今注曰蘘荷尚菜如藿宜陰翳
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 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 楚辭曰霜露凄此凜秋乎尚書曰寒暑也左氏傳張銑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
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放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 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
扶也言能以禮自扶成輿一名傳輿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爲之以皮爲襻捫
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 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 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 爾雅曰宣徧也郭璞注曰宣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 常膳載加舊痾有痊
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車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軼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 陸摘紫房水挂
頳鯉 馬融長笛賦曰蕃縟墫洌芬秀[?]載安石榴賦曰紫房含獨毛萇詩傳曰頳赤也 或宴于林或禊
于汜 史記曰武帝祓霸上韓詩章句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曰虎濯溝除疾病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禊除
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昆弟班白兒童稚齒 王隱
晉書曰兄御史耀弟燕令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
而一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壽之王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壽觴舉慈顏和 舞賦曰顏類和而怡懌 浮杯
樂飲絲竹駢羅 淮南子曰公乘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

京賦曰蓮藥而駱驛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仰而拊缶頓足起舞傳武高者顯於舉之方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國語曰齊文公適齊
侯妻之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
列 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老子曰陽貨問曰格言成法可以爲序也 幾陋身
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不以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此言亦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賢人而登官位乎 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
拙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遊哉亦是庾子郭璞曰安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漢書外戚傳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 文君卓王孫女也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 因于解悲愁之辭 辭謂辭賦
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說文曰悟覺也
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姣麗何休公羊傳注曰虞樂也楚辭曰閒佳人兮何處毛詩曰佳人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說文曰佳善也

郭璞曰謂剠度也言忖度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塊踽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
獨居言猶塊踽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蕩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言
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
飲食恣樂而忘於爲人人君自謂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左氏鄭
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慊移不自省故舊交在得意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自寧也慊理兼切伊予志之
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愨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愨愿也苦角切願賜
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奉虛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其誠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
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事具有餚膳也史記曰臨視也廓獨潛而
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秋風兮漂漂禮記[illegible]鄭玄注曰[illegible]心之貌登蘭臺

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貌也[illegible]神不定放則身全[illegible]浮
名臺臺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楚辭曰日窈窈其晝晦
言轉說文曰窈深遠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毛詩曰殷其雷
雷聲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楚辭曰[illegible]王逸曰襜襜搖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酷烈甚香氣盛也誾魚斤切孔雀集
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illegible]存問也翡翠脅翼而來
萃兮鸞鳳翔而北南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蘭臺而
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
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illegible]廂下廡也郭
[illegible]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字林曰噌
[illegible]刻木蘭以爲榱兮飾
文杏以爲梁文杏亦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
相撐[illegible]施瑰
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illegible]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將[illegible]五色炫以相
曜兮爛燿燿而成光[illegible]緻錯石之
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illegible]

[illegible]張羅綺之幔帷兮垂
楚組之連綱[illegible]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illegible]
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illegible]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illegible]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
於洞房[illegible]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illegible]案流徵以卻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illegible]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卬言依曲[illegible]之中也[illegible]左右悲
[illegible]

而垂涕兮涕流離而從橫 向曰眼出曰涕 悒作悵垂歎 舒息悒而增欷兮 [illegible]

蹝履起而彷徨 [illegible] 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

日之愆殃 說文曰揄引也 [illegible]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

而就牀 [illegible] 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

[illegible] 忽寢寐而夢想兮魂

若君之在旁 [illegible] 惕寤覺而無見

兮魂迋迋若有亡 [illegible]

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 [illegible] 觀眾星

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 [illegible] 畢令出東方 謂五月 月也

[illegible]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 [illegible]

[illegible] 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illegible]

[illegible]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

復明 [illegible]

[illegible]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忘 [illegible]

思舊賦一首 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 [illegible] 及自役作思舊賦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illegible] 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illegible] 然嵇志遠

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illegible]

[illegible]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 [illegible]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余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 [illegible]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凄然 [illegible]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illegible]

[illegible]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illegible]

[illegible]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illegible]

[illegible]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空廬 [illegible]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去
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乃作雅聲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

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有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斯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由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乎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宜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周禮鄭注曰其妙聲則清淨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己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遷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為孟玖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雜有小宗不忘親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東都賦曰昵近也長箭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劉熙孟子注曰襲循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言日月望空而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

之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又曰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言日將暮也懟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蘂以朝食兮惜命之可度楚辭曰而含朝霞王逸楚辭注曰挹酌也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更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憯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愈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亡而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速譬乎日及數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椴木
槿櫬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雞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痛靈根之夙隕怨具
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隤瘁慜城闕之丘
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
而不殘充滿於堂盈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栢悅嗟芝
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猶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
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啟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瞟眇以響像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
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文帝與
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
記伍子胥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
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也節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言樂失哀宅居也言樂

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積猶遠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言我
將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
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王逸曰弭安也鄭玄曰孔子作春秋妙思已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
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
於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
茲情之足攬言既窮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為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祇攪我心毛
萇曰攪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
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雖齊死生今反感木華之秋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存殷憂而不去何云諳
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

其識道也所學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

并序 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故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莊音唯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亦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宮見帝知名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昏姻爾雅曰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并碑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荀綽傳曰楊暨字季茲荊州刺史子潭字道源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艱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瑯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埤蒼曰暠白也掩覆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沍廣雅曰轍車跡曰軌車解軔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傳毅

[illegible]前瞻太室傍眺嵩丘郭璞山海經注曰太室即中嶽嵩高也[illegible]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在河中[illegible]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illegible]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illegible]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塋啓疇[illegible]家田也賈逵國語注曰[illegible]巖巖雙表列列行楸[illegible]古今注曰[illegible]木[illegible]古人[illegible]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柏森森以攢植[illegible]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illegible]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也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illegible]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illegible]以國士報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illegible]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illegible]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illegible]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illegible]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illegible]

寡婦賦一首

并序 寡婦賦者[illegible]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謐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量藏一世也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孝肽與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並已見上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擇良友而友之公表注曰潘岳父與任子咸父同出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子咸之女也年二歲而殘余閔而悲之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杜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又曰天難忱斯毛萇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喪父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曰勞心怛怛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六莪音俄情長戚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己託樛木喻婦人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

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言天降禍于己未有悔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孟子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illegible]丁宮從傅母保阿就列[illegible]

其房列之位也箑扇也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illegible]嗚咽聲也[illegible]

[illegible]詩傳曰[illegible]出自鼻曰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晝夜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身[illegible]迸以抱[illegible]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

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唯告[illegible]丁儀妻寡婦賦曰合情[illegible]其何以抱弱子

以[illegible]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

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illegible]曰日杳杳以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杳杳以西[illegible]

植[illegible]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雀群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illegible]

雞雀群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楹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榤鑿垣而棲為塒[illegible]歸空

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萇詩傳

曰衾被也裯單被也思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illegible]曰纏綿[illegible]

文十六　十一

[illegible]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又曰心[illegible]王逸[illegible]曜靈曄而遄邁兮四

節運而推移楚辭曰[illegible]曜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曄[illegible]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illegible]夏秋冬曰四時時各一節故言四節[illegible]曰寒暑推移遄速也[illegible]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

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

蔓延兮[illegible]神宇[illegible]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

於牀垂楚辭曰日黃昏而悲[illegible]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

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illegible]

宮城以存平素宋林曰仿佛似也佛不審也昔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

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毛詩小雅曰憑依也痛存亡之殊制

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龍

轜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旐繽紛以飛揚爾雅曰

繒廣充幅長尋曰旐禮記曰[illegible]龍輴[illegible]孔子之喪公西赤為[illegible]

[illegible]設披[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旐[illegible]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跼顧[illegible]字書曰跼曲也[illegible]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illegible]

[illegible]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illegible]器存而不[illegible]其人[illegible]

[illegible]精爽是謂魂魄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

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在疚[illegible]春冬之[illegible]節[illegible]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

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

[illegible]毛詩曰雨雪霏霏[illegible]王逸曰瀏風疾貌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溓

文十六　十二

溓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illegible]溓薄冰也[illegible]意

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楚辭曰[illegible]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illegible]

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illegible]東觀漢記[illegible]

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楚辭曰[illegible]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illegible]

[illegible]上文[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氣憤薄而乘胸兮

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illegible]亡魂

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丁儀妻寡婦賦曰[illegible]

[illegible]容貌儡以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愍[illegible]

[illegible]丁儀妻寡婦賦[illegible]

跖躅傳躅蠋躑說文曰躅賊也恪罪切拖昔摺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毛詩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杜
預曰以人從葬爲殉妻言胸方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
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
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毛詩
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靈脩而隕志重日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凌虛以徘徊上瞻兮
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窈冥兮潛翳心存兮
目想想[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心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廓亦虛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願妾
晃晃獨影爲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
長乖國語韓子曰[illegible]引領南望曹植遠遊思賦也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
兮日西頹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其代序毛詩曰漢書[illegible]曰歲聿云暮說文曰頹墜也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illegible]水夜分而罷[illegible]詩曰天漢
迴西流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楚辭曰閶闔而望兮王逸曰閶闔天門怛
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方言曰[illegible]曰君[illegible]兮若有怳見上文慟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陵曰阿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峨
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壟冢謂之壟秦晉之間或謂冢爲壟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沲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觀泣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蹈恭姜兮明誓
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
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
不許誓共伯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覬魂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言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美奇向學自以孤賤厲志篤學而於注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有前後二集並行於世李[illegible]泉作[illegible]子家

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任昉[illegible]曰拱古爲上公曰其里並家之聚斂魄還無賢愚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來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
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
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爲城
紫淵爲池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
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黿鼉以爲梁乃浮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稽謂范睢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寐早作故有萬機令忽焉隕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漢書曰趙王張敖壽盡趙王遷房陵房陵故在漢中山木之謳歌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

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吳之金輿衛以飾其周玉乘玉輅也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召呂部禮記注曰膺胸也

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莊辛謂安陵君曰王人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曰武帝大怒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乃降天下尊為皇帝群臣以陵降陵得侍

拔劍擊柱，漢書曰群臣爭功飲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弔影慚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詩曰君何不睠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燕太子曰蘇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邢夫人謂曰臨命相見交頸握手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曰元帝時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元帝帝不見昭君乃怨曠而作詩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飆謂之搖風楚辭曰白日昭昭兮西匿

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月氏度隴代之間

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淮南子曰君王欲綏五常之國而不可以長久李陵書曰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范曄後漢書曰馮衍為府所抵罷歸田里漢書曰時說儁就書曰衍與先帝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盆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門不仕。東觀漢記曰馮衍閉門卻掃非復不仕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

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大夫之妃曰孺人毛詩曰稚子目曹子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略易也賈逵國語注曰宕

[illegible]自敘曰雖為人跌宕

齎志沒地，長懷無已。馬融論語注曰齎持也范曄後漢書說衍不得志發憤入其賦顯志賦曰長懷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嵇康字叔夜為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遂被罪上以康為武帝子弟晉王稱其女也生康子曰古之人稱不朝命之臣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詩曰濁醪一杯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曰蕭索也王

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嵇康幽憤詩曰[illegible]毛詩曰為入於[illegible]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一言云臣未嘗江此臣故交一人也

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武帝時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

此人但聞悲風汩起，血下霑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illegible]曾子曰[illegible]

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爾雅曰湮落也

若迺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

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曰

孔始書曰罔知恭 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曹植曰：唯，獨也。

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喻之。況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

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言此二時，別恨逾切。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鮑照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楚辭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回水而凝滯。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之貌。

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撫……。揚……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楚辭曰……。毛詩曰：百酒……

居人愁臥，怳若有亡。鮑照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莊子曰：居之怳然若有亡。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版也。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

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曾，重也。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廷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簫鼓。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

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鼓琴而六馬仰秣。

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聶政……至韓。……又史記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趙襄子……入宮塗廁。……又曰：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以匕首刺王僚。……又曰：荊軻者，衛人也。至燕……燕太子丹……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史記曰：今太子……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史記曰：荊軻遂發，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效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尉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曰：荊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下能知者與千金女
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
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衛聞之曰非
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擧燧燔漢書曰有陣傷曰邊郡服虔
曰士乃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
麗縣遼水所出焉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在鴈門北其間
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曰胡同程夫人富山高矣參去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香氣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
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煴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王逸曰朱畫承塵也
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攀桃李
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左氏傳曰當盛壽之時而分別不忍也括君注氏之愛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生離別起居困無相見期於是乃一彈琴而大息未有不凄愴而流涕者絕國遠之
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也非但見其大木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
兮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良友生別離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
敘悲左氏傳曰伍擧與聲子相善伍擧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
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
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毛萇曰水草交曰湄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爲宰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
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鑪香薰黼帳高褰君結綬兮千
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謂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
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䔄並音遙與搖同慙幽閨之琴瑟晦高
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流黃素環璞曰流黃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
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閟宮有侐毛萇詩傳曰閟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
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
宋玉諷賦曰為臣以夏簟冬夜兮日以永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
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滔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詩以贈滔婦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
中作此回文詩以贈之列仙傳曰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服食採藥列仙傳曰華陰山下石室中
食之去不知所之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也
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抱朴子曰魏志王喬山有合丹竈

不顧不顧入山採藥鍊金丹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於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神丹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鼎成龍下迎黃帝方堅其志方堅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喬笙作鳳鳴遊伊洛之
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列於緱山下山少宗寶章記曰井而騎鳳鸞嶺舊說云岸生與子晉乘鸞於此矣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
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也暫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
若士者仙人也盧敖遊至北海而見若士曰一擧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士西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悅然不覺已二千年矣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
然說文曰謝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毛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
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毛萇詩傳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
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毛詩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毛萇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遠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莊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illegible]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菑人也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以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illegible]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公孫弘等[illegible]詔[illegible]門[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明班[illegible]人在蘭臺令史[illegible]蘭臺之官文雅會聚賦有淩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曰[illegible]騶人年五十始[illegible]學者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齊人爲語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騶衍之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奭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爲太子洗馬與[illegible]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絶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illegible]曰此吾所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辭多種故非一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賦曰孰知辨其蚩妍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也[illegible]蚩駭也[illegible]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爲文之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廣雅曰逮及也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illegible]有文有質以喻文爲佗日殆

可謂曲盡其妙 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語鯉曰：佗日又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佗日，異日也。

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 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也。

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 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 廣雅曰：頤，養也。張晏漢書注曰：佇，久立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illegible]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

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懍懍，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潔也。孔文曰：懍懍，敬也。孔融薦禰衡表曰：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之也。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

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 論語曰：文質彬彬。孔安國曰：彬彬，文質相半也。

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韓詩外傳曰：[illegible]楚三年而[illegible]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寫之也。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 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也。爾雅曰：訊，問也。

精騖八極，心遊萬仞 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 廣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曰：晣，昭晣，明也。

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揚子法言曰：或問群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群，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言思之至，無所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也。[illegible]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怫悅，難出之貌。

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 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繳繫矢而以弋射。

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 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 華、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

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illegible]。莊子：[illegible]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曰：萬世猶一瞬也。說文曰：瞬，開闔目數搖也。[illegible]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illegible]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 言[illegible]畢用。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孔安國尚書傳曰：沿，順流而下也。

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 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得之難。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illegible]如鳥之在波瀾之中。[illegible]

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 [illegible]

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 [illegible]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illegible]

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 [illegible]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 [illegible]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 [illegible]

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 [illegible]

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illegible]

伊茲事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 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 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 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言思慮一發愈深愈大 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 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盛也 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 言文章之盛有[illegible] 爾雅曰扶搖謂之猋 揚雄長楊賦曰藉翰林以為主人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 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眾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 紛紜揮霍形難為狀 [illegible]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 [illegible] 老子曰有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 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 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僶俛由勉強也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 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文貴當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論其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 [illegible] 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 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博謂事博約謂文約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 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 頌以襃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 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為先故煒曄譎誑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論語

子曰辭達而已矣 [illegible] 曰冗散也加勇切言文之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 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為道也屢遷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言音聲迭代而成文 [illegible] 暨及也又曰迭更也 [illegible] 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 [illegible]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 [illegible] 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 [illegible] 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 [illegible]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 [illegible] 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 漢書音義[illegible] 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illegible]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 [illegible]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illegible] 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illegible]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言其功既多為累甚寡故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眠說文曰謂文采思如纈會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縟繡悽若繁絃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彩備也琴
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闇合昔之曩篇爾雅曰
曩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辭出自己情懼佗人先已毛詩曰杼
軸其空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佗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
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從美或有一句同乎舊
穎豎離於衆紀以致田一也毛詩傳曰苕嘒著也孫卿子曰莠嗁為嗁聲之事若此雅曰禾穗謂之穎形不可逐響難
為係言乃乏方異而形不可逐響之於聲而聲難係也莊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塊孤立而特峙非
常音之所緯丈之所緯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塊然孤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
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牢落猶遼落也言因一句之奇而無排徊而未能也
匹偶之寒而陽絕說文曰揥取也他狄切揥猶去也或為褅揥猶去也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雖無佳偶因不可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也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玉方折者有珠陸機子曰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高氏注王逸中之陰故中之陽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裹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
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鄭玄山海經注曰楛小棗楛木可以為箭綴
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恐不合
衆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
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謳歌說文曰偉奇也音貴切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孤而無偶故曰孤興俯寂漠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
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言
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據體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興切
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

曰幽微悴之音作而民思憂悴君傳詩章句曰靡好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妍謂言靡
蚩謂庠音既混妍蚩共為一體制累良質而為瑕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王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
故雖應而不和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猶乎下管其聲偏疾雖升歌與之間奏難復相應而不和謂杜預左氏傳注曰
象猶似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嘉客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
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標猶飄也不歸謂不歸於實猶絃么
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小也於條切琴有徽王粲傳注曰徽琴徽也
徽悲猶假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埤蒼曰嘈囋聲貌
又嘈同才曷切言雅直瑕美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言聲高而曲下
心以悅目為務誚也鄭玄禮記注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
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云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曰七諫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傳君
子曰濫而去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言作文之體雖半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
言其質之甚也味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
闕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盡飾之使唱發歌句者三人從而歎之大羹不調以象本
於此明大羹之有餘味為古矣而又闕其甚甚之謂也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豐約猶
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言豐說文曰微情少曲說文曰結也或言拙
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襲
襲因也土以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
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

曰復抉而起杜預曰復反也

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illegible]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 [illegible]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 [illegible]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 [illegible]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

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illegible]

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 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兩手曰掬

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 [illegible] 左氏傳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illegible] 孔安國曰昌當也 [illegible]

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illegible]

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言才恒不足也 [illegible]

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illegible]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 [illegible]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 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也 [illegible]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illegible]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莊子蚿曰今予動吾天機 [illegible]

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 [illegible]

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 [illegible]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illegible]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 [illegible]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illegible]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illegible]

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illegible]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 左氏傳臧武仲曰 [illegible]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 [illegible]

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illegible]

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 [illegible]

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 [illegible]

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illegible]

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予恐來世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蒼頡曰泯盡也 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 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 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論衡曰山大玄雲多太山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故其吐文萬物以上雲子曰神若從化而無所不知也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金鍾鼎也石碑磬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管絃記曰金石以味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鍾鼎未衰吳越春秋伍子胥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曰方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蔡邕曰簫編竹也言其聲清也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宣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往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 爾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枝母山在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亦備唯見此竹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 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 條暢扶疏 爾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而相去遠標竹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間枝數紛茂盛扶踈四布 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㠋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嶇嶔巋崎皆山險峻之貌迤㠋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巇音羲 彌望儻莽聯延遠以迤延又足樂乎其敞閑也 儻莽寬廣之貌儻他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閑之處又足樂也 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言竹託生於地經歷萬載不易其貞翠也 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 周易曰精氣為物滋熙和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震為蒼筤竹 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 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 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 風賦曰翱翔乎激水之上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過其末回江圍曲也說文曰溉灌也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 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而澍淵 呂忱曰礚石聲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散也澍音注字指曰礚大聲也說文曰澍時雨也古字通 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 說文曰隕從高下也隕于敏切 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翺翔乎其顛 說文曰顛頂也 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 爾雅曰蜩蜋蜩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家語子夏曰蟬飲而不食蜩音條切樸音附說文曰樸木皮也上林賦曰玄猨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索所白切 處幽隱而奧庰兮密漠泊以獭猭 廣雅曰奧藏也說文曰庰蔽也庰與屏同漢書字猭進退也庰必郢切猭丑百切 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 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譁譁也 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謚號也竇一切言得謚為簫而恒施用之豈非蒙聖主之渥恩也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 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可銅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謂 於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襄學琴 帶以象牙掍其會合 帶猶飾也方言曰掍同也言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掍胡本切 鍰鏤離灑絳脣錯雜 爾雅曰鏤鍰也離灑鑢之貌絳脣謂簫孔以

朱飾之麗所宜切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言其竹相著如魚鱗…）膠緻理比挹抐擫[扌+闌]（膠緻理比言細密也挹抐擫[扌+闌]言中制也…）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瞑也…生而不睹天地…）憤伊鬱而酷䎘（[illegible]）愍眸子之喪精（[illegible]）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illegible]）故吻吮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當宮商…說文曰吮欶也…）形旖旎以順吹兮瞋䐜啕以紆鬱（[illegible]）氣旁迕以飛射兮馺散渙以逫律（[illegible]）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illegible]）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illegible]）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illegible]）惏慄密率掩以絕滅（[illegible]）㕷霵曄踕跳然復出（[illegible]）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illegible]）啾咇[口+節]而將吟兮行鍖銋以龢囉（[illegible]）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illegible]）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illegible]）

文十七　十二

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illegible]）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illegible]）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illegible]）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illegible]）優柔溫潤又似君子（[illegible]）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illegible]）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illegible]）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棄（[illegible]）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illegible]）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illegible]）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illegible]）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illegible]）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illegible]）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illegible]）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illegible]）

文十七　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illegible]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書曰[illegible]也琴操曰[illegible]無子將何以立吾[illegible]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illegible]以水流[illegible]也

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illegible]

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illegible]

吹參差

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illegible]時奏狡弄則

彷徨翱翔[illegible]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illegible]

愺恅瀾漫亡耦失疇[illegible]

薄索合遝罔象相求[illegible]

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illegible]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illegible]

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illegible]

蝼蟻蝘蜒蠅蠅翊翊與[illegible]

遷延徙迤魚瞰雞睨[illegible]

垂喙蟺轉瞪瞢忘食[illegible]

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

哉[illegible]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illegible]

又似流波泡溲泛㶁趨巇道兮[illegible]

哮呷

呟喚躋躓連絕淈殄沌兮[illegible]

攪搜㶎捎逍遙

踊躍若壞頹兮[illegible]

優游

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illegible]

頹唐

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illegible]賴蒙聖化從容中

道樂不淫兮[illegible]條暢洞達

中節操兮[illegible]終詩卒曲尚餘音兮[illegible]

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illegible]

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 并序[illegible]

傅武仲 [illegible]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illegible]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illegible]

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illegible]玉曰臣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illegible]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illegible]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illegible]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者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倡也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illegible]王逸曰[illegible]國舞也王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illegible]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

蹲蹲之舞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戚六旌旄之[illegible]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illegible]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說敬貌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於穆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暇覽之餘日也爾雅曰怡樂也[illegible]毛詩序曰風教也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光古詩曰明月何皎皎楚辭曰夜皎皎兮既明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熺熾也[illegible]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黼帳高張[illegible]張羅綺之幔帳兮垂楚組之連綱[illegible]曰鋪首[illegible]

文曰鋪著門鋪首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暢轂鄭玄注曰茵[illegible]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illegible]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illegible]醉其樂康[illegible]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illegible]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illegible]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illegible]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illegible]姣服極麗姁媮致態[illegible]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illegible]眉連娟以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illegible]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illegible]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illegible]動朱脣紆清陽[illegible]亢音高歌為樂之方[illegible]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illegible]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骫曲[illegible]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illegible]

（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臭與台古字通[illegible]國語注曰苛煩也[illegible]切鄭玄[illegible]注曰煩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碎之事不利[illegible]）

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illegible]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illegible]）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illegible]）揚激徵騁清角（[illegible]）贊舞操奏均曲（[illegible]）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illegible]）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illegible]）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心[illegible]）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illegible]）

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illegible]）羅衣從風長袖交橫（[illegible]）駱驛飛散颯擖合并（[illegible]）鶣鷅燕居拉揩鵠驚（[illegible]）綽約閑靡機迅體輕（[illegible]）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潔清（[illegible]）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illegible]）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illegible]）明詩表指喟息激昂（[illegible]韓詩外傳曰[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氣若浮雲志若秋霜（[illegible]）觀者增歎諸工莫當（[illegible]）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遞更也俟待也言[illegible]以次第而待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illegible]）軼態橫出瑰姿譎起（[illegible]）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illegible]）摘齊行列經營切儗（[illegible]）彷彿神動迴翔竦峙（[illegible]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

擊不致筴蹈不頓趾（[illegible]）翼爾悠往闇復輟已（[illegible]）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illegible]）浮騰累跪跗蹋摩跌（[illegible]）紆形赴遠漼以摧折（[illegible]）纖縠蛾飛紛猋若絕（[illegible]）超逾鳥集縱弛殟歿（[illegible]）委蛇姌嫋雲轉飄曶（[illegible]）體如遊龍袖如素蜺（[illegible]宋玉神女賦曰[illegible]司馬相如大人賦曰[illegible]）黎收而拜曲度究畢（[illegible]）

上音戾下居蚪反今按玉篇目部無此二字 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賦曰：遷延引身。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讙情已洽而宴迫於夜，故命遣諸客也。擾躟就駕，僕夫正策。擾躟，疾行貌。史記曰：天下壤壤。僕夫，執駕者。策，馬杖也。大戴禮曰：[illegible]在門，僕夫具存。車騎並狎，巃嵸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巃嵸，聚貌。巃，力董切。嵸音摠。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蹌，動也。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去，相凌越也。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鄭玄禮記注曰：驤，上也。尚書曰：敵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言馬舉首而揚去，動鑣以飛沫。沫，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illegible]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illegible]言馬疾如霆之駭、電之滅也。跖地遠群，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跖，蹈也。遠出於群。[illegible]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闇跳，疾貌。闇跳絕言行無比也。行 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言馬按足緩步，鬱怒[illegible]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文十七　二十

駘逐者之末也。逐[illegible]以蹷足為本。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illegible]莊敬貌。又詩云：習習和調。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毛萇曰：止馬曰控。忌，辭也。音其。家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長門賦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車聲隱隱如雷之音相續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縱暢，舞者盡也。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君子有酒，旨且有，燕胥[illegible]。泆，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卷第十七

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籥。[illegible]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滌邪穢，納之雅正。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illegible]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illegible]弟子[illegible]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illegible]無留事。[illegible]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漢書[illegible]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illegible]古相和歌十[illegible]出一[illegible]列[illegible]二古曲。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為笙賦。[illegible]劉玄字伯康，[illegible]至中大夫。[illegible]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字林曰籦有也戲亂之竹謂曰籦籠竹名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山名向也大傳曰𣪠乎南山之陰尚書山北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

石磎山海經曰𤇃山一再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成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瀆無所通谿尸子曰集川谷谿谷切之谿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賈晉

一竹名山口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小豎高之木皆會揩之竹首……郭璞方言注曰箭竹者竹名也𥳑玄曰……

曰惟箭竹箬郭玄曰𥳑箭畜頭爲揣曰聆聽也音零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

枝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禮記注曰漱蕩也爾雅曰趾足也鄭玄毛詩箋曰揣……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𠕇切漢書音義曰揣持也巔

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颷而將頹……說文曰跱……

莊曰……謂之……落也……切刖五忽切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

砡玉篇……名也又曰簡大也說文曰……

兀嶁狋觺傾昃倚伏兀嶁……于切狋……切觺……𩑶切庨窌巧老港

洞坑谷……港洞……巧老……坑谷……嶰壑澮㟅𡼏窞

巖㝱鄭玄……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又兩山之間……通水於川也……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爾雅曰㝱……運裛

……說文曰嶺岸也……不平也……窊窱岡連嶺屬平也……運裛迴旋相纏也窊窱深曲不平也嶺連也……林簫蔓荊森

槮柞樸說文曰槮小竹也……木長貌鄭玄毛詩箋曰柞櫟也子舊切樸……木切於

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廣雅曰猥衆也……韓詩章句曰渟……止也……

注曰障防也字林曰潰旁決也頤淡滂流碓投瀺穴……水……碓投……碓之所投也

說文曰碓舂也……曰流水行也瀺穴……穴也士咸切爭湍苹縈汩活澎濞……

淮南子注曰湍水疾也苹縈回旋之貌汩活……宇林……曰澎濞水暴至聲也苹芳耕切汩古沒切活古活切波瀾鱗淪窊

隆詭戾爾雅曰大波為瀾郭璞曰言蘊淪也又曰窊邪下也……說文……瀄瀑

噴沫犇遯碭突……說文……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

歲五六而至焉……是以

間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民傳曰介特也……猨蜼晝吟鼯鼠

夜叫……一名夷由……

人寒熊振頷特麚昏髟……

……山雞晨羣壄雉晁雊毛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由衍……

……經涉其左右咶聒其前後者無晝

夜而息焉左右……其言……又曰聒讙語也夫固危殆

險巇之所迫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

清風也纖末奏䇲鏘鐄䁊嗃方言曰……切……

也……說文曰鏘……音……字林曰䁊小……呼……若絙瑟促柱號

鍾高調淮南子曰……張瑟者小絃急大絃緩……號鍾高……曰……伯牙之號鍾……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

孝己彭彭咸……伯奇……曰伯奇……

……王……伯奇……

……伯奇……於……

……伯奇……夫人姜氏歸於齊……市人皆哭……

……高宗……孝己……孝己……

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

擢乎下風收精注耳 收精不[illegible]注耳專聽 雷歎頹息掐膺擗

摽 歎聲若雷[illegible]曰吒歎[illegible]如雷[illegible]古今字也[illegible]廣雅曰拔[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暴風從上下也[illegible]國語[illegible]招[illegible]曰招[illegible]世[illegible]書[illegible]毛萇曰[illegible]忿[illegible]最人掐之乃止[illegible]詩曰寤擗有摽[illegible]

泣血泫流交橫而下 毛詩曰鼠思泣血[illegible]泣血三年未嘗見齒[illegible]

通旦忘寐不能自禦 淮南子曰[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於是乃使魯

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 魯般宋一國名也[illegible]子曰[illegible]公輸[illegible]巧人也[illegible]公輸般為雲梯[illegible]起所[illegible]墨子[illegible]世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illegible]呂氏春秋曰[illegible]又[illegible]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illegible]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也 蹉纖根跋篾

縷 [illegible]以足蹉蹋[illegible]根又跋[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方言曰[illegible]也上[illegible]曰[illegible]之處呂[illegible]經根[illegible]名[illegible]今[illegible]之手[illegible]中央[illegible]名[illegible]名[illegible]似[illegible]也 膺陗阤

腹陘阻 言以胸[illegible]山坂[illegible]陘[illegible]也[illegible]許[illegible]山中[illegible]也陘音刑 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彟矩 [illegible]楚辭注曰彟度也矩法也[illegible]彟於縛切 夔襄比

律子壄協呂 鄭玄[illegible]向書[illegible]夔[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孔子學琴於師襄[illegible]左氏傳曰師曠[illegible]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illegible]南呂林鍾中呂夾鍾[illegible]六律六呂六律陽聲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十二畢具黃鍾為主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為律[illegible]十二筒[illegible]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筒漢書律歷志曰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者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illegible]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黃鍾律[illegible]之[illegible] 橋揉斤械剸挍度擬 [illegible]篇曰橋正也鄭玄[illegible]庄[illegible]火[illegible]火橋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手林曰剸[illegible]也大兖切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周易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挍[illegible]擬[illegible]度[illegible]擬也 鏓硐隤墜

程表朱裏 [illegible]說文[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中皆[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定名曰笛以觀賢士 [illegible]可觀士 陳於東

階八音俱起 以八音孔安國注曰八音金石絲竹[illegible]土革木[illegible]食舉

雍徹勸侑君子 [illegible]禮[illegible]鄭玄曰[illegible]王[illegible]侑[illegible]日[illegible]也 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 [illegible]

重丘宋灌名師郭張 [illegible]名師[illegible]宋灌[illegible]郭張[illegible]也 工人巧士肄業脩聲 工[illegible]人也巧[illegible]國語[illegible]

[illegible]也 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 [illegible]史記曰寬孔氏[illegible]公子之名[illegible]國語[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曰閒暇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公[illegible]暇[illegible]豫也[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 [illegible]左氏傳曰五聲六律[illegible]五聲宮商角徵羽 乃相

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 [illegible]紛葩爛漫誠可喜也 紛葩[illegible]多貌

波散廣衍實可異也 毛萇詩傳[illegible]掌距劫遌又足怪也 [illegible]

[illegible]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

灼激以轉切 [illegible]切[illegible]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碭駭以

奮肆 [illegible]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蹢以狼戾 [illegible]篇曰噴吒也[illegible]切[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峇兮正瀏溧以風洌[illegible]嵒仰阪之岌[illegible]而赴躓[illegible]薄湊會而淩節兮馳趣期[illegible]

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illegible]氾濫溥漠浩浩洋洋[illegible]長矕遠引旋復迴皇[illegible]充屈鬱律瞋菌碨柍[illegible]郎琅磊落駢田磅唐[illegible]取予時適去就有方[illegible]洪殺衰序希數必當[illegible]微風纖妙若存若亡[illegible]蓋滯抗絕中息更裝[illegible]奄忽滅沒曄然復揚[illegible]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illegible]漂凌絲簧覆冒鼓鍾[illegible]或乃植持縼纆佁儗寬容[illegible]簫管備舉金石並隆[illegible]無相奪倫以宣八風[illegible]律呂既和哀聲五降[illegible]曲終闋盡餘絃更興[illegible]繁手累發密櫛疊重[illegible]踾踧攢仄蜂聚蟻同[illegible]眾音猥積以送厥終[illegible]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illegible]安翔駘蕩從容闡緩[illegible]惆悵怨懟窳圔窟賊[illegible]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illegible]紛縕蟠紆緸冤蜿蟺[illegible]

筤筋抑隱行入諸變[illegible]紋槩汨湟五音代轉[illegible]挼拏捘臧遈相乘邅[illegible]反商下徵每各異善[illegible]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變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illegible]聽簉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illegible]

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槩也老子已見遊天台山賦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也曠瀁敞罔大貌槩猶節也

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寬而栗擾而毅孔安國曰擾順也溫和也直正直也擾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陬邑人又曰孟軻鄒人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後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瞀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高士傳曰瞀光者夏時人也湯又讓之瞀光辭曰…乃負石自投於廬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

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牢刺拂戾言乖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專諸謂光曰…諸專諸也又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

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封於商號商君

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言曲制條決繽紛能察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術以干韓昭侯…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說文曰縟繁采色也駱驛相連續也史記曰范雎者魏人也…蔡澤燕人也…

㩆㩳䟫譎哲龍之惠也㩆㩳䟫譎…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同異之辯…哲鄧析也左氏傳曰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上擬法於韶箾南籥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

中取度於白雪淥水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

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毛萇詩傳曰延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曰…

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視狼顧莊子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小人得其欲…

皆反中和以美風俗…

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皋魚也…吾失之三矣…

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左氏傳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又曰鄭高渠彌…

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左傳曰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聵…不占…

之雜義也男私也不驟車而走之臺公將之外野然氣也伊尹覆而死界
子謂不占與馬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寫直也從所其方九名也非說所
而人字林曰數盡也頭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 其薄曰林薄
有所學業則亦不法傳也 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
尊三處云臺
今日薄艸
鱏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鱏魚口外傳曰昔者瓠巴鼓琴而鱏魚出聽 [illegible]
巴鼓琴而六馬仰秣 [illegible]
音於瓠巴鱏魚出聽於水而聽 [illegible]
人詩喁喁魚出 [illegible]
驟喁然也 [illegible]
於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絃 孟子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 [illegible]
知伯牙之絕絃也 [illegible]
瓠巴聑柱磬襄弛懸 [illegible]
伯牙巴見上 [illegible]
韓詩外傳曰擊磬襄入于海 [illegible]
留眎瞠眙 [illegible]
累稱屢嘆 [illegible]
失容墜席
搏拊雷抃 漢書班固傳序曰搏拊雷抃說文曰抃拊手也雷抃如雷也
僬眇睢維涕洟流漫 [illegible]
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 [illegible]
致誠效志率作興事 [illegible]
溉盥汙濊澡雪垢滓矣 [illegible]
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 [illegible]
暴辛為塤 [illegible]
倕之和鐘叔之離磬 [illegible]

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 [illegible]
丸梴彫琢刻鏤鑽笮 [illegible]
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 [illegible]
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 天姿天然之姿也
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黈益 [illegible]
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illegible]
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 [illegible]
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
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 [illegible]
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 [illegible]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焦延壽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illegible]

一孔於下爲商聲故謂五音畢沉物宋書曰笛工荀勗備其五音言易之若他如其周蒙人部蒙伍及苔宋本宋崔之比

琴賦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 藏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 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 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 文子曰夫物盛則衰 滋味有猒而此不勌 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 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 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于外 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 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 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 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 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 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 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 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 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 衆器之中琴德最優 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爲琴 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 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 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 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 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 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又曰入于虞淵 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 磪嵬岑嵓 互嶺巉巖 岞崿嶇崟 丹崖嶮巇 青壁萬尋 若乃重巘增起 偃蹇雲覆 邈隆崇以極壯 崛巍巍而特秀 蒸靈液以播雲 據神淵而吐溜 爾乃顛波奔突 狂赴爭流 觸巖觝隈 鬱怒彪休 洶涌騰薄 奮沫揚濤 瀄汨澎湃 蜿蟺相糾 放肆大川 濟乎中州 安回徐邁 寂爾長浮 澹乎洋洋 縈抱山丘 說文曰縈收卷也 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 奧宇之所寶殖 廣雅曰奧藏也 珍怪琅玕 瑤瑾翕赩 叢集累積 奐衍於其側 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其西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涓子宅其陽

醴涌其前（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揚雄蜀都賦曰：蒟芝英以療飢，飲丁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身也。韋華臺賦曰：惠風春施。）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廣雅曰：謐，靜也。微，幽靜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東都主人曰：嘉祥阜兮集皇都。）於是遯世之士（周易曰：遯世無悶也。）榮期綺季之疇（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為樂，何也？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既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自高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曰在汲。）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倚梁而無顧。壑，谷中。）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莊子曰：崑崙之丘，生皆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飛（言其高之為明。夔飛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邪睨崑崙，俯闞海湄（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闞，視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指蒼梧之迢遞（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臨迴江之威夷（賦曰：迴江流川而東注。韓詩曰：周道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而逃去，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巔，亦號曰箕山公。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西京賦曰：以弘敞。爾雅曰：慨，慷慨也。史記曰：穆王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軒轅，黃帝也。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山海經曰：騩山在三危西九十里。大容吟曰：念哉。）顧茲

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說文曰：斲，斫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擇其然。）至人攄思，制為雅琴（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郭象曰：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劉向有雅琴賦。）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見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離子，離朱也。趙岐孟子注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按管子。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鄭玄曰：匠石字伯。）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夔及師襄，已見上文。般倕，已見上文。）鎪會裛廁，朗密調均（鎪，刻鏤也。會，合也。說文曰：裛，纏也。廣雅曰：廁，間也。）華繪彫琢，布藻垂文（孔安國尚書傳曰：會，五采也。胡潰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翠綠，二色也。）絃以園客之絲（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養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六十日乃盡。）徽以鍾山之玉（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呂氏春秋曰：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上成竅，下不成曲，或曰成連。吾師方子春善鼓琴，能移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吾俱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憀亮，清徹貌。與卿字義同。）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王逸楚辭注曰：

證驗 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 廣雅曰踸踔無常也 磥硌壯大貌 磥力罪切 硌音洛 固以和昶而足耽矣 廣雅曰昶通也 耽都南切 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 白雪五十弦琴樂曲名 韓非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聞新聲 [illegible] 之公遂之晉 晉平公曰 [illegible] 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 再奏而列 三奏延頸鳴舒翼而舞 音中宮商 師曠曰不如清角 [illegible] 西北方起之 大風起天雨隨之 此言感天地 清角也 [illegible] 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 [illegible] 子 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 [illegible] 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 [illegible] 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 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 [illegible] 已見上文 怫㥜煩冤紆餘婆娑 [illegible]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 [illegible] 似水聲 紛葩 [illegible] 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 [illegible] 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 [illegible]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 [illegible] 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 [illegible] 觸攙如志唯意所擬 [illegible] 初涉淥水中奏清徵 [illegible]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 七略雅琴第十七曰 [illegible]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 [illegible] 寬明弘潤優遊

躇跱 [illegible] 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illegible] 歌曰淩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 [illegible] 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 列子曰 [illegible] 詩曰 [illegible] 君子好仇 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 [illegible]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莊子 [illegible] 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會節會也 [illegible] 於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 [illegible]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illegible] 飛纖指以馳騖紛𧽘譶以流漫 [illegible] 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 [illegible] 從容祕翫 [illegible] 闥爾奮逸風駭雲亂 [illegible] 牢落凌厲布濩半散 [illegible] 豐融披離斐韡奐爛 [illegible]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 [illegible] 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 [illegible] 雙美並進駢馳翼驅 [illegible] 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 [illegible] 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 [illegible] 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𡟪而躊躇 [illegible]

見挂首踦踦蹐蹐蹢躅也 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係字攢仄聚貌長笛賦曰[?]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讀間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高誘曰不容氣息促之甚也瓌豔奇偉殫不可識高唐賦曰[?]奇偉不可究陳

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林賦曰陰[?]案衍之[?]音衍[?]離[?]也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毛萇詩傳曰[?]委蛇[?]長貌[?]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際趣危會節會也邀要也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曾崖[?]鵾雞[?]鳴也琴道曰操似鵾雞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鵾鳴姑[?]紛文斐尾慷慨離纚紛文斐尾文彩貌慷慨離纚羽毛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猗猗[?]風貌[?]或搖撓擽捋縹繚潎冽搖撓擽捋皆手擬經之貌[?]雅曰[?]也[?]輕行浮彈明嫿[?]慧說文曰[?]好也[?]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樂曰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杜預曰[?]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鷹鴈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古今[?]字葩此芳字古花字今[?]者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百[?]相和以該[?]之所以不衰[?]字書曰[?]足[?]書曰[?]不善[?]善終[?]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嗟妖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毛詩曰[?]謂之三春九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麗服揚菁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明王逸曰賦鋪也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宋均[?]孔子曰[?]魚龍動仁義動君子[?]田[?]曰百卉[?]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舜也琴操有思親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不足以[?]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醑[?]毛詩曰[?]進南荊發西秦南荊即荊[?]也[?]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箏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古相和歌[?]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更唱迭和流楚窈窕繳[?]雪[?]下走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之亦有可觀者焉[?]別鶴以舒其[?]故曰別鶴操[?]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今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之改娶事

閑之中夜起聞鄰笛倚戸而悲故子閑之愴然歎口府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邈漫攬衣不寢食後人同以為樂章也漢書音

義曰一切權時也善已見上文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

者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

吝說文曰吝恨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

張急故聲清說苑曰魏文侯問子夏曰今瑟一何急也對曰張急之聲下使之然也夫

求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則濁間

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長也說緊而絃……高琴……也音……雅琴賦曰……性絜靜

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王者……

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說文曰……是故懷

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

愴傷也憯七感切懍力錦切愀七小切含哀懊咿不能自禁……

於六切咿音伊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文曰欨笑也

留連瀾漫嗢噱終日……嗢噱大笑也……若和平者聽

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爾雅曰……恬虛樂古棄事遺身莊子

曰虛靜恬淡寂漠無為……道德之至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論語子曰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又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比干以

之忠尾生以之信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

獲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揔中和以

統物咸日用而不失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

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

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狄牙……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八首人面八足尾……舞

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

……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眾類

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說文曰蚑行也……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

厭信古今之所貴毛詩傳曰懿美也說文曰茂……明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

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

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

知音希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笙賦 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巢鄭玄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蔟之
氣衆物之生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 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杜預左傳注曰匏瓠也有[illegible]可爲笙曲沃若[illegible] 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 漢書魯國有[illegible]杜預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說文曰篠小竹也[illegible]也 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 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隈水曲也 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 賈逵國語注曰略猶摘也 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 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曰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 剡生幹裁熟簧 剡削也 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 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曰泄出也厭謐靜也於[illegible]切亦作擫謂指擫也 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 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 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 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猶攝也鄭玄禮記注曰魁首也大魁謂匏甚猶定宇也苦回切今古猶切 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 [illegible]傳曰[illegible]漢書[illegible]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曰基也說文又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皇來儀 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 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聲[illegible] 如鳥斯企翾翾歧歧 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賦曰鳥企山峙翾翾[illegible]飛貌也歧歧飛行貌[illegible]曰歧歧將行貌 明珠在咮若銜若垂 爾雅曰咮曰咮鳥口也音晝 脩檛內辟餘簫外逶 脩檛長管也辟開也餘簫衆管也逶逶迤邪之貌 駢田獦欐鯽鰂參差 駢田聚也獦欐不齊也欐音歷鯽鰂裝飾重疊貌鯽音押鰂助甲切 於是

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 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桓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泣承 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 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室之上今有滿室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室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室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室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爲之悽愴心傷盡然不樂焉 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 言將欲吹笙咽中先噦而理氣也說文曰嗢咽也又曰噦氣啎也嗢於骨切噦紆涓切嗢噦或爲嗢歎[illegible]調理其氣也 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惘 埤蒼曰佛鬱不安貌 終嵬峩以蹇愕又飂戾而繁沸 [illegible]之貌 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 罔浪孟皆失志之貌又去孟浪虛誕之聲也肆放也言聲將絕而復放 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 懰檄糴疾貌[illegible]匱竭也 愀愴惻減虺韡煜熠 愀愴惻減悲傷貌虺韡煜熠盛多貌[illegible]以入切 汎淫氾豔霅曄岌岌 [illegible] 或案衍夷靡或竦踴剽急 急疾也 [illegible]平而衍靡也 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 葺襲重疊也 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 言以笙聲爲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及 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 列子秦青曰昔韓娥[illegible]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 擿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 [illegible]曰筩竹也[illegible] 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 [illegible]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illegible]筩斷竹也徒東切[illegible]虛滿謂隨氣虛滿也 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 憀亮聲清也聲類曰憀但也音留

廣雅曰躋猶䧿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
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魏文帝園桃行曰天
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輸不行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㵲適今日䠞誰
當仰視之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毛萇曰
離離垂也宛其落矣化爲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毛萇曰宛死貌人生不能行
樂死何以虛謚爲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忠注曰謚者行之迹也爾乃引飛
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飛龍鵾雞已見上文古樂府有飛來雙白鶴子喬輕
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歌錄曰吟歎四曲王昭君
楚妃歎楚王吟王子喬皆古辭荊王子喬其辭猶存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
之鳴子也[illegible]嚶嚶音和也含嘲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從

母也笛賦曰䁥嘲以紓鬱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詩曰喈喈和
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詞歌曰鳳皇鳴啾啾一母從九雛郁拂勃悟泓宏融裔郁拂口貌
孔穎勃悟氣相衝激貌弘旁聲大貌融裔聲長貌說文曰弘丁深聲也哇咬嘲喈一何察惠胡賦曰吐
哇咬則發喉嗌說文曰哇諂聲也咬淫聲也謝曰鳴雞嘲哳而走曳哇咬嘲喈聲細貌是訣厲悄切
何磬折訣厲清分也悄切憂貌磬折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若夫時陽初煖臨
川送離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莊子曰陰然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闋
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擾謂擾攘紛飾也鄭玄曰罷然也踈客始闌主人微
疲韓子曰穰歲之秋踈客畢食文穎漢書注曰闌言希也謂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闌弛絃韜籥徹
塤屏篪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廣雅曰長琴二尺
六寸六分五絃瑟二十七絃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産郭璞注曰籥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塤謂之䴔郭璞注曰

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籥謂之新郭璞曰篪竹爲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
寸分右翹俱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曰六七孔也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羇顏擢
幽情幽情已顯和而怡情形而外揚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
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瓷長頸大罌切鄒陽酒賦曰醪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
酃好若下齊公之情吳錄理志曰湘東酃以爲酒有名光岐儼其偕列雙鳳嘈以
和鳴光華飾也岐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岐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之
曲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
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錄鳴漢人篇將賦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徽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
豔楚逢勃以氣出聲論光明貌漢書勃秦出貌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

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傅玄長簫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
重也至遠體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鄭玄月令注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
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
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其聲高齊聲下所謂率俗者若齊俗奢則[illegible]亞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
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限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
敘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爲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偪遠而不攜節有度
守有敘凡人濁近者好在邇此樂中乃有不逼之聲凡人相遠者好在攜離此樂中乃有遠不攜離之音毛詩序曰聲
成文謂之音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習俗於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絲

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揔衆清之林言衆若林能揔之禮記曰唱和清濁迭相為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也說文為歗從吹部毛詩曰其嘯也歌

成公子安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辭賦壯麗徵為博士歷中書郎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睎高慕古長想遠思謝承後漢書曰陳諶睎古現遠清舉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班彪賦曰遠思長想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於是延友生集同好尚書序曰與我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應德璉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孟子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所僻羽獵賦曰狹二王之阨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邈姱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琴賦曰棄事遺身謂遺其身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曜靈日也如淳漢書注曰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俄景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逍遙攜手踟跦步趾廣雅曰踟躕跦也跦跦與踟古字通左氏傳薳啓彊謂楚侯曰今君出步玉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言聲在喉中而轉故說文曰熛飛火也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鍾宮蕤賓徵清角已見上文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感遠深有同龍虎聖人作賢目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取諸身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洿漫也爾雅曰大聲不洿而沉細聲不越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禮記曰夫禮本乎鬼神窮高遠而測深厚精微已見上文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吹嘯者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及之以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靈經曰帝世界堂王有女字姓名生而不言年至四歲王母之乃章芳卑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授常日明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谷柏林之下姓音右手聽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丁毅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聞擢女顯其真爲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古詩曰傷彼能仕於人樂府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體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慷慨也鄭舉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騖而激揚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毛詩序曰關雎哀而不傷）揔八音之至
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樂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
而騁望（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
引而憀亮（憀亮已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孔安國尚書傳
曰肆緩也）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毛詩曰冉冉柔木說文曰柔撓嫚嫚上）
橫鬱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如水之滔或涸也飄眇如鳥切昶）
（字林曰昶日長也丑兩切口冽寒貌）逆氣奮湧繽紛交錯列列颼揚啾啾響
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馬思北風）又似鴻鴈之
將鶵羣鳴號乎沙漠（似鴻鴈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嗚嘷也大曰鶵小曰鷇武帝元朔六年衛青）
（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土之南界傳沙土今案決幕是也西域傳曰難兜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如淳曰幕音漠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漠幕同義古詩曰北匈奴中少草地也服虔曰漢之可度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
（沙漠是也瓚今人呼漫漫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漠今書或作漠音莫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故能因形
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
雲屬（怫扶勿切鬱南子曰通古之風氣少參譚萬物之理譚猶著也參譚不絕又曰雲屬）若離
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
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南箕動於穹
蒼清飈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月之共行離于箕者風揚沙蒼蒼天也毛詩
曰南有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國語曰川大蔟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鄭玄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驅溷濁揚腐餘說文曰溷亂也）變陰
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

（人和陰陽）若乃遊崇崗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景山
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盪口也）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楚辭曰皋
蘭被徑兮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蟬蜎之修竹枝葉馬融賦曰修竹檀欒）乃吟詠而發散聲駱
驛而響連（駱驛不絕貌）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論語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字書曰悱心誦也芳匪切纏綿已見上文）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
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南子曰約肯世離俗）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
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眾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
磕啷嘈（字林曰磕大聲也切硠音郎啷）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
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
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
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
師曠之清角何以加之張其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
音屬夏蕤賓五月律注曰喜樂也聲類曰喜字）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
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注曰文字假借可以為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已見上文）
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
清厲（激嚁清疾貌嚁音翟）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
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緯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
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
善歌言一人以歌諷化之國鄒折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魂廣雅曰杜塞也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
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而歎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

之漢興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於齊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開門以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商歌感商人商余聲清故以爲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兮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聞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甯戚叩角而歌疾擊其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欲干齊桓公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闢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獻之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不圖於韶樂之至於斯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文選卷第十八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 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 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 四言

賦癸

情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

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盖假設其事風諫淫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

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翰曰崪者雲氣在所山峯貌也然言雲氣形似於山）王問
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
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
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為高唐之客（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暱之意也）王因幸之去
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濬書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旦
為朝雲暮為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
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
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䞈兮若松榯（䞈茂貌也榯直立貌䞈音對榯音時）其少進

文選一九　二

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明貌光明美色揚袂美貌也言如美人之舉袂而望所思）
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偈疾貌言雲之氣變或如駕駟馬建羽旗也偈居謁切）
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湫淒皆寒涼貌言雲或如風或如雨風止雨霽則雲散無處所也）王曰寡人方今可以
遊乎玉曰可（方今猶正今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
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闊也普博也言萬物皆由生此土為萬物祖也）
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
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唯恭於諾也今之稱唯亦此也）惟高唐之
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
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此類也赫盛貌道路交互曲折皆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山[illegible]

石勢不生草木）臨大阺之稸水（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丁兮切周禮曰以豬畜水字林曰稸積也與畜同抽六切）遇天
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
並入（百谷若衆谷雖小集至山之丁字林曰濞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洶許拱切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下貌）
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
麗山之孤畝（滂蓊水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也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孤特也雖曰如畝郭璞曰丘有隴界如田畝）勢薄岸而相擊
兮隘交引而卻會（隘陿也言水之勢至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相交引而卻會也）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崒[illegible]水[illegible]如浮海[illegible]碣石[illegible]）
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小石[illegible]石繞自相摩磕磕聲勢震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磥磥衆石貌巆聲也火宏切字林曰磕大聲也）

文十九　三　毛月

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巨大也溺溺沒貌言大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illegible]高起也）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
潏（水高低貌澹澹水搖貌盤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潏也音容[illegible]）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與雲霈同霈霈若雲大波霈霈大切）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雕鶚鷹鷂飛揚伏竄（言如此不覺東西見走竄也說文曰鶚鷙鳥也與昭切字林曰竄匿也七外切）
股戰脅息安敢妄摯（股戰兩股戰也脅息謂屏息也言[illegible]）於是水蟲盡暴
乘渚之陽（水蟲魚鱉之屬也暴出也言水之陽也）黿鼉
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翼[illegible]魚鱗也蜲蜲蜿蜿龍蛇之貌也言水中龜鼉之屬[illegible]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也蜿於危切蜿於袁切）玄木冬榮

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 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叢林也葩花 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正椅括蜀爾雅曰下句曰糾 徙靡澹淡隨波闇藹 徙靡言枝往來靡然澹淡隨水波小文也闇藹言本蔭翳然也 東西施翼猗狔豐沛 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面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狔柔弱下垂貌孝書大人賦猗狔以招搖猗於宜切狔於危切 綠葉紫裹丹莖白蔕 蔕丁計切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 向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墮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為 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登高心瘁此下謂巫山山上高處未至巖也瘁病也 盤岸巑岏裖陳磑磑 王逸楚辭注曰巑岏山銳貌裖巴見上林賦音琢李奇曰裖整也陳列也磑磑高貌方言曰磑堅也 磐石險峻傾崎崖隤 埤蒼曰崎嶇不安也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 巖嶇參差從橫相追 勢如相追 陬互橫啎背穴偃蹠 廣雅曰陬角也側溝切啎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跖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啎逆也攻有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又言山之孔穴也 交加累積重疊增益 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穴加石之等重益其高 狀若砥柱在巫山下 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峙岸在巫山下昔似砥柱山然 仰視山巔肅何千千炫燿虹蜺 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燿其上 俯視崝嶸窐寥窈冥 廣雅曰崝嶸深直貌窐寥空深貌崝士耕切嶸音宏窐苦交切寥音勞 不

見其底虛聞松聲 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 傾岸洋洋立而熊經 言岸自將頹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傾岸之勢其水洋洋然立之狀如熊之在樹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慄足下盡汗而出也 悠悠忽忽怊悵自失 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或不知所為也楚辭曰怊悵而自悲王逸曰怊悵恨貌怊丑驕切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動驚也言無故對此而驚恐 賁育之斷不能為勇 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險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 卒七忽切愕五各切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 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 縰縰莘莘眾多之貌說文曰縰[illegible]也縰與纚同所綺切莘所巾切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 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謂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箕之踵也 秋蘭茝蕙江離載菁 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 青荃射干揭車苞并 見本草夜干一名烏扇今江東呼烏翣史記烏射干漢書音義曰[illegible]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 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靡靡相依倚貌夭夭少長也越香言草發越其香掩掩同時發也 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 廣雅曰王雎[illegible]鳥摯而有別者一名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為鶚詩云[illegible]鸝黃郭璞曰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鵹黃[illegible]一名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嗶咣爾雅曰[illegible]郭璞曰[illegible]胡圭切思婦鳥名也地理志曰[illegible]傳云昔有婦登此山[illegible]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 當年遨遊 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敖遊未詳 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也 有方之士羡門高谿 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羡門高誓[illegible]

形辭鎭化王充尚羨門高二人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烈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進純犧禱琁室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俶之犧牲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有傾宮旋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醮諸神禮太一醮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傳祝已具神之語已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具上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旒雅聲正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紬引也音抽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欷益也惏力甚切悷力計切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而告衆上虎書音義李音曰羽林騎上張晏曰以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銜之以為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莽莽馳苹苹莽莽水廣遠貌爾雅曰苹藾蕭郭璞曰今藾蒿也邪生亦可食文曰苹苹草皺音平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文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有也翠背翠也以羽飾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進任用其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言衆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氣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秋曰九人九竅五藏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 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昳時也怳忽不自覺知言所喜紛紛憂悅喜也目色髣髴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髣髴見不審也罔憂也撫覺也見神女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勝盡也贊明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皎婦人有美白晳也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充耳以瓊瑩乎而注瑩瑩石似玉也音榮遠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秀眉切曄盛貌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紈素也繢五色也也書若須爚爚似華色方胡慣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禯不短纖不長說文曰禯衣厚貌如容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倪薄裝裔裔行貌毛萇詩傳曰嫷美貌方言曰嫷美也嫷湯果切說文曰倪好也與婗同他外切又倪可也方言嫷美也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卑恭也以蘭為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

之可好兮若姣姣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傅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嬌女之貌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
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近看既美復宜遠望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
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
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己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
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聯娟微曲貌素質幹之醲實兮
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言其心解散

秦多閑不急躁也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說文曰姽靜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嫿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
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開意放縱如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延視言舉目延視也說文曰瀾大波也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衽
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衽衣衿也自矜莊也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
詳而不煩澹靜貌愔和也嫕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韓詩曰嫕悅也說文曰嫕靜也蒼頡篇曰愔寂也愔已見洞簫賦嫕和靜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
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又復為遠也將來
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
鄭玄毛詩箋曰惓惓悵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
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
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
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
煢煢無所據以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又推之頩顏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頩怒色青貌切諂正迴切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擬矯色而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
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為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
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卻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眄
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

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怖覆恐懼反覆也左氏傳曰顛倒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
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幷序此賦假以為辭諷於淫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注曰短識其罪闕也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又性好色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
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
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

子不好色亦有說乎猶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王逸楚辭注曰嫣笑貌廣雅曰嫣嫣歆喜也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字林曰闚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莊子曰進頭突鬢廣雅曰攣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齞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疏也旁行踽僂又疥且痔踽偃僂也廣雅曰偃僂曲貌踽丈矩切僂力主切說文曰疥搔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

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為號也亂惑也邪僻也言昏惑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謂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王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言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

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大路詩篇名也遵循也路道也謂道路遇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稱此詩者此本毛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草之華以贈之言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彼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怳夫意密體疏相離疏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禮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蕤蒼也頹郎古狂復音伏寤書也鮮榮蕤也喻少年之盛蕤莊也言自絜齋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芳華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

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王辭不違大夫之顏義而不周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

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悲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洛陽宮。然京城謂洛陽，東藩即鄄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記者略也。）背伊闕，越轘轅，（伊闕、轘轅，已見東都賦。）經通谷，陵景山。（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蘅，杜蘅也。皋，澤也。十洲記曰：鍾山上神仙家耕田種芝草。）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睹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思散，如有所怳，未察猶未的審，所覩時異也。毛詩曰：彼何人斯。）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善曰：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游龍乘雲翔。翩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宋君笛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乎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王逸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削成，已見鄴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見辭曰：小膏芳項若雞腹。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芳澤無加，鉛華弗御。（并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燒鉛成胡粉。張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雲髻峨峨，脩眉聯娟。（毛詩曰：鬒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如雲也。脩，長也。曲而細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靨輔奇牙宜笑。為王逸曰：美人頰有靨輔也。睞，旁視也。）瓌姿豔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瓌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閑。儀，儀也。靜，安靜也。體閑，謂容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綽，寬也。柔，弱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圖畫也。）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璀粲，衣聲。山海經曰：天人之國有瑤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毛萇曰：琚，佩玉名。）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貫白珠，八爵，九華，珥珠名曰步搖，首飾也。）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足下雙遠遊。有此言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芳藹，芳香晻藹也。其辭曰：建雄也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爾雅曰：岸上曰滸。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滸，水厓也。漢書音義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毛詩曰：子無良媒。）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

潛淵而為期要於以佳人信脩禮儀明立德明詩善言要聲古人指水為信如有如皦水之類也謂玉也
要於宵切潛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
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
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
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
恐人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
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人行每豫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
多疑每渡冰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收和顏而靜志
兮申禮防以自持說文曰靜審也韓詩曰靜貞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
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何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竦去陽來也賦曰竦輕軀以迅赴若鶴之失群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塗蘅詩言芳
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
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儔息也雜遝眾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上游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
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
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
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
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
止欲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
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袿之猗靡兮
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
塵凌波而襪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動之總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
足行於水無跡也眾生行於有所也說文曰襪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

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含辭未吐
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張衡七辯曰嬋娟之貌陽阿
那宜顏壯齊稷視曰懷季女使不嫌婀嫋可切娜奴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
王曰屏翳雨師名韋昭云屏翳雷師曹植詰咎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
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也說文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
非之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已
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鸞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
文曰文魚兮上瀨又曰將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曰兮皆逝玉鸞已見上文
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
春秋命歷序口人皇乘雲車出谷口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
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
南七刻王母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
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
然神仙之川亦有
雅曰水中渚曰沚孔安國尚書傳曰山脊曰岡
毛詩曰領如蝤蠐又曰清揚婉兮美一人清揚婉兮動朱脣以徐
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
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
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
后之情焉楚辭曰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
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良會夫婦之道
也淮南
子曰禮豐不足以效愛服
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太陰神所居之
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孝經書義孟康曰宵化也
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
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故而想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
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

曙遡逆流向上也䑓鬋宻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

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騑驂馬也毛萇詩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皙與司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遐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璆與皙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賈謐請為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爾雅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猶人求珍異以歸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緣仕養心不暇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夫仕者以不家之子無行養此担承之劇也尚書曰乃無敢盤于游爾夕膳絜爾晨飡馨芬香也絜鮮靜也敕其朝夕供養之方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由由而從風於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由由鄭玄禮記注曰由然物始生好彼居之子色思其柔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羞有滋味者有獺有獺在河之涘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此喻孝子循陔加求珍異歸養其親也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字林曰汨深水也于筆切廣雅曰噬齧也爾雅曰魴魾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為鯿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鄭玄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以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鄭玄毛詩箋曰介助也毛萇詩傳曰祉福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毛詩曰鄂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鄂也寥索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鮮明周禮曰王宮門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曰磨爾雅曰磨之謂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謝德論曰位尊萬國不惰爵僑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趺鄂足也趺與跗同陬山足也蒨蒨士子涅而不渝蒨蒨鮮明貌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渝變也竭誠盡敬亹亹忘劬毛萇詩傳曰亹亹勉也劬勞也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劉德賦平爲安丘順曰無營鮮侔晨葩莫之點辱毛萇詩傳曰葩華也名鮮行潔先人王遂葩莊曰無點虧汗也點與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黮黮雲色不明貌輯輯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黍華陵巔麥秀丘中毛詩曰黍稷方華鄭玄曰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曰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里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蒼頡篇曰稠衆

也廣雅曰剛稅也直留切穢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
下不殖芊芊其稼參參其穡 芊芊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參所今切 稽我
王委充我民食 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 王燭陽明顯猷
翼翼 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王燭郭璞曰道光照也廣雅曰顯明猷道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
安也 蠢蠢庶類王亦柔之 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孔安國尚書傳曰柔
安也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 言萬物咸由於道舉墜又
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順四時也 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言皆得其時也 四時遞
謝八風代扇 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 纖阿案晷星變其躔

文一九

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五是
不逆六氣無易 尚書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秦醫和謂晉侯曰天有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 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愔愔杜預
曰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
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 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植物
鄭玄曰物根生之屬 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猷猶古字通 漫漫
方輿回回洪覆 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何類不繁何
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舉物遂性壞

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
傳曰芒芒九土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 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
其性成生長也 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老子曰執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
與天者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子夏序曰
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明明
后辟仁以為政 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 魚游清沼鳥萃
平林 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
其心 賓謂羣臣也 時之和矣何思何脩 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

文十九 十九

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為 文化內輯
武功外悠 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劉謙之晉紀曰玄字幼度領徐州刺史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斬苻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祖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川內史爲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令逌鉴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怨於廣州行棄市刑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

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纓繞也垢塵也氛氣也謂世事昏惡
不相嬰撓不離塵穢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
人段生干木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遂諡曰惠弦高犒
晉師仲連卻秦軍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公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晉之道過畔入大國之
地再拜受之高誘曰鄭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犒食勞苦謂之勞也韋昭曰犒勞也史
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
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臨組乍不紲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沖詠史詩

曰臨組不肯紲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紲綬也王逸楚辭注曰紲繫也據仲連文辭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
珪爵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思惠及物而不
受賞賜言勵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
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苕苕謂遠也清塵已見懷舊賦注論南郭試委講輟道論
改服康世屯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奏侯謂衛服虔曰服改安杜預曰朝哉掌服周易曰屯難也屯
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也魏志詔曰詔然政邵以寧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
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
號太元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圮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蹙之於春秋以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
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間也毛詩曰今也蹙國百里爾雅曰圮毀也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

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拯溺由道情
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曹植武帝
誄曰人事既闕興鏡神理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尚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九傳樂成伯
曰遠圖者也曹大家上疏謂弟曰上指國家界世勛勞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
賦注曰使東歸駕東歸以遂居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首有七州云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
百餘里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仰高之意謂隱也看窺
也是人跡所求為摩蒼街之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貞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勸也是善之名勵君勵己之稱
諷諫一首四言并序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
諫曰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為楚王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黼衣
朱紱四牡龍旂善曰應劭曰黼衣上畫斧形白與黑為黼旂旗上畫龍為之不繡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紱斯皇又曰四牡騤騤又曰龍旂承祀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善曰受彤弓
之賜於此將專征伐善曰毛詩曰彤弓弨兮荒荒服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
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迭至也言豕韋與大彭迭至為伯於商也至于有周歷世
會同顏師古曰總為諸侯預盟會事也言以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
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以絕豕韋氏劉兆曰赧之曰赧善曰赧王已見西征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

曰自絕承藉之後政教遂漏不由上書臣瓚曰逸放也荀子曰令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室繇與由古字通善曰尚書曰以蕃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眞類切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前征賦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師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在予小子勤唉厥生應劭曰小兒啼聲唉唉類師古曰唉歎聲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阨此嫚秦耒耜斯耕師古曰言遭秦暴謾無道而不列位躬耕于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地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歎辭也赫明貌此詩中諸歎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攸平師古曰言漢兵所征無不懷服萬國以安善曰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師古曰弟謂元王也元王封於楚國兢兢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兢兢戒慎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善曰漢書曰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子夷王郢客嗣師古曰夷王名郢客元王子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師古曰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善曰夷王立四年薨言不永統祀纂續宗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師古曰大雅曰皇王也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思也言不思念戒懼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之業也善曰守其宗廟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師古曰驟與驅同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犬馬悠悠然遠也媮與愉同樂也人失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爲樂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諂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曰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咢咢與咢同睮以朱切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師古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縱情欲從逸游也臣瓚曰藐遠也善曰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親也言王戊也尚書曰九族既睦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有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瀆如古偽韻正遐由近殆其茲怙善曰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恃親不自慎以致危殆也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思鑒前之法則無所法則是令後嗣無所法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漸甚岌岌欲毁壞之意師古曰岌危動貌五荅切又鄰嫁曰彼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川馬尾以爲岌岌危也致冰匪霜致墜匪嫚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由霜至致墜無不由嫚一人所陟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晝也言王所言之事無不衰練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善曰言以興國救其顛危莫大悔過也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秦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善曰尚書秦穆公誓自悔之辭黃髮所以宗其所以興歲月其徂年其逮耈師古曰逮及也耈老人面色如垢善曰言日月催其年將及老耈宜自新理也在秦誓年往也者老於赫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覽歎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代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言昔所遠者老之人近者其耈善曰顯于後言古之君子能庶幾自修以光顯于後也

勵志一首

此詩茂先自勵勸學也 四言廣雅曰勵勸也

張茂先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生天地謂之大儀儀形也斡謂轉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 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禮記曰四節之和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璿璣鱗次光照四表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而復始如循環未始有極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 星火大火星也已見上爾雅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秋 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京風已見上毛詩傳曰熠燿燐也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 思悲也謂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 毛詩曰日居月諸孫卿子曰二者代謝而驛馳[illegible]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為代去者為謝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言逝川之疾不舍晝夜感人以勵志何得棄然自舍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大猷玄漠將抽厥緒 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illegible]曰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漠難知之將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illegible]先民古之賢人也 雖有淑

言八十七 文十九 二十四

姿放心縱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 鄭玄曰淑善也[illegible]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 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illegible] 蒲盧縈繳神感飛禽 蒲盧古善弋者[illegible]說云即長[illegible]何者誠在於心而通於物也 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 其五物類相動[illegible]尚書序曰研精覃思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 莊子曰恬淡寂漠道德之質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虎文也 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穮耘也壅苗為蓘 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 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

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楩柟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傅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歊氣上出貌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碑曰于休德聲發聞遐邇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 老子曰高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川廣自源成人在始 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illegible] 累微以著乃物之理 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著 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八九言物之大必由於小也[illegible]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事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若是纆牽長也千里之馬也[illegible]

言四十九 文十九 二十五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大戴禮曰君子學不可以已矣是故[illegible]金就礪則利[illegible] 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其九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illegible]我是何人

手泰

文選卷第十九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四言并表

應詔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四言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五言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四言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四言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四言

丘希範侍讌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應詔樂遊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 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騈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 刻肌刻骨 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以肖擧挈勤思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廣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 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 市專 死之義 或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奴簡切 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赧面慙也 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曹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

胡頹之譏即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不遄死也鄧仲文表曰亦切
顏之厚義出於此伏惟陛下蔡邕曰陛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
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閤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德象天地恩隆
父母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誄曰化洽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
私一物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毛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
萇曰鳲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
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語曰父母之於子雖有罪豈為
賓賢加意殿愚不察乎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

文二十　三

左氏傳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
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源也毛詩序曰萃事黃耇謂老者古之諸侯所執周
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不圖聖詔猥垂
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
心輦轂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僻處西館未
奉闕庭東京賦曰闕庭神麗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
及又曰展轉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
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
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
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維鷹揚武
皇謂曹操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
下也傅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黎民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
鼓動天朱旗蔽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玄化滂流
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
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
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明通蔡公誄父曰奕世載德武則肅烈文則時雍
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受
禪于漢君臨萬邦魏氏春秋曰禪已見魏郡賦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協和萬邦萬邦既

文二十

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廣命懿親以藩王
國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志曰建安十九年徙封臨菑侯臨菑齊郡屬青州之境尚書帝曰
爾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
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北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敘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旂旐有煇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
貴賤鄭玄曰章明也[illegible]官與職揚奇曰或情有序濟濟雋乂我弼我輔毛詩曰濟
濟多士尚書曰俊乂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
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章十三王注曰驕東不尊常山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家語
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孔安國尚書傳

曰褒廢也傲我皇使犯我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
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國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博士等
獄可能爵上免爲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律去誠諱詩曰於山郭將寘于理元兇是率
魏志曰有司請治植罪爾雅曰鉞也周易坎上六寘于叢棘毛詩傳曰寘置也司直憲書曰遺丁于理斯生禮記注曰
理治獄之官植曰李事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詔曰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舍而
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不忍我刑
暴之朝肆就人陳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違
彼執憲哀予小臣韋玄成諫詩曰明明臺司執憲靡揚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以言汪醉改封兗邑于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鄄
城屬東郡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不遵道
作詩諷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詔去至王延津遂復未出獻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
于師待罪南宮然雖封安鄉侯轉在冀州也時魏都鄴鄴冀之境也一去時魏以鄴爲京師比兗之冀方也大戴
禮以嘆遠在門僕夫具人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
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罪至京都閉寓得置也抵未聖未正雖免大誅得歸本國已詩曰
毛詩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
曰朱芾斯皇芾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魏志曰朱紱光大光光大使
我榮我華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儀貂璫文子曰有榮華以有秀悴剖符授玉王爵
是加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左氏傳曰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

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皇恩過隆祗承怵惕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于帝又曰
怵惕惟厲咨我小子頑凶是嬰說文曰嬰繞也逝慚陵墓存愧闕庭
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
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言生之夭壽不可豫圖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曰不遑不匱常懼顛沛抱罪黃壚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
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曰泉下有壚山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左氏傳曰
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庶立毫氂微功自
贖漢書音義曰毫兔毫十毫爲氂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効危軀授命知足免戾論語
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天啓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奉聖顏
如渴如飢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遲以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史記子韋
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孔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述東平王蒼曰顯陰照微之明信日月之暉

應詔詩一首 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朝會也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遑脂爾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朝發鸞臺夕宿
蘭渚鸞臺鸞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芒芒原
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采蘩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

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爰有樛木重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裹糇糧毛萇曰糇糧食也吾伐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望城不過面邑不遊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勑戒之玄四驪藹藹揚鑣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甘泉賦曰風漎漎而扶轄楚辭曰雲霏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說文曰隈曲也遵彼河滸黃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水涯曰滸爾雅曰階因也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騑驂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驂鴈行舍右曰兩騑左右騑驂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安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聲類詩曰遄征日退遄毛萇詩傳曰遄疾也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旌舉燧薛綜曰燧火也廣書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相周禮曰析羽為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毛詩曰鸞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為鈴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萇曰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萇詩傳曰覲見也仰瞻城闕俯惟闕庭說文曰闕門觀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楚辭曰情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

四言臣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寧畏記專明時漢羌校尉寥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蘇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屆坐詐語下獄死賚萬年編戶隸屬為曰久矣而死生異辭以有詭謬故引證喩以懲不恪

潘安仁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蠢爾蠻荊楊雄公羽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逆也虔我國眚窺我利器左氏傳萬子曰執以我為虔杜預曰虔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眚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韋昭曰器兵甲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不素肆以寡切其二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又曰肆習也翹翹趙王請徒三萬傅暢晉諸公贊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柏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朝議惟疑未逞斯願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人賦曰桓翹人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逞快也美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干寶晉紀曰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氐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旌旗蓋相望偏師作援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就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虎視眈眈威彼好時干寶晉紀曰肜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也好時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素甲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越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問曰赫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誰其

繼之夏侯卿士王隱晉書曰齊萬年與羌胡圍涇陽害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氐羌左氏傳曰
子産爲政與人誦之子産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惟系惟
處列營基跱其四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齊南人爲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
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氐乃拜建威將軍潮承處營旨曰西戎發動壽雄募時夫豈無謀戎士
承平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爲
上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衆論頌曰括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
又曰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羽插檄
奏事去邊有警輒露檄插羽以徵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illegible]
處恭手上子周殉師令身膏氏斧周處別傳曰氐賊齊萬年爲亂處仰天嘆曰古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死爲大且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曰氐西戎別名人
之云亡貞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
違命投畀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揚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任詐功免爲庶人徙
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爲法受惡誰謂荼苦其六
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孝經
鈞命決曰天有顯昭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
辜讒口嗸嗸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傲劉文曰肝腦塗中原虜書門一戰令地古出夏北
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流行魏詔碑表曰白骨既交橫於曠野夫行妻寡父出子孤
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芳于切
其七詩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言亂離之道於

此於散論其日月爲愆又興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
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爲萇弘以毛得以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
熟也天子是矜旰古旦食宵寢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其旰食乎杜預曰旰晏也主憂臣勞孰不祇懷史記范蠡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
死[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懷思也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兵入再都
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
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毛詩曰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蘇秦謂王曰時兵之精銳而成攻鄴也命彼上谷指日遄
逝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氐反詔觀討賊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
曰指日遄征親奉成規棱威遐厲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皆昔之漢書武帝與李廣
書曰威棱憺乎鄰國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其九孫盛晉陽秋曰孟觀建威將軍擊氐羌於中亭大破之陷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杖鏌邪
而羅者以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言既揚聲於前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也
故能不之不敗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爲一有言
司疑觀之辭故觀言詩萬有司以之爲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言以紂今觀觀常弊也
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爲然疑有司抑之大其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虛皛[illegible]湳
奴感德謬彰甲吉其十說文曰皛顯也蒼頡篇曰皛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illegible]二明
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比觀之虛皛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東觀漢記曰金城之
西羌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湳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爲姓漢沖帝時羌湳孤奴歸化是其先
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雍門不啓陳汧危逼漢書

左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觀遂虎奮感恩輸力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矢敵功盡一時左氏傳欒盈曰昔陪吕輸力於王室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揮領二萬人以懷之雍圍解併因取其守跡勤城賦曰日方月方施靈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曰色溫潤也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過謂盧晶兩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序曰應若淵泉深不可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韓侯漢書節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觀長楊賦曰紛紜弗貫毛詩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驗曰梟有梟書音義曰梟首於木上曰梟疇真可掩孰僞可久其十二言靡真事而可掩誰行僞事而可久莊子言真僞之理立即可明難言爲真駁言爲僞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僞之可長既從爾辭先

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偽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鄭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好爵既靡顯戮亦從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不見竇林伏尸漢邦其十三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竇林奏使羌顛岸降詣林林以爲功劾奏言大豪擬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證詞請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獄中逢死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毛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號曰黃帝曰葷粥唐舜曰獯鬻夏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以古況今何足曜威言古弱而患今彊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徒愍

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不足曜威而爲詩者爲愍斯民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師旅既加饑饉是因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荆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illegible]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門行曰疫癘流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鄭善長水經注曰絳水出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左氏傳秦年曰余從仲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伯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尚書曰申命羲叔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知罃曰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靡暴于衆無陵于強以敕羣司也言無衆不暴寡無以強而陵弱子以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謂關中民也言既整寡弱免於[illegible]心皆熙義如登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廣雅曰熙戲也說文曰熙燥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陽盛生萬物怡懌熙噓也

公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若雖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鄴五官中郎也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字書曰澄甚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宜遊兮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轂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爲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揔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漢書曰：漢王置酒。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殽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illegible]）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日不極懽，含情欲待誰。（漢書曰：田蚡穿飲極懽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飲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illegible]。不翅，猶過多也。論語[illegible]。）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正韋曰：夫子有遺言。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主人謂大祖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史記曰：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作曹操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才，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大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款。毛詩曰：河上乎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古詩曰：日出東南行。古詩曰：道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新語曰：[illegible]。珍木之風。太山松鬱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周禮[illegible]。以防止水。[illegible]）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堤也。）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楚辭曰：鳳何為兮水裔。[illegible]。假美名以言之。）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illegible]）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翰，筆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大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以喻己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所在，故曰寒門。高誘曰：南翔衡陽。漢書：衡陽北，雁門南。）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管子曰：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楚辭曰：[illegible]。漢記曰：[illegible]。）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圭，生於垢土。爾雅曰：諧，和也。又曰：諧，和也。）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illegible]）

日惡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愈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
猶階也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爲書曉高陵令楊湛
曰君自量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漢書曰陳平厚
具樂飲太尉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
曰以識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王幽而
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安存之也為且極歡情不醉其
無歸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毛詩曰凡百君子各
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四言王隱晉書
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爲正月殷建丑爲正月夏建寅爲正月
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東均門運運也自昔哲王先天
而順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羣
辟崇替降及近古國語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
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黃暉既渝素靈承祜魏爲土德
曰黃晉爲金行曰素干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程猗說石圖曰金晉之行也建安
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
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禪以金
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素靈爾雅曰渝變也祜福也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左氏傳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三后始基世
武丕承三后謂宣帝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
丕承基緒協風傍駭天晷仰澄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
和也爾雅曰駭起也說文曰晷日景也言日澄清也謂不薄蝕淳曜六合皇慶攸興
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自彼河
汾奄齊七政晉在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
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欽翼昊天對
揚成命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九
區克咸謳歌以詠劉騊駼太中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虞夏曰戛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皇上纂隆經教弘道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
語曰人能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宇載考鄭玄曰考成也俯
釐庶績仰荒大造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毛詩曰儀
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篤生我后克明克秀我后謂太子也為先馬故稱我后
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尚書曰昔先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茂德淵沖
天姿玉裕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孔子曰今知淵之為大字書曰沖虛
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蕞爾小
臣邈彼荒遐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儀禮曰小臣正辭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弛厥

負檐振纓承華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子先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施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得定與天保定爾已見上文睿哲惟晉世有明聖尚書曰明作哲毛詩曰世有哲王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傅玄歌詩曰日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巍巍已見上文論語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分爽觀象洞玄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陵風協紀絕輝照淵言風教上升於天極光炎綿遠下照河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未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喻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神風潛駭有赫茲威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雲旗兮電鶩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致天之屆于河之沂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為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屆毛萇曰屆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有命再集皇輿凱歸其三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頹綱既振品物咸秩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神道見素遺華反質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律而至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其四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廣雅曰謐靜也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敖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玄暉峻朗翠雲崇靄玄天色也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祁祁臣僚有來雍雍祁祁已見上文毛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疑曰乃令承顏接辭孔叢子曰假願在下風俯覿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曹植罷朝表曰覲玉容而慶躍奉觀宴而慈聞施己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受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六言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為撫軍將軍以貞為參軍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 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毛詩曰太上之道生萬物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彝常倫理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 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漢書曰以五德之運同符合契讖緯云相代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命以辛日立號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尚書曰東至陶丘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 孔安國尚書傳曰是皇天眷命也毛詩曰帝謂文王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光我晉祚應期納禪 魏志晉帝紀曰魏帝禪位於晉魏氏春秋張昇曰皇天歎漢世祚已隆崇德故曰可圖帝王始存之期書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玄澤聖恩也曹子建頌曰玄化滂流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周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天文地文毛詩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禮斗威儀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 嘉禾重穎蓂莢載芬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俟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 尚書曰視曰明聽曰聰論語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 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旦丕顯 左氏傳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無理不經 又曰 無義不踐 禮記曰理發乎外而眾莫不順 行捨其華言去其辯 鄭玄曰理謂言行也 老子曰去其華 尚書曰君子無以辭害意 游心至虛同規易簡 說文曰游心於淡 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尚書曰六府孔修 毛詩曰九有有截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幽人肆險遠國忘遐 越裳重譯充我皇家 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三譯而朝 峩峩列辟赫赫虎臣 毛詩曰奉璋峩峩又曰進厥虎臣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尚書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也又曰四門穆穆孔安國曰四方諸侯來朝者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周禮曰以任邦國 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備言錫命羽蓋

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
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旱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貽宴好
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爲好會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備神
心所受不言而喻[illegible]漢書鄧隲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illegible]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於時肄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
發彼五的有酒斯飫其入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illegible]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illegible]之又曰飫酒之飫杜預左
氏傳注曰飫厭也文武之道厥猷靡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也在
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
用之過亦爲失也凡厥羣后無懈于位毛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謝[illegible]
書曰宋武[illegible]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illegible]
孔靖字季恭[illegible]沈約宋書曰[illegible]
安辭事東[illegible]之戲馬臺百僚咸賦
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沈約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而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
爲豫章太守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illegible]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illegible]
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鸞遵渚
有來鴻左氏傳曰吳公子札[illegible]燕之巢于幕上[illegible]曰

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illegible]霞冠秋日迅商薄
清穹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又曰涼[illegible]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孫
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鍚鸞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齊陽有武帝行過宮四筵霑
芳醴中堂起絲桐儀禮曰酒令芳[illegible]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西京賦曰促中堂之
[illegible]曰夫理國家而猶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又何異乎絲桐之聲扶光迫西汜歡餘讌有
窮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蒙汜逝矣將歸客養素
克有終歸客謂靖也[illegible]漢書敘曰恭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王[illegible]
君子有終古班固漢書述曰號克有終敘金娛老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言已事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illegible]已然莫從之然而
以侍宴暫歡之去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
大息王逸曰念[illegible]鄉也[illegible]詩曰[illegible]莫從列子
宋元君曰遍值寡人有懽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
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也

樂遊應詔詩一首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
范蔚宗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
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方言曰安靜也山梁協孔性
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石絕水
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illegible]曰天子車
以黃繒爲裏堯以江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
莊子曰徒見聖人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

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圃而覽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起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蘭洲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韓三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然張之勞張晏曰帷帳也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尚書曰隨山濬川周易曰嶇嶔巋崎
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師至于極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窮也
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莊子南郭子綦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偊音禹陸
採已謝丹巘感事懷長林毛詩撰應嘉貺曰悲來日之苦短恨時年之方促曰赤舄在股毛萇曰諸侯赤舄鄭玄曰舄古迹隱之象蕭與莽古字通江賦曰感萬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
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絜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旂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說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巵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獻賓爲獻
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餞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
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昫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見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稷廁朝列
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上已旋驂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反行也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孔以養素爲業而已以仕爲厚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一首 四言 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以無形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大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賁達國語注曰彰著也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遂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惟王創物永錫洪筭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祚融

世哲業光列聖爾雅曰歆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太上正位
天臨海鏡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蕭昭書曰欲以親庶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大上天子也周易曰女
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潘岳晉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儵游目於淵庭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蕃生翔泳謂
魚鳥也周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崇虛非徵積
實莫尚言崇尚虛假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南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
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豈伊人和寔靈所貺言化之所道上人
和乎實亦受天既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靈三靈之貺兮鎬同流也日
宇其朔月不掩望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蕃
貢踰障其三言遠夷絕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趙岐曰上正卑也象
漢曰山上平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言大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沈約宋書
曰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為火土託
位焉土色黃火之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
典引曰辰居其位齊以王貳己太子歲曰尊以弘道固以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
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徒東朝萬壽呂氏春秋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廣雅
曰粹純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又曰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禮器
言禮使人成器如柔中淵映芳猷蘭祕其四周易曰柔得中來邦之為用也
猷堂詩曰茂德淵沖尚書曰祕書謂蘭芳之臺也昔在文昭今惟武穆
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亦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
言其誠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預曰皆
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
號于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故為韶於赫王宰方旦居叔王宰謂王為宰輔比之周
旦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
有睟睿蕃爰履莫牧謂諸王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
芬而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莫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左氏傳管仲曰賜之
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穀梁傳名山大川故曰莫牧尚書曰莫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
寧極和鈞屏京維服其五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朏魄雙交月氣參變
朏魄雙交月弦望其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大惟上有二之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
曰凡四時成歲名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開榮灑澤舒虹爍電時
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化際無間皇情爰
眷言既太平故眷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無間隙也伊思鎬飲每惟
洛宴其六楚辭曰伊思古兮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東陽無疑晉書記東晉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
因流水以汎觴故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有壇君舉有禮文心曰見左氏傳上
晉書曰君舉必書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廣雅曰帟帳也蘭甸闌生于甸謂之皋也
書曰分遺也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莊子曰分庭抗禮豫同夏諺
事無出濟其七孟子夏諺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毛詩曰出自仰閑豐施降
惟微物君臣謝靈運詩章句曰鳥自謂物也三妨儲隸五塵朝黻
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從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

守衛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邅如有悔可悛滯瑕難拂其入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茀古字通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二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昷昷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有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達之義於此滋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規頤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之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言大義斯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羲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鍾屯蹇是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昔文教晉達國語注曰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其二尚書曰庶邦庶士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沈曰言與萬物同流也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虞庠飾館睿圖炳睟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明也睟青色也睟已見上文懷仁憬集抱智麏至懷仁抱智謂包組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藏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氏傳薳啓疆謂楚子曰諸侯而麏至杜預曰麏羣也踵門陳書躡蹻獻器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列其書而進之門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檐簦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雅樂器也澡身玄淵宅心道祕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浴德王逸楚辭注曰淵聖人之叙與測六藝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晳曰賢上賢曰君體之元立制嗣文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知降從經志尚書曰資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莫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逷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逷遠也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漢書音義曰帙有五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禮記曰席間函丈又鄭玄曰函猶容也侍言稱辭惇史秉筆馬融論語注曰仲尼言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德者惇史以善言記之臣秉筆事君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詠者有述焉為之奈何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演連珠曰

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八言之偕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屬觀盥樂薦歌笙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獻終襲吉即宮廣讌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劉指氏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乾笙象尊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其南鎛皆編則金也台保兼徵皇戚比彥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為三能台同咏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為彥有乾酒澄端服整弁其士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有乾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眡命九賓相儀六官

六卿也周禮曰與命掌諸侯之五儀其不服禮者各以其命之數漢書曰舉甘泉十月宗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纓笏而序巾卷充街皆纓笏秉笏也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卷也所以盛書都莊雲動野植風馳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霧集雷曰旆于中植薛君曰中植植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咸馳司集雅襄並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其入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廣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清暉在天容光必照喻青暉帝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趙岐曰容光小隙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偽情矯志入以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妥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司命皮與學教胄子費通帝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徒愧微其終謝智効其九微其微賤而問安也家語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張[illegible]齊明帝時為[illegible]令[illegible]切

丘希範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侍郎遷司徒從事中郎[illegible]

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未央閶闔[illegible]紫微宮門曰閶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illegible]月令[illegible]曰吹[illegible]所以通氣也[illegible]笙[illegible]皆以象鳳[illegible]者也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萇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

曰天子御玉輦服度[illegible]曰馬八尺以上為龍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illegible]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毛詩曰參差荇菜性北門事匪親孰為寄史記[illegible]王[illegible]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illegible]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左氏傳羊舌[illegible]不幸而[illegible]之易役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illegible]

沈休文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秦[illegible]將軍夫監四年[illegible]大舉北伐

驃騎[illegible]至侍中[illegible]楊[illegible]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illegible]呂氏春秋曰丹水[illegible]

何陽涌崖也莊子曰共華之士辯戰偷於子曰明君之所人
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
囊曰棘於是國而君臨之我皇秉至德忘己用虔心報以德我君接上下而撫之曰
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愍茲區宇內魚鳥
失飛沈言天下之民失其所也吳都賦曰區宇又寧孫子曰魚鳥飛于雲推轂二崤岨揚
旆九河陰漢書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古者遣將推轂
左太沖蜀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尚書曰九河既道超乘盡三
屬選士皆百金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
管子曰選士之士五萬擊之百金之士百人
餞席樽上林上林苑也漢書曰武帝起上林苑戎車出細
柳漢書曰周亞夫軍細柳
文二十　三十一
上文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禽尚書曰王命將師誅其後服者無王書曰
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函轘方解帶嶢武稍披襟
解帶披襟言無所畏也函谷關也轘轅山在洛陽東
谷險要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
北芒在洛陽北芒曲日伐罪弔民伊水之濱
但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南子曰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武成
遂遷東京
祖餞
遵蹊既畢祖餞於道路
送應氏詩二首九日
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已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
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牆皆頓擗荊棘
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荊棘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耆老但
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曰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
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歆遂初賦曰野蕭
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
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遇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生如朝露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毛詩曰燕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
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幸河陽三十二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鄉飲酒禮鄭玄周禮注
曰燕禮牲也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言思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
漢書曰鄉黨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長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占詩曰願為雙鳴鳥
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五言
孫子荊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
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
軍後除佐著作郎為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

零兩共豫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餞送也三命皆有極咄
丁忽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者禮
禍曰咄呼也說文曰咄嗟也倉頡叩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
夭莊子曰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
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
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
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
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
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爲周守藏吏積八十餘年史記之老子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
糾纆索相附會也按糾纆索也糾兩股索纆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鵩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又曰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又或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天言
是爲鑪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鵩鳥賦曰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達人垂大
觀誡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我此變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
以經慮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
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孰能察其心鑒之
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逕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
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賦
詩以敘中懷聽乃撰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
沂其乂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嶽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毛詩曰還車言邁又
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遊郊畿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
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迴谿縈曲
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綠池汎
淡淡青柳何依依宋玉笛賦以水澹澹與成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
盛發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充備
谷水文成蚊龍充音公街背牙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
椑上林賦曰沙棠櫟櫧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椑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
梨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
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也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
遲漢書曰數至靈於青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命宣公燕詩曰但愬杯行遲揚桴
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枹兮拊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燕詩曰管絃發徽
音曲度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謂太公曰
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璩阮
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易曰殊途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
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

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崇後至石謂崇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崇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王盛口南豫作

謝宣遠 瞻時為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 言受敕召而旋帝京己守官而往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几蒼頡篇曰曠遠也舊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

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 劉琨答盧諶詩序曰晏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贈弟詩曰撫塗慨有餘

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 楚辭曰日將暮而下落

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 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鑣劉歆書曰宣聞先代輶軒之使

分手東城闉發櫂西江隩 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為隩

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 言離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水無有往復之義左氏傳曰會雖有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觀年命之速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周易曰書不盡言不言為難也杜篤弔比干文曰苟中弔于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

西 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 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力懈吳志曰更增緬纜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懷舊之蓄念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 王仲宣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

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私寡欲

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

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周易曰日新其德思歸賦曰歷於江介有組七哀詩曰芳猶何以寂蔑蔑一作寂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亭也宋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為豫章王行參軍積遷至尚書吏部郎蕭嶷薨東昏侯時始安王遙光欲反朓知不肯遙光誣朓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然闕之觀復開之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璞曰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風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舜不及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騑也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又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言范雲為廣平而聲著已當居茂陵

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敬謫言守令太守帝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平陽魏郡著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爲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與疾免家居茂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梁書曰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也安成內史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言昔少年既富於年謂未足分手之際終爲易之言不爲難也漢書音義曰夭傳曰生乎亂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逵上疏李陵書曰子卿足下以爲衰老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言年衰暮至已非別離之時言交背相失哉曰而時世魏志曰末吳孫權握手 今君年長孤亦老矣不復相見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既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爲殉 秦穆殺三良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 惜哉空爾爲 曰三良三善臣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切縻美悲切人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俊者也漢書曰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曰死君之難爲盡忠也法言曰能制命曰義義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曰夫人能爲節乎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鄭玄毛詩箋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漢書曰捐軀以赴國難漢書主父偃曰殺身以爲君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楚辭曰攬涕而佇眙說文曰歎太息也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長夜漫漫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詔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又曰親始沉照悲之心傷肺肝所焦辟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八首 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敹乃甲冑左氏傳羊舌肸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鉛刀一割之用薛君韓詩章句曰鉛刀一割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蔡澤曰吾自有書田盧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詩曰彼黍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公子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寸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國所以尚者世曰冑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廣雅曰躡履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西都賦曰英俊之域周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列子曰周穆王曰吾欲一朝而盡地勢之所有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董巴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說文曰偉

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
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五十里當世貴
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酣起前以千金壽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先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
卓爾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稽命徵

曰諸侯執珪鄭閉曰析人之珪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斯加之宗然授之以印綬
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乎封故言連璽鄭玄禮記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
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衢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
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
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
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寂無

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廣雅曰寥深也空竅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
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
以為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
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
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西京賦曰正紫宮於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廣雅曰峩峩高也峩與巍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

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
注曰欻者言忽也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
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隱
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耕於中嶽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奮也哀
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荊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遠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
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横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為淮陽邪

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寥廓也甚曰漢書鄭如無起廣雅曰寥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述東平王蒼曰貴乃毛士無窮漢書日吳起商鞅之英其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邅如論語曰古曰在昔

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伊也之無中何乎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鄭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窺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

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寂寞言士之居窮甚若鳥之在籠中也賦曰麻抱影而獨倚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曰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擲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椸當也謂當椸以待用也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交益疏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為得罪於燕而亡去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獄彼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於五刑蒼頡篇曰咄呼也說文曰咄嗟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咄嗟歎之辭咄下忽切嗟倉嗟切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獨樂者之民歡娛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

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會須嘉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御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王于海隅蒼生

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惲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娥娥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顧謂四坐賓多財為

累愚說文曰顧還視也吉詩曰四生莫不貺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
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
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冒
愚為愚者之累也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激清風史記魯仲
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咄
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大夫已下冠惠文冠中加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五言

盧子諒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頗宗為散騎常侍段末波受其書託以追隨終
不遂之末波死遂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和氏璧欲以
貢於楚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瑞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秦人來求市
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
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李圍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
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見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藺
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
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
關史記曰趙王遣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伐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弟子曰宣尼伏軾而
歎曰由之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璧奏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
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荊
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

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得
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史記曰秦王爾雅曰爰曰也
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是也漢書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驩漢書曰解入
賢素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
列子曰不能命於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攻負力怙康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眥血下
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眥目匡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虎眥裂血出濺虎髮上衝冠已
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見西征賦已捨生豈
不易處死誠獨難此通賊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稜威
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
尚書傳曰干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猶也藺
丞節以救父母之閔節猶揚也
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
譽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況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
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
所以爲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
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漢書注曰以
將相告曰謝也向書曰思免爲刎頸之交國語曰孔安國
也
智勇蓋當代弛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
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公以舟立關中
臧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新舟師進
討軍頓留項城
經張良廟也

一六三

謝宣遠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并命
僚佐賦詩瞻之所造一時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又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毛詩曰蕩蕩周道又序曰文章
王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
亡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食乃營成周國語曰昔
洛以爲此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
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力政吞孔子
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
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相攻伐也史
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
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
集朱光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毛詩曰
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有

相國勸高相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
漢書曰良從上擊
雅曰彗星
爲攙搶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也史記曰己見仇謂封雍齒也
易用良計諸侯皆會於垓下擊破項羽諸侯皆斂羽首名羽曰項羽之
又曰羽數日漢王何乃至此谷城下項羽不會從楚軍自會於陳
夜馳之沛公軍見張良具告以事良乃與沛公見項伯伯留沛公公曰
理**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攙搶**漢書曰沛公至霸上項羽將擊沛公亞父范增說項羽
曰天業不得之中吾不如
呂子房沉毅之鄭玄曰使理也又運籌帷幄
帷於計劃以運籌畫於帷幄之中
事王曰以事成命也此裏我奇也天則天人之後也
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
興毛詩曰所謂伊人尚書孔安國曰
張良也天下人其代之子也詩云來扶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西京賦曰鄴水出於向水也
曰輝宋光於向水

一六三

入關上問計良曰太子豈能出之上曰四人上
太子上令四人從上問之有留侯策計高祖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
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問四人從太子曰臣等不能
命欲易太子及太子侍四人前對上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公莫能爭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士
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史記曰帝欲廢太子
太子國君也
副**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史記曰黃石公乃即合契
晚以遊心帝鄉
黃石公以兵法授子房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
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里其下欲與之良夜半往有頃老父亦來
來書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兵法又曰一編書於人間曰後來有學道欲輕舉
莊子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莊子曰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
始也允信也韓詩曰翩翩飛鳥集
詩章句曰翩翩飛貌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有孚惠
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
歌曰清塵連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爲天丑爲地寅爲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謂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轅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外河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也

紟歷頹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寄紟嘗祿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慶予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寫載曰賓安乎術藝之場項岱曰揮場圓湛經囊之所

瞽夫違盛觀竦蹕企一方瞽夫宣違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連叔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飡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人以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欽延首以相謠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幾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嗟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糧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妻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朝陽頹枝陂鷹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

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言擇梧行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歸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也毛萇詩傳曰淑思也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貫猶建也傅玄有女篇曰谷華既以歲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願念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見漢書蕭育與朱博爲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韓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曰陳王者所起也易歸歲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其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

晨暮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
我馬瘏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申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踰也
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
樹宋均春秋緯注曰涼薄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詠懷詩曰步出東南
下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宦事人
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道遙兮今焉薄
又曰愁脩夜而宛轉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
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僶俛猶捷也經曉要典曰春
榮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陸機擬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

鵩鳥賦曰止于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
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廣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此務窈窕
援高樹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
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
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雖為五載別相與昧
平生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離久論情與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誤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

少時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徒路所來從
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與色荊州賦曰感鳧藻以遊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王逸
曰二閭與我戚而相親成為親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從姊誄曰
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
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明貞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
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孝雲兮容與華
余兮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
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有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離居殊
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趙王歸至國即從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爾雅曰豫樂也明發動愁心閨中
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
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鄭玄毛詩箋曰
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
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瑟高張絃緩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
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文帝牋曰
異事遠詭旋復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如何久

爲別百行諐諸己 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諐失也論語曰行君子求諸己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義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爲有愧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爲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是少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詠懷八十餘篇爲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託諷終始屢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 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尹莖謂孫叔敖曰擧世俗之士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死解仙夫言死示民有終務中散子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不行若曳枯木心若死灰是其神人凝也廣雅曰凝定也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所以迕世孔論所曰以迕衆世爾雅曰迕逆也五故切郭有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所論

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曰天神人五二曰子飛鳥羽也方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㕘㕘擾亦服也說文曰馴擾也

劉參軍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伶爲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言劉靈懷情內充故外見皆滅閉關既無聞見解閉而不可開緒晉書曰劉靈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也說文曰滅盡也莊子曰無所見無所聞形乃長生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夫鍾鼓以知聲色以知色但喪其精故耳聽不足以爲歡目見榮色之盛豈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廣雅曰韜藏也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義和湎淫荒于酒顏延年集曰沈湎辭冥也

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蓄頌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至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 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傅暢晉諸公贊曰中書軍長史阮咸皆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尚則是云闕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咸久欲竊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鐘而奏樂 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達哉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郵見也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旌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贊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 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管豪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竊聖人之秘則六義之胴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鶴張衡舞驤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嘑太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湖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曰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 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 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子入冥廣雅曰竦上也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 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謀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 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言身與世而不任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莊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仕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班固封燕然山銘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哉漢書公孫弘曰臣恐燕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九月白露變為霜入飛狐白日晚

瀚海愁陰生漢書酈食其曰距蜚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躋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石業陽庫中刁音貂鐎音遥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推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之閩而來之不得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穆發軍行曰切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

文選二十一　二

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箎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有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慴也讋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魄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為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今麒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百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表與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百一詩五言

應璩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乎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謂也

文選二十一　三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莊夫子傳嬰通[illegible]宇室為名高三峙曰侵誣丁民國內謫諱

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illegible]官賢士失志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illegible]

入承明廬陸機洛陽記曰[illegible]

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illegible]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illegible]書說文曰[illegible]曰奉尺之書以使

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事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宮邑稱賤工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雖曰柢本也無貢易杌曰品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尚書曰居宗吉士七啓曰抗志雲吟思玄賦曰充耽夫南阿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亡向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與道友呂氏春秋曰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皇反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綢繆連翩兮歸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旮之抗跡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縣邈王逸楚辭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毛萇詩傳曰挹㪺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迹
企潁陽臨河思洗耳爾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
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閶闔西
南來潛波渙鱗起閶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則笑玄曰靚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
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
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穊紛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悦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文二十一　二十四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璣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
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默也放情
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罷
文帝典論曰飢湌瓊蘂渴飲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廣武內傳王母侍
者歌曰逡乘萬龍槐駛騁九野藝康答離曰侄佺以紺寶方曰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兹亦歐介嬪
翾等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旋文
曰拍拊也音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
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
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蒙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
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
更也謝敘也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感動也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
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
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外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眷
也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
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言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嘆
也楚辭曰憂不服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文二十一　二十五　有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人喻仙者翮輕舉而高蹈清源
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原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
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兮水增波韓詩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章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有
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案劍相眄者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言世俗不娛未
仙而怨天旅之論又勤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躁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替憯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
南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
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恪還謝故伊亡流弟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
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爰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吞舟湧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王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門學者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家王赵白來人前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蔡奉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五感切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友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現之弗見乃止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淮南子曰斗柄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蕣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盈夜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易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也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晚出西射堂詩一首

登池上樓詩一首

遊南亭詩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詩一首

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 帝詩左居步後而此在前矣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illegible]連卻秦軍平原君欲[illegible]之[illegible]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觀荒塗之難兮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以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漱瓊瑤纖

鱗亦浮沈楚辭曰歛石泉芳蔭松栢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其鳴也嘤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木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餱糧毛萇曰餱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間襟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古出撈勞假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踟躕劉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也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林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周易曰井洌寒泉食廣雅曰瑩磨也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峭蒨鮮明貌莊子曰李倩粲於一時王而後毀王於松栢經陸冬而不彫華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府仰兮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物之紛可謂養性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遑遑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躊躇與躑躅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睿浚谷而勿墜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毛萇詩傳曰崖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廈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游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皐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草也廣雅曰秀英也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淳與醇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謂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說說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老子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解嘲曰當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 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 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崔琦七蠲曰雞再奏致哀風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薳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 以出仕爲周才隱居爲偏智傳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逆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 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卽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張衡羽獵賦曰風翔翔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也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止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意甚憤怨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俄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雜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 緊結實也言謂成也 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 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衡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牡谿谷爲牝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 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 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

坰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廣筵散汎愛逸
爵紆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
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
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
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
奴哂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承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
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
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
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遊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蒼頡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有來豈不疾
良遊常蹉跎陸機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
隱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
注曰肆市中陳物也毛詩曰駕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回阡被城闕高臺
眺飛霞爾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旋廣雅曰屯聚也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篇曰
湛水不流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

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寺沚與寺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
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無爲牽所思南
榮誡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汎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
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
迴潮毛萇詩傳曰汜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遙由之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範法言注曰駢並也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
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映江月瀏瀏出
谷飈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斐斐氣羃岫泫泫露盈
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近矚祛幽蘊遠視蕩諠囂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囂諠
也鄭玄禮記注曰幽蘊慕則人意動作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玉璽戒誡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以王璽所以微誡信居黃屋非以顯示崇高爵
莊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并璽竊之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
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眞名教之所
用而其至道寔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遊今見塵

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窒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銜以表車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隂倒景崐崘罩曾城宇以山臨水而景倒有潮之倒景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騖兮蘭薄戶樹瓊木蘸是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皐王逸曰澤曲曰皐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稊則華荑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問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日言陽光照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顧已枉維縶撫志慙場苗鄭玄毛詩箋曰縶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舊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連鄣疊巘崿青翠杳深沈爾雅曰山正鄣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楚辭曰與纁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祿含切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

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卿子曰控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紅藻宣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言已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怍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嶇嶔山險也字書曰嶇嶔也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

文曰霽雨上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凊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負如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痗病也尚書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舍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皐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爾雅曰夏爲朱明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悲鬱鬱之任決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餌尊毀止故有其病著頭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屯也陰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彼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亮良殿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何圖曰暑淮南子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外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國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甚河壖地韋昭曰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蹋也顧啓期婁地記曰瀕山海中南極之竄寘窮髮之人乘帆揚越以爲標的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皆青黃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北冥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徙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窈冥故以冥爲名謝承後漢書曰衆梵常曳深海莊子孔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心故云子年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韓子自主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必累莊子曰德之所以流蕩於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大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凡有三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 正曆曰日太陰也 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 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 林壑斂

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飛貌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 蒲莎切 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

扉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風 廣雅曰悅愉樂也 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慮

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 許慎曰澹 恬也 內省則外物輕矣 廣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三蒼曰寄 老子曰善攝生者 老子曰顧言於生者不然 劉瓛吳都賦注曰推排也 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說文曰排擠也 馬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 石門澗六處 石門溯水 上入兩山口 兩邊石壁 右邊石巖 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 魏文帝〔…〕 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居〔…〕日以抗殿 廣雅曰〔…〕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

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景福殿賦曰 欲反志術 帶苦寒行曰 迷惑失故路 武 活

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毛詩曰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楚辭曰 猨啾啾以寂寥 廣雅曰噭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蜀都賦 注曰 蜀郡 心契九

秋幹目翫三春荑 言〔…〕 南都賦曰 〔…〕 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班固〔…〕 南山賦曰 三春之季 孟夏之初 九秋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士之常 死者人之終 居常以待終 何憂哉 莊子曰 老聃死 秦失弔之曰 適來夫子時也 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 憂樂不能入也 安排已見南都賦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 感念同懷子 郭璞遊仙詩曰 安事登雲梯 張湛列子注曰 雲梯可以陵虛 排已見上文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 靈運山居賦曰 若乃南北兩居 水通陸阻 又曰 求歸其路 迺界北山 南北兩居 謂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 又曰 大小巫湖 中隔一山 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尚書大傳曰 相與〔…〕 鄭玄子南山之陽 舍舟眺

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曹攄贈石崇詩曰 〔…〕 荊州詩曰 〔…〕 山道不〔…〕 軻石行難 窈窕 〔…〕 晉灼曰 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

灇毛詩曰 南有喬木 楚辭曰 聽大壑之波聲 薛綜西京賦注曰 壑 坑谷也 毛詩曰 鳧鷖在潨 毛萇曰 潨 水會也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

丰容周易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周易曰 地中生木升 〔…〕 丰容貌 郭璞〔…〕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 漢書注曰 篁 叢竹也 籜 竹皮也 〔…〕 茸 草貌 〔…〕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

風南越志曰 江鷗一名海鷗 在海中隨潮上下 爾雅曰 翰 天雞 毛詩曰 習習谷風 毛萇曰 習習 和舒貌 撫

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 莊子曰 聖人遊於變化之塗 萬物萬化 亦與之萬化 覽物已見上文 眷猶思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言獨在山中 無人共遊 謂古人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言己孤遊 非情所歎 而賞心若廢 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 神子溪 南山與七里山分流 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泫方始也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陘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陘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潺湲鵩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猶今言動也飛泉已見上文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

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無遠素懷中望所知送客詩曰瑤華未堪折麻已晏路阻莫贈知欲何舒離析握蘭摘芳歲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東員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注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言事無高卑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非理幽昧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皆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栞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樏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名蓋述天下皆是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軫車後漢書劉安傳曰安皇帝聖德明哲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殿則傳蹕止人請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樓觀眺豐潁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潁穗也余頃切也言上樓看穗也映暎也飛奔互流綴緹彀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乘車等馬御驚超逸絕書曰車奔馬騰緹彀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彀騎煙坐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凋落於水孔安國尚書傳曰春見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吳越春秋越王曰嘿喻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與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小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廣雅曰措深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豐也急要也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逮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阜臣輿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牽言己才底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纆牽西京賦曰百禽㥄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馬遇造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造父弟子曰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五言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莊子曰嗣弃之能與翼之陳遇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官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見長安㫐浮雲孫綽荅許詢詩曰測景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於是渡河據陽山二句是華陰注曰陽山側峽與陸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石嶮論之因去彼漢宇衿以中周衛徙此吳京不以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衛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流池自化造山闢固神營鄭玄周禮注以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園縣奉園之縣也邑杜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爾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宅道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黃經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春有界衛霍吳都賦曰圖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淨曜也漢斗咸儀曰君秉水而王辰星揚光向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坰爾雅曰林外謂之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甍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莧杜預左氏傳注曰甍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宮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宜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國語曰齊桓公出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祈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㚟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朔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羸疾以謝職不獲須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大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廟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瑤軫王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

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瑶之彫軫建翡翠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顔萬軸

胤行衛千翼汎飛浮蕭該曰軸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彫

雲麗璇蓋祥飆被綵斿天台山賦曰雲蓋以搖桓子新論曰東帝玉瓜蓋瑤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旌旗之旒也

江南進荊豔河激獻趙謳吳都賦曰荊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懼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為夫人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卑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眎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藐盼覯青崖衍漾

文二十二

觀緑疇藐眇窈藐顧盼也衍漾遊衍宗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人靈騫都野

鱗翰聳淵丘鸞鳥皆鷙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聚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德

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陵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嚴車臨迥陌延

瞰歷城闉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闉城曲也

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隅城隅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枚乘

士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傳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

子莊子仲尼曰角賈且於市井以求其嬴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

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耶奮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王者為之倒屣又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曰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

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詩曰爭先非吾事在志表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卑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恐驚春失草之萌春花葉必盛盛則無衰因所富擢也陸機賦曰含彩日疊雅萌以風茂崇無而後凋當哂治城臨曰纖桑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賤貴照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賤至單父晴書者尊貴之共玉賤吳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思藏小生隱淪沉沉之淪也容華坐

消歇端為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轅軻長苦辛

文二十二

遊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眺有莊在鍾山東遊還作

慼慼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慼慼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章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悰駕遊博望山作義宗切揚雄行言曰人生行樂須富貴何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暖仟仟生煙紛漠漠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

望青山郭古詩曰野外眺暇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與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長歌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侍

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氤氳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鑒潯陽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過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崐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鬐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俯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冥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陸機文賦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猗靡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曰今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光謂倘華藻也後旍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輿地志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晉平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嵩山南枕靈嶽終南

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下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鳳翔淮海翰宋之與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杜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坰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建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臺山詩曰合沓有合杳嶂屬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臺也曰參差內書曰博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相望也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轔鬱律崷崒已見上文曾之賦纖錂斷鱗嶸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迭合於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其系異漢書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傳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臺則即呼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涅槃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已見上文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孔子曰舜之樂所感之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憐蒼頡篇曰齡歲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數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弗鬱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郭璞蒼頡曰荊門蓋撿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麏今以江東人呼麏曰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任彥昇詩曰寒鳥宿雲嶠悲鴻競夜歎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暮魏文帝詩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夫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說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埀於埃塵超遐身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兼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氷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莊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虛無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遐蹬絕飛雲通張衡華山堂碧磴曰從雲霄之路可升而起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遐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五言

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為司徒長史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上地乃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年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府郎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扞音烏 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蜀都賦曰□路□岑若巨□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茀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左氏傳晉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 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 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僻倪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 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霸滻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霸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滿舟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 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銀鞍 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 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漢書曰匈奴入邊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嗟乎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二人中子作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二十二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辟太尉蔣濟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illegible]曰號鳴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illegible]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湄交甫遇之事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輿猗靡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然日復猶我言伯且來伯以來見復不來也以喻君子字如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嬿婉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漢書曰班固李廣贊曰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
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
悴堂上生荊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
海經曰雩夕之山下荊杞郭璞曰杞枸杞為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西山夷齊
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歎悴去疣此人本無得
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彼然而
以叢草已欲歲方暮止野草歲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淒寒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
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
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
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上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而弃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
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必褰
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包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交安命周公其不磬折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
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
飛鳥比翼共翱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著明誓
永世不相忘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
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方豈能丹青著誓末代不忘者哉言以伯棄教薄方直遠衰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
傳之永代非止社會一時故託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挑衛社安變之惟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
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北大宛去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盛易
王出書曰鄭玄禮記注曰涯止也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楚辭曰皋蘭被徑
方與露霜已見上文毛詩曰白露為霜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
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感慨懷辛
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冤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酸痛也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文利貿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以陌闕李斯墓新在也古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殊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地之途則異也感慨之未識迦者所不免匡於頹沛道天然毒木生蘇子李斯張令心若曰李與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貴書東方朔曰漢與去三河之地止覇涯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蛙牽侯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充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韓詩曰繁辭狀不見信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録曰鷄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

李譴輕薄兒謀之孝孫劉嘉字

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後都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成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軒書爲吟宋袁太主鏡佳曰吟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畛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軫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瑎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寮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

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數策傳曰無為曰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宿犢非一玄雲重陰夷齊所擇故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擇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鶗鴂耳善曰楚辭曰鶗鴂豈芬芳邑而南

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此亦蓋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來見而執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爲丘王逸楚辭注曰小日丘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落者非一雖或脆或老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彼禍懷王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而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吾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

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代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道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子曰志屬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謝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讒邪構遺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杳杳而西頹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卬卬岠虛比爲卬卬岠虛齧甘草即有難卬卬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注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而欲與黃鵠比逝黃鵠一舉沖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所歸乎子所以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趣荒淫言可悲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

俛與俯仰時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抄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
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
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皐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皐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
駸七林切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𦬊胖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
賦曰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淚下
誰能禁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
晝遊茂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而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黽塞之內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而投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所伏者美好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禁止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如何乘苦心
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弈弈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弈弈盈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
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悲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
燈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曖曖闇昧貌耿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
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喻時也廣雅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否淮南子曰接徑直遠道
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
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潰身居市不恥其昧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
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謝承後漢書曰鄭均字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魄月也羲
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銑集曰書功金石圖丹青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潘岳有白首賦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串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勃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
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嫌由是有隙及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殊號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于故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獸曰邅邅不復自婁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吾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闞駰曰圖謀也莊子曰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乘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文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懷懷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網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網曰

欲行者擬足而投遠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太行為九山行羊腸[illegible]曰太行今上黨太行[illegible]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懍慨復何歎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illegible]傳云焉母恕子所蔑以智之下顧所憐女悁悁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讀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illegible]口汍瀾涕泣汚也與汍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illegible]書曰[illegible]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哀煢靡識越在襁緥左氏傳后成叔曰閔君越在他竟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illegible]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illegible]小兒被衣[illegible][illegible]大藉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illegible]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illegible]崇所尚則義不[illegible]矣說文曰[illegible]子章句曰[illegible]託好老莊賤物

貴身[illegible]好事者欲一言而[illegible]則尊天而保真欲寡言之而[illegible]淮南子曰原[illegible]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illegible]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子玉謂與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舉小人適自作憂罪也大人含弘藏垢懷恥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鄭玄曰民之行多邪

辭若友君臣之道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褊心康自謂也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又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感悟思愆怛
若創痏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薛綜曰痏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
毆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之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王使人於孔
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
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莊子仲尼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
宿心外恧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胡廣報羊陟書曰惜君明歡乎其宿心爾雅曰恧
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日
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司馬相如
稱疾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莊子曰古之人神氣不
變於外漢書曰揚雄家亡儋石之儲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曰咨嗟也
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疏毛詩曰下
民爲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
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言己
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注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
訊問也實恥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不以文害意也兗或爲宛非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劉歆荅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嗈嗈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雝雝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爲鴻秋南而不失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淹留謂因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爲善莫近名爲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
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也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惜於忠信咎故不生可爲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
未嘗不聞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周王之道也世務紛紜祗攪予情漢書曰嚴安徐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安樂必誡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
安樂必誡無行所悔王肅曰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予獨何爲有志
不就楚辭曰古有志而誨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九錫文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勗勉也
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
遊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絶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鄭玄曰頭猜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没似若徘徊前覽以爲文外傍情斷言當矣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漢書民謠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爾雅曰諧和也 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史記驪姬曰以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與傳同古字通也[illegible] 復棄中國去 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遠身適荊蠻 荊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言迴顧聞子號泣之聲但其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漢書曰文帝葬霸陵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荊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 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illegible]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泝洄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 [illegible]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illegible]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illegible]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 楚辭曰擊迅風[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 [illegible]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illegible]撫琴[illegible] 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爲緩之間也 羇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羇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爲著作郎[illegible]稱疾抽[illegible]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 廣雅曰壘重也[illegible]北芒山名也[illegible]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 [illegible]漢書曰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又曰葬孝文皇帝於[illegible]又曰葬光武於原陵[illegible] 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illegible] 毀壤過一抔便房啟幽戶 [illegible] 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illegible]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爲墟爾雅曰墉謂之牆毛萇詩傳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蒙籠荊棘生蹊逕登童
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
注掃蘇老切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
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昔爲萬乘
君今爲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爲丘淮南子
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
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涙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蕭瑟貌
曰京風書晏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鳴蔡邕
蟬朔天寒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
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未光兮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序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
無所見惟覩松柏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徘徊向
長風涙下霑衣衿楚辭曰想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
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琴賦曰拔重嚶以深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
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僶俛從
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語
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廣雅曰帷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仿佛相似見不諦也髴田藏曰髴星以爲第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
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說文
曰霤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庶幾
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幸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
乎故止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頴虞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濕暑也凜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埤蒼曰朧朧欲明也展轉眄枕

席長簟竟牀空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

宂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睹爾

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

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胷黃書公孫嬰曰累撫衿觀武帝苦寒

行曰狂顧長歎息魏文帝燕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文選二十三　十九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傷夫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因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曰

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其

子而不憂莊子家人故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

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載歌曰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神武賦曰天機之

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

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施氏之

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

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

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爾祭

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

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

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泣涕隕之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注曰紆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

去復不忍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

蒼頡篇曰埏墓道也方言曰荄根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

文選二十三　二十

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

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孝獻王義真初封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

羨之等密謀欲立則次第應在義真輕詭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

義真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

之傅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

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曰舜

巾石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小漼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眷言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 毛詩曰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詠懷詩曰官好侍中腸 道消結情懣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徐羨之所害爲吾卅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吾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頓滯海內悲哀宋內曰京慰也

神期恆若存德音初不忘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盛靈若存王肅曰其盛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賓茂春誄曰謁壟撫墳兮告辭悲莫能兮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相顧之經宮武墓誄曰遠念昔存撫墳哀今之人若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作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而弗用事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誠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於拔三人迨乎今哀已亦復耳斷則理惑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之謂嘏玄曰子等在世並問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者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未能齊子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 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也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從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名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不一篋今留以圍孔氏向有中居車宮殿後明德盈者光靈遠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孝觀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仰于高祖侯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杜預左氏傳注曰迹者來周易曰揚于王庭

曾是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早服事也早服恩心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卑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逸晉書曰孔但上書曰士死而遇知己今命輕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否來少帝之時泰往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竭人之悔悉形見班固西都賦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鞅不知也又曰之安危人理之小悔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

矧躬愆積素復覩宣運升 孝經始命決曰勑躬未濟及及孝孝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陵素累舊之德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會之期耳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論語鄭玄曰漸漬以道德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逢燕太子丹而逢迎知行爲謹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坰 大辭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宜尼伏軾而歎東坰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旁立廟月一遊衣冠思魂又曰悄愁帳之冥

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前都賦曰門首曖曖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旅容衣袞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特新曲以爲歌聲也然凡人之思慕彼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所以發德也又各以聖工伇鐘鼓管絃之聲未暇禮士表禮名爲路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死者故以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言帝寧在天下靈若存故同於未萌其速而已寶雖存其神已淪化之也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謨書周易曰幽人貞吉美其人貞吉介特發執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事之行喪夷易歸軫崎傾以邁致發軌將生起封禪彭城之行也已何劭之詩曰發軌逍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五言集曰謝諮議璟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繐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誰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雜拔井幹許慎曰井幹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也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以不聞歌吹言其哀之深也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漠況迺妾身輕周易是謂類曰假魏出坐王床鄭玄曰坐王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擢身輕而施薑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昉自義興郡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也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爲丞相第一辟章之美廷超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禮謂不以位同儕者也左氏傳曰名公卿大夫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史記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蒲子曰凡人之情須臾生於其後不之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周公王佐之才也袁宏三國名臣頌曰人之英也

一交情尚書曰立德結懽三十載生死左氏傳曰楚子使敖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張衡東京賦曰武帝也東都蕭何曹參班固漢書曰元帝述曰攜手而接景孝武以發休明尚書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訴言曰以天下無道則君子言不平也故言平直也尚書曰革正言而也言平也不害太史公言時泰王階平鄭玄曰正也

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王隱晉書曰孝武帝時楊戎孝字茂曾江夏李重字茂曾以清尚穀孝戒李重並為要職其字相類故二人並爲吏部尚書郎時人謂之茂彥夫子謂范雲也任昉自謂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毛詩曰涇以渭濁涇渭也毛萇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遺離情言將乖之初不忍

忍便訣欲留少選之須以遣靜曠之情也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暫乖不忍一辰之意兄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巳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笸篋之兼業篇書說文曰笸筒也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謔亦喝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徧歷也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又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悲猿而哀鳴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禮記曰有疾病者齊撤琴瑟巳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有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譜曰睦考城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行邈焉異處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荊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其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鮪在淵歸鴈載軒言魚鴈時非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鵰孰能飛翻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義之使也苟林父上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麋醢賀以匹馬[illegible]子的市所漸中心孔悼涕淚漣洏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瑞之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亂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允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宗守盪失越用遁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遷于荊

笑在漳之湄 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在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晏處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箎塤比德車輔 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毛萇詩傳曰土曰塤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箎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度茲永日無愆厥緒 毛詩曰日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愆時不我已 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 橫此大江淹波南汜 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毛詩曰瞻望弗及怨詩曰我其聲載笑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哲不思 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矧伊嬿婉胡不悽而 毛詩曰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其亂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迅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愾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 毛詩曰雖此良人未來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四國方阻俾爾歸蕃 爾之歸蕃作式下國 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無曰蠻裔不虞汝德 賈逵國語注曰虞度也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 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澧鬱彼唐林 荊州圖記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西陽山又曰澧陽縣北澧水焉名也南郡西南接灃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遑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業纂集又云為荊州叔良事又牧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叔良之為使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毛詩曰翩翩者鵻又曰率彼淮浦 君子于征爰聘西鄰 毛詩曰之子于征鄭玄曰征行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楚辭曰伊思方往 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孟子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趙岐曰近臣當以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當主王人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賢錯說申輔 鄭玄注禮記曰錯喜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 延陵有作僑肸是與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子曰先世以合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華命白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時雙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壽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徙許也趙孟許諾吾乃
令董褐復命曰吳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
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
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衆
可蓋無尚我言 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衆人雖曰尚高也我民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者何怪焉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
與大后奔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鄒射之使者
爲楚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伐楚復入郢楚王奔遠吳王入郢子
胥伐楚宮門濫乎王之年齊是於是構兵於此起梧宮 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 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左氏
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吾其是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尚書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有卷兮來蔽休 言彼二國席卷
而來信矣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下服而來自是美彼之功也漢書酈生說高祖曰今方下往往
春晉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言彼二國若否不由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不臧也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注曰能不留言多嚴留也賈逵國語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
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尚哉君子于異他仇 左氏傳楚子木之語晉范武子之
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衆自謂也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古爲詩以贈者

有在舟之義要忠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
戴張衡思玄賦曰受警假高下行毛詩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
翔 豐沛高祖所居以喻鄴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
且涼 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 衆賓會廣坐明鐙
熺炎光 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嬴於群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與鐙音義同廣雅曰
熺盛也熺大明貌火其切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
干舞也 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
觴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

馳歎悅誠未央 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驪駒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音義曰逸詩
篇名也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漳
水至邯鄲入濟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
旬 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猶也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 常恐游岱
宗不復見故人 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爲四岳宗也 所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 左氏傳蔑啓曰今君親步玉趾 清談同日夕
情盼敘憂勤 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隣謂鄴都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楚辭

門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師賦曰誦前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覽光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與魯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今猶勞損筆俱逝其間惟存綾孟津及黎陽而在征行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自謂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冥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午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丹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不敏韓卜雅斯干歎詠之美僶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省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爲詩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遥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白日皎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侏儒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難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清澈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慘悽兮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方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

黄雀翠黄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劭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于地，而言[illegible]而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以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illegible]景天也[illegible]曰日月之一體狀如正[illegible]毛詩[illegible]曰景明也。釋名曰[illegible]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粲，明也。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子曰：仲尼大聖[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世業不苟。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illegible]王曰文昌殿名也。[illegible]雅曰[illegible]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illegible]揚王粲[illegible]號曰中天之臺。

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illegible]風上下者[illegible]同。爾雅曰：扶搖謂之猋。[illegible]字通說文曰：櫺，楯間子也。[illegible]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illegible]長風之[illegible]有室也[illegible]列子曰：北宮子庭其蓬室若廣廈之蔭。

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解[illegible]不掩形也。

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杜預左傳注曰：興，發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賈[illegible]以喩幹[illegible]和氏[illegible]人和氏得璞[illegible]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刖和左足。武王[illegible]成王即位，和又[illegible]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人[illegible]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孔安國尚書傳曰：[illegible]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言彈冠以俟知己[illegible]漢書傳曰：[illegible]過也[illegible]而能相薦[illegible]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illegible]士者申乎知己[illegible]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illegible]晚[illegible]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illegible]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莊子曰：[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illegible]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illegible]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illegible]字書曰：凝，冰[illegible]又曰：除，殿階也。[illegible]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illegible]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王逸[illegible]注曰：[illegible]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言俗之常[illegible]

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illegible]言狐白者不念無衣[illegible]貴者多忘貧賤也。[illegible]晏子春秋曰[illegible]晏子曰[illegible]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illegible]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illegible]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毛詩[illegible]

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illegible]

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楫高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
愁傳毅七激曰節扐可樂顧望懷愁秋一聲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羲和逝
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恩豈月今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
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惠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雙闕之高上於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廣雅曰扢摩也槩與扢同古字通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求仁聲之顯稱左氏傳莒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轡門對誣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謂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被不論時德聲大祖令德之聲也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二者俱非中正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況可以經漢書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維謁帝承門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至楚也時諸封自邑仍居鄄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通江河廣而無梁況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兵中路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長毛詩曰瞻思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叔亭可魯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詞曰永思兮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大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柏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毛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逵廣雅曰軌迹也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其三曰鬱假冀以哥爲志紆管其鬱紆王逸曰紆屈也鬱然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遺兮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鴟梟鳴衡扼犲狼當路衢鴟梟材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漢書杜文謂衆賢曰豺狼當路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成平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閭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躕
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
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頹歸鳥赴喬林翩
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鵻厲疾飛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尚書曰不
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
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周易
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冀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
也謂不離也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
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

勢莫何生頸以之孤魂翔故域魏志曰作域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
魂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
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
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仲長子昌言曰提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石斯可毛詩之曰
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兀切聲類曰唶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
或至夭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
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淮南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
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幬與
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

媪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
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轗軻長苦辛苦辛
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
帝閽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
神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
災人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
過百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報桓榮書曰君
侯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
此辭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
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
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肴來不虛歸觴至
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
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運斗威儀曰其君秉
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
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偫待也一曰具也儲蓄偫也以待無偫積善有餘慶榮枯立

可須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滔蕩固大節世俗多
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世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大
道無願為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
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
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襲並至孫
琵琶賦曰飄風電逝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騖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劉劭趙都
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實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攜我好仇載
我輕車毛詩曰君子好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
厲度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
遊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
我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呂氏春秋曰嘉琴素琴又對咬咬黃鳥顧疇弄
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
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
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
龍瀺灂山鳥羣飛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瀺灂霣墜劉向七言曰
山鳥羣鳴我心懷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表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
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蘭之圃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
山有光車也流磻平皋垂綸長川說文又曰磻以石著弋繳也毛詩箋曰綸者以繳為
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劉書曰四望大遐出上以目送歸鴻田畔以彈五絃於妙荒
俯仰自得遊心泰玄楚辭曰莫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
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
上又曰筌者所以在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
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
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傅毅舞賦曰大何數之閑夜明月以施光軒已見上文微風
動袿組帳高褰方言曰袿謂之裾音圭袿或為幃周禮曰幕人掌帷帳幕綬之事鄭司農曰
帝平幃也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辭注曰褰袪也旨酒盈樽莫與交
歡毛詩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類相趣周易曰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五言

司馬紹統(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卒於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亡足焉)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新語曰楩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役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蹢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宵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卞和已見上文)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賢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荅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鵩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纓緌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聊逍遙以偷樂)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曰嘆條風之時[illegible]曰[illegible]如春華)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其時未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僕之僕也[illegible]上之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illegible]言也南都賦曰[illegible]宅也)衰久近厚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為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進會道於[illegible]散髮抽簪)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鯈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猶注也毛詩曰鶯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說猶惟也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此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無不受其形也鵩鳥賦曰大鈞[illegible]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子及有識志不

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潘仲賦曰日既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圖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感[illegible]荷也雖文尒書曰嘉貺益賸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淮南子曰日月照四時代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消息卷舒於不用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論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暉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平封張華爲廣武侯左氏傳大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四言

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索可以爲人立法也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閶闔既闢承

華再建謂東宮也宮閣名曰春陽[illegible]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門再建謂[illegible]立愍懷太子[illegible]明明在上有桀惟彥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奕奕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illegible]鑠德[illegible]和之風[illegible]遵心玄曠矯志崇邈[illegible]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遹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illegible]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有命集止翩飛自南毛詩曰有命既集[illegible]又曰[illegible]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謂俱爲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衛機爲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猶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
為難也有頍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
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蕊切與跬同音今我與子曠世
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書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illegible]曰曠遠
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羣
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
之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
[illegible]大宰百里其人[illegible]盛稱則宰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
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疇昔之遊好合纏綿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因好[illegible]借曰未
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居陪華幄出從朱輪[illegible]與遊
叔晉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迹同
塵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illegible]范曄後漢書孔融[illegible]老子
曰和其光同其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
蹈騰軌高驤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度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慶雲扶質
清風承景廣雅曰質體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
懷思也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
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
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
也說文曰垂遠邊也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

答賈長淵一首四言并序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賈長淵以
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illegible]余出補
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
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郎魯公贈
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鄭玄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
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
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降及羣后迭毀迭
興史記太史公曰迭興迭廢能者用事小雅曰迭更也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
[illegible]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數
韋昭曰崇終也替衰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韋昭國
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網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理之曰紀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
九州幅裂大辰匪耀金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
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雄臣
馳騖義夫赴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illegible]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北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

曾不可振丁儀妻寡婦賦曰日杳杳以西隤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乂斯
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啟土雖難改物
承天其二尚書曰建邦啟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位陽鎬以王者
承天統物也爰茲有魏即宮天邑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東京賦曰龍飛白水干戈載揚
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
興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古字通周書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霸
德黃祚告釁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得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冊
韓子曰英以魏黃接與天下歸晉西適國語言曰釁兆也言禍有兆獄訟違魏謳歌適
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

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
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
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詣曰封帝為陳留王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岷蜀境也庸
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
率土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
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惟公太宰光翼二祖
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晉光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
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謂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臧榮
緒晉書曰謐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襲封魯
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謐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

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纘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
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我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
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
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
曰謐以賈后之姊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顏曰太子宮闕有承華已
見上文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先為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
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有殊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年殊志比服舛義稠
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遊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祗承皇
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

紫微蕃朝吳也紫微王者所居謂尚書也升降秘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奏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
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
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念昔良
遊茲焉永歎劉楨贈陽山詩曰良遊未厭白日落暉毛詩曰茲之永歎公之云感貽
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也韋昭曰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蔚文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
力旦切瀾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
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度此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
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目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毛詩曰大賂南金民之胥好狂

猶厲聖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厲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嬰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娩歡也娩與婉古字通說文曰鬱積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

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毛詩曰棄予如遺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楚辟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還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漠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又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參西方七星畢昴之宿俱曰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迕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

吾心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以軼駭電兮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疏綺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脩霤黃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沉稼湮梁穎流民泝荊徐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荊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秘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侍帷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秦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六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李尤劉向上疏曰北延漢胡遠旌方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子孟曰子盡亦遠然禹功而大民又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詩曰星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心漢書蘇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其辭曰時舜以遠見陸逵騎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山北曰陰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漢書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故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本云歸塗艱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

投七全刃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四子講德論曰絜身將思呂部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似書有丸為秘閣之文也謂仙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毛詩曰不遑假寐賀言遐明祀致敬在祈年賀上天祈年日明祀記曰季口祈年鄭玄曰我祈年甚早也毛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籍禮記曰天子為藉千畝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所東西曰陌南北曰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嘉穀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清淵謂水謂吳也漢書曰武中水人三含為也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馬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但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賦曰女辭家而適人毛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詩曰緇黑色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畢嘗聞憂苦隆思亂心曲沉歎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使己思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歡沉難對與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曰思寄身於鴻鶩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闥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遊宦已見上文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音息并悶清息也須妙曰脩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呂氏春秋曰天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羆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燕翼俱起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所欽已見上文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馬在斥坂云翔全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悠悠雖則同域邈其迥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詩曰秉風懷苦之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張平子書曰發不能不苦於言者愧無雜珮贈良訊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代兼金惡金也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尚書曰遠乃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毛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傷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惄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跱岳言已逝如西流之不自息也雲止猶東岳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逝猶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懷不平逝者之言多感非徊興戀居者之情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騑驂旁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曰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號軒轅為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畫野離壇爰封衆子漢書曰在黃帝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史記夏殷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興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史記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魏燕趙齊楚也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同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子嬰面櫬漢祖膺圖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

而縛銜壁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
祖膺籙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聖符靈獻微弱在
涅則渝范華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常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
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涅在冥與之皆黑趙
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涅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之主班固漢書曰……是時……蒯通說韓信
曰方今足下三分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
氏下鼎足而居
春秋命曆序曰……吳楚僭號稱王
駒景騎也……降也字……僭假也大晉統天仁風遐
揚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謂乃……天宗……仁風……于元……表偽孫銜璧奉土
帝還……晉……孫皓宗和子也孫休
迄帝立晉命王濬伐……皓……書於……
上吃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婉婉……長離前鴛
焚光耀明日……曰長離
鳥也……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云誰之
思又曰咨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皋聲聞
爾雅曰……于天又曰厥聲載路
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生……華後漢書……
名……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
書……孟子曰……大夫以旌……臧榮緒晉書曰……
傳揚雄解嘲曰……或為……也宰或為……非也儲皇之選
應撫翼已見上文宰……
簡惟良漢書……太子師友……天下英俊爾雅曰
簡擇也尚書曰……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
臣則君……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也毛萇詩傳
明於世曰英……明也王逸楚辭
序曰虯龍鸞鳳以託君曜藻崇正玄冕丹裳
子毛詩曰我來自東……謂……出……正……大馬
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於春秋物
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韍
環……要略曰如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
韓以象……色藩岳作鎮輔我京
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自同……
我……此……壇毛詩曰大啓爾宇……鎮旋反桑梓帝
……

弟作弼學……為吳王郎中令也已見上文作弼或云國官清塗攸失漢書曰武
有淮南衡山之……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
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子洗然恬
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夷……子之……始來也吾……然……異之
……文曰……文子曰靜莫恬淡
文曰……安也……徒……切……毛詩曰……我……自不遂……
……曰……廊廟惟清俊乂是
延……曰……人……謂……廟……小……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東西……小堂也……廟……君之居……曰……朝
觀之……故曰……又是延也向書曰……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又在官……周……禮……延曰……延……遂也……
方言曰……擢拔也……謂……向書郎……揚雄……東……
……齊轡群龍光讚納言……曰……建……乾坤之……北方……
悉……以……之……華……龍……章……昭……曰……比……華……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納言……應……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為……故曰……
……也……玄……周……優遊省闥珥筆華軒其入毛詩曰優游
注曰……佐也……爾……休……矣……
……賓……曰……珥筆……持……拜……謁……曹丁……章
昭……漢書注曰……殿上……軒上……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
……
傳……戒昭伯曰……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公……無……通外內……也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
舞詠……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日朗
月携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群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
自我不見……離群而索居……毛詩曰……
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也……紹……與……孫……書曰
分著……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獲我心
月青……發言為詩俟望好
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
層……廣……山海經注曰……重也……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恒
……曰層……也……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
之……固……在南稱甘度北則橙……一言……以……後……植……而易名……思人……谁……
也……居而……變……節……引以……之……
子……曰江南……樹……之……江……北而化為橙……
物志曰橘柚……甚多甘橙……皆是……
崩其十一……玄……禮記……曰……學……北陵……司馬……崇子鋒穎不頹不
書曰……有……者見……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顯允陸生於今鼎儁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振鱗南海濯翼清流馬融廣成頌曰振鱗奮翼澹鬼沈建章臺集詩曰翼翼茂高游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若賈誼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揚賦曰藉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曰其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瑕不揜瑜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珠也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乃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吉玩爾清藻味爾芳風玩猶愛也衛蘇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彼注茲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崐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也人固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崐山此二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歷仕東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僚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新曰青春之謝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毛詩曰采蘩祁祁毛萇曰祁祁眾多也穆穆伊人南國之紀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尚書帝曰爾諧俯僂從命奚恤奚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婉孌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雨渴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也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璵璠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宓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宓子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開童子為君軍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漢書曰朱邑字仲卿盧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述東平王蒼曰遺烈甚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岳也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臧

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家語孔子曰充聲後商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詞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藻水草也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必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岷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岷山玉已見上文傅子曰廣廈之材非一木之枝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一限膏蘭孰為銷濟治由賢能漢書曰龔勝父老宋弘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王侯厥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龔勝曰君厥承明之盛丞孟陽題節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以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皐陶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并書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温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附蒙朗陵公何劭祖咸之從内兄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明德

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任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繾綣從之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賦詩申懷以貽之[illegible]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淮南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賴之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荅文帝牋曰晝烈曹丕加以公室敖靡胥內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鳳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離爲枝光輝明臣瓚曰合離爲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賦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曄以四張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大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龍矣高蹤孰能殊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爲大鉤犗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

濟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若生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蓽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illegible]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東觀漢記宗元上疏曰執瓊建寶其[illegible]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黎民清夷

荅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小余雖心知

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大聲所予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素絲以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雖妙巧不得女雖爲巧古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局于曹植閑居賦曰願同余於寒女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寔猶手杼柚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雝雝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衣工喻傅咸也張華鷦鷯賦曰飛絳曜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出閑之士安可而指爲手周易曰近取諸身異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爲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荅而云贈

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熹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

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己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遲恩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

海者難為水

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齊美貌

西城善雅舞

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咸讓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

鳴簧發丹脣

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佯暫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

雲漢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逸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棄置北

辰星問此玄龍煥此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此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識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妃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

賤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荅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自長

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機詩曰指金悲有餘牑鶴歎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與言出宿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以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

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己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去言曰吾不見參商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轍手契闊成騑服故若云衡軌若殊則與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

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

良鄰（謝承後漢書曰黄琬拜豫州刺史處薦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猶遲遲也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苦辛）

荅盧諶詩一首并書（四言）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辟爲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爲并州刺史盡忠報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中郎從匹磾領幽州別駕諶爲匹磾別駕諶贈琨詩琨故有此荅後琨爲匹磾所害也）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張平子書曰險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執玩反覆不能釋手（玩倦受乎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大荒頭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阮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著達莊論曰曠蹠禮教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汝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厚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自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爾也）自頃輈張困於逆亂（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乎覆餗苛庭張輈與侏古字通張由切）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盛水分時晝夜百刻也）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曰疢猶病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丁才爲世主器爲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爲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騁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散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困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王逸曰馬倚輈而悲鳴郭璞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注名曰虞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津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騕褭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揚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儀禮注曰屬猶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旨備其意旨也稱赤證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頓首（又罹厄運故述哀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

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
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横厲
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横厲從横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航以横厲羌糾
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喻兵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
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横流氾濫天下彼黍離離
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育長也哀我皇晉痛
心在目其一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
心安育萬物而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上句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
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illegible]英蕊夏
落毒卉冬敷英蕊以喻晉朝毒卉以比劉聰離騷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illegible]王逸
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行猶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結
談老者不同彼此然耳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
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奴亂切愆釁仍彰
寵屢加孔安國尚書傳曰釁瑕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威之不建禍延凶
播威之不建謂為劉聰所破而父母遇害也凶播謂凶禍播散也言盡由己獨而延播蕩也自謂
忠隕于國孝愆于家范曄後漢書曰世祖詔曰中興以來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
孝杜預左氏傳曰愆過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
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嬿婉新婚

臧榮緒晉書曰盧諶妻即諶之從母也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燕婉之求又曰覯爾新婚未詳裹糧攜
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曰劉聰圍
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喬反應聰遂擒琨父母年老不堪車馬步擒不
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書曰劉寔毛詩曰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孫盛晉書曰[illegible]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
孽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生者蘗齊韓魏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
孽猶樹之孽生者也長慚舊孤永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
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兄子演為兗州不勤固廩於三亭失圍行免後演治廩丘兄少子及息
[illegible]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以喻諶孫承之子也宋王箭賦曰倚薄異幹
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綠葉繁縟柔條脩罕毛萇詩傳曰繁縟采飾也宋王笛賦曰罕
節間枝朝采爾實夕捋爾竿竿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
逸珠盈椀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椀小盂也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
過於衆類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
滿其五去謂之匹謂之方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樂心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
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石勒秋棘以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以鳥翻飛喻謂諶
也毛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莊子曰非梧桐不棲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注毛詩箋曰鳳皇
非竹實不食梧桐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
曰鳳皇食竹實鳥良也我之敬
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敬之又曰戒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
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文以
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誠者情之導也王

書曰所以導達其情也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啓幄無談賓謂文言也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撥殖侍中藏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沖帝詔曰揚倫出幽升喬雅以篙宙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也武烈文昭故朱崔太守董廣武曰我叔父柔甫文昭武烈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矜弓騂騂輿馬翹翹左氏傳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毛乃奮長縻是縶是鑣廣雅曰縶絆也曰鑣馬勒旁鐵也說文何以贈子竭心公朝毛詩曰何以贈之劉琨表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賦湖晉預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五言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得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前諸也琴操卞和歌曰收故沂不經荊山兮出山采玉王王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子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羆非熊非羆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吾賓載曰周王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曰即欲何為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

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子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己想之而共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聖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

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惰事無建業注曰建功素久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鮑康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望郗與臨淄侯書何需以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輈轅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曰漢武元光初年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小言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死罪而言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孔安國尚書傳曰彌文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

靜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在木闕不
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
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
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卷異蘧子愚殊甯
生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匠者時眄不免臏
賓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乏善鳴故不免臏賓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
不顧爾雅曰餞進食也餞與饌同仕眷切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楚辭曰聞赤松之清
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處厚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効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
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
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加以待
接彌優款眷逾昵輿去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廣雅
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經緜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
父曰士者申乎知己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聶政
已見別賦荊軻已見西征賦意氣之間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爲意

氣剡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
可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
之日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illegible]情度覔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
也對揚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役使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遂
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
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
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
茲鄭玄禮記注曰致猶會也寧惟曰追念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
後歔欷哉楚辭曰憂歔欷而沾衿王逸曰歔欷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
今遇先謂先父也今謂罹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
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
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悢潺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緄衆也王逸
楚辭注曰懣憤也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班固
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攄猶爲抱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
左氏傳王使宰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厚恩錫以
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
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誰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濬哲惟皇紹熙有晋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

振厥弛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其一

漢書曰比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

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注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太戊

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

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

之德苟不異於昔賢繼後與之曠世若同一統也班固議曰漢典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加其

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

曰君子有徽猷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爾雅曰遘遇也賈誼書曰恭承嘉惠述懷往事

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

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

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王室

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詩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法言曰盛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爾雅

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

書曰雖云鄙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諶父為劉粲所害也仰悲

先意俯思身從其四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

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

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

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伊何逝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

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

始則無敗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

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孤獨以遠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

蔡邕貴販恤窮孤樛木喻琨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蔓葛喻諶葛得託樛木

妙備徽也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

荊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奉

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乏驥騄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將戰郵無恤

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衛大子為右 [illegible] 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

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并亦曰奘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駿

駿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轂鄭玄禮記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

靡成良謀莫陳尚書曰明弼諧無覯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

之從晉文謀之事紀氏無敢攻之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覯望也霸致功

五臣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與五臣契闊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

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毛萇曰罹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己與五

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節也綢

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尤

彼意氣使是節士言己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
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魁昇有鴻漸浮雲之志懷子曰古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
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
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去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
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所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繆公問
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日磾効忠飛聲有
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以達之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
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王浚尚書曰勖哉夫子尚桓桓
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今辨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寇

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
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
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祗高明敢志
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書名然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猶其識也相
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孰是
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讒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每憑山海庶覿高深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其十三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
徽已纓逝將從舉長徽已纓謂彼匹磾所拘類乎徽纆之繫矣已也周易曰係用徽纆
說文曰嬰繞也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遼曾

不咫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然身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己懼威而不行緜緜女蘿施于松標女蘿
自喻於標謂琨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必遥切覃澤洪幹晞陽
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
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其十五飆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纖質寔微衝飆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
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得魚亦忘厥
餌餌猶荃也莊子曰荃者所以在魚也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
寄之深識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
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頤意潛山

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嗒焉似喪其偶也仰眄丹
崖俯澡綠水說文曰澡洒也謂澡濯之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古之治
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
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跡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古爰造異論
肝膽楚越謂琨被誘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也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惟同大觀萬殊一轍
同大觀謂琨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
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列子揚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
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遠也張衡玄圖曰玄
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為禍

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胥在勝齊以喻聽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現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逖矣達度唯道是秋達度亦謂規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五言集曰崔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

文三王 十八

盧子諒字道澤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娛賦曰此遊豫乎芳林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厲疾貌也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埸之患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黜廢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

文三王 十九

去漢書曰何武爲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溫也

答魏子悌一首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述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緒緯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迹言當時賢寔繁時不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析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寄身蔭四嶽託好憑三益 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

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

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其于大判良終朝而畢李固與竇鄉書曰間隔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

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易異易也協韻以赤切 俱

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上界闊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

護匈奴中郎將別領六郡然時段匹磾為此職寔在雁難年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

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

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尸子曰

上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四磾時謂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乖離令我感

悲欣使情惕 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 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

隔 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

賾 小雅曰賾深也 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 隨侯珠已見上文韓子曰楚

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傅玄豫章行曰取汗滋金匱文

璧世所無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 何劭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

言有餘也 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 軒檻也蜀都賦曰為軒以臨山素嘉賦曰

詩曰飄飄熠燿嚴榮華粲曄 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 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

役也 勿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 靈運愁霖詩亦云不從兄言遂 歎彼行

旅艱深茲眷言情 鄭玄注曰行放仰而迎眷毛詩曰眷言顧之 伊余雖寡慰

殷憂暫為輕 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圖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牽率謝

嘉藻長揖愧吾生 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

野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序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

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 阮德如答嵇康詩曰體直業正源深流清 華

宗誕吾秀之子紹前徽 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惠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

也大史右撰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

綢繆結風徽煙熅吐芳訊 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煙熅萬物化醇賓連珠曰肆

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之左曰訊問也 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 其一為者以喻仕進

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闕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

高臺者於雲碎歷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主曰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萇曰

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 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

長 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萎葉周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

曰枝葉早萎痛絕春濬安仁河陽詩曰岐嶷數榮條文賦曰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殉業謝

成操復禮愧貧樂 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

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履運倦荏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淮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華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羆詩曰遊塗遠遠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陸機贈東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稅三春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毛萇曰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量楚辭曰槩而相量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百官志洛陽城守故云封畿外也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邦畿千里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異遠睽也實遇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丈莫四絲路已見上又絲或為蹊也跬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禮曰跬步未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為跬空安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翮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抃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己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誚來訊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誚云詩曰寅寫爾誠曹植與吳季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歡趣向也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承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寧王英兮自擕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關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謂兄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嘅其嘆矣毛萇曰仳別也爾雅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途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栧檝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沉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東逕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毛詩曰零雨其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爾雅曰重巘隒也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洎止也洎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鄹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

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其五 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諼草忘憂也萱與諼通痗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羡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 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平親文帝誄賦曰行斾仰而迴眷

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飆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漢書曰賈誼以讁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迴也

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 緣因緣也

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 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琴賦曰青壁萬尋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

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吳時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

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蹟頭也謂頭仍也說文曰蹟跡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蹟音致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 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 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以正直之道以康屯邅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也周易曰屯如邅如

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誅徐羡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文曰貸施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方則虞遠逸物能不懷傷悴乎言也書綽注曰纓表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 謂應游世也感反風荷愫衆也其辭曰怨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靈正者則捨於人質弱者則隱於衆版纏猶牽引也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 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

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杜預曰曩久也舊也仲長子曰築基址也莊子曰得之於水者穿池

果木有舊行壞石無遠延 而養蓊也孫興而歎甘泉賦曰挂本蕃而成行說苑曰挂本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 王粲登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

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 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養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從遊京口詩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擿贊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酬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

和之一首 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楚辭曰覽杪秋之遙夜 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 軫當為畛說文曰畛井田間陌 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顧望脰未悄汀曲舟已隱 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悒悒心悲勞相望脰亦悄說文曰悄疲也悄與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 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 鶴賦曰驚浪雷奔 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 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遊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 感感多思復 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 說文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懷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 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 潘岳哀永逝曰懷舊兮增欷悲 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 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 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 慼慼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蒼頡篇曰攢聚之也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昇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潘安仁詩曰歲寒與同 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齊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 莊子書義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 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說文曰帙書衣也 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 王逸楚辭注曰馳驅若奔時也 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 爾雅曰延長也 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 遲猶思也果猶遂也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思而敘款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 廣雅曰遲遠也 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猶復惠來章祗足攪余思 毛詩曰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其四陶書也已見上文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未交謂暮春氣御寒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爾雅曰褫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苞叢生也 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 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鄭玄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前後存予心毛詩曰言不忘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第二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四

顔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荅顔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内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詶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内兄希叔一首

范彦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彦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吴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登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璿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若隱危大人而有名章徹也聆龍睇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莊子文說文曰睇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士唯然覯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庶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廣雅曰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蔡邕郭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詩曰荊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周易曰初六鳴豫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夫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辭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勞　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爾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上萇詩傳曰闋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晉違國語注曰辰對也周禮曰以星分交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子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嚴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蔽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道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候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曖曖而罷兮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抗歎悲清不得敘伯玄顒思賦曰春情侶而情勞勞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
阼遷都官尚書

顔延年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祗天工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
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叛赫羲以煇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閣
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閣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今有草字謂草中也故
曰對也胡廣書曰建忠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毛詩曰
謂宋臺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謡鄭玄儀禮注曰墉牆也謂遊子之也尚書為中華
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
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房星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
河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踟躕清防密徙
倚恒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中書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淮興言廡雖曰宮靜也楚辭曰
步徙倚而遥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吁多訊感物惻余衷毛萇詩傳曰吁詩曰
曰感物所思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
丘園東帛戔戔陸機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而揚毛
詩曰景行行止高松貫宇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知彼之言有誠
難以克充夢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何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言皆以絲桐之琴書曰嘉貺益勝爾雅曰貺賜也
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
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也

顔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顔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曰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
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注曰窘急也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
立非擇方刻意藐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思易曰君子以立不
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安固由是諸注曰方道也謂黃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
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也之懷伊昔遘多幸秉筆侍
兩閣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
事君兩閣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
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別也盧諶答魏子悌書曰始素終玄黑臺垂睽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離其塗
雘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昬霾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
時泰暮填笙八詩攸生從東尽靈也霾吟世聞歲暮王逸人神幽明
絕朋好雲雨乖天曰人神幽明幽明曰雲雨乖雲曰事曾子
兩漢而千繕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曹植之始安郡也賈誼吊屈原文楚辭曰
搴汀洲兮杜若文字曰汀水平也王逸注曰汀洲水中之可居者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巖
白馬王詩曰謂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聽緒風攀林結留荑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又曰攀木而結留荑
東王逸注曰留荑香草也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文跂予已見上
毛詩曰曷月予還歸哉孔叢子曰會稽山名也
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予還歸哉史記曰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禮記曰泰山在州日岐正南史記曰始皇上會稽祭大禹
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
沉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
舊聞沉泥張晦書曰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
曰沉泥簡子歎曰

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俞切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

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奥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脩庭樹蓬采菼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菼萑苫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荊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偕俱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保亦齊同之意也親仁敷情昵興賦究

辭棲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愛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肸蠁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盡言非報

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著頤篇曰懷抱

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罪伏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

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

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邪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懸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

棄浮沉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寒

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暄

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壟多秀色楊園流

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歡此

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漸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

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不棲故曰難爲也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旁魄迴遠牕中

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

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

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好我者我以手攜之同行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遣金門步見就玉山

岑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

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玆 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 荀昶南山詩曰藭比永幽棲 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 胡安道秋霖賦曰異連陰之時息相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臺所以禦暑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 晝掩已見上文 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 楚辭曰颸風徒征 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 毛詩曰南有嘉魴毛詩箋云魴魚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毛詩箋曰方且也 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佳期謂沈也言會而良辰竟在何許而今夙昔夢佳期於夢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夢所以想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 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論語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 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 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歎歎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齊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 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 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爲丘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馳暉日也曹子建詩曰過客無留跡安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荊州記曰文北郡治龍陂縣去常爲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猝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蜀父老曰鵝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爾雅曰梢梢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鴈南渡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

折也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穀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晚也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依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五言顧氏家譜曰彤字希叔歷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閑從誅坐繫尚方尋赦令厥感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琛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趙壹書曰恭承嘉惠遲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署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晏曰門接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說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左太沖詠史詩曰乎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溫喻貴賤也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徂落猶彫落也孔臧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蜀都賦曰鳥儔鵠侶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一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猗春華與秋實康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章畯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十壹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猶蕭斧於華屋之日文帝為五官郎將此謂徐劉陳琳生之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二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夕至縣圃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相如恧溫麗子雲慚筆札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驂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驂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荅杜育詩曰嬌嬌驂足躓煙策韓詩外傳齊子曰臣願君之賜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淹滯宜城誰獻酬言己之事具之在渤寬陵猶徐海漢書渤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滯淫達曰滯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徙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循岸垂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荆竹織門也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儐從奕奕賓萍曰儐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翟黃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曰晉平公曰五藩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皆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意毋是而復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廣雅曰疵病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丞綜掌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文帝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　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集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蕭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獻子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鄭興箋曰作君子之光儀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沂其乂漢書有琅邪郡古義曰廬徐州晉書琅邪王吉之先漢紀曰秦處于琅邪之皋虞後徙于臨沂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

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思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御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摶圜也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之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古詩曰賤妾擬何爲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盧溪立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大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爲涌莖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本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已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爲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爲令尹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言以凡衆之才而蒙舉也太尉舉爲郎已見閑居賦注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illegible]書曰[illegible]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曰王夫子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蘇林曰綃繒也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鬱苕嶢吉苕或爲岧苕音迢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嶢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廣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年不滿百頻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飆爾雅曰飆[illegible]也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瞥孚說切齊

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葬之桐鄉邑人爲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城濮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恌偷也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雁映蘭畤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覿崇

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崇高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揔揔其離合兮王逸曰揔揔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令掾史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皆如楚趙招音紹招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妻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抑掛賦曰蹈炎夏之白日赫隆暑之赫羲也王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宇屋也楚辭曰嬰夫蕙于中宇涼風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華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曰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蔚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鄒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萬帝已序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紛吾未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日往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淡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槐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祇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塋所在也漢書曰穎川近鞏洛塋已見西征賦曰已終免獨離寅是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組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 爾雅曰繁皤蒿也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 毛詩曰順彼長道 魏武帝短歌行曰[illegible]無所宿栖 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 傳毅七激曰[illegible]文曰秉[illegible] 幰帷車飾也 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 然此雖無翠羽而蓋即同也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 [illegible]之言也 國語拍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 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 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 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 翔鳳騏驥皆喻賢也 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 蒼頡篇曰檻籠也 毛詩曰縶之維之以俯仰 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既假爲彼人之辭故自謂爲君也 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二首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 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 漢書音義希世謂希世也 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 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 周易曰大君有命 說文曰越渡也 楚辭曰濟於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 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 王肅曰[illegible]以手揮之 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 列子曰撫膺而[illegible] 毛詩曰攜手同行 又曰[illegible] 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沈 [illegible]分決之後形聲俱沉[illegible]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 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 [illegible]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 西京賦曰[illegible] 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 王逸楚辭注曰草木[illegible] 孟子曰油然[illegible] 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illegible] 曹子建詩曰鳥鳴[illegible]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感物已見上文 [illegible] 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 毛詩曰佇立以泣 又曰[illegible]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illegible]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 謂爲太子洗馬也 左氏傳[illegible] 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 [illegible]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毛詩曰[illegible] 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 [illegible]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illegible] 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 [illegible] 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illegible]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 蔡琰詩曰行路亦
嗚咽 韓詩章句曰嗚歎也 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
身 江偉荅賀司馬彪曰羅網放予懷 網維延進 遍於流文門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 永歎已見上文 秦嘉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
人 周禮曰野荒五穀不登 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上林賦曰
紆餘逶迤 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
風至 樂錄曰雞鳴高樹巔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
沈思鬱纏緜 纏緜已見上文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佇立
已見上文 丁儀寡婦賦曰歲晏兮 顧影為儔 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徐氏古嘉書曰高山峻嶺
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 毛詩曰遵彼汝墳 長策陟長 而君長越 振策陟崇丘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子弟牽銜 曰草南莫 楚辭曰抱影而寤
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 清露墜素
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振衣而起舞
賦曰遊心無垠 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說文曰矯舉也
丘崇賢門 東宮之門也 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楚辭曰翔乎龍淵之
僕處龍淵 府記之川 識 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姸 周禮曰大

夫玄冕 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 禮記曰男鞶革 毛詩曰垂帶而厲 毛萇
曰鞶小囊也 纓子曰 誰謂伏事
淺契闊踰三年 周禮大宰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毛詩曰薄言 旋歸 左氏傳
夙駕尋清軌遠遊
越梁陳 毛詩曰 感物多遠念慷慨
懷古人 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 或云字元亮 尋陽人也 少有高趣 為鎮軍建威參軍
為鎮軍參軍 令彭澤令 去職歸 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 雙秀 神情事外
初賦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家語
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
旅暫與園田疏 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 我行豈不
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
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

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之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班斿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尸非真者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左氏傳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叩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沅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甘暝于大貴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天宇清霽說文曰皛白日皛皛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不遑假寐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沈約

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曰鄧公述職舍於京下而聽斷焉如淳云詩曰溽暑隨節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嗟佳起各詩曰辛苦誰為、楚辭曰歲智智其若忽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總物增感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舊昔久而愈敬顏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懷土之心持此謝遠度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言手足有疾故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為壽於前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現之也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賢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言雖有疾皆不見遠也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醜虔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或鼓琴相和而

歌子貢反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人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組括切髀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左氏傳曰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盧陵王也

空班趙氏璧徒乘魏王瓠言見珍同手趙璧爲用而乘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爲瓠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呺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俞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呺許喬切掊方郎切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以途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至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墅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營舊業棲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

淄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莊子曰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薾奴結切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拙謂拙宜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爲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尸又切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泝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巘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爲恨

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仍手所爲已向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爲櫬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奇迅青山距良錢唐已至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也毛詩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圻與沂同參錯謂碕岸之參錯交錯也

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

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蒼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所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庸賦曰更相叫嘯說色妹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眞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羅喜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声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眞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兮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彪曰人□跡□□區中之隘陜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言之曰廣德當宣之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曾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記孔子曰取名之弗於衍也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爲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聞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

旨執是注因以書以爲政者不亦各之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職任多矣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越絶書曰恭承嘉惠思忠節元辰而從容榮則已見上又曰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從內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靈運詩曰不復恨朱紱三署求郎漢書曰薛宣爲太守所高陽令楊湛解印成帖史又曰黃金甲龜鈕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詩曰內負紹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謝岳在懷歸詩曰還此還期海崗速也陸機赴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戰明貴不如義心鑒明諸不如墨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心之二者戰於胸中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莊頭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義唐義也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屐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喻人有作已志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家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萬盤萬事歷文日月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此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毛詩曰出宿于泲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思嘉會遺朋臨之川水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芒芒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薄於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二崔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疑東方朔集

朔別記曰長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悽也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人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荷下邁曰楚人衆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毛萇楚辭注曰言己情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蓰

後漢書曰光武與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 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纂繼哉言人之所纂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

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暖 言春暖宮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者 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危柱謂琴也毛氏箋曰陵危柱以頭頂代管謂笛也促藉箏曰琵琶箏笛相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

文二十六　三十

奔 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 乘月乘月也倉雅曰蓀以蒙哀狖之響而行露亂芳叢之氣發昭晰也說文曰昃日昃也 鬱而 春晚綠野

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

石鏡牽葉入松門 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

空存 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 靈物吝珍怪異人祕

精魂 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女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王溫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 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

碧潤石磴瀉紅泉 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擴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丹井於谷棧新泉自注云即近山然銅陵亦近山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 隱淪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爾雅曰山絕陘家語孔子曰人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然與天路為不知夫所從也 遂登羣峯首邈若

升雲烟 言山高氣如雲煙也 羽人絕髣髴丹丘

徒空筌 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以喻言也 圖牒復磨滅

文二十六　三十一

碑版誰聞傳 莫辯百世

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 恒充俄頃

用豈為古今然 言古之獨往必在乎幽深之間豈為尊古而卑今也然已之 郭象曰古無卑今而然 莊子曰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詩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州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足長躍之言也

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 阮籍詠懷詩曰朱鳥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闊之前志聖人生李闊五百歲

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伊穀二水名也曹植毀故

燕令曰秦之處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虞度也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言王猷升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捕我袞闕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霿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退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仲賦曰車洽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言當歸來而更歷有所往而愆李聊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已有蓬之事既已矣而自傷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也推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方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顦顇惟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有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壟塡郛郭銘志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波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負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覩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口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複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却倚雲夢

林前瞻京臺囿尚書曰荆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含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料或爲京囿乎有切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氛祥氣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淒然自遠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起伏易倚伏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蓺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廢中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度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浪而相礧言客行惜日月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鱏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廣雅曰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爾雅曰鷗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說文曰絕盡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未嘗遊戶庭安能千里遊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鄰家千里客哀戚多思復誰令之古節貽此越鄉憂用王粲賦曰人之身節左氏傳宋人曰懷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南東北流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家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亂風俗通曰太山嶽石拉樹樹樹著著如雲也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胡中詩曰孤遊非情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揚雄檄靈賦曰出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晏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囂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旱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嫌儼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棲拍子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遠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也防范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入王故事曰陸機歎曰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飛鼯已見上文洩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魏都賦曰窮幽洩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說文曰紆屈也組綬也說文曰蹊徑也楚辭曰路幽一曰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聲類曰窅深也遠也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山也陵丹梯升高也登山曲日暮春小魯皆見擬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一下沐得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薄遊鮮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於朝乎漢書文帝退耕於野乎薄遊之田李斐曰告沐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令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卭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卭都亭

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

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薍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外也

銜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

謝玄暉

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邯鄲居贈伍處玄詩曰行矣上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滯淫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感廣雅曰鬒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夏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漭不明之貌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故鄉邈已敻山川脩且廣班固燕山銘曰敻其邈兮曰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山川山川脩且廣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蹐聽恩唯振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躬邪白頭吟曰心音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勑躬夫齊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靼也又曰靼柔革也鞅於兩切靼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從景素五經奉義猶奉表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水大之貌也

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賦曰解繁絃之芳袈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賈誼曰衣納納而被露

一聞苦寒奏更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比上苦寒行魏帝辭又

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魚浦潭一首 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 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 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 字林曰鞞小鼓也 爾雅曰山正曰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張衡七辯曰嶮路捷徑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也 游成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說文曰島海中有山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說文曰傍附也 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 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栖 又曰 謝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睍也 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坐嘯臥治並見謝玄暉在郡臥病詩

文二十七　九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 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 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 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 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 謝靈運有登孤山詩 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 歸海已見上文 楚辭曰石瀨兮淺淺 王逸曰淺淺流疾貌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志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楚辭曰遊子悲兮思歸 懷祿已見上文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 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 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受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五言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縣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廣雅曰珍重也 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 淮南子曰瞿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 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 吳越春秋曰周行寓內洛迴濟竭 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 字書曰津濟渡也 胡落切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石貌 賦曰乘流則逝 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 囂塵之地以桂東陽自然隔絕 亦不假濯衣巾 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 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楚辭曰潺湲水流貌也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文二十七　十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 魯及五子降 十二月至自南鄭 是行也作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俱爲名將 程不識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自便 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 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漢書高祖紀上曰足天生德聰明神武 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 毛詩曰王赫斯怒 聖人承天威 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漢書曰獯鬻 虞夏曰獯鬻 羌虜老服也 虞氏種 羌如號也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軍人多飫饒人馬皆溢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從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迴輿而旋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士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玃曰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哀彼東山人喟

然感鸛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蟻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憂於室垤徒顛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欒盈曰陪臣盡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恲抗慨也普耕切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懃其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卽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遥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舫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

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鉛刀一割之力班孟堅荅賓戲曰搦朽摩鈍鉛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虜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曰聚木曰榛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

[illegible]原疇孟子曰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齊有此矣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上帝王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虞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都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曰靈監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

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闢拓土宇亘地稱皇聲天作主燕然山銘曰夐其邈兮亘[illegible]界傅玄[illegible]曰聲[illegible]天壤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擬[illegible]合[illegible]皇[illegible]請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illegible]作主除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盛德四夷咸賓月窟來賓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illegible]賦曰組曰除而來王[illegible]為[illegible]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以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牲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也薦饗王衷以荅神祜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祜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尊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事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穜稑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曰金枝銅錯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奔精昭夜高爍煬晨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陰明浮爍沈禜深淪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崇明之容乎樂而揚光於祭沈而沈靜也尚書考靈曜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禜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誠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髑髏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爲之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清遙輿鍾夫人序德頌曰飛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詶詶其扶輪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乘駕也

樂府上

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古詞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他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擬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

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艶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不晞毛萇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楚辭曰恐死不見陽春淮南子曰光輝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焜黃色衰貌也胡本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為三官服也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濟南相令封魏王文帝追尊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皇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苹蓱也鹿得苹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曰苹藾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也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曰越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見上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太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

宿栖（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擔囊而趨）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燕歌行（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簟切）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古詩曰淚下霑裳衣）援琴鳴絃發清商（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歌）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星漢西流夜未央（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又曰虎暮苦飢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羣雊猴猿相追（毛詩曰雉之朝雊楚辭曰猿狖羣嘯）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悉智同知之今憂來無定方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楚辭曰湯湯之多憂）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論語曰乘肥馬衣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遊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樂府四首（五言）

箜篌引（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箜篌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漢書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史記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漢書曰孝成趙皇后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所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攄華屋而傾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遒終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柔嫚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爲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 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慎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與視曰懷秀女使不轡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媒氏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 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邕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白馬篇 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游俠劇孟之徒也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幽通賦曰雖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王肅曰發破有的射質也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凡猱飛近前射之曰猱猿猴屬也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 螭猛獸也已見 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 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 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 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熱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 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 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 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貴 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illegible]弘少時好鬪雞走馬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 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插也捷早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曳兎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舞賦曰觀者稱麗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炰鼈膾鯉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子兖切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以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胹熊蹯不熟鳴儔嘯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蹹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詞一首 并序 五言

石季倫 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勃海人也早有智慧遂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諂事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匈奴皇后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默子曰哀公近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涉其異孔子曰曩與史為苟生今與史為苟義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蓄怨兮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廣雅曰憤懣也毛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書曰思寄身於鴻翼而不知飛鴻誰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生暮落也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漢書張敞曰有愛女遠嫁為張掖大守減妻

君子行 古詞一首

李善本有古辭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卷終

[印章]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文二十八　一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陸士衡

猛虎行 樂府古辭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曰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撿管子近士數篇恐是士篇之内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思玄賦曰愛整駕而亟行晞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揚也廣雅曰求欲也

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日西逝切古日以屢新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 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懷抱故口難也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言人生既多艱難苦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務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言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而不遵業先聖之遺教著頑鄙之懷抱也

君子行 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文二十八　二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 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嶮難也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尚書曰休徵曰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言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彌微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邊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

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尚蕭曰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入猶塵也**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傅毅七激曰闇君亂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之至而皆有端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博子路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指口譚聚也言兆端緒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惟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塗故

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標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鑒曰側弁者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遠相招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鄭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軼白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爰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羽獵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過免胄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

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爾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荊同一根生一荊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榮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爲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促促薄暮景**

亹鮮克禁之景之將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孔安國尚書傳曰亹進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爲復以此景易不留之心而自憂傷其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山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爾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夕宿喬木下慘慘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至毛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迹也俯仰憑積雪巖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邈遠也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莊子曰一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十倍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賞子以中郎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西域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傳介奮節收功大夏斬級捷旗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大傳曰以狩仲春聲之曰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芮尹曰君子獨居思替賈逵曰替廢也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 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廛

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 甲第崇高閣

洞房結阿閣 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

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楚辭

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

曰交疏結綺窻又曰盧家蘭室桂為梁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

顔作 言淑貌以色斯不見升哀音亦承顔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邁容

華隨年落 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梁士

營生奧且博 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

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宴安消靈根酖

毒不可恪 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老子黃庭

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說苑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

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 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鼂錯新書曰齊

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

諸爽塏之地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

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鶬崇或為嵩非也 東被姑尤側南界

聊攝城 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

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兩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

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菹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 孟諸吞楚

夢百二侔秦京 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漢書田肯

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

故言東西秦其勢然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

桓后定周傾 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詩齊曰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侯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 天道有迭

代人道無久盈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棄頃翟公再盈再虛 鄙哉

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城

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

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佯 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

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荀勗華切 行行將復去長存

非所營 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弄衞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揚惲書曰乘

朱輪者十人曹植安車招行曰輜軿飛轂文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蓋日也
漢書云華曜也曰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麗嚴毅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余本倦遊
客慕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傾蓋承芳訊欲鳴當
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
若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揚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遠人揚雄靈臺
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應投矩廣雅曰曠遠也投足緒已爾四時不
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謂如四時異節不以相循解嘲曰故行者擬足而投逝兩雖曰樂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四瀆行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
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反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矢時來亮
急絃楚辭曰年冉冉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絃已見上文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
損無故自損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延長也俛仰
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基趾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追及歲未暮
長歌承我閑毛萇詩傳曰追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閒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 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
喈喈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盈通谷長
秀被高岑言蘭生乎通谷而長秀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任彼曰通谷穀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蔓延之尋蔓纍也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己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
飛沉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遠也飛沉言殊隔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陵答蘇武書曰特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 五言 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姬

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娥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吳越春秋曰大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閶門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廊也言長廊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仲尼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戹**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堅字文臺吳富春人也漢書曰矯制皇帝許文曰矯舉手也楊雄曰世羅網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州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暉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淑美難窮紀商榷為此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謌王逸楚辭注曰悲歌言愁思也**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象曰時不再及宋玉對曰及亦至也**蘋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萍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作 五言

或曰羅敷艷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

曰易臺百仞臺嶰猶室端也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　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甚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　淑貌耀皎

日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惠心清且閑　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毛詩曰美目揚兮

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並從手好色賦曰眉如翠羽尚書大傳注曰翠羽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宋衛七

性窈窕秀色美豔　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　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爲爵也楚辭曰翡翠珠被毛詩曰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瓊瑤美玉也　方駕揚清塵濯足

文三八　十三

洛水瀾　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翔翁水而濯足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風雲言多也高唐賦曰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　軿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　景華也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蘇武詩曰俯仰

高崖被華丹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史記歌曰見上文我薄芳兮又曰雄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韓詩曰舞則莫芳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洛神賦曰丹脣外朗魔曰發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蹝躡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鷩下鸞七辯曰邪放袂而赴節若飛鸞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鳥之起興　綺態隨顏變沉姿無定源　蘇武詩曰俯仰紛阿那顧步

成可懽　張衡七辯曰顏之頹阿那也王逸楚辭注曰阿那宜顧蕭頡曰步徐行也　遺芳結

飛飈浮景映清湍　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曰湍水疾也　冶容不足詠春

遊良可歎　周易曰冶容誨淫藏誨

前緩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淮南子曰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慶雲見上文　宓妃

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何人邪伊洛之神也天台神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神仙傳曰韓終不死列仙傳曰衛叔卿

與數人博度曰漢武帝令叔卿子度世往華山見其父對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韓根頭首乞一言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頭首乞一言神人乃往曰爾闔有韓衆不答口賓開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向者曰至于太華　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南郡

文三八　十四　毛月

曰離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　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　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

水之中爲湘夫人也　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　琴道張飛鴻賦曰翠蓋翩翩蓋而翔甘泉賦曰成翠蓋而鸞旗周禮曰水旗建羽旗也以瓊爲鸞之旗鸞以飾其旗也又曰故曰懷也鸞鳥施於衡上杜預左氏傳注曰鸞在鑣和在衡以金爲鈴也應劭曰鑾太

和皆以金爲鈴也　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太容黃帝樂師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注曰三皇時伎人也大容黃帝樂師蜀志曰吟哦曰揮動也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毛詩曰獻酬交錯夢書曰合承紫霞

曰遠遊與輕舉　摠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　楚辭曰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論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

居萬方祖而星集

塘上行 五言 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楚辭曰黿鼉遊乎華池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 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沾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 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 與猶作也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一首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沈約宋書曰箏推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弦笛有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佇久也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廣雅曰聆聽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尚書曰若稽古曰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 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 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

詩曰江[illegible]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illegible]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上林賦曰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 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illegible]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illegible]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 [illegible] 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 [illegible] 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 [illegible] 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 [illegible]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史記曰[illegible]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illegible]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illegible]

牽綴書上風辭殫意未已 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漢書曰王邑請召賢邑自稱賤子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占詔自隨度而會募為占募也 吳志曰中郎將周瑜乞於孫陽占募與西 漢書曰后永娶使夫夏之役窮河源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漢書曰李蔡從弟廣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封樂安侯 後漢書曰財曼匈奴出塞而還其邑上郡曰秦築長城安成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 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 方言曰亘竟也 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左氏

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自是乎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孟子曰覩者涼溫已見上文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惜君子永能乃下世兮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答客難曰時異事異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日呂公說身於我老 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說文曰鐮鍥也 古頌切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 史記桓寬曰如良鷹矣下韝即中 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言在己若何負之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言已窮老而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則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 晉主言惠田子言恩互文也 然田子父射故謂之魂 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 咎犯聞之而夜哭 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 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 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 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 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 文公乃止 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 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 束帛而贖之 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 五言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 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漢書贊曰聚兵自積 漢書注曰律謂勒兵而守曰屯 班固漢書曰天下兵軍於廣武 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 又酈食其曰

收人聞則分兵救之 又有朔方郡武帝置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 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 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幹也者所以為遠也 畢公曰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 漢書曰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為雁行上石山先登 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左賢王不利王孫賦曰騎頭相屬而貫魚 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 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 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蜷縮如蝟 毛萇詩傳曰秋風揚沙塵寒露 陽長發角弓持急絃鵰鳥化為鷹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國殤為國戰亡也 楚辭有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黄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客爭盈爵之間乃反爲鬪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避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内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黄金白銀爲宮闕室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洛禊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湧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坎壈懷百憂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

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常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息喘也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萇曰淒寒風也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爲醢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煙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數蒸之熱恆數四丈楚辭曰巖石碕而[illegible]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泄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

曰方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隋書地理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絶滅有飛蠱安走中之日死[illegible]暉行脉之九暉也鄣氣晝熏體菌露夜沾衣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暴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菌露四時不絶[illegible]芳草名有毒其上露縟之向日即潰爛萬音冒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illegible]石縣有[illegible]泉[illegible]弗甬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殆音殆列女傳曰答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淫尚多死渡瀘寧具腓腓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者葛渡瀘寧本[illegible]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交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盧音盧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志

登禍梯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爲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illegible]漢書述曰[illegible]如發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振軍旅選京師朝見位次九卿賤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士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所重乎

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制桐爲琴繩絲爲絃秦子曰王壺必來其以盛干埤以小其以子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負事勢拒反逆懷情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毛詩序曰朋友道絶郎亥已道絶者弃思舊也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李尤戟銘曰山陵之禍起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末絶驗之疊[illegible]劉琨王度曰賦起於[illegible]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之至雖丘山無由逃之多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患汁亦使甲已見上文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奚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闘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處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燀後者處上也蓍懶

蕭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illegible]也[illegible]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君心也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恨

放歌行[illegible]古辭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酈食其曰其將握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illegible]記杜時曰伏虔[illegible]入禁門掖閶闔冠蓋縱横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

遠埃禮記曰大古六帶素覇雅戎爲此簽颸與埃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日中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求容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賢聖傷於背公欲報之而愛其才明虞自天斷不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德弘深左氏傳荀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譽富於丘山之貴解嘲曰人之注據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澤隆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周易曰屯難也翩翻類迴掌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榮華朝榮兮夕斃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惡罪象口往其自聚非圖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爲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旋曲旋綵閣相扶棲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女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此土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鼓吹曲一首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軍樂也謂之短簫

謝玄暉

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録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馬行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逆也老子曰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轙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翔帝曰蘭先生收功於芸臺

挽歌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 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儀禮曰筮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筮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 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龍輴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柩今之旐也古以緇布爲之縿緇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幟與旐同古字通 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 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達適殯宮 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方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曰亮通與辭許不同故俱引之 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柩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 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棟空也 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衆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翼翼飛輕軒駸駸素騏 毛詩曰乘其四騏又曰載驟駸駸有騏有騏毛萇曰蒼騏曰騏也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 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 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 臣瓚漢書注曰以身從物曰殉殉或爲徇 含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劉表長表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六若七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 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宮之虛廓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象地 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 古之

二五

二六

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淮濟江河也天井天象也曾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冶酈山
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
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朔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
萬鬼鄰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鬼
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 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
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道塵去 金玉素所佩
鴻毛今不振 漢書郊祀歌曰鬼珂錄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
輕於鴻毛 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
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

尊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 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楚辭
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杜預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客其賢者也 螻蟻爾何
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
之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素驂佇
轜軒玄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殯宮已見上文 魂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周遷輿服志曰喪車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北輈鄭玄曰進車
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 禮記曰孔子爲
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 爾雅曰徽

止也或作斂轍車也紛猶指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 振策指靈丘駕言
從此逝 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
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楚辭曰冬又申之以
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 字林曰嶕嶢高貌也 馬爲
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幽
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
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 史記曰荊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 七言 荊軻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
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離擊筑 應劭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
擊之故名曰穿也 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 并序 七言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應劭漢書
注曰酣洽也 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五言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 言宮闕名曰廣莫門洛陽故廣莫門 丹水山在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左氏傳曰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 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 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毛詩曰軒軒車也 曰起首曰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已見上文 楚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 韋孟諷諫詩曰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琴操曰

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周易曰君子道消 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李陵降匈奴已見上文 漢書曰武帝聞陵降怒甚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此曲此曲悲人腸 棄置勿

重陳重陳令心傷 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 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 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 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 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林光秦離宮也 弄所遊疑非誤也

歲暮寒飇及秋水落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也 郭璞曰別名芙蓉也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 彌子瑕母病人聞夜告彌子 彌子矯駕君車以出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 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 王曰有所不安乎 對曰無 王曰然則何為涕出 對曰臣之始得魚甚喜 後得益多而大 欲棄前之所得也 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拂枕席 今臣爵至人君 走人於庭 避人於途 四海之內 其美人甚多矣 聞臣之得幸於王也 必褰裳而趨王 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 臣亦將棄矣 臣安能無涕出乎 王乃布令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然此非是龍陽 非安陵 疑陸誤也

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楚辭曰已矣哉 已矣絕望之辭也 思玄賦曰撫天道其焉如

文選卷第二十八

高麗大學校圖書館藏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一十九首 五言 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廣雅曰涯方也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 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鬱鬱茂盛也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窻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礀中石 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辭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眾石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 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

道者名曰第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韓子曰見以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所願謂富貴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飆飆謂之猋飆雅或為此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高上也亦謂逸足也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轗軻不遇也轗與坎同苦闇切軻苦賀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一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回首曰顧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居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後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語

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語且語其季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曰女蘿菟絲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一物異草故曰附也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莞頌蕭曰宜得其所也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說文曰陂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

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爾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為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纖纖已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而行傾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天下未有日也奄忽隨物化此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榮名以為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曰局促效轅下駒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閨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學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中帶中衣帶楚帶詩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氣文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思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者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楚辭曰裊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嗤笑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螻蛄也螻力侯切蛄故胡切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良人念昔之歡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反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爾雅曰晨風鸇也子曰鸇凌風而起眄睞以適意莊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烈毛萇曰栗烈寒氣也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爲蟾蜍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說文曰札牒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端已見一方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耳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張呂切謂充之以絮也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毛萇詩傳子夏曰賓之與賓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 五言

李少卿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論語撰考讖曰時不再及尸子曰力至也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國語申胥曰吾聞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起乎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飄薄亦爾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遊遠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琴操曰鄭廣者鄒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夫冠纓付子之所服罹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廣雅曰悢悢恨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旣勤用明德聲類曰皓白首貌也皓與顥古字通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言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孔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淮南子曰所謂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擧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雙龍喻己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鄕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蔡邕篇曰吟嘆也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列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廣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孟子曰霸者之人懽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燕婉之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參辰已沒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史記樂毅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芳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芬，芳也。馨，香也。言芳香之氣，隨風而聞於我堂也）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漢書音義注：遊子，離鄉之子也）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江漢流不息，浮雲無所依）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以喻良友各在一方，猶浮雲無所依託也。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楚辭曰：覽冀州兮有餘，中州）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嘉會已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毛萇詩傳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并序

張子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永建七年改為陽嘉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又曰：陽嘉元年初，衡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范曄後漢書曰：孝王開，順帝永建六年，惠王政嗣。漢書曰：河間孝王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然其年月此從東平王也）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漢書曰：豪右大家也。漢書右李竟文類曰：有并兼之塗。李奇曰：大家，豪右大家也。漢書曰：并兼小民，富者兼浸貧民也）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漢書曰：班固為京兆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津息）姦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古之王者有封太山，禪梁父。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漢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側身東望涕霑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韓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廣書曰：王莽鑄大錢，又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鐶。謝承後漢書曰：詔賜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又曰：桂林郡，故秦桂林郡。湘水出零陵。蒼梧九疑山，舜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霑襟。（楚辭曰：沾余襟之浪浪）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尚書禹貢曰：厥貢璆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辛氏三秦記曰：隴阪九回，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古樂府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孔臧書曰：明月之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楚辭曰：心紆軫而增傷。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霑巾。（說文曰：巾，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也。鄭玄禮記注曰：青玉案。漢書曰：項羽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

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吒增歔兮如雷

雜詩一首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妓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褰衽欲從之路嶮不得征說文曰衽衣裣也衽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風飆揚塵起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持文墨議居臣上馳翰未

暇食日昃不知晏翰筆已見上尚書曰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鶩毛詩曰弋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五言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眠披衣起彷徨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文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擩于不覺露之沾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古詩曰綿綿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也句龔與梁相張府君賦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楚辭曰然揜軒而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朔風詩一首四言　曹子建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代馬已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遏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老子曰二者代謝休馳周易曰縣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郭林宗論薪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尚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已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古詩曰蘭澤多芳草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方言曰悴傷也君

不垂眷豈云其誠 言君雖不垂眷己則豈得不言其誠著頌篇曰豈異也 秋蘭可
喻桂樹冬榮 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絃歌蕩思誰與消憂 言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 臨川暮思
何爲汎舟 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河 豈無和
樂遊非我鄰 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非我鄰故不奏也 誰忘汎舟愧無榜
人 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
狹比喻小人 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江湖喻小人隔蔽毛
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遐遠也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 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 鴈南遊已見上文 翹
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翹猶懸也 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 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猋與飈同 高高上
無極天路安可窮 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
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 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
藿常不充 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乎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
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去去莫復道
沉憂令人老 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文五十九 十五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 明晨秉機杼
日昃不成文 言憂甚而志亂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
空閨良人行從軍 良人謂夫也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歲
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九春朝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
羣 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 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
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 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時俗
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楚辭曰容則秀雅穉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俛仰歲
將暮榮耀難久恃 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 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顯輕

文六十九 十六

轝兮遠遊 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 說苑楚王請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
吾報之乎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廣雅曰由行也 江介多悲風淮
泗馳急流 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願欲一輕
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
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 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
楯閒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
悲心小人媮自閑 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 國讐亮不塞甘心思
喪元 寡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 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吳之境西南蜀賁射詩曰顧蒙矢石建旗東岳意此同也 絃急

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古詩曰音響何大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興命公子攜手同車攜手同車已見上文龍驥翼翼揚鑣踟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肅肅宵征造我友廬毛詩曰肅肅宵征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亨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孰克英賢與爾剖符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奕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漢書沛公攝衣延謝食其玄景隨仰觀衆星列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楊序之東爲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曹植頌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垂素光玄雲流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說文曰晷日景也孫子曰四時代御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左氏傳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毛詩曰正月繁霜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韓詩曰寤寐興爲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古詩

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

牀擁猶抱也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惜貪也苦蓋切

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蘭蕙

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

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諸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

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壟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零露垂鮮澤

朗月耀其輝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曾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尚書曰孫當從天氣以成嚴肅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

蘂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蘂草木華盛見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

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選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之等逆叛城邑攄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疏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玄曰繫之維之欲留也情隨玄

陰滯心與迴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卽堅石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爾雅曰奧藏也機猶機微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論語讖曰崇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褰裳不足

難清陽未可俟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閒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說禱上欲眺曰佇延苕以極視

子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感舊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鄒匡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廉藺門

易軌田竇相奪移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嬰太尉田蚡嬰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毛詩

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皆集於菀己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枳者鳥不棲也

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周易曰困蒙吝

鄉人敦懿義

濟濟蔭光儀春秋說題辭曰秉書詩之義思至也之功鶡鳴賦曰作君子之光儀

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卓詠此詩

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贈答何在潘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賈逵國語注曰乘交也陵亦侵也

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暉素日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

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惆悵已見上文

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垣草易彫階露易隕言可傷也

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言既齊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綦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宰七發曰至術輕

聽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鄭玄曰致密也

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良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毛詩曰王事靡鹽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

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子曰鳥飛反鄉之依其所生

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彥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侈邊疆左氏傳晉侯聞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以平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維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

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羊質復虎文蔬翼假鳳翔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鄭玄曰關梁閉而不通

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僕夫已見上文

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

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
裳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膽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
弧有事在四方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
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
也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冲 于時賈充徵為記室不就因感人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洌洌白露為朝霜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柔條旦夕勁

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披
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鄭長嚴之飽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高志局
四海塊然守空堂尸子曰入搖裏局庭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
暮常慨慷廣雅曰慷慨字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
久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足止也吳
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偕昔吳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

照顏慘憚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毛詩曰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
獨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雜吾
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萋萋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淮南子曰
窮谷之污生以蒼苔說文曰鼅鼄鼅也魏文帝詩曰蜘蛛蟰蛸戶牖野草當階生崔豹曰蜘蛛結網以網飛虫

人之用詩安兪遠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
毛詩曰矣之四亂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西
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浮陽映翠林
迴飆扇綠竹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
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周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虫坏戶廣雅曰蟄
上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
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大肅然敬之至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文子曰冬冰可
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
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論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紫玟詩曰渴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
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騰雲似涌煙密雨
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翫萬物離羣
戀所思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案無蕭氏牘庭無
貢公綦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時人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者有王陽貢公說
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尚遺王侯道
積自成基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為無治謂之道
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

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翳翳結
繁雲森森散雨足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曀然翳與曀古字通論衡曰陰出
為雲繁雲為翳蔡邕霖賦曰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輕風摇勁草凝霜竦高
木楚辭曰歘吸霜之紛紛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
晚節悲年促左氏傳羊舌肸曰疇昔之羊子為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歲暮懷百
憂將從季主卜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
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資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行行

入幽荒歐駱從祝髮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
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徐廣曰甌一作騶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
也鄭玄毛詩箋曰從隨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設也西
京賦曰窮年忘歸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曰秦生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韓書不見郢中
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
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
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流

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讖茂曰齊王曰大
國之樹必百圍虔書注曰八尺曰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說文曰咆
嘷也杜預左傳注曰聒讙也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
風為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故自吟口生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
朅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
不虞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漢書曰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
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駟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嶮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
雨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左氏
傳陳軫伸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出覩軍馬陣入聞
鞞鼓聲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陳或爲塞周禮注曰鞞小鼓也常懼羽檄
飛神武一朝征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名也曹植結客篇
曰利劒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急有警則舉也舍我衡門依吏被縵胡
纓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纓縵胡之纓疇昔懷
微志帷幕竊所經申丹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何必操干戈
堂上有奇兵呂氏春秋曰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擁於其前而下直西家
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鞔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鞔者不知吾處

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而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遽興兵攻宋尹池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
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衝出也敵之衝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
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
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
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
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
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
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辟厄遠折衝厭難數豈不遠哉兩楹賓主
之位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
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
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患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下車
巳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莊子
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
衣文蛇胡馬願度燕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
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惟愁揚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左氏
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以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荒
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毛詩曰有渰萋
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說與岑同音奄說文曰山有穴曰岫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

霖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爲膚澤雉登龍雊寒猿擁條
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長笛賦曰人迹
罕到說文曰森叢木也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左氏傳曰楚公子棄疾過鄭禁
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春秋
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顯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養真尚無爲道勝貴
陸沉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文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
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能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懷子
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
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何居曰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

如無水而沉也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藉翰林以爲主人

黑蚗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淮南子曰犢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黑蚗高誘曰黑蚗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者備不敗也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言今爲雨霖歷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高誘淮南子注曰苔水衣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

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

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

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牆垣牆也釋名曰牆之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說文曰燼薪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曾實詩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虫食之過半言仲子曰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修清節不求進

文選卷第二十九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齋中讀書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内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臥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詩八首

雜詩下

時興一首　五言　盧子諒 諶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楚辭曰歲亹亹而冉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方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忽忽歲云暮(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詩曰歲聿云暮)游原采蕭藿(采蕭穫菽毛萇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藿葉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芒山名在河南伊洛皆水名)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楚辭曰微肅霜兮紛又曰哀江介之悲風)摵摵芳葉零橤橤芬華落(摵已見射雉賦字書曰橤垂也如捶切)下泉激冽清

曠野增遼索 毛詩曰洌彼下泉毛萇曰洌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萇曰曠空也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嵎 文字集略曰嵎崖也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莊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 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言已書乎同彼至人音存玄莫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澹安也淮南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結猶構也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 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 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文字集略曰裛坌衣香也然露坌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 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毛詩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縕子畫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詠貧士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鼈賦曰欺美世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潢乎雲之相佯王曰相佯無依據之貌也 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 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 以喻眾人也 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 亦喻貧士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上林賦曰垂條扶疏 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曰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也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張[illegible]賦苦[illegible]言曰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閑居賦曰微雨新晴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 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莊子老聃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又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 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團團滿
葉露析析振條風 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 蹀足
循廣除瞬目矖曾穹 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聲類曰蹀蹋也徒頰切
登徒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矖索視之貌也穹天也 雲漢
有靈匹彌年闕相從 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
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 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
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浹交也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疏遠也 弄杼不成藻聳轡
騖前蹤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跡也 昔離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言離迄今會西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 傾河易迴
斡款顏難久悰 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

文三十 五

終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 沃若靈駕旋寂寥雲
幄空 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齊高許長作虹繞 留情顧華寢遙心
逐奔龍 龍似者所駕故遙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 沈吟為爾感情
深意彌重 古詩曰驅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氏儀禮注
曰彌盡也

擣衣一首 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 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
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虞書尚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
月運行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
啼 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寒螿蟬屬也子羊切 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
相招攜 楚辭曰美人皓齒嫭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提將也 簪玉出
北房鳴金步南階 魏臺訪議曰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綰
臂雙金環 櫚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為擣帛之質也文字
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 說文曰題
額也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 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 裁用笥中
刀縫為萬里衣 古詩曰相去萬餘里 盈篋自余手幽緘俟君開
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協切 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左氏傳羊斟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

三二 六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五言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 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
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寄志也 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 楚辭曰吹參差
兮誰思[illegible]也 遲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 [illegible]
孟堅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 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
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眾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左氏傳注曰
適悅 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 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
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
曰方常也 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 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 瑤
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

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楚辭曰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
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行人引
領冀良覿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爾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良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五言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乎不同非一事養痾丘園中馬融與高彪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遠也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置漫靡迤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則此營室之事也見上文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一首五言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絶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漠爾雅曰寞寂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虛館絶諍訟空庭來鳥雀張衡四見詩序曰諍訟息爾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間作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于閣處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

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淡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遊天台賦曰藹居無事而披拂是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山賦曰躋莓苔之滑石又曰攬葛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醑矣鄭箋曰清美說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共憂蔡琰詩曰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暾暾而盛大也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

物我俱喪彼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莛楚辭曰載營魄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官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為顧彦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岸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箕帚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句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帚也楚辭曰悲江介之遺風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毛詩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古詩荒行曰日暮不從野雀棲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則慶賀之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反舊邦也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孝子還京詩曰迅風蓋拂蓋飄若舟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晁錯曰公子自迎席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

袖善舞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已見魏都賦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孫書曰綮組綺錯形爵飛觴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尚書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贈虞顯參軍詩曰善見理不拔闇道猶敬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 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鉤蔽脩堞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也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螓首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珠櫳以珠飾櫳也瑣窗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窗牖皆有綺疏青瑣也三五二八時千

里與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又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歸華先委爲露所隕別葉早辭爲風所隕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吳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陸機答張士然詩曰飄颻冒風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醼私宴飲也方言曰慰居也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奏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爲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爲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始出尚書省一首 五言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朓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爲諮議領記室高宗卽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朓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也左思七牧曰闕甲第之區表建雲陛之嵯峨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金閨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空瓊筵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耆酒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宸北辰以喻帝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體謂鬱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曜以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侵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曰清濟濁河足以爲阻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爲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荼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國語召公諫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氏傳公子產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絜飯之士困當食茶䔢膳抗箸菁辣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啓英袞謂明帝也初爲尚書令故曰英袞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又海陵王而即帝位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者青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軑也方言曰韓楚之閒輪謂之軑徒計切天子之車以華爲蓋故曰紫軑司且揚撰與劉共詳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以八天下者揚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二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者王朱戶故曰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隸校尉三輔吏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爲長安所笑見司隸官僚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衆然復見官府儀禮賢者蟻附也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桑書以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謂出殿中而爲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愼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棨戟爲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棨戟也音啓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鶡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語注曰蕪薉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衰柳尚沈沈凝露方

泥泥泥泥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萇以泥泥為霑濡也零落悲
友朋歡虞讌兄弟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illegible]與之以道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
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丹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拒衡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
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子建遠感時詩曰[illegible]乘此終蕭散
垂竿深澗底孫綽遂初賦曰[illegible]
直中書省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武紀曰神光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illegible]肸肸以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

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illegible]東宮舊事曰窗有四面玲瓏明見
[illegible]網與罔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
飜蒼苔依砌上[illegible]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
響晉中興書曰荀勖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怒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
則鳴佩[illegible]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材
駘蕩而不得[illegible]物不反[illegible]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莊子
[illegible]詩曰如飛如翰[illegible]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一首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
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
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
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擊
柝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悵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
悠思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成公綏[illegible]賦曰準者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
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鵩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
通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
多徘徊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歧路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言隱仕也方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
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臞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
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出為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
以眺平楚正蒼然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蒹葭在衆
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江賦曰[illegible]沈約宋書曰宣城
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鉅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
江連春穀縣又合春穀水比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威紆威夷[illegible]長之貌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巉嵒高也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
心已極惝怳魂屢遷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illegible]惝怳而永懷[illegible]切惝怳況往
切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
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
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
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五言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劒璽當塗駭龍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蓋炎上之列精漢儀禮志曰皇
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虵寶劒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虵劒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
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魏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
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

野其血玄黃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子白年
者以爲天出聖明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illegible]君山度以王百官當悉爲令在行者也蒼頡篇曰宇是[illegible]文
曰寓籀文宇字也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莊子曰鵲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顛
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
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垝居毀切衿帶窮巖險
帷𢂞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蔿啓彊曰
趙衰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北拒溺驂鑣西龕
收組練北拒謂曹操西龕謂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渡深止侵敵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
邑池名也時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氏傳曰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被練爲甲裏也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

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裘冕類禋郊卜
揆崇離殿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
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
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
賦曰外則離殿別寢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歡國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
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傳臧
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國
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聚也參差世
祀忽寂漠市朝變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

人千載悲乎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陛
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故林衰
木平莽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茂宰謂伏武昌也言
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幽客謝自謂也
言從賞而乖纓弁旌也楚辭曰朝馳騁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清卮阻獻酬良書限
聞見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蕘
芳音多承風采餘絢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
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
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萇曰游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

打入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曹昌爲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崤有二陵已見西征賦爾雅曰小沚曰坻又曰澳隈也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字林曰巑岏鋭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仟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楚辭曰遠望兮仟眠枚乘兎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曰堵三堵曰雉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騁送之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晉紀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宗袞謂安也明牧謂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縱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此方者衛將軍謝安曰惟兄子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阽危曰近也殆已臨墜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尋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領國大出玄爲前鋒朝陽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道峻芳塵流業遥

年運倏陸機大暮賦曰指芳塵之後蹤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寓人圖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紛連翩兮紛暗曖再送館娃宮兩去河陽谷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於河陽別業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苦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日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雨爲沐浴也以疾風爲櫛也魏書公令曰沐浴櫛露二十餘年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孫子曰秋霜使不周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和徐都曹一首五言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鮑照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窗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氾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晚垂於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毛詩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耜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曰名嬙字昭君娶女曰聘謂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

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簾入

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賒緩也生平一顧重宿昔

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宿猶夙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瞀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

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向猶也字書曰爾汝也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謝宣城朓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朝望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飜楚辭曰皇覽揆予于初[illegible]丁[illegible]

晨趨朝建禮晚沐卧郊園漢官儀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於建禮門內[illegible]也休沐

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illegible]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illegible]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illegible]昔賢

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朓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名也神交疲夢寐路

遠隔思存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皆神所交也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崐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謂牽率拙也東汜謂湯谷日之所出也浮情浮名[illegible]解也西崐謂崦嵫日之所入也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將隨渤澥去刷羽泛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漪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也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氛埃而清涼方

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為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又復至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張平之則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造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家語曰公自作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竹又曰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徵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學省愁卧一首五言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閨廣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軒卧高窻時謝動扉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扉扇閉也軒長廊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芭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暖昏昧貌南都賦曰[illegible]以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蟋蟀繞戶牖纓珮空為忝江海事多違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山中有桂樹聊攀桂枝而聊淹留山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詠湖中鴈一首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劉公幹雜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鳥兮迴翔[illegible]曰掩禽旅[illegible]曰衆禽也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兮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上林賦曰鴻鷫鵠鴇浮乎其上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乃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搖漾飛貌韓詩外傳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開花已匝樹流嚶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嬰於期切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堰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隁音偃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燿紫燕光陸離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著綠幘傅韝毛萇詩傳曰日出照耀紫燕已見趙白馬賦楚辭曰玉佩兮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巵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瓶酒器也古樂

府詞曰金衣素裏以英裘羽危即羽觴也隹觴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寧憶春蠶起日暮桑

欲養蠶枚乘兔園賦曰采桑蠶飢中人望奈何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毛詩曰愛而不見且當忘情去歎息

獨何為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曰六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為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王鮪已見

張衡東京賦曰晨風已見上文 [文三十]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 [文三二] 歸雲難寄音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南都賦曰齊僮唱兮起趙女楚吟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懸舞神女賦曰晉援曹不足以供安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已見笙賦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絶又曰薛譚學謳於秦青弗歸秦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皆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霞或為華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秦嘉贈婦詩曰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列子曰年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古或為綺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跂已見上毛詩曰睆彼牽牛 [文三十] 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江離已見子虛賦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怳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怳無形者不能覺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
求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
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彌年
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山海經曰崦嵫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

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滯念置
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
鬱盤桓（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知和秦路以一名都）飛閣纓虹帶曾臺冒
雲冠（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為垂非也）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毆相攻魏書曰張繡浮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向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
轡大耋嗟落暉（離騷曰屈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摠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
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
萬夫歎再唱梁塵飛（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為河
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飛陛已見上文）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
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昃

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
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虞淵已見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
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

寒蟬鳴歸鴈已見鳴鶴賦世說乂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田疇昔同宴友翰飛戾
高冥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
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
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燋尾皆名琴也
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擬古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書

曰酣歌于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
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五言并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
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
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漢武帝徐
樂諸才徐樂已見別賦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
適晤言已見上文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

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
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王行女冢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區宇既滌蕩
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寓乂寧思承後漢書曰黃何對策為羣英之表忝此欽賢
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
析理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纓豈闕辭窈窕究天
人王延壽王孫賦曰羨鼎舉而不遠或為歎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罍連
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列子曰瓠巴鼓琴翔鳥為之一舞梁塵已見笙賦擬東城一何高古詩何言相遇易此歡信
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燎煙函
崤沒無像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整裝
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魏明帝自情薄祀行曰出身秦川愛居伊洛沮七余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
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已見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

侯伯咸宗長上宰魏太祖也叔衆道夷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紀郢
皆掃盪王粲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而南平墨陳漢書曰郢楚別邑紀已見下文排霧屬盛明披
雲對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
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覩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雲望白日宣力是視敢有二心慶泰欲重
疊公子特先賞公子謂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息肩已見
東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兩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
牽輿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陸機有皇太
子清宴詩梁棟響則聲維也已見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
養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日已見上廣雅曰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邅氛慝已見上董氏
淪關西袁家擁河北董卓袁紹並已見上文單民易周章窘身就
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
賊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
蝥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蝥賊前災害也食根曰蝥食節曰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
朝則輝始已見潘元出尚書省詩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
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
星闌朝遊窮曛黑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曛已見上哀哇動梁埃急
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女賦曰既澹治於幽默惕覺寤而中

觴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鄒鄭賦置酒飲膠東淹留
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密別為國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又此歡謂可終
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僇焉搖蕩箕濮情窮年
追憂慄箕山巢由所隱也濮水莊周所釣也莊子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廊室之上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禮
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高談玄論
問彼道原已見秋興賦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
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毛詩髦士已見上文
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去
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岳西征賦曰匪偏人之自賢謂
乘於來哲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建安書泰山郡有東平縣宋書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兗

當衢奏綺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王子淵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流招
納厠群英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群英已見擬太子詩北渡
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
相解達數奏究平生解達言相識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列荷明哲顧
知深覺命輕王逸書孔融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可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
揭鳴毛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杙為桀括至也字與揭音義同終歲
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詣歡願如今并唯羨肅
肅翮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
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第天工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
成公綏鴻鴈賦曰宮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鵝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長沙蓋之
所在顧我梁川時緩步集潁許漢書曰汝南潁川皆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曰梁
為樂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
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艱阻魏志曰公還軍官度袁紹進臨官度公斬淳于瓊等紹眾
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
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晚節值眾賢
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馬融樗蒲賦曰坐華榱之高殿

聯緜水之湄流金博清醑並已見上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見上調
笑輒酬荅嘲謔無慝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述行賦曰芒芒河濱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慶
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聖君也念昔渤
海時南皮戲清沚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
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之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
路說文曰躧乘於後車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躧步並坐並已見上丹梯丹梯也
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傾酤係
芳醑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蓱來唯見今
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
從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楚辭曰登白薠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
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示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
且直白楊信裊裊裊裊風搖木之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副君
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眾賓

忌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下迴鵠詞餘哇聽也徹清昊謂素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文選卷第三十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擬下

袁陽源效白馬篇一首

效古一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效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五言　袁陽源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凶劫萬行莫逆卒源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崩閣公子飾冠劍連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入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言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僕賦曰宛洛少年其鄉游士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意氣如負漢書曰揚喬曰候主為郡解婦子貧漢書游俠傳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司宗行從從解尊人邑賢大夫權勢之也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籍籍關外來謂從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

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今去聲以明市也五侯競書幣羣

公亟爲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吏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五侯已見上

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少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京人數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

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爲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

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也扶問切

子曰禮樂則情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絜若青冰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

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諸留也一朝許人諾何

能坐相捐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彯節去函谷投

珮出甘泉公羊傳曰蔑子標劍而去之劉兆曰標辟也彯與標字同孚堯切嗟此務遠

文選三十一　二

圖心爲四海懸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闊也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列子楊朱曰憐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

富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逵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俠烈良有

聞古來共知然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音諸公贊曰劉希彭使列有才用也

效古一首五言　袁陽源

訒此儀遊士本家自遼東訒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隷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西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也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

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材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四面各

千里從橫起嚴風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寒燠豈如節霜雨多

異同毛詩傳曰燠煖也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冷廣雅曰戎地之河上殺毛詩傳曰水南曰涘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適知古

時人所以悲轉蓬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指絕遠從戎

擬古二首五言　劉休玄沈約宋書曰南平穆

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嘉中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

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楚辭曰路眇眇以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釐姜曰

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琨扶風歌曰揮手長

相謝說文曰辭訟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

文選三十一　三

寒家曰亮室寫悲安歸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

各京其生寒螿小具宗歲寒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胡鼓行文曰秋

歎與佳人期曰夕殊不來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

對酒不能酣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

塵素衣化爲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膏沐爲誰容明鏡闇不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光降婣好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女蕭暮年日在桑榆

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

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王宇進文帝庭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説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
來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
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
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
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
曰長無絶兮終古訊與信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
樊漢書揚雄河東賦曰瞰隆周之大寧雞文它曰羅者猶視乎數罘亞鄧寶曰皇漢之初樊籬也莊子曰
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甘泉賦曰往往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仲秋邊
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
殊轍幽塗豈異魂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陳琳誄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
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
知有終之命以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爲絡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
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
之末彎者以象骨爲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魏文帝與

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千駟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暮還
樓煩宿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闞子曰宋景公
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
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帝王世紀曰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
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
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書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
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揚子去言或曰使我得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
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

又蒙令尹顧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願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
其餘國稱相也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
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
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體未嘗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淪謬誤也伐木青江
湄設罝守毚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漣猗又曰肅肅兔罝椓之
丁丁又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嶠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側觀
君子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還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着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illegible]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然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逴龍赩然王逸曰逴龍山名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為美當避艷陽年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illegible]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嶫星接之嶢嶢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蒼頡篇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都子女綢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琁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碣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琁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溟勃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帀卭越齊代卭越四北名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歌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隙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論衡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須寬俯仰淚如絲芳鄒陽上書曰眾口鑠金積毀消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

烏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學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智哉眾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効古一首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

受詔子壯士爲嫖姚校尉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
其合軍出東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
田順出五原勞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
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
曰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雜體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體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搉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黃雲蔽千
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
學其辭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簷前露

巴團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
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
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
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廣雅曰女蘿菟絲也
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
如浮萍

李都尉從軍

李陵

樽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日暮浮雲
滋渥手淚如霰散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水而得所哉

萬里而離析歎魚之不若也乎詩曰河水悠悠擇名曰蔥藕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
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
燕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
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爲雙飛燕或爲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燕春南而鴈北虞義送
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
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
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日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蕭采色世所重雖新
不代故篋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
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親賓從我遊飛閣魏文帝東西
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神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讌詩曰神
飆接丹轂輕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枚乘兔園賦曰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古詩
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淵魚鱏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陸機

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蕭蕭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至陰肅肅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悋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悋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曰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秋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貴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虞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何劭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 感遇 楨

蒼蒼中山桂團團霜露色言桂雖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猶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楨贈徐幹詩曰風

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illegible]多也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illegible][illegible]君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illegible]聖主之恩鄭玄禮記[illegible]詩[illegible]事相[illegible]委文[illegible]紛消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illegible]詩曰橘柚華實乃在深[illegible][illegible]君好我[illegible]自[illegible]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illegible]曰[illegible]金殿[illegible]王[illegible]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illegible]天[illegible]曰復為時所羅[illegible]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illegible]李[illegible]人心同結

王侍中 懷德 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illegible]函谷及函谷也[illegible][illegible]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曰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illegible]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illegible]鸛鵠在幽草客子淚已零[illegible]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illegible]賢主降嘉賓金貂[illegible]服玄纓[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illegible]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

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鎮隨水浮汎乍東乍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華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讌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 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舉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王也傳玄擬楚辭曰登崑崙兮玉也戲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又曰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鷦鷯賦曰庭雲霓下張羅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庶身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鷽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illegible]云不可知青鳥明君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之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青舞而不下莊子北冥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有鳥焉其名為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流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illegible]七哀詩曰[illegible]各異世阮籍詠[illegible]曰燕雀[illegible]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翮寬不相宜[illegible]可終年沉淪安是非阮籍詠懷詩曰道逍遙可終生又曰蕩乎可能是別乎曰[illegible]者王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illegible]萬下[illegible]自上達[illegible]一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illegible]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與窮[illegible]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騁飄於西山之巔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塡東海

張司空 離情　華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

夜絶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詞曰□□破
征斯路兮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王臺□□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
網飛虫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延
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楚詞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顧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
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潘黃門 悼亡 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詞曰青春受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
逝劉楨與臨淄侯牋曰肅以素秋則客心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潘岳悼亡
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門殯宮何

嘈嘈寡婦詩曰寡生芳蕭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
曰所憂非但一撫襟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與世長歎息王逸楚詞注
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又歸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
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明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兮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
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若蕙蘭領故寔之耳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
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
冥何由覿爾形潘岳哀永逝文曰邈日遇兮無禮曾寤宋玉小言賦□□□□□文子□慮思於
冥冥之外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仙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
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

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户掩門乃走其裾爲户所閉掣絶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指蓋
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
也王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
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
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
雨絶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鵩鳥賦曰何今日之雨絶日月方代序寢
興何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自存形

陸平原 羈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尚書□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忠以報
塞恩紀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機贈顧彥先曰眷

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滋衡怨別西津
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注曰滋水涯也馳馬遵淮泗旦夕
見梁陳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鳳駕尋青軌建遊跂梁東服義追上列矯
迹厠宮臣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紫家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
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第太古蔽膝之象蔽
與弟古字通毛詩曰烝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契闊
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一年又赴洛詩曰誑身承華門李陵詩曰
與子結綢繆日暮聊揔駕逍遥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揔
轡臨清□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
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

曰乘人易感惕陸機述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二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為苦心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漢衛青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自敦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珪組賢召聘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

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協 苦雨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陵陰湖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有弇興春節愁霖貫

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楚辭曰溘颸風余上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踈又詩曰芳蕤豈再顧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琨 傷亂 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皇晉遭陽九天下橫氛霧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家我皇晉痛心在目班固漢書曰陽九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辭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塗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薄蝕虎據喻羣盜也

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者名曰薄戰國策曰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也伊余荷寵靈感激狥馳騖琨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寵靈注曰寵靈其國皇琨詩曰空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共忘冒險難貫以忠貞故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

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其數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潛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皇九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 感交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弄弘績

眷顧成綢繆適與時髦匹 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姻媾久不虛契闊豈但一 盧諶贈劉琨詩曰中以姻婣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十但一已見上文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孤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 鄭玄箋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焉

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謐 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並見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左氏傳曰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史記曰魏公子毋忌爲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拔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 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廩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湣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否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

郭弘農 遊仙 璞 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挹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貴賤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道人方術之士已見嵇康述志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黃書曰嵩齊之方士傳玄女仙篇曰玉液甫出華泉楚詞曰飲王液兮止渴

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 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

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 江賦曰水責尚良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名木芝各神賦曰黃皮微生江賦曰水碧瞽瑂山海經曰敢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 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自巳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巳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潜夫論曰大素之時元氣
窈冥孝有形兆也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
卽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眞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
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道表滓載津
梁誰能了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此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
喪耳思乘扶搖翰卓然淩風矯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摶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
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後也廣雅曰矯飛也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常少
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
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蒼頡篇曰冏大明也俱永切

文三十一　二

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遥望堯老堯及老子之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浪迹無蚩妍然後君
子道浪猶放也蚩猶美惡也戴逵撫抹賦曰浪迹頻眉䕫濕眞本文賦序曰研蚩好惡也領略
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文度贈許詢詩曰□□□挺奇幹領略總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
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暉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潜光隱曜交臂久變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謂顏
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
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曰窮
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亹
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
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瞞而不對也物我俱
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
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
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自序　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詢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一時排冥筌泠
然空中賞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旣排而去之超在埃壂之外故泠然涉空得

文三十一　二

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馬彪曰泠然凉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
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遣此弱喪情資神
任獨往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耶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
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隈曲
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
樂乎其開敞西征賦曰厥崇隆之閑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
激鮮飆石室有幽響璿窗明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飆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
王母石室中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税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
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至哉操斤客重明固

已朗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 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爲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莊子曰黄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俗左氏傳曰執向拂衣從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依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蹤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億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 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定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巳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蘋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盤綰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去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薛君曰秉執也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聊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死行塗口詩曰懷役不遑寐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詞曰入溆浦予邅迴兮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

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缺者詘縮屛朱均曰詘遲也蔡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詶惠連詩曰減迹入雲峯又仰發石首城詩曰息以廬霍期碧鄣長周流金潭恬澄洌碧鄣出君之鄣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壁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全尤澈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令海曰以為之舌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沆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鍾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泌昭遏湖山詩曰乳竇消陶泬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拖井子曰武婁舞姐有丹砂井逸楚詞注曰泬寥曠蕩空虛靜也嵒嶺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說文曰崟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岑岸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嶮峻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石則赤玉玫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祭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爰飛庶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毛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之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牒復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疑成也蔡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辰也廣雅曰月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騶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橑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蔥蒨吳都賦曰迎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藹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雲為慶雲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王地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矜駕望分霧隧矖目盡都甸宴遍觀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倉頡篇曰矖矚視之貌也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櫩遶琱弁香露光瑤劉曰中光乘禮記曰侯伯王而朱組綬上林賦曰行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遶雕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登竚睿情樂闋延皇眄爾雅曰登成也又曰許文也謂文窗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測恩躋踰逸沿牒漕浮賤爾雅曰測深也意就遠也漢書長安令楊與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一宗緣延隨牒在遠方延又曰賁不明也浮賤乎名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徑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含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緑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零淚猶在袂吳都賦曰結芳於綠帛楚詞曰泣下而霑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辭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詩曰弭楫阻風雪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岩亭南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謝靈運答惠連詩曰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辭曰貿銷

鑠以方約語注曰鑠銷也子襟悲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史記延州來季子陵墓下論語子曰子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注云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筠于貧切所託已慇懃祇足攬懷人謝惠連詩曰慇懃來東祇足攬余見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嶀嵊外衢思至海濱孔靈符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與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思往尚書曰顧子杳未傒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傳曰傒待也廣雅曰睇視也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已見謝靈運赴及南樓望所遲客詩無陳心悄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心悄悄

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受謝又曰步余馬兮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欝陶謝靈運詩曰解纜及流潮王逸注楚詞曰欝陶思君也惠連詩曰行路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瓊瑤已見王粲詩

王徵君養疾　　微

窈藹瀟湘空翠微洞庭無滋楚詞曰窈藹之觀杜預左傳注曰滋潤也說文曰翠青羽雀也歷百草晦鷃鴂鳴悲遊爾雅曰鷃鴂也說文曰晦盡也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謂之明枝葉形體謂之晦殘楚詞曰鷃鴂鳴而非傷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前墀已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說文曰鍊冶金也鍊與煉古字通又鍊藥金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琴瑟也帷以帛為之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黷垢也緇黑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黄金之膏毛萇

詩傳曰緇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楚詞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詞曰山中又曰行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　　淑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陛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毛詩曰以敬恭明祀又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月令曰季冬之月鳳皇字名曰甘泉賦曰乃登雲旅篆星芳賦曰天子所行之川也行鄉近也漢徙宸綱擬星懸西京賦曰天子馭曰建雲旆以象天綱也垂雲星懸漢書曰天畢前驅蔚綵綱紀畢也象畢圜杜預以朱權麗寒渚金鍐映秋山宋權以朱飾柄也

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衛引侍衛
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淨吹以虞沈川鱗介也鑾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禮記
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田謠響王律
邑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絃司馬
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王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
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軫薄桂海聲敎燭冰天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
林之中過乎決莽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蔡頴甚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
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
北湖田收詩曰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進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候曰天

文選十二　二二八

乙在亳東觀于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爲黑王孝經鈎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鈎圖授文服義方
無沫展歌殊未宣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見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
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謝光祿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有窻
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宋玉曰藹藹盛兮林賦曰沈沈隱隱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州上有山石也說文曰
潯傍深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松枝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深爲靜默
鏡綠野四眺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綠地千里氣清知鴈
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碧頭篇

曰紱綬也黻與紱通駕煙車也金金印也煙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抱朴子曰
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
芝列紅敷丹泉激陽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霏兮鸞偃忽兮容裔

鮑參軍戎行　照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辭其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
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孔安國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
爲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殉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殉仁義
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去羈已見上文孟冬
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楚詞曰冬又中之以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魏武苦寒行曰渴飲堅冰

文選十二　二二九

疑晨上成皐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成皐上林賦曰下磧礫
之阪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
湛秋賦曰陰霾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
冥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鵰鶚不能
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鵰鶚狀似鳳皇身備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
曰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鍛羽
許慎曰鍛殘羽也詩曰感物懷所思古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祖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
有是夫

休上人別怨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露采方汎豔月華始徘徊 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萬學傳曰夏禹撰章肇之至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與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琴已見上文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膏鑪絕沉燎綺席生浮埃 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馥謂之說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璩為鎮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言因桂水以通信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託遠念於輿波

文選卷第三十一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脩木之子孫因以而養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攝提貞于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

惟庚寅吾以降 惟辭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皇覽揆余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度節也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錫我以美善之名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紛盛貌

又重之以脩能 脩遠

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
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
人名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幽也芷幽而香紉秋蘭以爲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
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汩
余若將不及兮汩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
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恐年忽過不與我俱待而身老又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
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
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
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
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遲

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
耄晚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爲稼穡
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何不改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
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
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致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將驅
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
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
而有聲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
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
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

介兮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
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帶貌夫唯
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
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
也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
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
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
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
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
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

芬香故以香爲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
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
匪躬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
言也指九天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靈脩之故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
惟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
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守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近曰
離遠曰別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
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爲畹又樹蕙之百畝
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

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輿五十畝為畦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并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心揆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根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好姱之姿然以為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蕩無思慮貌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己所以怨恨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衆臣女以喻臣蛾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其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繩墨所以正曲追隨也曲者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忳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彊美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 余不忍為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鷙鳥之不羣兮 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諭忠正 自前代而固然 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 抑案也 忍尤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觀事君之道不明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 迴旋也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曰丘四墮曰椒 丘言己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 製裁也芰蔆也荷扶蕖也 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貌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 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 唯昭質其猶未虧 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外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兮 繽紛盛貌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音體很也 終然夭乎羽之野 蚤死曰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而遂遇害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 薋菉葹以盈室兮 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

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節度也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名也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田獵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羿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菹醢兮辛殷之末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儼而祇敬兮儼畏也祇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禹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阽余身而危死兮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歔欷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詞兮敷布也耿

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淫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鷖車奄埃風而上征去離群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時欲暮年歲且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洗轡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神木也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而折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須君命也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己使

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近而君令[illegible]以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與遇之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為飄屯聚也言己使明知之士求賢又遇飄風惡氣之人相與屯聚欲離散我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紛總總其離合兮總總猶僔僔聚貌也斑陸離其上下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帝天帝也閽主門者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我世君溷亂不分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忠信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言己見中國溷濁將欲度白水登閬風明己修絜白之行不欲為惡之念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去意不能已心猶悲思而欲有所歸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折瓊枝以繼佩瓊玉枝也繼續也言我遊觀青帝之舍以求賢人折瓊枝以續佩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詒貽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及年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

兮纕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難遷徙也而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介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貌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有殊才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為媒兮鴆惡鳥也羽有毒可以殺人以喻讒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佻巧輕利多語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其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遣行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己既求簡狄後高辛欲遠集他

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己原放至遠方之外猶未家室求安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時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言時風讒者猥寔二也不明故尋下好讒佞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遠也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之類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

以筳篿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孰是情行忠直而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世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美惡然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

此楚國尤獨異也 户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 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人户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佞邪遠忠直而不近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覽視也 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 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兮 蘇取也充滿也糞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 謂申椒其不芳 言取糞壤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 懷椒糈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顒悽欷歔之使筮吉凶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並迎知己之意

皇剡剡其揚靈兮 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告余以吉故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 求矩矱之所同 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化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 儼敬也合匹也 摯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 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與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說操築於傅巖兮 說傅說也傅巖地名 武丁用而不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 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心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

寧戚之謳歌兮 寧戚衛人 齊桓聞以該輔 寧戚衛人也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晏晚也 時亦猶其未央 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時以成德化然年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 鵜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也 使百草爲之不芳 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貌 衆薆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信也 恐嫉妒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嫉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言往昔芳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棄也 苟得列乎衆芳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讒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椒專佞以慢慆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 樧又欲充其佩幃 樧茱萸也似椒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

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
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
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
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
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
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遭也茲此也言己
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遠之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勃勃
然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
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己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
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

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之賢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吉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折瓊枝以為
羞兮羞脯也精瓊爢以為粻爢屑也粻糧也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
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
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路修遠以周
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
晻藹兮晻藹猶蓊蔭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
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排群佞之黨鳴玉鸞之聲而有節度也朝發軔

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
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
旗也畫龍虎為旂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
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
入於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遵循赤
水而遊戲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
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與神獸
王相接言能度萬人之厄路修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
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
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

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道不君者言道不合於君也左轉者言君
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而並馳軑錮也
也言乃陳我車前後千乘以玉為車轄馳左右從己者衆皆有玉德足轄千乘之君駕八龍
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之
移而長也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
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雲龍猶自弭節徐行也高抗志行邈而遠莫
能追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
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
聊假日以媮樂日游戲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五計夫舊
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

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忽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故都言眾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以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玉佩周旋而舞動鳴五音鏘而和已有節度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備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眾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己重作眾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連蜷巨員反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明也未已也巫說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也無極已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盛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帝雲神使之乘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司服也聊翱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言雲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遠舉兮雲中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

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横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横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𢟍𢟍𢟍𢟍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𢟍𢟍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也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望君而未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大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能安居乃轉從大道頭轉江湖委曲之道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薜荔香草也詩曰綢繆束薪也荃橈兮蘭旌荃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附近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横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其國願乘輕舟上望涔陽之遠浦横渡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己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責之數為己太息悲毒欲使

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横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言屈原感念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横流隱思君兮陫側君謂懷王也陫側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也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薜荔緣木而生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以得成者同好也人所以被勞而無功者心不同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恩不甚兮輕絶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絶之義也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也飛龍兮翩翩翩翩飛貌也言石瀨淺淺有所至飛龍翩翩有所至屈原自憂放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交友不厚則長相怨恨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期會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己以不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次舍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所舍其屋上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堂下水周旋而過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言時不可再得

不載盛也聊逍遥兮容與逍遥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斯且逍遥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予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騁望也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平望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鳥萃兮蘋中萃集也罾何為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顛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何為兮庭中麋獸名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澨水涯也水死自傷獨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因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以桂木為屋棟蘭橑以木蘭為椽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亂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嶷繽兮並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言[illegible]設許與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也聊逍遥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潔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且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理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也】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汝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風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旌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姿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内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獨立兮山之

上 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 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宜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 飄風皃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靈脩懷王也

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衰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 石磊磊兮葛蔓蔓 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然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 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間暇之日召己謀議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 猨啾啾兮狖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 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憂也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 年既老而不衰 衰懈也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之陸離兮 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 冠切雲之崔嵬 崔嵬高貌也言己內脩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被明月兮佩寶璐 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德寶兼脩行度清白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溷亂也 吾方高馳而不顧 言時世貪亂濁君莫識無有知我之賢然德高行在己終不回曲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 言博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己想遇聖帝升清處也 登崑崙兮食玉英 言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言己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耀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者 旦余濟乎江湘 旦明也濟度也言己遭放棄以明旦始去遂渡江湘之水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欸秋冬之緒風 欸歎也緒餘也言己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 步余馬兮山皋 邸余車兮方林 山皋曰皋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則駝我車堅牢舍於方林成林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 乘舲船余上沅兮 舲船船有窗牖者 齊吳榜以擊汰 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己始去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吳榜以擊汰言去朝堂之上而愁思也 船容與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疑滯 疑惑也滯留也言士眾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迴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 朝發枉陼兮 枉陼地名 夕宿辰陽 辰陽亦地名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宿明時之鄉也 苟余心其端直兮 言苟使我心正直 雖僻遠之何傷 僻左也言苟己行正直雖在僻遠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 入漵浦余儃佪兮 漵水名也 迷不知吾之所

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

茂密乃猨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喻君危傾也下

幽晦以多雨言山下暗冥霰雪紛其無垠兮[illegible]雲霏霏

而承宇宇屋也言天遠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其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

謂臣擁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而風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也

蔽者佞人並進蔽賢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明失宗[illegible]幽獨處乎山

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

苦而終窮執用無私窮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

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程效夷狄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

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遂殃也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

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斬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

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賊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將正身直行不先

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

終年命

卜居一首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

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以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斷所在深也竭智盡

忠竭盡策謀披露心也蔽鄣於讒為讒邪所蔽也心煩意亂憤懣悶也不知所從

[illegible]乃往見太卜鄭詹尹精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有疑惑

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

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吐詞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

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送往迎來人也斯無窮乎久而貴也寧誅鋤草

茅刈薅茅也以力耕乎耕稼種也將遊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榮譽立也

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

媮生乎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辭官隱山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

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嚅兒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illegible]寧廉潔

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修絜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

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殊也

將氾氾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羣戲游也與波上下隨衆高下偷以

全吾軀乎[illegible]寧與騏驥亢軛乎中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

乎安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乘雲隱也將與雞鶩爭食乎[illegible]

猥也此孰吉孰凶誰善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illegible]

[illegible]蟬翼為重[illegible]千鈞為輕遠忠直也黃鐘毀棄賢人放也瓦釜

雷鳴愚諂寵也讒人高張居高位也賢士無名身隱匿也吁嗟嘿嘿兮

[illegible]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曰

夫尺有所短騏驥不能中庭寸有所長雞知時鳴物有所不足地傾

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陳蔡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一首

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隱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荊棘也顏色憔悴皯黧黑也皯古旱切黧力遲切形容枯槁身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怪其如此也屈原曰世人皆濁眾人貪鄙也我獨清志潔己也眾人皆醉惑財貨也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皆濁人貪妒也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沉浮也眾人皆醉乃任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遠在他域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坌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己清潔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點也漁父莞爾而笑笑離齗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沐浴陞朝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七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恨心暴戾心自傷也憭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哀故親還故鄉泬寥兮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泬寥猶蕭條無雲貌泬音血也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清明也言天高朗也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漻兮寂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兼無雨澤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潦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憯悽增欷兮愴痛感動歎息也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變顏色也愴怳懭悢兮中情悵恨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初會紐結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困窮也貧士失職士失職遠寵祿也而志不平心常懷恨意未明也廓落兮空虛孤立也羇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後黨失輩惆悵悲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回翔也蟬寂漠而無聲而蛻伏藏也鴈廱廱而南遊兮雌雄和樂群飛行也鵾雞啁哳而悲鳴鳥翼吁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亢數而哀懼悽鴈鵾鷄喜樂而遠翔言無有鵾鷄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之宵征見蜻蛩之交于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詩曰亹亹文王蹇淹留而無成稽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慼兮 脩德見過，愁懼惶也 獨處廓 孤立特止，居一方也 有美一人兮 位尊服好，謂懷王也 心不繹 常念弗解，內結藏也 去鄉離家兮 背遠邑里，之他鄉也 來遠客 去郢南征，身流放也 超逍遙兮 遠出遊遨，離形域也 今焉薄 欲上無賢，皆□□也 專思君兮 親心壹意，在胷臆也 不可化 同性相親，思義篤也 君不知兮 明□□，遠國也 可柰何 □□□□，長歎□也 蓄怨兮積思 結恨在心，常憤懣也 心煩憺兮忘食事 思念君主，忽不食也 願一見兮道余意 自訴陳忠列也 君之心兮與余異 方圓殊性，猶白黑也 車駕兮朅而歸 已見不□，欲反國也 不得見兮心悲 自傷放棄，路阨塞也 倚結軨兮大息 伏車重軾，而涕泣也 涕潺湲兮霑軾 上下交流，霑茵席也 忼慨絕兮不得 中心忿恨，心剝切也 中瞀亂兮迷惑 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私自憐兮何極 哀身命薄，常含戚也 心怦怦兮諒直 志行忠正，願所告也

文三十三 九

皇天平分四時兮 何喜春生而秋殺也 竊獨悲此凜秋 殺霜淒愴，寒慄烈也 白露既下降百草兮 萬物群生，將被害也 奄離披此梧楸 痛傷茂木，又芟刈也 去白日之昭昭兮 莫離天明，而遷沒也 襲長夜之悠悠 入處冥冥，身而覆也 離芳藹之方壯兮 去己盛美之光容也 余萎約而悲愁 身體消瘦，病而憂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君不弘德而嚴令也 冬又申之以嚴霜 刑罰刻峻而重罪也 收恢台之孟夏兮 上無仁恩以養民，大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悴德君子，忠而被害也 然坎傺而沈藏 民無住足，窮蟄藏也，楚人謂住曰傺 葉菸邑而無色兮 顏容變易而蓊黑也

枝煩挐而交橫 柯條糾錯，而崢嶷也 顏淫溢而將罷兮 形貌羸瘦無潤澤也 柯彷彿而萎黃 腹內空虛，皮乾腊也 萷櫹槮之可哀兮 華葉已落莖獨立也 形銷鑠而瘀傷 身體□□，被病久也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 蓬茸直作，根盡朽也 恨其失時而無當 不值聖主，而年老也 覽騑轡而下節兮 安步徐馬，而勿驟也 聊逍遙以相羊 且徐低佪，以遊戲也 歲忽忽而遒盡兮 年歲逝往，之若流也 恐余壽之弗將 懼我性命，之不長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 傷己幼少，後三王也 逢此世之俇攘 卒遇譖讒，而遑遑也 澹容與而獨倚兮 煢煢獨立，無朋寡也 蟋蟀鳴此西堂 自閔傷己，與蟲並也 心怵惕而震盪兮 思慮惕動，沸若湯也 何所憂之多方 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卬明月而太息兮 上告昊天，愬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文三十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 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也 紛旖旎乎都房 衣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皃也。詩云：旖旎其華 何曾華之無實兮 外貌甚恣，而心佞也 從風雨而飛颺 從君者紛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也。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諭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 體受正氣，而高明也 羌無以異於衆芳 乃與佞臣之同情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 傷己忠策，無由入也 將去君而高翔 遁彼樂土，之他域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 內自哀念，心惻隱也 願一見而有明 分別忠之與佞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身無罪過，而逐放也 中結軫而增傷 肝膽破裂，心剖腷也，音逼切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憤念蓄積，懣胷臆也 君之門以九重 門閣扃閉，道路塞也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讒佞讙呼，而在側也 關梁閉而不通 閽人承指，呵問急也 皇天淫溢而秋霖

兮（久雨連日，澤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思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違背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俗人背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却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刁，與嬖寵也）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賢契，與晏嬰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又何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賢良驚奔，走偃奔也）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欲竄山谷也）圜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前後不同，若鉏鋙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皆有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

而困（厄也）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異）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衰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值遇其人）文（王也）謂騏驥兮安歸（遭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非其人不棲）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爲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觀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賢士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歸賢，有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千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妄食（鮑焦抱木，而進止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箕子佯狂，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議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念思）

纏結（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沫（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沫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言己施行常以信結交，爲俗人所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殃而愁苦（言己履行忠信，而遭闇主，上無所考校己盛德，長遭殃咎而愁苦也）帝告巫陽曰（天帝謂巫陽也）有人在下（人謂屈原也）我欲輔之（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也，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營五藏，保守形體也。蓍曰筮。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巫陽對天帝言）掌夢（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欲使巫陽招之，難從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不能復精用巫陽之法，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恆幹（恆，常也。幹，體也）何爲兮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爲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舍君之樂處（舍，置也）而離彼不祥些（祥，善也。言何爲舍君樂處，而離彼不善之鄉以獲咎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

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代更也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熱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染其齒黑常食蠃蚌得人之肉用之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蝮蛇蓁蓁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其土之氣多蝮蛇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

又三十三　十三

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旋轉也淵室也爢散而不可止些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體靡散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得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蟻蚍蜉也玄蠭若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蠭腹大如壺皆有蠚毒能殺人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紫棘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叢草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蒲忙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往者

自予賊害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寒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北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齧人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娭戲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娭戲疲倦已後乃投之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瞑臥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身危殆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

又三十三　十四　劉月

九約其角觺觺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害人也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污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郎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也秦篝齊縷篝落也縷綫也鄭綿絡些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陽主魂陰主魄故必嘯呼以

感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
方多賊姦些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
姦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也靜閒安些無聲曰靜空室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宅
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可安樂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檻楯也從
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
累榭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漸其顛則
眺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
連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桴鏤綺木使方好也冬有突
夏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突烏弔切夏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槙
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川谷徑復流潦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流

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溉導川水經過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絜淨也光風轉蕙汜崇
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氾崇蘭些氾猶汎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
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經堂入奧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
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言行歷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簟好席
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名也翹羽也絓
曲瓊些絓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則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
或曰瓊室謂儃佪曲房也翡翠珠被雄曰翡雌翠被衾也爛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
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眾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蒻阿拂壁蒻蒻席也阿曲隅也
拂薄也羅幬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又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
也纂組綺縞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幬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

束玉璜為幬帳之飾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為珍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
琦玩好怪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煉膏也華容備些彩貌也言暮游宴然
乃蘭之膏張施明燭以觀其錯鏤雕錠百畝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
有二列之嬖左傳曰晉悼公賜絳以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遞代些射厭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
好女十六侍君宴作實有歌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寐也九侯淑女淑善也多迅
眾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子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盛鬋不同制
鬋鬢也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髻下髮
形貌詭異不與衆同皆來貢獻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比親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
美女衆多其貌婉同安能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固堅也植志也謇其
有意些謇正言親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姱

容脩態姱好貌也脩長也絙洞房些絙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
意長智畢羅列於洞達滿房室也娥眉曼睩曼澤也睩視貌也目騰光些騰馳
也言美女之致習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心也靡顏膩理靡緻也膩滑也
遺視矊些遺竊視睇睞也言美女顏容脆媆身體柔滑中人睇睇時竊視安詳志不可動也離
榭脩幕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侍君之閒些閒靜也言既令美女乃離宮別觀張
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翡帷翠幬飾高堂些言又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之高堂
以樂君也紅壁沙版紅赤貌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垩色令
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
之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坐堂伏檻檻楯也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前伏楯
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華也雜芰荷些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

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蔚古買切苕古后切紫莖屏風屏風水葵也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華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華紫色也屏風謂華鄣風也文異豹飾豹猶虎豹也侍陂陁些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軒輬既低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羅些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口屯止步騎士眾羅列之陳竢須君命蘭薄戶樹薄附也植種也瓊木籬些芋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植蘭蕙於門戶外以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魂兮歸來何遠為些遠為四方而不歸也室家遂宗宗眾也食多方些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眾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稻粢穱麥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illegible]中先熟者[illegible]切挐黃粱些挐糅也言飯則以稻擇新變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大苦鹹酸

大苦豉也辛甘行些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腱筋也臑若芳些臑若熟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illegible]美也腱蘇本切臑仁珠切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復甘者也胹鱉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藷蔗也言胹鱉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鵠酸臇鳬臇小臛也臇子兗切煎鴻鶬些鶬鶬鴰也言復以酢烹鵠為羹小臛鳬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露雞臛蠵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蠵以規切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露雞之肥臛蠵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眾味甘具也瑤漿蜜勺瑤玉也勺沾也實羽觴些[illegible]也羽翠羽也觴[illegible]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蕭羽觴以漱口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酎

清涼些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好飲華酌既陳酌酒升也有瓊漿些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肴羞未通魚肉為肴羞進也女樂羅些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殷勤未遍則女樂羅列堂下陳鍾按鼓按擊也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眾絕異涉江采菱發揚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放去朝廷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娭光眇視娭戲也眇眺也目曾波些波華也言美人宴樂嬉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的里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

被服綺繡曳羅縠容美好誠足怪奇也長髮曼鬋曼澤也艷陸離些艷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滑澤其狀艷美儀貌陸離二八齊容齊同也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好壯貌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鄭舞也曰然重折宛而舞也或衽若交竿撫案下些衽衣衿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掖宛轉相拘行狀如交竿以撫案手相佮行者也竽瑟狂會狂猶並也搷鳴鼓些搷擊也言眾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眾樂作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樂也吳歈蔡謳歈音俞謳名也皆歌也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謳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放陳組纓組綬也班其相紛些紛亂

也。言男女共坐，咏其威儀，放其冠纓，舒緩印綬，狼籍亂，不可整理也。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二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厠也。陳，列也。言鄭衛之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厠而坐，列陳之。激楚之結，激，感也。結，屈也。結，古屑切。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能為激楚之結，於服飾其好獨異。楚人歌曲，秀先進也。菎蔽象棊，菎，玉；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有六簙些。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以菎蕗作箸，象牙為棊，妙且好也。分曹並進，曹，偶也。遒相迫些。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行進，己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良久也。或曰分曹，擇偶並用，射禮之也。成梟而牟，倍勝為牟。呼五白些。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費白日些。費，光也。言晉國工作簙，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皎然如日光也。鏗鐘搖簴，鏗，撞也。搖，動也。揳梓瑟些。揳，鼓也。言衆賓既集，簙以相樂，坐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揳，古八切。娛酒不廢，娛，樂也。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言夜飲，沈湎以日夜為樂也。或曰沈，湎也。言日夜不廢。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鐙錠盡雕琢，錯鏤有英華，飾設以為觀也。結撰至思，撰，持也。蘭芳假些。假，至也。言人君能結撰善思，上下皆至，心以思賢人。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坐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信也。酎飲盡歡，樂先故些。故，舊也。言飲酎酒作樂，盡己歡欣者，欲以樂先祖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魄宜急來歸，還楚國居舊故之處，安寧無憂也。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也。汩吾南征。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爾雅曰：菉，王芻也。白芷生。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牙，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著也。倚沼畦瀛兮，沼，池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為夢中。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見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劉安　漢書

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從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

卷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仁義枝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宣輔賢君植幹也山

氣巃嵸兮岑崟峻若雲崇也嵸鳥孔切石嵯峨嵯峨嶻嶭峻拔日也谿谷嶄巖

兮崎嶇開寫險阻窮也閉呼雅切寫于軌切窪苦滑切水曾波湍瀨漕而流迅疾也猨狖羣

嘯兮貪獸所居志樂伏也狖余救切虎豹嗥猛獸爭食相嗥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

子之所處猿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嗥下沒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遠望愁思也聊淹留

便旋中野立踟蹰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違背舊土辛室家也春草生

兮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華紛榮華也歲暮兮年歲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

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蟪蛄鳴兮蟪蛄得夏喜呼號也啾啾秋節將至悲嘆也以言物盛則衰

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坱兮軋霧氣昧也山曲岪盤詰屈也心淹留兮志望

絕也洞荒忽士如四也罔兮沕精氣失也憭兮慄心悲切也虎豹穴深穴岏也

噭音叫岏音血叢薄深林兮攢刺棘也人上慄悲恐色也嶔岑碕礒兮山阜

嵔也硱磈磳硊崔嵬嵯峨樹輪相糾兮交錯扶疏林木茷骫枝葉盤紆

茇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列居薠草靃靡隨風披敵白鹿麏麚兮

衆禽並遊或騰或倚走注殊異狀貌崟崟兮峨峨崟角嵚殊凄凄兮漇

漇凄凄漇漇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百獸俱也慕類兮以悲衆已不遇也從

此已上皆陳山林險危草木茂盛禽獸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攀援桂

枝兮聊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踟蹰徘徊待明時也虎豹鬭兮殘賊之鬭忽急怒也

熊羆咆貪殘之獸跳浮吼也禽獸駭兮雞兔之群驚奔走也亡其曹遠離鄉黨失羣

偶也王孫兮歸來疾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

處也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閒孔安國曰少差曰閒也

太子曰憊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文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轖車藉交革也轖音色紛屯澹淡噓唏煩酲紛屯澹淡憒亂煩悶之兒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兒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岐伯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兒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傾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服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脃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捐精說文曰膬耎易破也膬昌芮切脃肥肉也脃[illegible]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illegible]也說文曰燂火熱也詳廉切爍亦熱也舒灼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

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蹶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輦車于宮中遊翔至於蹶機故曰痿以佚也枚乘多佁蹶而為蹶痿未詳蹶與之音為好字改之聲類曰佁嚴理切蹶巨月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蹶逆寒疾也痿不能行也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辟以其注辭滅性之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去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曼澤也委隨不能屈伸也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

方言注曰㗖衛嚾也應劭漢書注曰𡡉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
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句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旦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
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眾妾之摠稱也往來游醼縱
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
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辭注曰淹久也雖令扁
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
禁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也桓侯猶不疾
桓侯病遣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或雖書所不能自複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
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
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辭曰願承閒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為羽
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

由至哉浩唐猶蕩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
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高
之兒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
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鶴感周之類也朝則鸝黃鳱
鴠鳴焉爾雅曰鶬黎黃宋玉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鶡旦不鳴鄭玄曰鶡旦求旦鳥也郭璞方
言注曰鳱鴠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鳱曷並音渴鴠音旦也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
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於是背
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論語曰師
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京房易□曰野繭
繭之簡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絲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
之珥以為約□鉤也□子新論曰□生□□行□□長□□國語注□□以帶
首長八分九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
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師也韓
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由未得其數也琴道

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蔪兮雉朝
飛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翼埤蒼曰蔪麥芒也蔪□□切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槀
□槁也字與□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
說文曰蚑行喙息凡生之類行皆謂之蚑又曰蟜蟲也居兆切方言曰蚍蜉或謂之螻蛄蟻
曰蟻蚼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犓以芻莖養牛也國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為犓
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其苗山出禾可以爲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鋌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飯摶飯使宇切說文曰啜音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熟方言曰臑熟也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音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毛詩曰炰鼈鱠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總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官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嘆玉杯象箸王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豹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說文曰歠飲也昌悅切湯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足風有毅鵠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兎前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辭注曰穱麥擇黃粱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脈憤興外強中乾羈堅轡附

易平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馮車輿之安用六驥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缺之御善則善矣其將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驅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淳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數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爲湟湟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鳥鶤鵠溷章鳥名未詳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螭龍德牧並鳥形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

遊於水鳥飛於雲 漃漻薵蓼蔓草芳苓上水清淨之貌生蒿芨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漻無聲寂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薵薵草也丈九切菻音狄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苓古蓮字也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 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 眾芳芬鬱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伏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 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主樂家五日一習以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滋味雜陳肴糅錯

該王逸楚辭注曰該備也 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毛萇曰練擇也爾雅曰流擇也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舞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鄭衛之皓樂此言民所以淫失流湎也許慎曰鄭國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能下或有處字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曰連蒲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是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者邪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芳澤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也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髾目窕心與司馬彪史記注曰髾燕尾也當為乳史記曰目挑心招 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染雜杜若以為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書注曰挑撓也胥交切

揄引也 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 嬿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居中釋朝服襲燕服入御于君也 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窗車也力廷切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叉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桑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枝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 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羲和弭節兮字林曰潯水涯也 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昆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蘋似莎而大 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詞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遠望傷春心也 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集矢於其目關子曰矢宋于鄭坐宋之東北以所上為魯也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恐虎豹慴鷙鳥爾雅曰慴恐也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鳴於鑣也魚跨麋也麋角熟字之角也 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馬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旍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圻還徼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所埒也墨或為壓也說文曰圻地圻埒也魚斤切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詩曰獻豜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孔安國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字屬貌也說文曰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襢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白刃磑磑石豈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利磑磑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掩集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鼈鮮魚曰炰火孰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許諾宜也誠然之如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古沒切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辭縷也縷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老子曰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儻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姜就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厓也虹胡洞切上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汩疾貌也為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還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也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說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猶練汰也莊子曰繫與其五藏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澉澹猶洗也說文頮洗面也頮呼潰切揄棄恬怠輸寫淟濁方言曰輸瀉也王逸楚詞注曰淟涊垢濁也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而狐疑皇大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躄者履然躄跛不能行也必亦切況直眇小煩

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素問黄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言能令二水流上潮二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溢江也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說文曰於山下水也淋或爲汙聲類曰淋漂也力今切 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浩浩貫之貌也溰溰高白之貌也溰或爲皚音五來切也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音沛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榮東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以蛟龍若馬而數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若馬逐太白之御六 [illegible]霧驚忽荒許慎曰馮屋大白[illegible]倍也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illegible] 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illegible]長也 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 顒顒卬卬皮高貌也椐椐行貌也彊彊之貌[illegible]將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爲莘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 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illegible]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 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軋決無垠貌也盤紆盤礡廣大也 [illegible]涌裔行貌也 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 律當爲硉硉盧骨切 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 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古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 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 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一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迴翔青篾銜枚檀桓 青篾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 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illegible]含谿山臺游於胥母骨母字之誤也 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 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隅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則觀有大濤至江乘北赤岸大竟遠緣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埽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虎怒之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渾渾波浪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殺子胥投大江口勇士之既乃有遺響發憤馳騰[illegible]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 混混庉庉聲如雷鼓 [illegible]之聲也越絕書述王句踐曰[illegible]之水[illegible]言若雷[illegible]竟庉徒本切 發怒庢沓清升踰跇 言濤發怒上而踰之[illegible]上升而踰跇也說文曰庢礙止也庢竹栗切庢或爲窒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窒塞也埋[illegible]口沓金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跇超踰也 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 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 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爲之頹覆然後乎夷西畔 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合戰決勝而後乃罷 瀄汩潺湲披揚流灑 瀄汩潺湲相[illegible]出汩[illegible]汩次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流貌也 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湲湲蒲伏連延（沇沇湲湲蟠龍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沇禹牛切）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僵也蒲北切洄與回同也）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略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料算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蜎蠉釣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illegible]時人無以尚世孫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所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藺相曰以上余之筭不失一毫或為左山）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出貌也莊子曰涊然汗出乃驟與霍然致也）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遯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就村司馬彪曰拊身也蔡邕釋論曰要貴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傾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乎泱漭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裘文衣之表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

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遯世無悶幽通賦曰得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曰耗[illegible]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耳（言像[illegible]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illegible]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綽子曰下之和上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治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

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譆悲恨之聲也譆與嘻古字通也譆欣甚切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二爲一言元氣初爲一後爲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爲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爲元在老爲虛義不殊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必終也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厯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文侯曰夫已羈貞爲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見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河廣也尚書仰惔曰淮王不近聲色列子陽朋曰妍靡盈庭也良蕭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閒之世也探隱拯沉小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弱說文曰出弱爲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彫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粺禾別也粺與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鄭玄曰蓫牛頹蓫與蓄音義通也宋王諷賦曰爲臣煑露葵之羹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

禮記注曰犬豕曰豢膿肥皃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薄也楚詞曰蟬翼爲重也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雞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翠珠注也南方異物志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𦞦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爲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由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臇少汁臛也子兗切臛羹也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醇也酸已見上注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帝其宜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引葛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播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醲接夏而成也縹絲色而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相摇麻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之入酒故酢而凡老爲甚排揚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爲酒陽接陰乃能動故以交黍爲酒宋衷曰變陰也先清以長後入故曰陽接陰相得而柔是其動也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香尤曰今群臣非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

神可以娛腸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粮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句踐乃身
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劒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
文犀之喙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頷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
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剸犀革戰國策蘇秦說楚王曰韓卒之
劍陸斷牛馬水擊鵠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
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
旒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

以為冠纓又曰緌冠絲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周有砥
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煇劉劭[illegible]
也說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書傳曰自領衣而下至裳
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金華之舄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舄則有光也足而有光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
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說文
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幽若蘭也蘭也擬古詩曰蘭見流芳歇毛萇毛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
馳燿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
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笑倩兮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
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
下輿又曰將息之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
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王路
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鞶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
招搖之華旍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
旌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之威也捷志
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箇鄭玄曰搢插也挾手切新序曰楚王載繁
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

景曰景也軼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於是
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
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獠
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
赦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東都賦曰羽獵賦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
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輸以文鎮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捎鷫鸘拂振鷺
鷫鸘鴻鶴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值輪被轢也飛軒
電逝獸隨輪轉傅毅琵琶賦曰飄風雷逝紓疾無方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罾西都賦曰鳥驚觸絲獸駭
值鋒罾亦網也班固漢書敘曰皆卑未嘗弋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

曰草叢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說文曰焱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虎之自怒虓然也哮闞虎聲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慴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之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啗也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尒雅曰貙似貍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謹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獵賦曰創淫輪夷丘累陵於是

駭鐘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古字杜預左氏傳注曰旆解也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挫也縱猶舍也說文曰獠獵也駿騤齊驤揚鑾飛沫南都賦曰龍驤蠖略逸飛揚鑣飛沫東京賦曰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戴翠帽倚金較東京賦曰戴翠帽倚金較李尤辭文曰翠羽為車蓋上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潘岳閑居賦曰優游以卒歲聊優游以暇豫左氏傳注曰君子曰亦法也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尤高安館銘曰皆臺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

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玘也西京賦曰金玘玉階玉箱猶玉房也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劉騊駼玄根頌曰前殿冬綌李尤谷闕賦曰盛夏臨深而含霜也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俯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鶤仰而不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飛

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憺兮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起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古者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弩生於弓彈生於楚琴氏傳之大魏魏侯傳之楚三侯芳餌沉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夫求深川之魚死於芳餌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弔屈原曰襲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菱華淮南子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蚌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吳都賦曰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沚

子虛賦曰雜纖羅也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抗舉也歌曰
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
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為誰修嬿婉絕兮我
心愁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
之人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
耽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
妓樂也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
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爾乃御文軒臨洞

文三十四　二十二

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
曰篪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然後姣人乃
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毛詩曰佼人僚兮毛萇曰佼好貌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袿音圭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
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為皇后其弟上遺其金步搖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
先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燿飛文韓康伯周易注
曰燿散也歷盤鼓煥繽紛張衡舞賦曰歷盤鼓煥以駢羅般長裾隨風悲歌入
雲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蹻捷若飛蹈虛遠蹠
廣雅曰趫趫行也今為蹻字無定也廣雅曰蹠履也古凌躍超驤蜿蟬揮霍[illegible]

[illegible]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廣雅曰翥舉也[illegible]
[illegible]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illegible]
[illegible]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發聲動梁塵[illegible]
[illegible]才捷若神形難為象[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illegible]
[illegible]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
髮兮拂蘭澤[illegible]形媠服兮揚幽若[illegible]
[illegible]紅顏宜笑睇眄流光[illegible]
[illegible]時與吾子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
房[illegible]華燭爛幄幕張[illegible]

文三十四　二十二

[illegible]動朱脣發清商[illegible]
[illegible]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illegible]
[illegible]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illegible]是以雄俊之徒
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illegible]
[illegible]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illegible]

爲畀致果爲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拔扣勁也威惜

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辭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罔）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乎雲中也）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驛車馳驟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元文淮南金也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歆遂初賦曰踰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爾雅曰亮信也）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言中天地也淡起居父頌合量乾坤也迭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合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令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揚雄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也合神物）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氏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河濱無洗耳

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夫許由之志揮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曰仕然賢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貫曰晉君類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仕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合此四國）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時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鄉朝曰崇以豐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秋說題辭曰書彝渥思國富民康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

舒光（□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宋均注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見史記曰天精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政龍被文而見油安賦曰宛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靈樹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毛詩曰鳳皇鳴矣於騶也）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聲稱浹洽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隱穴已見上文）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寗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放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之綸。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夫穆清之世，專百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今予廓爾，身輕若飛。曰：先生明韶，寧羣士而爲靈。韓子曰：乃知身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脩吾初服。楚辭（？）王謂司馬子反曰：吾方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印]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嵩曰：南山四皓，有九韜曜世，嘉其高也。嘉遯龍盤，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之能，莫其敢郊。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也。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奧，隱也。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殉華，殉浮華也。乃勑雲軿，驂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駱。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超越流沙。重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莊子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印]

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旌拂霄堮軌出蒼垠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堮端崖也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仲長子昌言曰閑上古之士或伏重岫之內或竄穴阜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遂適沖漠之所居沖漠之貌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嶆嶆張其前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濩水聲也渾胡本切又曰濩下當丁鏡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於嶰谷崑崙北谷名嶆嶆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嶆音曹尋竹竦莖薈其壑百籟群鳴籠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丘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眾竅是已籟眾聲也籠其山謂眾聲隱喧山谷之中籠耳不間也衝飆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說文曰飆扶搖風也衝風積沙石

東京賦曰於是登絕巘遡長風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也說文曰遡向也東京賦注曰遡向風也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說文曰巖崖也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言曰聖人不違時而遺功七略曰凡士分貴身者必耀功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札也陳琳崇勳曰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陸沉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竄遁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張升與任安書曰今所弱者汀濘當何賴汀吐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冷切說文曰濘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啟曰說游觀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賦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言屈轂之瓠雖鑽而解之也韓子曰宋有居士曰田仲屈轂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所以斬而不對山海經曰一貳負殺窫窳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毛萇詩傳曰萃集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孝經曰參

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北方太陰故曰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桐特生桐中琴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崥崹說文曰巘山也嶒崚山高貌崥崹漸平貌也崥步米切崹音啼嶒才能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跖與蹠同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遡與遡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詩傳曰霏雪甚貌也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傅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凋於是構雲梯

陟崢嶸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搆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也又曰斲斫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鍾之宮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楊雄解嘲曰絃者高張急徽音朗號鍾韻清繞梁楚辭曰援伯牙之號鍾兮挾秦箏而彈徵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聲五行也音所以八者聲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援中激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揚雄七說曰飛霜屬其末猋風激其崖李尤七歎曰季秋末際高風猋厲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沈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絜賦曰若絙琴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蓋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噴絹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宋玉風賦曰爲幽蘭白雪之曲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頌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爲急風也楚地風氣旣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詹兔缺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左氏傳初昔有婦人昔子授其夫巳爲嫠婦杜預曰寡婦爲嫠毛詩曰寤辟有摽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作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琴而鱏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大嘯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馬穀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下之至妙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云崔照形之玉璧應門八襲琁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重也汲古文曰桀作傾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爲九重高臺也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經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迴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鄭玄禮記注曰紫臺閣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之隐也 頳素炳煥扮拱嵯峨毛萇詩傳曰頳赤也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棼與扮古字通 陰虯負檐陽馬承阿虯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虯馮融梁將軍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王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窗綺疏方井反植荷蕖張載曰疏刻穿也秀謂華也 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 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攜公子而雙游時娱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藟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芳芋 遡黄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暮春施洽和賦曰設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書曰備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越絶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 潛鰓駭驚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鰓音角鰓今呼魚謂之鰓稱呼車以為軒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沉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 挂歸鶂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歸鶂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吹孤竹

拊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潛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聲流喝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 歌曰乘鳥舟兮為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郭璞曰舟為鳥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 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 樂以忘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式燕燕居息浩猶大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瑱與[illegible]書曰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凝猶結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郭築囹圄助天地之閉藏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illegible]三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吳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輕車名也[illegible]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管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兵車名也東京賦曰輕武之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 建雲髦啓雄芒雲髦雲旆竿上旄也上林賦曰建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illegible]二千石已下不[illegible] 駕紅陽之飛燕唐公之驌驦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名也公卿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馬馬融曰驌驦鴈也馬似之 屯羽隊於外林經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荷垂天之畢者以萬計翼左右翼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 爾乃布飛羉或云

飛羅盧嵺切張脩罝爾雅曰兔罟謂之罝或作罝音旦夫以罝罝一以爲對吹漿有鼓以罝取兔也劉逵吳都賦注曰罝羅網也然

弦氏之意蓋同劉誤羅或爲羅陵黃岑挂青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者荆州

謂之巒畫長谿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蹤蹊

外無偏迹廣雅曰蹤迹也言蹤迹上無遠飛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以鼓鐲車皆行鄭玄曰鐲鉦也鼓爲陳列而行也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也有嚴校也周禮

行進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司馬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

以獲也勞金機馳鳴鏑說文曰弩張弓弩機弩牙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

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剪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轍

說文曰騖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翁忽攉霍雲迴

風烈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擧戈林竦揮鋒電滅東京賦曰

戈矛若林毛萇雅曰竦立也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玄曰以攻蟄獸所藏者也

乃有圓文之狦班題之猔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豵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豵然此

狦猔皆者獸不專論豕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瞛瞛光也七從切口㱿霜刃足

撥飛鋒說文曰㱿盡覺也胡錄切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𢿱林䠣石扣跋幽叢

𢿱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䠣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躐也

扣跋或謂却伏也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事紂尸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

使王孫聖占夢聖曰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椎殺聖張揖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斤

紗𪐝封狶僨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爲封狶脩蛇小雅曰豬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爲

豨爾雅曰僨僵也甫運切僨或爲殯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拉甝虪挫獬廌爾雅曰甝

白虎虪黑虎郭璞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勾爪摧鋸牙捭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

擊之說文曰捭兩手擊也補買切瀾漫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殞縱狠藉也殞胔

挂山僵踣掩澤廣雅曰踣頓也鄭玄周禮注曰死者曰胔廣雅曰僵仆也毛萇詩傳曰踣前覆也張揖

上林賦注曰掩覆也藪爲毛林隰爲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廣雅曰草叢生

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鄭玄儀禮注曰撤除也頓禮記注曰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

曰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曰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

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肴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

醴方駕授饗千鐘電釂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舜千鍾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釂鳴鍾

說文曰釂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

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爲之乎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爲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之作鐵劍三

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見丁文邪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踐

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樸也徒鼎切其中九蓋者銷踰羊頭鏷越鍜

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高誘注曰龍舞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苗山利金所出

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鏷或謂爲鍜廣雅曰錣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

東寶劍鍜成蓋頡書曰鍜推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說文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

曰鍔鋒也說文曰鍔𨧰金也辭謂璧之灌謂鍔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粲刀銘曰灌辟以
數質象以呈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埽雷公
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神器化成陽
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
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
翦爪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
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綵豔發豔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鈎薛燭
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釽音摖切光如散電質如耀
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霜鍔
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鍔刀刃也字書

曰凝水之絜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形冠豪
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
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
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韓非子曰鄧長劍赴檠折兕豹起深淵蹴蛟龍戰國策
曰韓壽曰韓卒之劍水擊鵠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
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斷浮鬭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浮鬭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

法也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也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
曰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去三
者蹤下文也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盧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
行秦楚楚王臥而寤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曰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爪牙景
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揚雄河東賦曰函
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海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

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瓌希世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騏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
闚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皐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曰稟受也遁甲開山圖曰咸西神馬山有龍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生眸矚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曰矚戴目也音閑說文
曰紺深青而赤色青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
汗血霑濡也沫沫如赭也鄭玄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
其眾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
若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二十六尺四寸列子伯
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

巿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聲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蚪
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虯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誠阿爲右
御以竹儀鸞鸞鄧支雲先蝸尸子曰馬有騏騏徑駿有都鳳曰馬應超而龍讓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尤七歎曰神奔電與星流矢驚鳥莫若益野虞騶
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劉廣世七興曰駿與
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漏刻也爾乃踰天
垠越地陽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烏爲之頓羽夸
父爲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
欲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爲鄧林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
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
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播
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
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鷃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
黍與彘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
所生謂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炊也庖子庖丁
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
變爲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晨鳧

露鵠霜鷄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露鵠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鵽楚辭曰煎鰿臛雀
王逸曰臛黃雀也圜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
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
蹯翰音之跖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禮記曰鷄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
之食鷄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蘬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
者雋觾之髀猩炙脣猩任曰蘬郝切說文曰髀股外也髀尒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
約高誘曰髦牛也在西方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象肉之異名也崔駰
博徒論曰鷰膗羊殘炙鴨煮鳧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
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鷚玄
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說文曰鷚鳥大雛也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紂君王折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燀以秋橙酤以春
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杜預曰燀炊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若柚而香芬賈逵注國語曰酤一宿酒也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曰沽沽也酤與沽同也他兼切
鹽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
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象箸玉杯韓子曰紂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
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
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
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赬尾丹鰓紫翼青鬐毛詩曰魴魚赬尾丹鰓已
見上文上林賦曰揵鬐掉尾振鱗奮翼爾乃命支離飛霜鍔莊子曰朱泙漫學屠
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泙漫名也支離益人名也泙音彭切霜鍔已

見上文紅肌綺散素膚雪落七啓曰玄髮素膚又曰鄰若明丹婁子之
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孟子曰離婁之明古明目者也能
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繁肴既闋亦有寒羞著論篇曰閑說
也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商山之果漢皐之
榛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賦漢皐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
皐臺下鄭璞上林賦注法曰榛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芡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
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玄周禮注曰
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盛弘之荊州記曰淥
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吳地理志

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浮蟻星沸飛華萍接
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博物志曰玄石從中
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傾罍一朝
可以流湎千日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漢書谷永曰流之
湎嚐慢千日已見上文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
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斯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
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曄曄盛貌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
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
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雖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易曰明兩作離大
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之處岐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大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注者世稱王處岐已見思玄賦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
之德[illegible]夏今[illegible]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
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皇道
煥炳帝載緝熙[illegible]曰學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而胥
[illegible]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illegible]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公宴之
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謐寧毛詩曰王猶允塞揚雄[illegible]同巳
見上文以謐寧也雅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
[illegible]東方曰[illegible]呂氏春秋曰禹東[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東徼外紹
人有以千張羅其一目得鳥者也以木柵水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塞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修以內亦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
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是曰昔秦闕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苓邑銘命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

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長揖賊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皁臣僕僕臣臺莊子趙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玄齠巷歌黃髮擊壤埤蒼曰髫髮也髫與齠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音蒙若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別也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春秋說題辭曰王服度遠正朔不及蓋則或越常重譯至也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廟[illegible]巴蜀曰稽[illegible]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之德及鳥獸昆[illegible]說文曰蚑行也凡生之類行[illegible]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illegible]白虎通曰[illegible]者何烏獸之瑞名也為人所[illegible]也[illegible]曰三足[illegible]翔於茂林蔡邕曰烏反哺之烏至孝之應也鳴鳳在樹騶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萬物煙熅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illegible]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身於內成名於外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厥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國君之守龜也搢紳濟濟軒冕藹藹[illegible]書曰因搢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爾雅曰藹藹盛也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地齊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illegible]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莊子[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者也人有[illegible]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王病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illegible]摯如何太子曰臣以死爭之[illegible]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illegible]痊除也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illegible]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應子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于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賢爲秋摘藻爲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是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與伯元則書曰敢不策駑敬尋後塵

詔一首

詔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踶蹋也杜計切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行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覆駕也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馬之逸也跅音拓弛音尺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愼晉灼曰東夷傳肅愼氏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王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晉灼曰北發國名也遒勸曰似禹貢析支渠搜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曰發渠搜氐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氐羌夷狄周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

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淳曰歎辭善曰猗歟歎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貴遠日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錫勗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賈逵曰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尚書成王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社稷而起在佗境尚書曰逖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追戰王師敗帝度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辛酉至聞喜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范曄後漢書河東郡有安邑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經絳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 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旂旒也贅猶綴也以贅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諸夏 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 一人尺土朕無獲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尚書曰忍震驚而不穀 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尚書曰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乃誘天衷誕育丞相 左氏傳甯武子與衛人盟曰天誘其衷毛詩曰誕育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 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克子鉅以濟于難左氏傳狄滅以弼國其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

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魏志曰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袁紹等同時俱起卓乃遷英雄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擇位以閒王政又曰會于挑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擇其私政而佐王室 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民 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 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暹遁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拔之 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爲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 魏志曰袁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公到擊破之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放也 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術走至青州發病道死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 魏志曰建安三年公東征布布將人執陳宮等舉衆降乃禽布 乘軒將反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擊呂布張楊欲救之其將楊醜殺楊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

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内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爲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度紹使淳于瓊迎之公擊瓊破之紹衆大潰紹奔軍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曰屆天所以罰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溺爲拯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爲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曰崇重也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熙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

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秦曰交臂而事齊楚懷王又曰匈奴屈膝以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叛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交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李堪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賦曰馘神擊未詳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仗鏌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以左氏傳晉侯使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鮮卑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以單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單音丹計切劉琨都鹹注曰於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盧芬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漢書曰印常請吏北西南夷也又曰內附請吏然請吏謂漢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克曰舜重以明德施於遠也班敘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迓衡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靖譖庸回服讒蒐慝杜預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書曰惇敘九族鄭玄毛詩箋曰崇重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鄭玄尚書曰咸秩無文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

無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纘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大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

文三十五

二十四

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於是始啟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杜預曰繄發聲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亡戲弗率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女六切焉漢書哀帝詔曰唯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廟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予冲人永思厥

數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開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

文三十五

二十五

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爾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郡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所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金輅戎輅戎車也君勸分務本嗇民昬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昬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

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袞卷龍衣主上繅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繅赤舄青絇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人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縣之位諸侯軒縣鄭司農曰軒縣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做爲毛詩曰敷政于外四方爰發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史記秦夷新曰海外迴方回面內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蕭扇集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精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官才任賢群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納陛以秀階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康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永嘏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三百人已見上文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是用錫君鈇鉞各一蒼頡篇曰鈇椹也質也又曰鉞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道也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玈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爲柄謂之圭瓚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曰簡恤帝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瞱之詔世祖私文惠太子納爲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爲相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梁王爲相國於荊州文蕭穎冑等奉和帝爲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敦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洪武臣曰具位 夫功在不賞故屬勲之與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積勲之與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者賞讓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答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纓志曰貌上疏曰物答施於天地而子不報於父母 不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雖高功雖興讓之理要不彊爲謝謙之名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爲之名曰大莊子曰至不宰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郭象莊子曰聖人道昰一世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周廣萬物之形晉中興書武留識有匪容有寄班固漢書高祖也曰皇天生聖應時神后向書曰乃祖成湯帝聖廣淵 明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七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有大極是生兩義王弼曰兩儀天地也又曰易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而匿景志賦曰惟蓄龍之勿用 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謝承後漢書曰馬融博觀羣籍揚子後漢書范丹博通群藝莊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意一巷之市不勝異 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據志段竹理鄭玄曰艾勇氣一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 人之下仲萬夫之上唯聖人能爲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若言曰不可窮其口若 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藁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奭子言書人爲之語曰彫龍奭赫赫何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劉曰褎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孟子曰夫招士以旌病大夫以旌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延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姓者仁也嘔符武功符音煦漢書曰甚貴於府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還儀同王僧辯辟工曹隱晉書曰司馬累遷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提都賦曰有貌開闢之日締構之初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疇誰也賤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爵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讓從亡之志居六百之秩以表推功之誠管子曰□未卜四帝高言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長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推號曰介山漢書曰高帝封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后漢書曰□□狼邪服□□以白衣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臨司州文曰持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為淮州之義陽部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起 何之元梁典曰……漢書馬援曰……上指蹤……高祖……老忠之……河北上……胡來人馬……上書……今胡數步…… 惟彼狡僮窮凶極虐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哀子曰……之宅……命士已上皆……民耳目 既而

勒旅誓衆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與呂僧珍毛萇曰勒告也尚書曰王乃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北杏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呂氏春秋曰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兵車以伐紂紂……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車反走尚書……定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如分之車瓦裂之……下賀于……甲……牧野 致天之屆拱揖群后 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王命論曰……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尚書中候曰……帝堯……光被四塞……五老游河 飛星入昴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格于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 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有惡焉輶軒萃止 ……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侯言……司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大征叔是付廷尉伏誅

綱紀 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漢須晉書東平王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兄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 周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風雲之感蔚爲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黄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横流 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刎說文曰出溺爲拯孟子曰洪水横流汜濫於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廣雅曰軌迹也伊尹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 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王貢贊曰漢興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宏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大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澒溶沆漭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黄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佇久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與弟子分田盡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寤寢見先生之遺像爾雅曰昧闇也 撫事懷人永歎寔深 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其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之口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菜可薦於鬼神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儉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學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嘗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上樹德其十五王而始平之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翊正擇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本支之

祚實隆鄗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雄曰述鄗宗之過言）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孫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扣墳塋翳然蕪薄非所以）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徘徊不能忘懷毛詩曰維以不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禮記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況瓜瓞所興開元自今者乎（毛詩曰綿綿瓜瓞）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殿中郎行寧朔將軍遷中書郎世祖疾篤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多男子堯曰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於言請者以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求士待賢皆謂其言也管子曰禹有告善之旌鄭玄書注曰旌幡也五達之道鬻子曰禹為治天下以五聲聽門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部放教克平舒和已見上）朕秉奉天命恭惟永圖（尚書曰奉若天命又曰俾乃…與奉若天命又曰俾乃繼）審聽高居載懷祇懼（一二日王者之道如龍之高居而遠望徐步而審聽尚其門小子何疲而罷）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晉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賢達曰觀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敷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體人事直言也應劭漢官儀曰詔書故事三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

排沙書曰入节出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
姓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
爲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邑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范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
照前經寶茲稼穡荀子許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紘飛輿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爲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敷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爲紘一冕脩畫而締也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
耕之藺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

卷三十六

水草也清明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清又
曰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也冷風以搖長
也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爲渤
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兼貧擅
富浸以爲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蹶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
子不以從令爲孝後于國宜是革浸以爲俗豈不謬哉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民
漢書曰民受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三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
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
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爲奏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矣

陳厥謨尚書曰皋陶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illegible]自背俗流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
[illegible]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
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冤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illegible]民自以爲不負[illegible]大夫位右九棘公侯伯子
[illegible]
[illegible]不聽之冤[illegible]夜司哭之[illegible]朕
所以明發動容異食輿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傷秋荼之密網類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

卷三十六

左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求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illegible]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
[illegible]墨辟疑赦其罰百鍰[illegible]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illegible]越王句踐[illegible]首足異處[illegible]周禮曰司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
曰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illegible]禮注曰凡猶鳥獸未之
字曰僞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雞鳴於關下稱

仁漢憤班固詠史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吟齊詩許身天人及悉早起而促朝晨風奉詩言未見君而一

奏也二途如奕即用兼通貨輕重二者食貨此兼通如奕者奕棋其時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泉流表其穴寶遷通其有云漢書曰貨流於泉布

於市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懋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絡繒草用漢書曰王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漢書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以緡

千錢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鎔參倍或言錢之銷磨或至一分後二分

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妻子非其有也史記曰文帝紀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上官氏納作

召公宇書曰惟癢邮隱無捨矜嘆

臣不附也上帝諫臨惕然休寶不異下上防帝衛卬針之

而出銅南康郡界山有銅坑其利上

細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李氏孔王有後命

細下拜漢書曰釋其孔子曰後範金合土鑄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姓餘錢藏百萬

於李奇曰圓即錢也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但赤側深巧學

之患偷莢難輕重之權鑄錢深為可患偷莢則輕重兼用

難可集乎漢書曰民多盜鑄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資幣權輕重

以救民則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分命顯於

唐官又條炳於鄭說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漢衷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紛爭空彰疑論無歸

朕獲纂洪基宏至道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爲性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充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予大

夫何如哉其騂𩥇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爲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聞所上對辭不見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以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孝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文三十六　二一

御極入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宮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受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言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是也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鄉貧綏賦省繇恤獄應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章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季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宣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國士擬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鼂錯錯曰大夫士朝擬公論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心以臣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合誠圖曰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成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後效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郯子謂昭子曰少

文三十六　十四

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和之至也應劭曰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作士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其授正改朔尚書咎繇臣庶績其凝孔安國曰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情宴繁孔叢子魏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謚詔曰重繁五寸簡之十鄭玄曰情猶罷人也尚書曰宴繁有徒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貧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以順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

客耳曰詳審也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汝善則詳王肅曰詳其事當詳事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丁之袁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綜覈名實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起冢立祠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害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阽危已見漢書王吉上疏曰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之不善也故人之不善也頃深汰珪符抄簡銅墨說文曰珪瑞玉也周禮曰諸侯執珪以朝漢書曰文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秩千石至六百石皆銅印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僥執事漢書詔策見鑑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昔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霸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棄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文生況史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未詳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等所幸宮館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拂羿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納其款服之誠而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和親呂氏春
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歌皇華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爲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惟敝邑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
遼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曰遼遠也夫危葉畏風故易落漢書
上曰單于待命加擾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遠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
禽淮南子曰夫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加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
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天下有十二州今得其七故謂其境爲五州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爾雅曰咨問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女志以沃帝心也周書
曰訓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者諮擇音談風雅曰誦言也外彼言王志與此
叡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郊商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遇期之會值時來之運當扆未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
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班固
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世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六不凡制度禮樂就儀皆見廢
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述曰秦燔六經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漢書
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樸蘇林漢書注曰刓音角之刓與刓剸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昧昧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惟貞論語曰裨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

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毋時入芻稾蕆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稾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稾愀然疚懷如恤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蕭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遠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二道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處闕之要佇聞良說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蕭遠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文三十六　十九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閉戶自精開卷獨得吴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開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詩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蕭該曰順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棄日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上之化下草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長纓鄒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國論諳与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人言苦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不是春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文三十六　二十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結轍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衣車也從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位之服紫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惰遊已見上文十室子曰秦及季世天下亂反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學風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鳴鳥之不聞如不出口於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弗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獎勸也猶其寂寞靡有良規魏志王朗疏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澆世風流然敗禮義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睚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又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父迺不復言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後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僾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計晝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弘長之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問其故無隱乃情

卷終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上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辭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
初涉藝文升堂睹奧 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 後漢書曰張儉清禁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說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璜文侯說文子曰微世哉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也廣雅曰厲高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淳士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坌涌 坌涌貌也坌步寸切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綬小者為冠纓
弱冠慷慨前代美之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志為揚州刺史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
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應劭漢官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向書曰所寶惟賢則近人安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
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十二年辛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秋以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王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後之與董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蔡邕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記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驅馳之路有阨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注蜀志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驟駸駸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而節者起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决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優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惠愛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綜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周翰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
掛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
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
漢書曰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克爲念戰國策曰秦王告寡人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
諸葛亮於郿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戰漢書注曰統由總覽也必乘危蹈險
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爲士卒
先史記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
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如微
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北闕傅武仲與弟超書曰韓死之日猶生之年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九竅乎尹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畜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漢書王音曰兵行就闕衄七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折也輟食棄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

也謂知投杼也石氏傳曰子朱極鄉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弭節乎赤岸篲扶桑山謂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赤岸王東北激赤岸尤更猛湍漢書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曰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大敗晉人以歸虜秦三將以歸後遂奉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予魯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群臣纓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其傷汝也遍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諡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雲敞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大古之名犬也向也故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言遠也一日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illegible]王逸曰於邑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敬也說文曰抃拊手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是合從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何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玄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
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歎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
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倉海雖無補益款誠至
情猶不敢慺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
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
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於宗族又從而為政治於家邦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
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徵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尊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詩緝御之實蔓延盈升表其繁興九親猶九

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臣懿遞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郡吏許作四五番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
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仕也明時明朝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謝承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詔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
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淒為行路人
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顧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若王侯所服潘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朱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李恩謂朱勤曰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

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駙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輦下諸在輦轂之下京非之巾承荅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

獨坐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

不知涕泣之横集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

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屍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

之者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號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

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

僂僂之誠竊所獨守漢書傳曰僂僂謹敬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辭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爲本谷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

憂中謝表氏新語曰爲兵名將有所乞壽中謝言臣誠違議恐都有死罪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

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詞語發中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

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獻

王夫人側席不安韋昭曰側猶特也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版牆上下板築杵鄭識者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

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譽不蔽而退崇非直身於抑爲罵罵今乃聞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提尸破身矣以大言不大慚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

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

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晉諸公讚曰熹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恭聰思績著爲鎮東將軍衛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者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

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稱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司徒頒職

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者新序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王得賢目顯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少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illegible]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一作子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臣被國恩加厚漢書注曰凡言拜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頻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音寄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者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君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焉伏漢記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黜趙賊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蔡邕表伯父遐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慕焉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君子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則曰必為殉及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臣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版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九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擅政故傳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以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群萃累蒙榮進論語曰群孟子何擢

賓遼口華小晚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還為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軍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注曰貴游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遠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蔡邕袁州碑文曰思重山岳言君之義教身如灰之戚不足報也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論受禪之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羆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書武字道翔思所以獲免陰蒙避回岐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岐嶇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恡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篆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然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韓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拔我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蹐地若無所容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蒙雲雨之渥澤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西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敞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池渭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亭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飾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夫之荀悅曰存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膽係天衢馳心輦轂天子已見上為禰衡表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使勸進表無虞竟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愍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敘翰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功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章紀上詔曰[illegible]邑[illegible]稱荷[illegible]中心以身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心主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蔡秀衛公誄曰卿號延風毛詩曰式固爾猶重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成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女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乃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禮記曰論帝位答賓戲曰罔失其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愍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上欽明已見東通親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大子太傅唐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事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播猶輔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聰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六犬羊尚書曰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干寶晉紀曰賊入京都劉粲攻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illegible]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之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謂遠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先王侍御史鼎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紫綬事中生闕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口奉承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子葉公子高見然失其魂魄于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聞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猶卿子曰日月遞照易曰泰當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聖

見下注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大極

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

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

囂然無所歸懷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

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

以達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爾參矣王聽曰府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爲美談左氏傳伍員諫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

止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虞虎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宣王之興

周詩以爲休詠毛詩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況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顒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

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訖及史記曰百姓莫不願

爲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

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尚書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二代成有興德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

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

曰霍光以身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微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

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

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各貢我曰用納于聖德 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

允洽 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合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一角之獸

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

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何書有休徵西都賓曰甗于斯列君臨以

百數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 冠帶謂中國也難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

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

下羽儀賦曰挾莫邪而羅者萬計矣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

趣昧死以上尊號 晉書又曰操雄詩矢取東賦曰九疇作言之大上聲號 頓

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杖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

不以小行爲先 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以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社稷爲計 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

爲事 尚書曰堯允恭克讓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 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普天之下莫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漢書翟 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

選子馬已所謂生死而肉骨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尚書帝曰夔命女典樂神人以和

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爲大將軍蕭何曰幸甚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 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

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浹辰則萬機以亂 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恃陋而不備其城郭

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會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illegible]百六之際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守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狡寇窺窬伺國

艱隙 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杜預左傳注曰覬覦下望上也

又小現小說通又曰餽也毛詩傳曰極猶通也 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實

可以廢而不恤哉 尚書曰人傳曰知享日民齊等兼害貴賤散謂之齊若今

氏世出傳舊甚考李能說公殊洪曰方今四海波蕩也大事傳谷不作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未所繫 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illegible]

後漢書馮異謂世祖曰大王縱欲輕身奈宗廟社稷何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

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十五年

晉侯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 十五年 方二千餘里 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記孔子曰日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元龜記事後王之 都 深謀遠慮出自胷懷 賈誼過秦論曰深謀遠慮

尚書聖者明並日月 賦曰皇帝聖明以燭幽

仁軍用兵之道不殺之士也 不勝犬馬憂國之心 以遲覩人神開泰

之路 臣不勝犬馬心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左氏傳

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 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

空方司馬五年以使諸江南勅爲幽州刺史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東安人也及右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廣川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晉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淏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爲蕭揚州薦士表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孫盛晉陽秋曰

謝詢沛人然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史記命微子書鄭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帝子曰燕以八神及下齊七十餘城置史稱其封邑作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嗣廢武王克殷封夏禹殷湯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舉逸民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已見劉琨勸進表漢書高祖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曰漢斬項羽東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將以位嘗與戮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埒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史記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爲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祀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吴蜀之館尚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吴蜀市在城東吴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踰是以孫氏雖家失吴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謝夷吾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追惟吴偽武烈皇帝吴志孫堅字文臺吴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追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吴志曰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吴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令人浚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音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吴志曰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吴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吴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吴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毀致也臣竊悼之伏見吴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 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即位為中書監上疏

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空錄尚書事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
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中興掾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姻已見後漢書賦王子淵頌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
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明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作
攝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存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暱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王氏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膂音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荀子曰亂則危藏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敦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傅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棄不可戶說芳鄰云察于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於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殊鑒量己知弊毛詩曰聊存寓在盛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曹大家幽通賦曰復申丹款之未足留蕭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假乎天際也所厝尹管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尚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華陽國志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盛蜀安東將軍桓溫平蜀上表薦秀不應辭以疾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邃表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許由已見上表琴操曰許由以天下讓之不受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吾羞見之以其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民生於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文帝令曰敦風俗以化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圖神州丘墟三方圮裂神州已見吳都賦注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罝之人賢者眾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人如玉生芻一束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賈誼陳政事疏曰可為長太息者六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長子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鎮綏殊俗晉書曰李勢據蜀桓溫伐之勢面縛請命晉書曰李勢字子仁蜀主雄之姪勢已見上文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左氏傳曰昔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信寒浞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其臣武羅伯因熊髡尨圉棄而不用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不聽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又曰肥遯無不利其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毛詩曰涇以渭濁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論語曰顛沛必於是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顧瞻已見劉琨答盧諶詩凶命屢招姦威仍

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或之騷驟子壽辭命肯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許曰避由後道志寄如王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絶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注）廣雅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處海畔吾指揮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俞尊之談自是受矣琰書諫文帝曰蠻夷修義尊不聞）益宜振起道（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頹風軌訓貪俗（瓚文帝今曰道厚於當年風爾於百代）幽遯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上發曰横暴之極傾猶失勢傾側偃側也）驚飆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𥚃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孰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臣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壽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記曰仲尼祖述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顔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顔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脩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宿舊京威懷司雍咸陽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廣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雍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荅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荊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佇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中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勸來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王業署穆之主簿委以心腹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贊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襃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襃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殄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闚𨵦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榮廣任誠保本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曰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攄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世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丘儉表曰爲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與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位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殊鑑量己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已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皇后憑玉几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蕭子顯齊書曰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傳晉趙盾曰今吾雖然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歎林偕賢頗蹟也孫盛晉陽秋曰郗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陵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傳楚薳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徼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
好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蕭讓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
則刑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且虛飾
寵章委成御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為虛飾毛詩曰予曰有禦侮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黃王曰國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禀輕毋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

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没一節周易曰殊塗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
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
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便當自同
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曰卿
故持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臣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
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曰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
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頗曲留降鑒即
乖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
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
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己親物者矣
不勝荷懼屛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
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
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任昉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
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是弟汝當為我以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
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illegible]詩曰輪翮車[illegible]六翮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
僞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滿籯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
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趙空彈叔棄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腳齊楚徒失貧
賤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屩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囊衣而持斧作牧以意茲輿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州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按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
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
荊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晉孫盛
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馬敵通發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恩不得畜媵妾見女常自操井
臼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
也閑門荒郊再離寒暑閑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皐數
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皐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税朝夕已見江賦關外一區張

文三十八　十六

望鍾阜漢書揚雄上書曰臣爲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整邑詩年曰暮宿河南張望詩曰鍾山
北陸臣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揚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金而懽同娛老
賜金娛老謂疏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芰燔枯此爲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
荷釣魚大暑折芰而坐以蒲薦肉一瓠益酒琴書自娛燔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位又曰武王
渡孟津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而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
釁等離心功勲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泥首在顏輿櫬未毀張昌表曰臨去武昌度得泥首闕下輿櫬即輿櫬也已見潘安仁晴

陸機詩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冥也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謌示民同志獄訟
謳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
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閑
白水列宅指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
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志捨講
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帝
車駕幸祐第上笑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儲貸資用之事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曇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文三十八　六　劉周

遠惟則哲在帝猶難陸機顧譚誄曰還吏部尚書才長於綜覈而綜覈人物咎繇
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帝漢魏已降達識纔軌雅俗
所歸惟稱許郭許綽子或問雅俗曰封風流上位分臺焉珍流雅鄭異謂賜帖分明標榜可觀
斯興之雅俗矣艷勝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英獎拔士人皆如許泰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
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企則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善世教使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
於別識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以臣況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
居然有萬里勢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殽
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今尋盈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語
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
子曰舜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豈宜爽加寵私以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

爲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爲酇侯范曄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
禹爲酇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
介冑禮義是創遷爲掾副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自
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或策定禁中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陽爲上蔡侯
書鄂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

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
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遇以爵
關內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東觀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襲以列侯之爵既
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用者謂班超曰不酒布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苟不足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
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

名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曰古元首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貍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愿臣是庶且去
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
永元初雲爲黃州刺史臣發家居久之爲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
秋之一日九遷荀奕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東丞相高
敍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悔詠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之少不減也范曄後漢書荀奕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閒後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尚書伊尹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毛詩曰內顧宿心王隱晉書戢㒨表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爲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遥光爲揚州刺史劉璠尹曲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揜聰也續古冕字紘古纊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袁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爲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任王登此之謂委裘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當誦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蕪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衡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爲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臨塗謝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皁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說苑晏子曰成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納清談平裁老而不衰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也王儉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撿此及梁書明梁典乃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還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秦洪張銑曰銑資氣早茂才幹見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

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斿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不善著文清新不及機而口持辯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慮物不疏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遠述孔令詩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太尉彧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昔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後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六歲解屬文梁典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後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上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始斷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陸雲章表終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鬥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入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有光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騭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檢校果然朝廷士皆服其博識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王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行頗頗而取世資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蓁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洋略不同疑是纂本所多元長

任彥昇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楮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詩曰祭公謀父
曰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勑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翕上書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乃又曰丁綝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嗣位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
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然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賁赴謝車騎蔡邕詩曰潛輝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
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然天而子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貪高延
陵之風臣志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庾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
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
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先推
奉明邑號千人許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
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讀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於夫子七略曰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
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
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益州圖曰陰令劉熹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
一城也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
陶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

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主亡與亡如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必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天配帝則居
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又納于百揆百揆時序曰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漢書曰鄭敷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鵾鷄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于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鵾鷄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救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帝而子良覺
毛詩序曰鵾鷄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鵾鷄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作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爲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
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製與梁相殘曰曹褒寢擬
鉛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内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
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
廷聞之允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
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驊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感焉臣里閭孤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寬容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
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
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妾貞節曰人受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葬螻蟻
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自願得式黃泉
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玉匣陛下弘奬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比陵南濱迎喪比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